儒藏

史部 第六十七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十七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録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

元·危素編撰
劉琳校點
郭齊一審
舒大剛二審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元危素編撰。原載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吳文正公集》卷首。

吳澄（一二四九—一三三三），字幼清，晚字伯清。以所居草廬，學者稱草廬先生，元撫州崇仁（今屬江西）人。自少習程朱之學，宋末曾舉進士不中，遂專意講學著書。入元三十年，亦不出仕。武宗至大元年始應命爲國子監丞，升司業。仁宗立，復辭去。英宗至治元年，超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泰定元年主持修《英宗實録》，成，復辭歸。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謚曰文正。《元史》卷一七一有傳。吳澄爲元代理學家、教育家，其學尊朱子，而亦有取於陸。著作甚多，今存《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書纂言》、《禮記纂言》、《春秋纂言》、《道德真經注》、《吳文正公集》等。

危素（一三〇三—一三七二），字太朴，元撫州金溪（今屬江西）人，吳澄門人。元惠宗朝，歷官翰林編修、監察御史、禮部尚書等，曾預修宋、遼、金三史。累遷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出爲嶺北行省左丞。入明，授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元史》。尋以亡國之臣免官。著作今存《危太朴集》。《明史》卷二八五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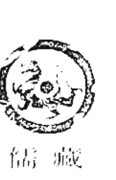
吳澄卒後，其長孫吳當曾草編其生平事蹟。三十多年後，至惠宗至正二十五年，危素乃取其稿加以刊定而成此譜。據其序云：「凡公自製之文見於集中者，可以互見，宜不必載。其與人論辨勝負，一時之言，亦復删去。」正因此，此譜較爲簡略，可能删去了吳當原稿中不少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對吳澄的學術思想及活動反映得不夠充分。今人路劍重編有《吳澄年譜》，對危譜的不足有所彌補。但以吳當和危素的身份，此譜仍是研究吳澄生平的第一手資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此譜自明代以來均附於各本《吳文正公集》之後，未有單行本。原譜前有危素自序，末附祭文、輓詩、行狀、謚議、神道碑等，今所影印之乾隆刻本則惟存《序》及虞集所撰《行狀》，可資參攷。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門人危素所纂次。初、公旣捐館、其長孫當嘗草定其次序、又以請謚來京師、以蔭補官。朝廷知其能世家學、則致清顯、救詔素刊訂其書、以傳于世。素以及公之門者在朝在野猶有其人、故屢致辭讓。當以江西肅政廉訪使奉詔招捕盜賊、十年不返、而最後及公之門者亦皆相繼物故、素於是不敢緩也。會蘇禁林調官嶺北、暇日取其藁頗加紬繹。凡公自製之文見於集中者、可以互見、宜不必載。其與人論辨勝負、一時之言、亦復刪去。祭文、輓詩、行狀、謚議、神道碑并

附見焉。嗚呼、方宋周元公倡聖賢之絕學、關洛之大儒繼出、遷國江南、斯道之傳尤盛於閩境。已而當國者不明、重加禁絕。嘉定以來、國是既章、而東南之學者靡然從之、其設科取士亦必以是爲宗。其流之弊、往往馳騖於空言、而汩亂於實學、以致國隨以亡、而莫之悟。公生於淳祐、長於咸淳、而斯何時也、乃毅然有志拔乎流俗、以徑造高明之域。宋既內附、隱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朝廷歷聘起、或不久而即退、或拜命而不行、要之無意於爲世之用。著書立言、以示後學、盖粲然存乎簡編。方來之英彥亦可以潛心於此、而無



負公之所爲望、豈非善學者哉。素幾弱冠、以親命執經座下。侵尋衰莫、無能發明師訓、夙夜畏惕、莫知所云。年譜之成、君子有以悲其志矣。至正二十五年正月既望、門人榮祿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危素撰。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

公諱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姓吳氏。其先七世、始自豐城縣徙撫之崇仁、六世祖周始遷咸口。子男四、璣、珪、璘、球。宋高宗渡江、選民爲兵、璣以孫役長鄉兵戍江東、因家太平州。璘生罼、明、華。華乃公之高祖、謹厚慈儉、家日饒裕。有寇自寧都縣境至、屋廬盡燬、復築室

於咸口、年至八十餘。曾祖考大德、澹然無時俗嗜好。中年即謝家事、優游林泉、亦享耆壽。祖考鐸、工進士詩賦、精通天文星曆之學、寬厚不屑細務。考樞、溫粹純實、謙退不與人爭。方里嘗夭札、業醫者多畏傳染、不敢往視、或闔室不起。乃貲善藥、命一人持以自隨、給以飲之、全活者數十家。有喪不能舉者、竭力周恤、終身以爲常。妣游氏、生二子、長則公也。

宋淳祐九年己酉　宋理宗朝

正月丙寅①、壬戌日申時生。　十九日、公生前一夕、鄉媼夢神物蜿蜒、降於舍傍之池。都里父老云、豈城徐

覺得望氣之術、見紫氣於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謂人曰、是必有盖世偉人生焉。公稍長、與覺過諸鄰邑覺驚異曰、向吾所占偉人、子良是、幸自重。

十年庚戌

十一年辛亥

三歲、穎異日發。公三歲、大父每以古詩授之、漸至數百篇、琅琅成誦。游夫人携過里姥、姥惠以棗栗、公斂受之、終有慙色、客置之而去。

十二年壬子

寶祐元年癸丑　宋理宗朝

五歲、就外傅。公五歲、始就外傅。穎敏殊絶、日受數千餘言、輒過即能記。自是日務勤學、或至達旦。游夫人慮其過勤致疾、豈給膏油、僅可夜分。必伺母寢復續火觀書、且障其明、恐爲母所識也。

二年甲寅

三年乙卯

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屬文、通進士賦。

四年丙辰

五年丁巳

九歲。鄉里鄰邑課試每與前名。

六年戊午

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讀大學、中庸朱氏章句。公嘗因學者求講中庸、語之曰、吾幼時習詩賦、未盡見朱子之書。締業進士者不知用力於此也。十歲、偶於故書中得大學、中庸章句、讀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誦大學二十遍。如是者三年、然後讀中庸及諸經、則如破竹之勢、略無疑滯矣。學者於大學得分曉、中庸不難讀也。

開慶元年己未　理宗朝

景定元年庚申　理宗朝

二年辛酉

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應舉之文盡通。公於書，一覽無不盡記。時麻沙新刻古文集成，家貧，從鬻書者借讀，踰日而還之。鬻書者曰：子能盡讀之乎？公曰：試抽以問我。鬻者每問一篇，輒盡其卷，其人驚異，遂贈此書。

三年壬戌

秋時十四歲，丱角，就撫州補試。按公譔許母墓誌云：余以童丱，就郡學補試，同邸有一先生長者覘余所作賦，勉而教之。試畢，各不問名姓而去。後八年，余

忝鄉貢士、歌鹿鳴之燕、向所見先生長者在焉。問之、則臨川許先生功甫也、其年爲江西轉運司所貢士。

四年癸亥

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作勤謹二箴。公年十五、深知科舉業之不足致力、專務聖賢之學。因讀朱子訓子帖勤謹二字、謂卓持養之要經、爲學之大端。

作敬和二箴。公曰、吾讀敬箴、則使人心神收斂、百慮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嚴師側、凜凜乎其似秋、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箴、則使人心神怡曠、萬

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傍花隨柳想，儼乎其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五年甲子

秋，侍大父如郡城。時大父赴鄉試，會郡守延新安程先生若庸於臨汝書院，宋季士習惟務進取，程先生嘗游石洞饒氏之門，獨以朱子之學授諸生。公謁見，歷覩其標貼壁間之説，不盡合於朱子之學。公乃一一請問。如所謂大學乃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其卑小淺陋之學乎。程先生悚然曰，若庸處此，未見有知學能問如子者。余之子仔復、族子槱之皆與子

同年生、可相與爲友。自是公每至郡、必留臨汝。櫄之、翰林承旨程文憲公鉅夫舊名也。

咸淳元年乙丑　宋度宗

八月、作櫟識五章。十月己丑、作顏冉銘。十二月戊子、大父卒。喪葬凡役、公悉考古禮、稟於父左丞公而行之。　大父寢疾、公代其父侍藥食、不就寢席者凡十餘夕、無怠容。大父嘆曰、吾察此孫服勤、連晝夜不懈、而神氣有餘、此大器可望、其善教之。

二年丙寅

冬、葬大父於坫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箴。

三年丁卯

十九歲、作道統圖并敘、較正孝經。又取他書之言孝者爲外傳十篇。公謂朱子於諸經各有成書、獨未及於書、於春秋、欲取諸家之訓説、而成朱子之志。精力方强、凡天文、地理、律歷、田賦、名物、筭數、博考經傳、而得夫觀察之微、制作之故。

作皇極經世續書。公潜心邵子之書、每病夫昧者流爲術數之末、遂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推治亂相禪之由、而爲是書。兵火後散軼不存。

四年戊辰

作題四書一章、祀夢一章、褉識一章、矯輕警惰二銘。

五年壬巳

六年庚午

八月，應鄉貢，中選。公此時已無志功名，專用力聖賢之學，承祖父命，不得已應試。以乾合大和萬國寧賦中第二十八名。

答繆郷守書、荅程教授書，作褉識二章。

七年辛未

春，省下第。三月癸酉，纂次舊作，題曰私録。程先生識其後曰：若庸來此二十二年，閲人多矣，未見年方

弱冠、而有此志、豈也。僕雖老、不敢自棄、願聞切磋語。

八月、至臨汝書院。 留止數月。

八年壬申

授徒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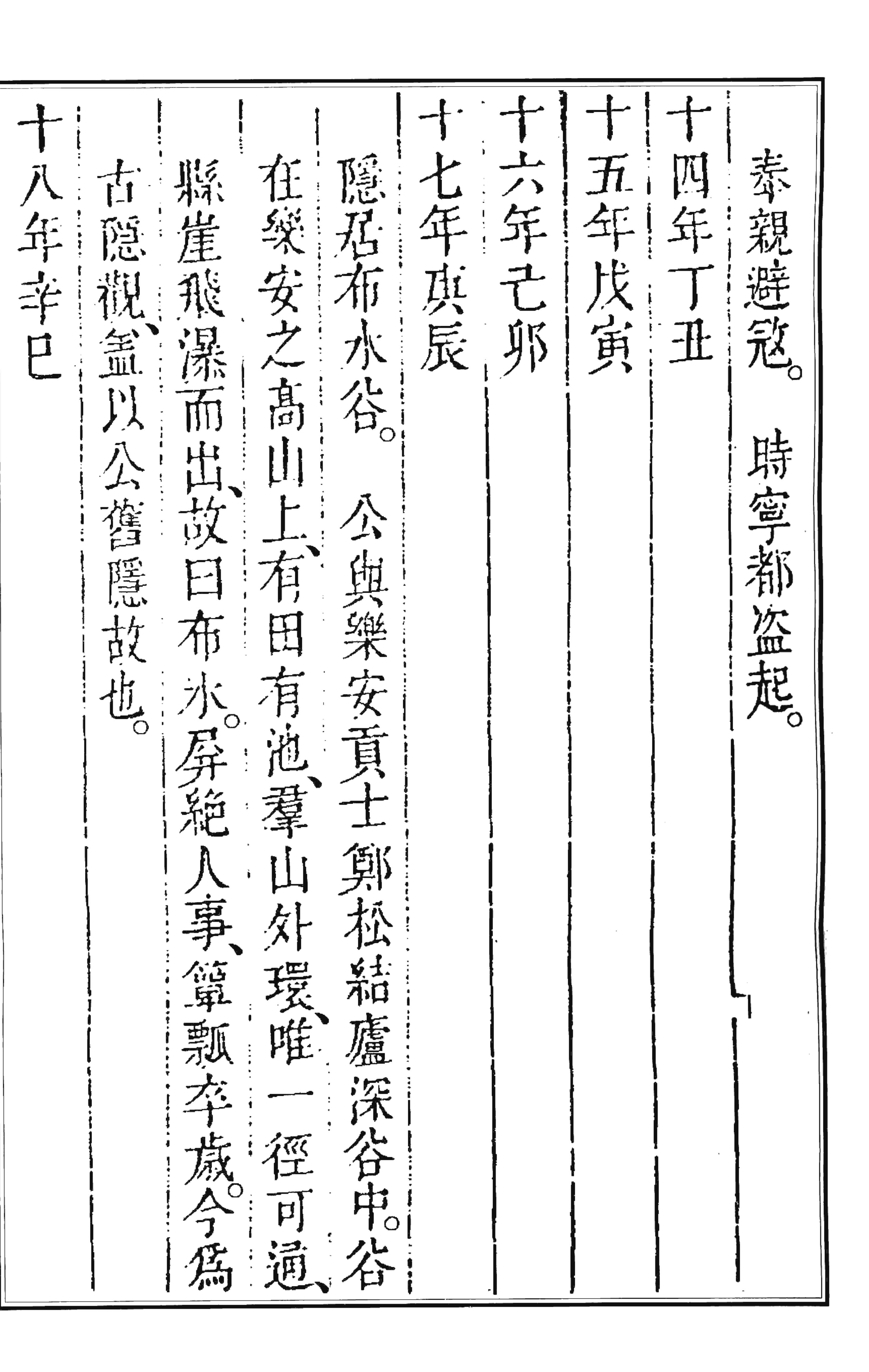
九年癸酉

十年甲戌 以上皆宋度宗。

大元至元十二年乙亥 元世祖平宋、天下混一。

撫州內附。 授徒樂安縣、以縣丞黄酉卿招。酉卿、蜀人、義士也。

十三年丙子


奉親避寇。時寧都盜起。

十四年丁丑

十五年戊寅

十六年己卯

十七年庚辰

隱石布水谷。公與樂安貢士鄭松結廬深谷中。谷在樂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羣山外環、唯一徑可通、懸崖飛瀑而出、故曰布水。屛絕人事、簞瓢卒歲。今爲古隱觀、蓋以公舊隱故也。

十八年辛巳

留布水谷。纂次諸經、註釋孝經成。

十九年壬午

留布水谷。較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大小戴記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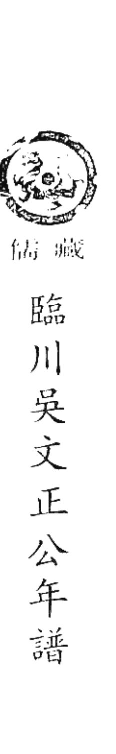
二十年癸未

冬、還自布水谷。

二十一年甲申

五月己酉朔、父左丞公卒。　公居喪治葬、率循古制、參以書儀、家禮之行。鄉黨姻戚亦多依效、不用浮屠。里俗或譏之、則以爲解。

二十二年乙酉



居喪。冬、葬父左丞公於里之魯步、仙人騎虎形。

二十三年丙戌

八月、釋服。　程文憲公以江南行臺侍御史承詔訪求遺逸有德行才藝者、即驛送入覲。冬、程公至撫州、命郡縣問勞、逆至邸、强公出仕、力以老母辭。程公曰、誠不肯爲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可無一覽乎。公諾之、歸白游夫人、許行。

十一月、如建昌路。

二十四年丁亥

春、適燕。　程公疏上所薦士以復命、終不忍舍公。公

微知之，力以母老辭，遂治任南歸。公卿大夫多中原老成，而宋之遺士亦有留燕者，皆知公之不可留，而惜其去，賦詩送別。閻文康公復之詩曰：群材方用楚，一士獨辭燕。趙文敏公孟頫方被召爲兵部郎中，獨書朱子與其師劉先生屏山所賡三詩爲贈。十二月，還家。舟中賦感興詩二十五章。

二十五年戊子

授徒宜黄縣明新堂。宜黄吴東子建義塾，扁曰明新堂，設先聖像，行釋菜禮，奉書幣聘延公受徒其中。屬隣境有警，乃奉游夫人寓門人鄒志道舊廬，自留



義塾數月。

秋、還家。朝命求較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戴記、小戴記。程文憲公請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考易、詩、書、春秋、儀禮、大戴記、小戴記俱有成書、於世有益、宜取寘國子監、令諸生肄習、次第傳之天下。朝廷從之、遂移行省、遣官詣門謄寫進呈、仍命有司當②加優禮。

二十六年己丑

進呈諸經。令藏國子監、崇文閣。見書目。

二十七年庚寅

二十八年辛卯

夫人余氏卒。夫人諱惟恭，父珏，世居里之朱溪。寶祐三年二月庚戌生，得年三十有七。

二十九年壬辰

三十年癸巳

三十一年甲午　以上皆元世祖朝。

正月甲子，如福州。　提文憲公爲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迎至焉。

十一月戊申，還家。

元貞元年乙未　元成宗朝

八月，如龍興，遊西山。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司

經歷郝文聞公至來、見問易疑數十條。留居郡學、有答問之辭。郝君命吏從旁書之、令學者傳録、名曰象理。

荊南士友問學者衆。時元文敏公明善自負所學、論經之次、輒屈其坐人。聞公至、質諸經疑難數十條、問春秋尤多。公隨問剖析、元公大加畏服、以爲平生所遇明經之師、未見如先生者。及論性理、未甚領悟、公令其觀程子遺書及近思録。元公嘗讀是書、至是始潛心方究、而有所得。它日謁先生曰、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請執弟子禮終身。城中士友及諸生請開講郡學、公說修已以敬章、反覆萬餘言、聽者

千百、多所感發。

十一月、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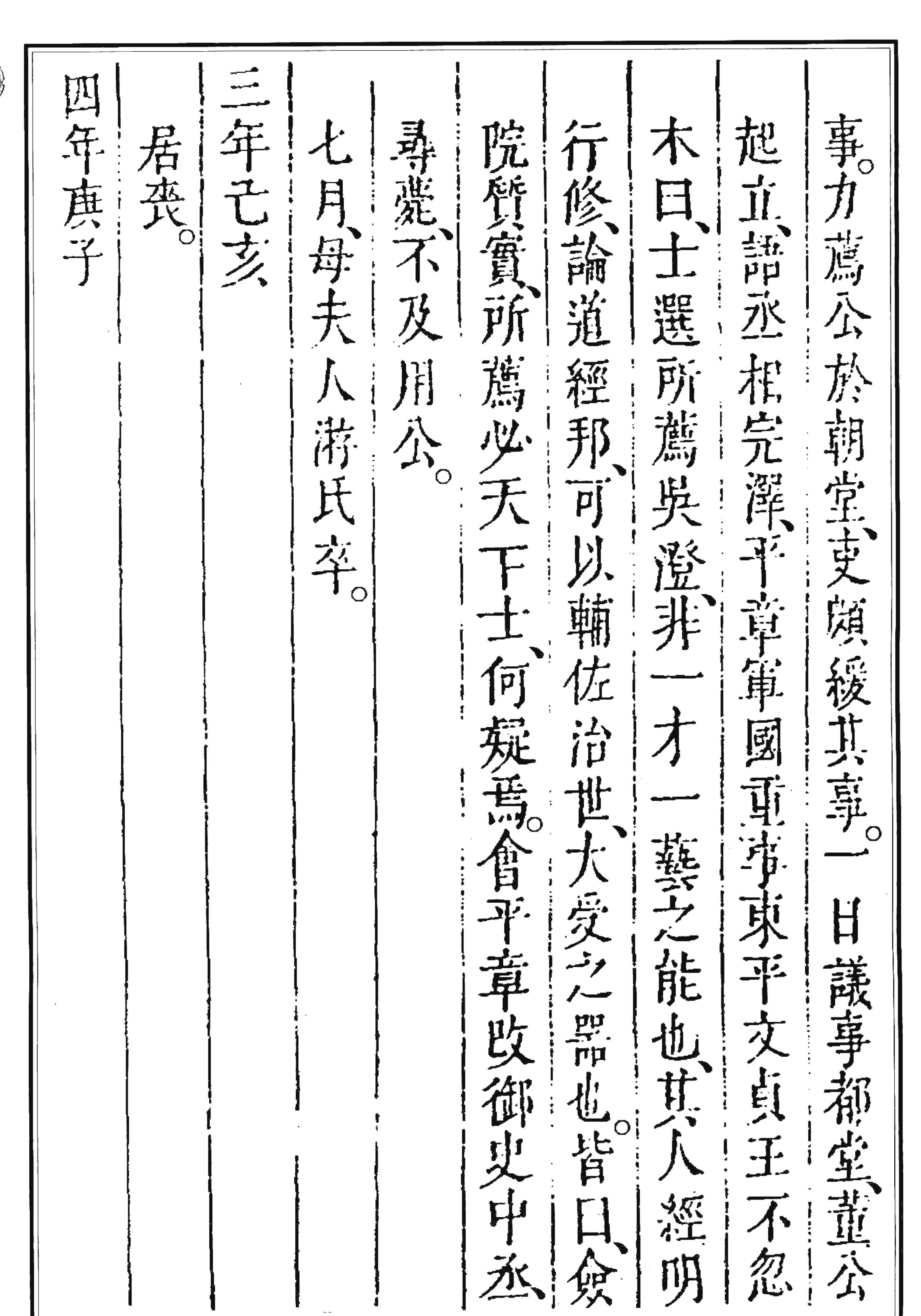
二年丙申

如龍興。　時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元文敏公其客也、辟爲椽③、以教其子。公赧謝於其館、董公聞之、親饋食中堂、頗問經義治道。顧元公曰、吳先生德容嚴厲、而不失其和、吾平生未之見也。

大德元年丁酉　成宗

二年戊戌

董忠宣公以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入覲、改僉樞密院



事。力薦公於朝堂、吏頗緩其事。一日議事都堂、董公起立、語丞相完澤、平章軍國重事東平文貞王不忽木曰、士選所薦吳澄非一才一藝之能也、其人經明行修、論道經邦、可以輔佐治世、大受之器也。皆曰、僉院質實、所薦必天下士、何疑焉。會平章改御史中丞、尋罷、不及用公。

七月、母夫人游氏卒。

三年己亥

居喪。

四年庚子

六月，作正中堂于感日之原。長子文治其役，堂成，程文憲公爲之記，趙文敏公篆其額。

八月，釋服。

五年辛丑

詔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朝廷有詔起公出仕，公不欲赴。董忠宣公時爲御史中丞，特遺書起公應召，仍不赴。復董中丞書。

六年壬寅

八月壬戌，戒行。十月丁亥，至京師。春，有司奉旨，朝



命趣行督迫、邑里具驛舟敦遣至京師。公即欲歸、河陳不可行。元文敏公朝夕奉公尤謹、大夫士多來問學。及行、元公爲詩序。

七年癸卯

春、治歸。五月乙酉、至楊州。　董忠宣公言、應奉翰林文字吳澄天稟高特、道成德至、不求用於時、隱居五十餘載。至元間、遣使求賢、同至者俱爲按察、本官力以母老辭還。大德三年、舉本官有道之士、都省奏充前職、咨行省特請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闕。頃於本官無所加損、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至楊州、

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公完澤以署織強公留郡學。中山王所、河南張恒皆受業焉。

答張恒問孝經。七月至眞州。　淮東宣慰使珊竹公玠、工部侍郎賈公鈞、湖廣廉訪使盧公摯、淮東僉事趙公瑛、南臺御史詹公士龍及元文敏公諸寓公具疏致幣、率子翁至楊州請公講學。

八年甲辰

授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

九年乙巳

較定邵子。　公嘗謂邵子著書、一本於易、而可上接

羲文周孔之傳、非術數之比。其能前知、在人不在書、在心不在數也。公天資高明、發年已能頓悟、故於其書考較詳審、布置精密、並有意義。

較定埜書。

十年丙午

授徒袁州。

十一年丁未

正月戊辰、以疾謁告。二月、就醫富州。　寓清都觀、五旬之內、本司遣學職催請者六、吏人催請者四、文移往復凡數十、又移省憲趣還。公固辭以疾。嘗曰、學校

教育各有其職、錢穀出入總之有司、提舉之官本爲虚設、徒糜廩粟、故勇於辭職。公以老莊二子、世之異書、讀者不人人知其本旨、注釋者又多荒唐自誑。公爲之參考訂定、將使智之過高者不至陷溺於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擬度於高虚云耳。太元之書、其文艱深、讀之者少、然邵子於其數實有取焉。

六月、如臨江路。病至百日、止門人清江皮溍家。

十月、還家。

至大元年戊申　元武宗朝

詔授從仕郎、國子監丞。　公不欲赴任、左丞曰、上命不可違、宜速爲行。

二年乙酉

正月丁未、次子袞卒。　袞字士圭、生至元壬午七月乙卯。既殯、郡縣以都堂移江西行省、遣官禮請、給驛舟、具禮敦遣。公哀痛未欲行、督趣不置。

三月、戒行。五月、至京。六月、上官。　初、許文正公爲國子祭酒、始以朱子之書訓授諸生。厥後、監官不復身任教事、唯誘之博士、助教。公至就位、六館翕然歸向。公淸晨舉燭堂上、各舉所疑以質問、日昃退就寓舍、

則執經以從。公因其才質之高下而開導誘掖之、請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一時觀感而興起者甚衆。時未設典簿、廩膳出內、監丞主之。公會其羨餘以增養贍、而舊弊悉革。中書省政多循習故常、好大喜功、乘間而起、立尚書省以奪其政權。其丞轄嘗通洪範、易經之義、近進者多言儒術以逢合之、數欲引公以爲之重。公嚴重不可屈致。有辯士自謂能致之、踵門曰、先生負治平之學、生民之塗炭、國家之困敝甚矣、今在朝廷、寧能不一副執政者之求乎。公以疾辭。明日、又至、則避之。辯士遂知終不可致、歸、紿其人曰、

老儒未嘗騎乘、墮馬折臂、不能來矣。乃止。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詔授文林郎、國子司業。癸酉、上官。尙書省臣伏誅阿附得進者皆斥罷、中書省奏公升司業。劉公賡繇侍御史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特語諸生曰、朝廷徒以吾舊臣、故自臺臣來領學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時不可失、師不易遇、諸生其勉之。公爲取程淳公學校奏疏、胡文公大學教法、朱文公貢舉私議三者、斟酌去取。

一曰經學。易、詩、書、儀禮、周禮、禮記、大戴記附、春秋、三傳附。右諸經、各專一經、並須熟讀經文、旁通諸家、講說義理度數、明白分曉。凡治經者、要兼通小學書及四書。二曰行實。孝於父母、弟在家弟於兄、在外弟於長、睦和於宗族、姻和於外姓之親、任厚於朋友、恤仁於鄉里、以及衆人。三曰文藝。古文詩。四曰治事。選舉、食貨、禮儀、樂律、筭法、度支、星度、水利、各依所習。讀通典、刑統、筭經諸書。是爲擬定教法。同列欲改課爲試、行大學積分法。公謂教之以爭、非良法也。論議不合、遂有去意。

皇慶元年壬子　元仁宗

二月、辭歸。公登舟賦詩、僚友皆爲之驚愕。諸生二旦失所依歸、有流涕者。監學命屬吏及諸生數十人追至通州河上懇留、不從。朝廷特遣使請公、仍不火而去。

三月、至眞州。　舊學者强留講學。

七月、至建康。冬、還家。

二年癸丑

集賢院知公之教人不倦、同至都堂、請以國子祭酒召公還朝。平章李公孟曰、吳司業高年而歸、今留不

還。是苦之也。遂不復召。

延祐元年甲寅　元仁宗

作火大堂。　命長子文董其役。倣古規制。趙文敏公篆額。

八月。江西貢院請考校鄉試。　以疾辭。

二年乙卯

正月。如龍興。　時經理田糧限期嚴廹。使者復法苛刻。務重增民賦以覬爵賞。郡縣奉行尤虐。民不堪命。群情洶洶。邑父老知公與部使杜顯祖在朝廷有交承之誼。請往陳其害。公既行一日。使者已趍袁瑞。不

及入城而還。

三年丙辰

留宜黃縣五峯寺。　公隱五峰僧舍、著易纂言。門人往從者數十餘人。

四年丁巳

七月、江西省請考校鄉試。　時患足瘡、堅卧不出、使者率郎縣、留山中不去、不得已而行、考官士員。公所命題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惟其易、公曰、於此有眞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公以爲答此問不

差者纔得二三卷耳。先是臣僚敷言公姓名於上前

八月，上特問公何在，太保曲樞對，臣聞有江西集賢

知上意所在，請以代李源道爲直學士。中書奏可，命

修撰虞集爲驛聘召。

五年戊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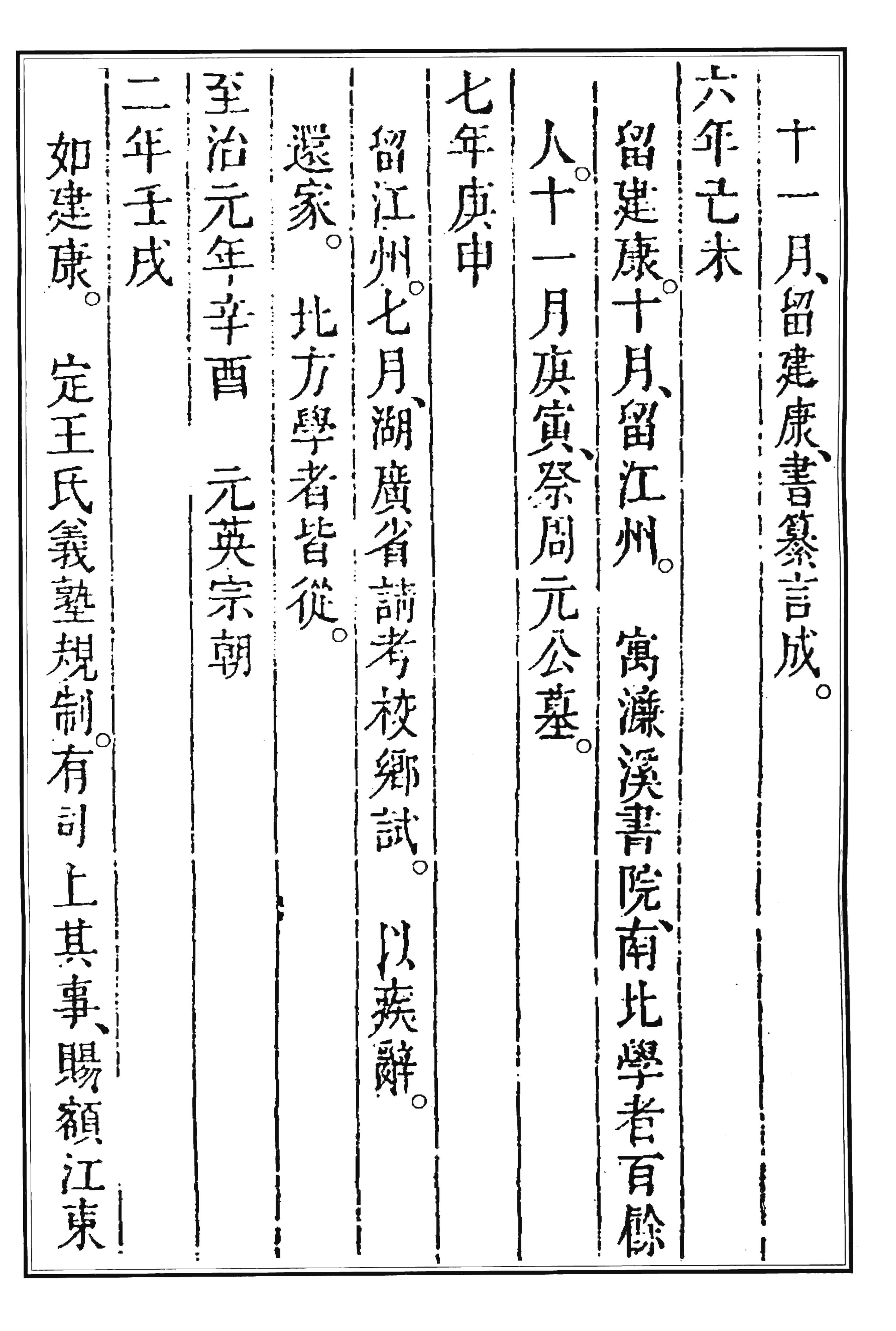
永豐縣武城書院請講學。　詔授集賢學士，奉議大

夫。既拜命，疾作，以之無行意。虞集曰，此除實出上意，

宜勉爲行。

五月，戒行。八月，次儀真。　時使者亟欲復命，公因疾

辭謝，遂留淮南。



十一月，留建康，書纂言成。

六年己未

留建康。十月，留江州。寓濂溪書院，南北學者百餘人。十一月庚寅，祭周元公墓。

七年庚申

留江州。七月，湖廣省請考校鄉試，以疾辭。

還家。北方學者皆從。

至治元年辛酉　元英宗朝

二年壬戌

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有司上其事，賜額江東

書院。十月、還家。易纂言成。

三年癸亥

詔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英宗皇帝勵精求治、知公有道德、遣臣劉孛蘭奚至公家特聘。公不欲行、其人遂曰、上欲用先生已久、所以來召之意、必欲見先生、宜毋自辭。二月庚寅、戒行。三月甲辰、次龍興。己酉、省憲官相餞。五月、至京師。時上在上都、丞相聞公至、大喜。六月己巳、上官。七月、勅譔金書佛經序。時書經於慶壽寺、中書左丞速速傳旨撰序、仍諭上意、一、追薦列聖、一、蘄天永命、

一、爲民祈福。對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盛舉也。唯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虫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遂止。

十一月、晋王卽位。　公亟欲歸、因河凍不可行。

十二月、

勑撰國子監崇文閣碑。

泰定元年甲子　泰定帝

正月、推登極恩。　賜銀百兩、金織文錦四疋。

二月、開經筵。　用江浙省左丞趙簡言、命公同中書平章張珪與祭酒鄧文原爲講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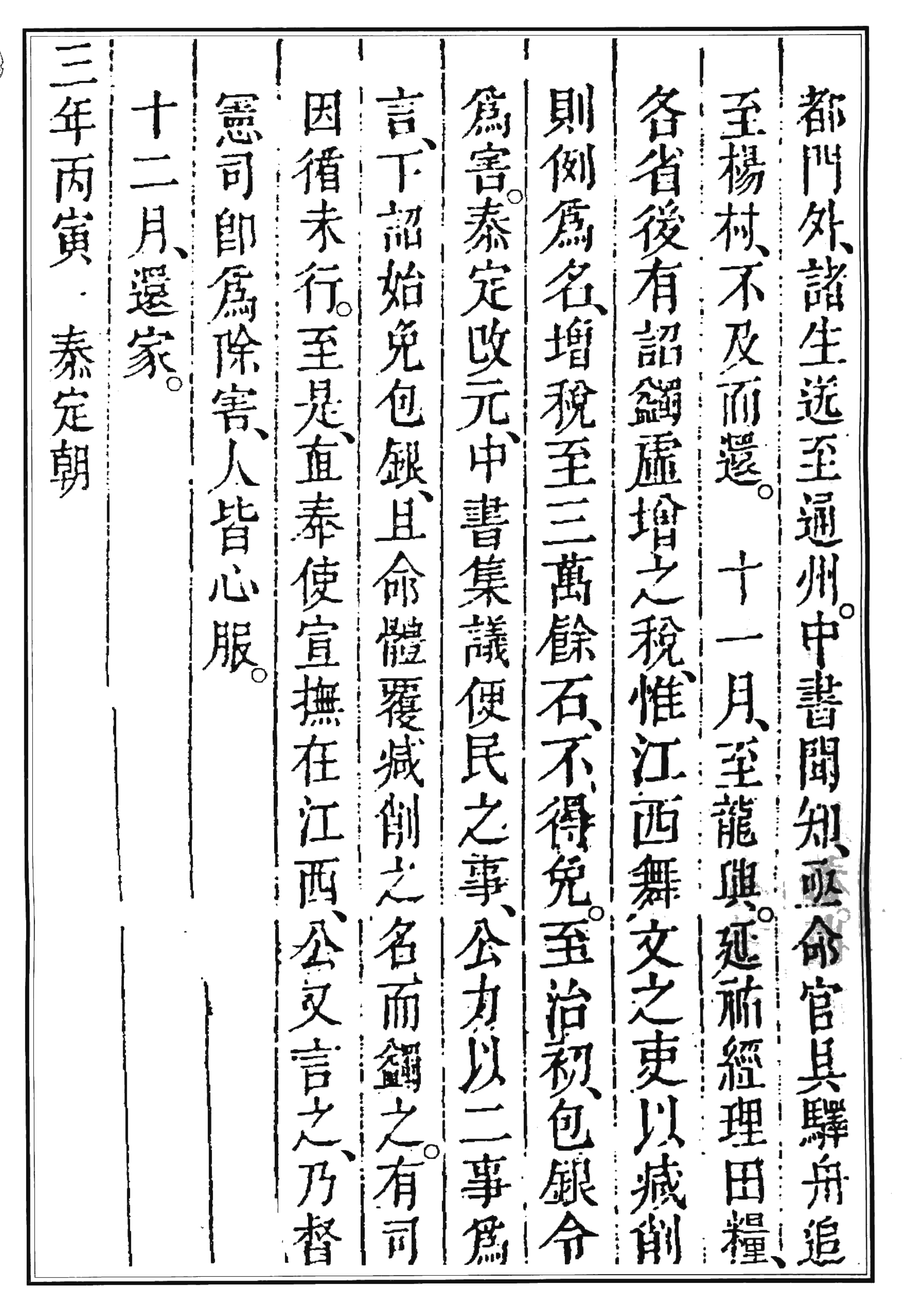
壬午、會議進講事宜條奏、勑講官賜坐。三月壬寅、上御明仁殿聽講。　悉屏侍臣、唯丞相、御史大夫在侍講罷、命內饔賜食。

甲寅、上御流杯池亭聽講。　公解中庸舜其大孝章

及資治通鑑数條、上大悅。四月壬戌、中書集義太廟神主。先是至治末、有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義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廟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效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之序次不考古之典故可乎。七月、詔修英宗皇帝實錄。

二年乙丑　泰定朝

正月朔，以疾不能會朝。辛卯，移疾，養疾南城天寶宮之別館。辛丑，中書遣官問疾。朝中知公將南歸。庚戌，中書請議事。直省舍人某來。辛卯，中書具燕。禮部郎中取漁致丞相意，敦請還職。閏月辛未，翰林國史院開局纂修英宗皇帝實録。有旨賜宴，丞相親至，公以是居院之西廳。二月，進講。八月辛亥，移疾。實録既畢。丙子，中書具燕舉留。左丞相許師敬領官屬至院燕畢，即命小車出城，僚友及朝士大夫知者追餞于


都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知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 十一月至龍興延祈經理田糧各省後有詔蠲虚增之稅惟江西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爲名增稅至三萬餘石不得免至治初包銀令爲害泰定改元中書集議便民之事公力以二事爲言下詔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之有司因循未行至是直奉使宣撫在江西公又言之乃督憲司即爲除害人皆心服
十二月還家
三年丙寅 泰定朝

三月，朝廷有詔徵公，不起。公既歸，上命丞相數欲召還。或曰：「澄以高年稱疾而去，其可得而復至乎？」丞相乃言於上曰：「江南吴澄舊德重望，往年召爲學士，商議政事，進講經筵。今以年高不仕，宜加優禮，以宣揚朝廷敬老尊賢之意，使天下有所激勸，而聖明之譽亦得垂於無窮。」上深然之，乃有是命。賜中統鈔五千貫，金織文幣二表裏，遣翰林編修官劉光至家傳旨。

己巳，拜命。公上表辭謝。蔡國公張珪薦章。其畧云：「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

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相、首當勸諫。及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儒戎行、所謂明經、實慙寡陋。況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閑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中公赴蒲輪之招、皆以耆顧爲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冲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身自布衣、詔屢徵起、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

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云云。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重輕不侔者。此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職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逭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貫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進呈、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録、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

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得成功。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淸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擧以自代、允協輿論、云云。答田憲副問。

四年丁卯

三月、省墓樂安縣。七世祖妣張氏夫人塋天授鄉之櫟步。留淸江縣。荆襄來學者十有五人。

八月，還家。

天歷元年　是年改致和元年，歲在戊辰。

二年己巳

七月，江西省請考校鄉試。　辭疾不起。

易纂言外翼成。

至順元年庚午　天歷、至順皆元文宗朝。

長子文以廕授官。　先是郡縣以公歸老，無復出意，

舉文承廕授奉議大夫、同知郴州路總管府事。

三子京以侍養授官。　故事，儒臣告老，許官一子養。

荅王參政問。



二年辛未

答危素問。八月，家婦曾氏卒，制大功服。十一月，孫畬卒。君母喪毁瘠卒，公惜其穎敏，哭之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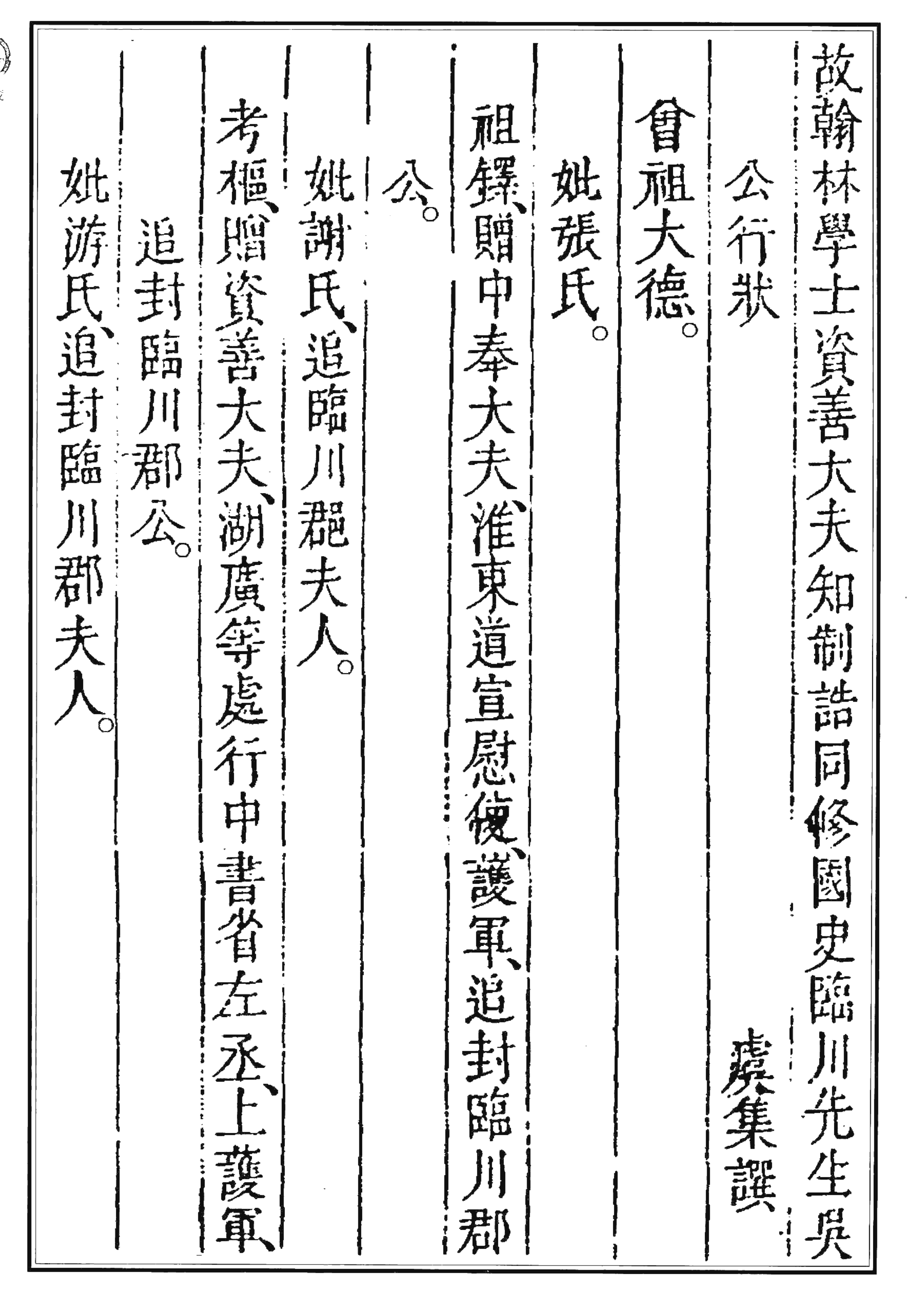
三年壬申　此後爲順帝初年。

留郡學。予京迎養，公服所製元冠元端，日謁先聖先師。禮記纂言成。

元統元年癸酉　還母夫人游氏于里之魯步仙人騎虎形，祔父左丞公墓左。六月甲子，感暑得疾。公感疾，服藥數日小愈，踰旬頗安。醫者請退，公曰：吾往時病退，體即清和，今症已去而體氣若在病中，殆未愈也。

庚辰，復作。辛巳，公命孫當曰，吾疾異於常時矣。召學者曾仁曰，生死常事，可[5]須使吾子孫知之。共手胸前，正卧不動者數日。乙酉，揮藥不進，嗽水畢，瞑目不語。里中人是夕見一大星隕其舍。　丙戌日卒，年八十有五。午時，神思泰然而逝。戊子，小斂，襲用元端；己丑，大斂，用紋衿。　事聞，詔加贈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曰文正。　謚法，經天緯地曰文，内外賓服曰正。

臨川吳文正公集年譜卷之終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虞集譔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世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六世祖周始遷咸口。子男四、璣、珪、璩、球。璣居太平州。璿生曄、明、曄。曄乃公之高祖。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傅、日受數千餘言、閱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觀書達旦、不敢令母知也。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

歲、鄉邑課試、每與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鬻書者借讀、踰日而還之。鬻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鬻書者每問一篇、輙終其卷迺止。彼人遂獻其書。十四歲、卝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於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

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羣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盖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曰、先生壁

問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子復、族子樵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樵之乃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福祿知愛先生、問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

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夫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

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齠齓，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

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撫州内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黄酉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饑、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

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所處爲貞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註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較定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强起先生出仕，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未幾，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

子與劉昇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之。一時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旨、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録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入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録。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授業終其身。

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開講。先生爲說修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三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事不忽木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遂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

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不赴。忠宣遺書招之，先生荅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知之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請，先生至京師，仍

不受職。方冬寒沍，京師學者恭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宏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趙公瑛、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九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授徒袁州。十一年，寓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元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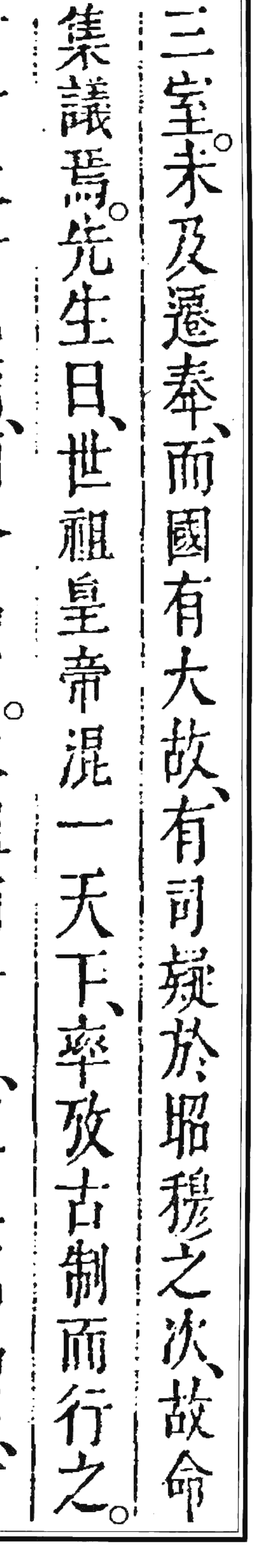
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乎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向。先生早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藴、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彦、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

得先生助已、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紿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臣、故自臺臣來領學士、吾豈敢當。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二月、先生使買舟道州、⑥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倀倀如失所依、有流涕者。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特遣人追留、亦不及而去。蓋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靜

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凡所進言、俱切當學者之務。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居五峰僧舍。越六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校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眞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眞、病作、不復行、渡江、留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

月，沂⑦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簀言成。三年，英宗即位，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大中大夫，遣臣劉亨蘭奚奉詔聘先生于家。先生無行意，使者謂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黄金爲浮屠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爲序。先生曰：「主上爲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説，人所喜聞，至言輪廻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謂爲

善之人死則上遹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説，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爲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謨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遂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温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悦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渐廟作十



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放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宫。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放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録。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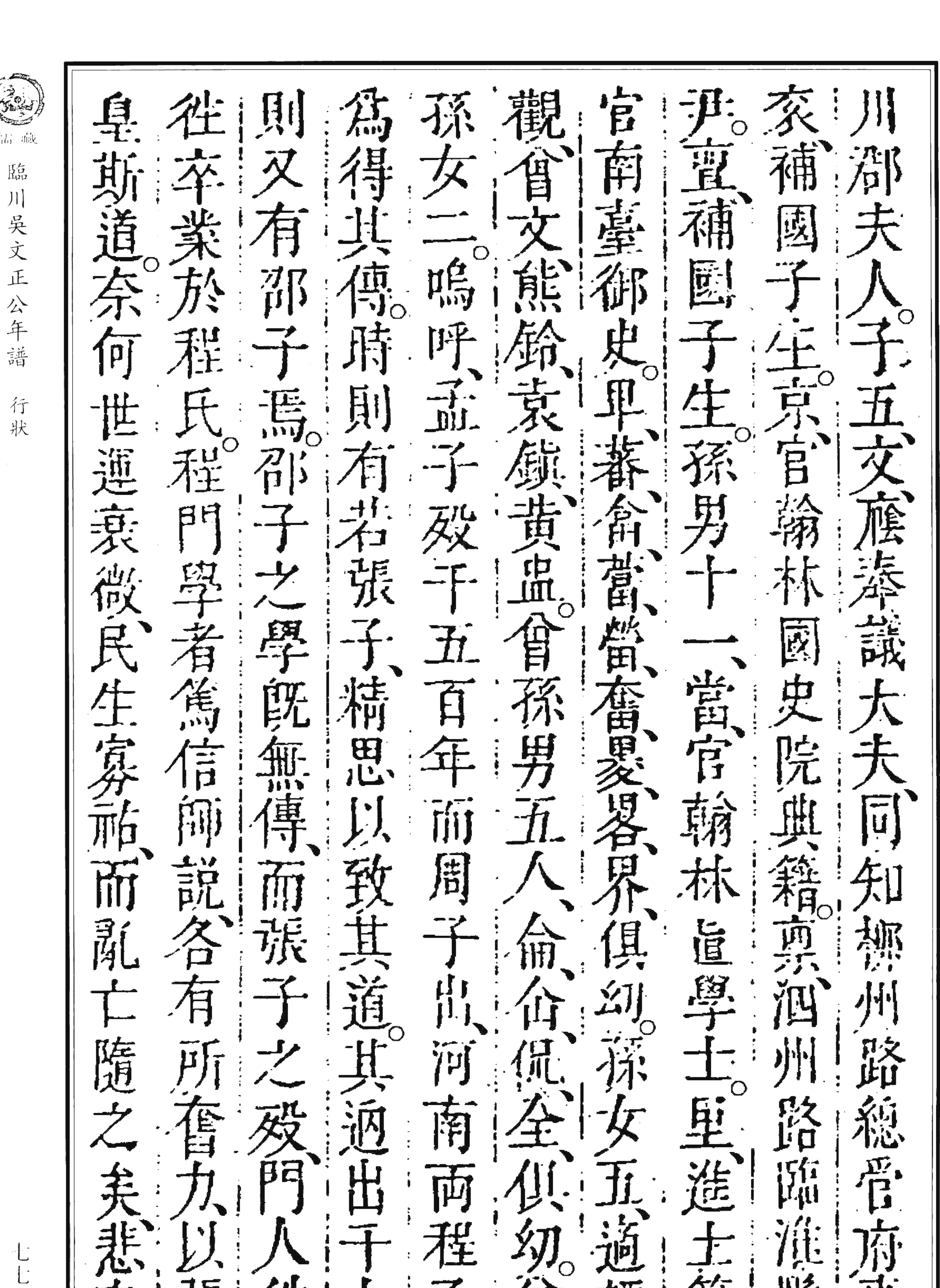
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時、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歷增之稅。惟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臧削則例爲名、增稅二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益甚。先生在朝、救言于執政者。泰定改年、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爲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臧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爲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

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況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閑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頤，爲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

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而達乎聖賢之藴，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身自布衣，詔屢徵起，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嘗講説，剴切温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且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於散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日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追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吴澄學通

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日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先惕與論。天歷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

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明善言、嘗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覩新樵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静、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藥醫、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臥。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逝、年八十有五歲。以元端殞。娶余氏、追封臨


川郡夫人。子五、文、應、奉議大夫、同知撫州路總管府事。亥、補國子生。京、官翰林國史院典籍。亨、泗州路臨淮縣尹。亶、補國子生。孫男十一、當、官翰林直學士。里、進士第、官南臺御史。甲、蕃、畬、嘗、當、奮、畟、畧、界、俱幼。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黃盅。曾孫男五人、侖、佮、侃、全、俱幼。曾孫女二。嗚呼、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沒、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於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静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齠齔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

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説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論者尚慊然也。先生自布衣强起而用，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至内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内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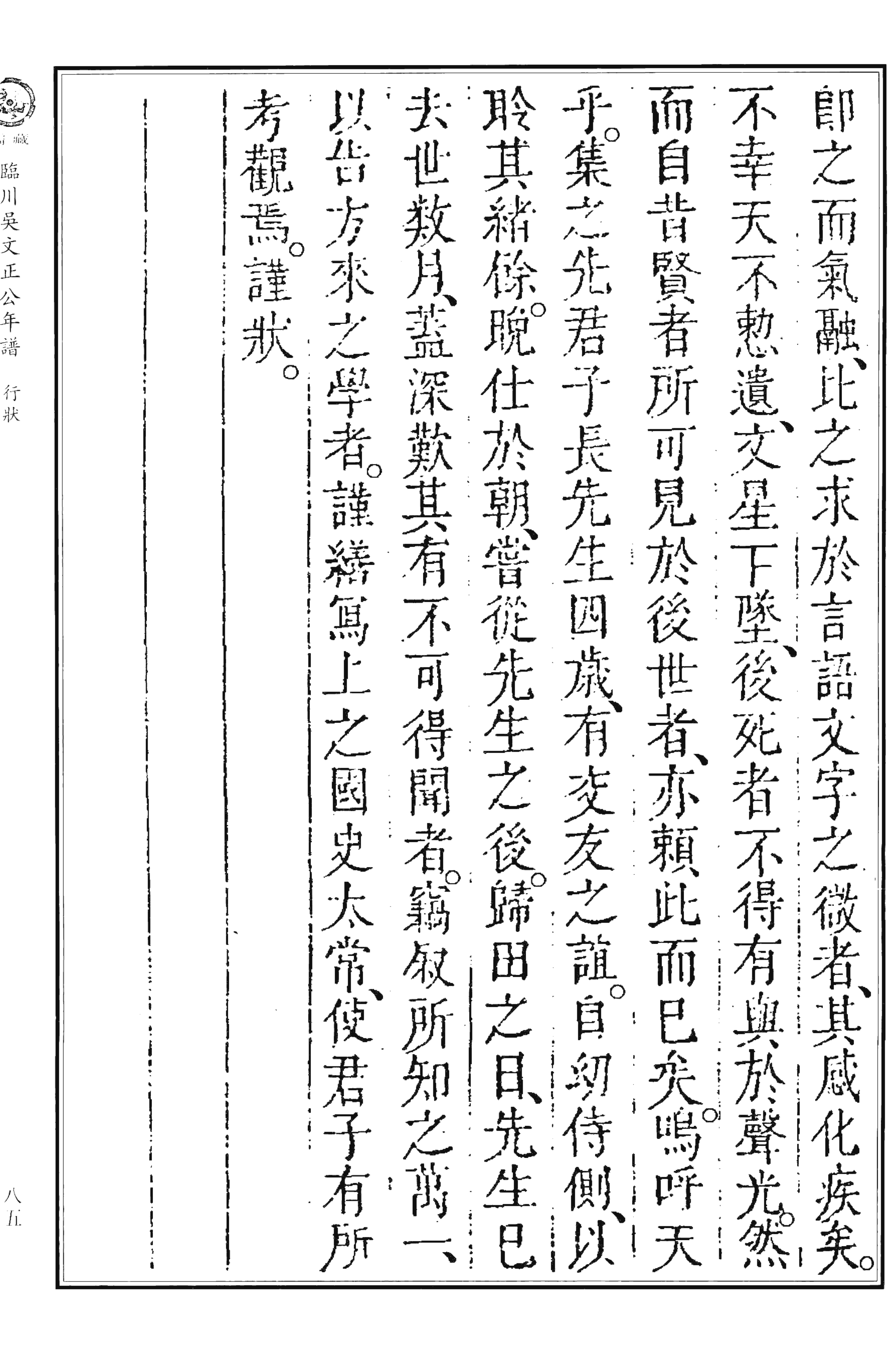
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已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

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已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採摭群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為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

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各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乃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別、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

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缺僅存而可攷者旣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發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旣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揅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葢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

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説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塗轍、首見於私録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父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



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歎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纔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謹狀。

校記

①「丙寅」二字衍，《四庫全書》本《吳文正公集》附録《年譜》無此二字。

②當：當作「常」，見右引書。

③椽：當作「掾」，見右引書。

④義：據文意當作「議」，下文同。

⑤可：據文意當作「何」。

⑥道州：當作「通州」，見《四庫全書》本。

⑦沂：當作「泝」，見右引書。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年譜

元·程世京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民國十八年海寧陳氏慎初堂鈔本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年譜》一卷，元程世京編撰。民國十八年海寧陳氏慎初堂鈔本。

程鉅夫（一二四九—一三一八），原名文海，字鉅夫，避元武宗海山諱，以字行，號雪樓，元郢州京山（今湖北京山東）人，家建昌（今江西南城）。宋末隨叔父以建昌降元，授千户，入備宿衛。爲世祖賞識，擢翰林修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命求賢於江南，得趙孟頫等二十餘人。歷任閩海、江南湖北、山南江北等道肅政廉訪使。拜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商議中書省事，主修成宗、武宗《實錄》。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後追封楚國公，謚文憲。《元史》卷一七二有傳。鉅夫宏才博學，被遇四朝，爲時名臣。提倡程、朱之學，工詩文，其文平易正大，「元代古文之盛實自鉅夫創之」（《四庫全書・雪樓集》提要）。著有《雪樓集》，今存。

此譜由程世京編成於元惠宗至正二十七年。世京字伯崇，鉅夫孫，官至翰林修撰（見《吴文正公集》卷一〇、雍正《江西通志》卷一〇）。譜中簡要記述譜主生平，以政治履歷爲主。原譜乃「綴於文集前」，今所影印者爲民國問鈔本，據其後記稱，乃鈔自「洪武乙亥（二十八年）春與耕書堂刊本《程雪樓文集》」。今人袁冀撰有《程雪樓行實編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排印本《程雪樓評傳》附），可參看。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年譜

諸孫集賢脩撰奉議大夫世京編録

公諱文海、字鉅夫、避　武宗皇帝御名、以字行。程氏之先、自成周之世、伯符始國於程。至伯休父、佐宣王中興。忠誠君嬰保晉趙文子。忠佑公元譚、西晉守廣平、移節新安。忠壯公靈銑佑命于陳、代著忠績。世居歙縣之黄墩、後遷于休寧縣之閔川口。宋元豐中、有曰處士巽者、於公爲七世祖。巽生緒、二生仁勝、皆以經學教授、潛德弗耀。高祖徵士諱宥興、性仁厚、有大略、樂善好施。嘗遊漢上、樂其風土、卜築郢州京山縣之

西高渠上。薦辟不起、卒葬其地。曾祖安僖公諱子明、沉靜方嚴、寡言笑、重然諾。天兵被襄漢、避地于郢。時沿邊流寓者凡數千人、悉爲經理之、使各得其所。卒葬壽昌之槲林村。皇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楚郡公。祖簡懿公諱德秀、魁岸有器幹。復東入彭蠡、寓隆興新建縣之吴城山、從之者數百家。沿江捆帥檄委糾合鄉井以自護、遂結豪傑、料丁壯、利器積粮、掘壕樹柵以爲固。外兵莫犯、民咸德之。初以季子登朝恩封承務郎、復以功擢壽春府軍事判官、主管淮西安撫使司機宜文字、晚以宣義郎致仕。卒葬吴城之吴林皇

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楚郡公。三子，長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楚國孝肅公諱翔卿。次同知荊湖北道宣慰使司事巖卿。次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飛卿，公、簡懿公母弟宋進士德莘子也，繼祿來後大宗，孝肅公以爲嗣。孝肅公資性明敏、練達事情，持家御衆，斬斬有法。椿萱壽考、叔季宦成，孝友之著焉。公幼有異質，岐廓不群，承學父師，及長卓有成立。德祐乙亥，季父侍讀公通判建昌、攝守事，公侍諸父奉大母太夫人就養。未幾，天兵南下，建昌内附，侍讀公受命爲守，遂舉家居焉。公不能忘郢，故取郢之白雪樓以名

所寓，而後學因稱雪樓先生。後賜地築室京師，又扁其齋曰遠，故又曰遠齋先生云。

宋淳祐九年己酉

夏四月十七日戊午午時，公生于吴城山。

寳祐元年癸丑

公五歲，入小學讀書，即通大義。父師初命名曰楨之，後字周翰。

景定元年庚申　是年元中統元年

公年十二歲。是年天兵渡江，公侍大父母避兵于海



浦、兵退歸吳城。從仲父宣慰公受業。對客賦詩作文應聲而成人服其敏。

三年壬戌

公年十四歲。是年、季父侍讀公登進士第。省試三場文、公一覽成誦、聞者驚異。

咸淳元年乙丑 是年元至元二年

公年十七歲、初從學于龍淵胡自明先生、明年往就學胡氏家塾。

三年丁卯

公年十九歲。游臨川、讀書臨汝書院、受學于族祖徽庵先生若庸、與翰林學士吴文正公澂爲同門。徽庵乃饒雙峯先生高第弟子、有字義行世。

六年庚午

公年二十二歲。赴湖北混試、及歸、道經壽昌、過白狐嶺、謁獅泉李先生珏。見公所答策文、驚曰、三篇皆欲爲國家措置大事、它日必非常人。有司迄不敢取。

八年壬申

公年二十四歲。初贅于臨川嘉禄徐氏、廣胖居士霆發



女也。

德祐元年乙亥

公年二十七歲。是年、侍讀公叅制置司事于洪、公從之居、講學東湖之上。侍讀公尋拜郡建昌、公侍諸父奉

太夫人就養。冬十二月、天兵南下、建昌内附。

大元至元十三年丙子

公年二十八歲。始更名文海、字鉅夫。是年春、公從侍讀公入覲

世祖皇帝于上京、授公宣武將軍、銀牌管軍千户。

十四年丁丑

夏六月，子大年生。

十五年戊寅

公年三十歲。是年春，公挈家入備宿衛。冬十一月九日，上召見香殿，問：「卿在江南，知賈似道爲何如人？」公條對似道始終所以忠邪狀。上大説，給紙札，命悉書其詞。數奏稱旨，特命改直翰林，俾從諸老游。

十六年己卯

夏六月，授應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



十七年庚辰

冬十一月、進翰林修撰。

十八年辛巳

公年三十三歲。春正月、升中順大夫、秘書少監。冬十二月、遷集賢直學士、中議大夫、兼秘書少監。

十九年壬午

夏六月、公建言吏治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置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祿。朝廷皆采行之。是年、有旨賜地十畝于安

貞門灞河之西樂道里、俾築居室。公作遠齋于室南、有齋記詩文。

二十年癸未

公年三十五歲。　春三月、加翰林集賢直學士、　同領會同館事。

二十一年甲申

冬十一月四日、夫人徐氏卒、年三十七、後追封楚國夫人。

二十二年乙酉



是年、夫人俞氏來歸、宋昭孝太妃女弟也。

二十三年丙戌

公年三十八歲。 春正月、改集賢直學士、進階少中大夫。 三月、公入見陳乞興建國學、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士。 上即命建國子監、詔公仍本官、拜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齎漢字詔書乘馹求賢江南。 夏四月、公至行臺視事、承 詔禮遣葉李、趙孟頫赴闕。公遂遍歷諸郡、廣求賢俊。

二十四年丁亥

春，公牽所薦趙孟頫、張伯淳等二十餘人赴闕復命，上皆擢以文學風憲清要之職。公復奏陳民間利病五事。夏四月，特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

二十五年戊子

夏四月，子大光生。

二十六年己丑

公年四十一歲。夏四月，子大本生。時首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公乘傳入朝，奏疏劾之，桑哥怒，凡六奏請害公，上皆不允，命臺臣館公俟命。



二十七年庚寅

春、有旨還公行臺。未幾、大臣交劾桑哥、如公所言。明年、

桑哥伏誅。

二十八年辛卯

夏五月、子大來生。

二十九年壬辰

夏五月、召公及姚燧、陳天祥等十老臣赴闕賜對、勞問

甚悉。

三十年癸巳

公年四十五歲。秋七月，拜正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冬十二月，至福州視事，興學明教，吏民甚畏愛之。

大德元年丁酉

公年四十九歲。春二月，子大觀生。冬，閩海代歸。

四年庚子

公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拜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秋閏八月，至武昌視事。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之爲民害者，上下肅然。冬，作歲寒亭于署後，有詩文題詠一卷。

五年辛丑

公重建南陽書院。幼嘗游習其處，有自作記文。

七年癸卯

公年五十五歲。湖北連年大侵，公以公田禄入悉賑貧病之不能存者，惠濟甚衆。是年冬，代歸。

八年甲辰

公年五十六歲。是年秋，公築室盱江城西麻源第三谷，建閣藏書數千卷，扁曰程氏山房，復作三賢祠于左，祠孝肅、宣慰、侍讀三公。其地即晋人所謂華子岡者。有

自作藏室銘、弁陵陽牟巘記文、臨川鄭松圖誌。冬十一月、召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九年乙巳

夏六月、加商議中書省事、專使馹召赴闕。秋八月、公拜命、作晋錫堂于家、吴文正公記之。冬、至京師。

十年丙午

春、公奉旨撰世祖平雲南碑文成、賜其省臣也速荅兒刻石點蒼山。夏、亢旱、暴風星變、公應詔集議、致災弭災、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化。

十一年丁未

公年五十九歲。冬十月、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十一月、武宗即位、素熟公名、留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商議中書省事、特加正奉大夫。公避御名、以字行。

至大元年戊申

公年六十歲。是年、公奉詔脩成宗實録、撰追尊順宗謚册文成。秋、特制贈父翔卿正奉大夫、參知政事、鄖國公、謚孝肅、母李氏鄖國夫人。仍授長子大年承事

郎、同知南豐州事。

二年己酉

夏五月、驛召公偕平章何瑋、左丞劉正等赴上京議

令、尋命公奉使湖廣行省、銓廣海吏選。　冬、竣事、

移疾歸。

三年庚戌

秋九月、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四年辛亥

公年六十二歲。　春二月、　仁宗即位、分遣詔使召老



臣尚文、蕭𣂏等十六人赴闕、公與焉。夏四月、賜對便殿。六月、授淛東海右肅政廉訪使。秋九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皇慶元年壬子

公年六十四歲。是年春、公奉詔修武宗實録成、詔升翰林院、位從一品。有謝表及進三朝實録表。冬十一月、進公榮禄大夫。

二年癸丑

春三月、上立中宮、命公撰玉冊文成。夏六月、旱、廷臣

集議。公獨舉成湯桑林六事自責爲可行、時宰不悅。
上特遣近侍賜上尊勞公。秋、詔偕平章李孟、叅政許
師敬議行貢舉法。議定、上命公草詔行之。撰國學先
聖廟碑文成。

延祐二年乙卯

公年六十七歲。春、奉詔撰加上皇太后尊號册文成、
勅侍詔畫公像、儒臣製賛以賜。是年、公得末疾、尋愈。

三年丙辰

公年六十八歲。春、疾復作、公上章乞骸骨歸田里。



上不許、命尚醫給藥、遣臣勉留、特授中子大本承事郎、郊祀署令、俾侍公疾。夏、得請南還、特加光祿大夫、降制追榮三代、贈官錫謚、賜上尊儀錦。命廷臣祖餞、大本乘驛侍行。諭行省有司問安否、勿令致仕。秋九月、公過吳城山、告祠祖父母、修葺壠墓。長子大年任行省檢校官、謁告侍養。冬十月、公至盱江。

四年丁巳

初、上嘗勅平章韓國公李孟賜程氏世德碑文、成傳至盱江。至是、公力疾拜命、戒諸子宜盡忠孝、以成報國之

志，仍令大本還京供藏。

五年戊午

公年七十。春三月十五日丙子，楚國夫人俞氏卒，年五十八。秋七月十八日丙子亥時，公薨于正寢。

六年己未

春正月庚申，諸子奉二柩安厝于南城縣可封鄉繞堆大磐山，治命也。秋，門人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狀公行業上于太史氏。

泰定元年甲子

集賢大學士王約言于朝、請加公封謚、事下太常定議、博士柳貫撰謚議上聞。

二年乙丑

秋七月、制贈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

至正十八年戊戌

監察御史王彝等言、故贈大司徒程鉅夫、累朝簡注、中外具瞻、爲時名臣、爲國元老。宜錫功臣之號、并賜神道之碑、以備褒崇、以彰激勸。

十九年己亥

夏四月甲子，丞相太平傳旨中書，命叅議兼經筵官危素撰神道碑文，集賢待制趙雍書丹，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周伯琦篆額。文成，以賜公孫翰林應奉世京，仍勅行省守臣樹碑墓道。

公生丁時艱，刻意勤學，以研精性理為務，幾廿餘年。已而運遭革命，入事世皇，寵遇優渥，出入禁闥，獻替輸忠，一以撫安群黎為第一義。建言興建國學，搜訪遺逸，臺憲叅用南北之人，科目取經明行修之士。敷陳利病，讜議時政，摧抑權姦，



責弭灾变。上皆嘉納之。故能出膺澄清之寄、入居謀謨之職、立經陳紀、為時名臣、始終一節、表〻之愈偉。累朝眷遇、迥出等倫、混一以來、荊南之士、一人而已。其立身行己、經綸大節、太史氏既已書之。公所著玉堂類藁九卷、奏議一卷、詩文三十五卷、先正亦已序述詳備矣。不肖孫復摭取歲月大槩、次為年譜、綴于文集之前、俾讀者開卷有所考覩、立言君子毋誚其僭踰可也。至正二十有七年丁未春二月望、諸孫世京百拜謹述。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年譜終

洪武乙亥孟春與畊書堂刊本程雪樓文集，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己巳四月傅鈔校過。

定宇先生年表

清·陳嘉基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清康熙三十五年陳氏德馨堂刻本

《定宇先生年表》一卷，清陳嘉基編撰。原載清康熙三十五年陳氏德馨堂刻本《新安陳定宇先生文集》卷首。

陳櫟（一二五二—一三三四），字壽翁，號定宇，晚年又自號東阜老人，宋徽州休寧（今屬安徽）人。少習進士業，宋末科舉廢而宋亦亡，遂發憤鑽研儒學，以著書立言爲務，教授於鄉里，足不出戶者數十年。延祐初頒行科舉，有司強之，乃就鄉試中選，遂不復赴禮部。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元史》卷一八九有傳。櫟生於朱熹之鄉，力崇朱熹之學。吳澄曾稱櫟有功於朱子，揭傒斯誌其墓，以櫟與吳澄並稱。著述有《四書發明》、《書集傳纂疏》、《禮記集義》等。今存者除《書集傳纂疏》外，尚有《歷朝通略》、《定宇集》等。

此《年表》編者陳嘉基，康熙間人，陳櫟後裔。時陳嘉基等編刻《陳定宇文集》，此表即刊於文集卷首。表中記載陳櫟歷年事蹟，雖極簡略，然亦有不見於他書之資料，如某年館於某所之類，蓋出於族譜或鄉里文獻，是亦有助於了解陳櫟生平。

定宇先生年表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春三月二十七日寅時，先生生於休寧五城，距朱夫子之卒纔五十三年。

寶祐元年癸丑，先生二歲。

二年甲寅，先生三歲。祖母吴氏口授孝經、論語，聞輒成誦。

三年乙卯，先生四歲。

四年丙辰，先生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十一月初四日，

先生祖士俊公卒，年七十五。

五年丁巳，先生六歲。

六年戊午，先生七歲，通進士業。自七歲至十四歲，侍其父

復之公讀書，公教之靡所不至。

開慶元年己未，先生八歲。

景定元年庚申，先生九歲。

二年辛酉，先生十歲。

三年壬戌，先生十一歲。

四年癸亥，先生十二歲。

五年甲子，先生十三歲。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先生十四歲。

二年丙寅，先生十五歲。出爲人師於圖圓山。九月十九日，

先生之祖妣吳氏卒，年八十。

三年丁卯、先生十六歲。館湖干、始受學於五城黄常甫先生、久而得朱子之傳。

四年戊辰、先生十七歲。

五年己巳、先生十八歲。

六年庚午、先生十九歲。館於鄉族。

七年辛未、先生二十歲。

八年壬申、先生二十一歲。

九年癸酉、先生二十二歲。始就方州試、以書經與待補選。

十年甲戌、先生二十三歲、赴江東漕試、以病不果。二月、迎婦於廻溪朱氏。

少帝德祐元年乙亥，先生二十四歲。館於江潭，而科舉廢，於是慷慨發憤，惟以著書立言爲務。是歲，先生父以五城笳鼓數驚，因挈家還陳邨。

二年丙子，先生二十五歲。館於詹溪程氏。

益王景炎元年丁丑，先生二十六歲。仍館詹溪程氏。

衛王祥興元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仍館詹溪程氏。

二年己卯，先生二十八歲。仍館詹溪程氏。五月十一日未時，子照生。

三年庚辰，先生二十九歲。仍館詹溪程氏。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先生三十歲。仍館詹溪程氏。

十九年壬午、先生三十一歲。仍館詹溪程氏。

二十年癸未、先生三十二歲。仍館詹溪程氏。

二十一年甲申、先生三十三歲。五月二十一日寅時、子勳生。

二十二年乙酉、先生三十四歲。

二十三年丙戌、先生三十五歲。秋、述深衣說。

二十四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二月二十九日、先生之考復之公卒、年七十七。

二十五年戊子、先生三十七歲。三月、書深衣說跋。

二十六年己丑、先生三十八歲。

二十七年庚寅，先生三十九歲。

二十八年辛卯，先生四十歲。館里中畢梧山氏。六月，和方虛谷上南行詩。

二十九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

三十年癸巳，先生四十二歲。

三十一年甲午，先生四十三歲。二月二十八日，先生之妣汪氏卒，年七十五。治喪不作佛事，守曾祖遺言也。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先生四十四歲。二月上丁日，曹弘齋爲先生作論語口義序。

二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遊郡庠，道過長林橋，因謁曹弘

齋。
大德元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
二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
三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七月立秋日、論語口義成、有序。
四年庚子、先生四十九歲。八月二十一日、先生以雲萍小
錄呈曹弘齋、弘齋爲先生作澡衣說跋。
五年辛丑、先生五十歲。
六年壬寅、先生五十一歲。
七年癸卯、先生五十二歲。館於江潭葉氏。十二月五日、書
解折東成、有序。

八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仍館江潭。秋七月二十七日、中庸口義成、有序。

九年乙巳、先生五十四歲。

十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

十一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先生五十七歲。

二年己酉、先生五十八歲。館藻口汪恕齋氏。

三年庚戌、先生五十九歲。仍館藁口、始解禮記。五月十七日、作增廣通略跋。

四年辛亥、先生六十歲。在藁口、不戒於火、書籍悉燼。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夏五月十一日，禮記集義詳解成，有序。

二年癸丑，先生六十二歲。

延祐元年甲寅，先生六十三歲，在瑲溪館。是年頒行科舉，先生赴浙江鄉試，以書經登陳潤祖榜第十六名。

二年乙卯，先生六十四歲。春二月，上許左丞書。秋八月，以書附嶺南黄清夫上秦國公李道復求學職。

三年丙辰，先生六十五歲。冬，編書經蔡傳纂疏成。

四年丁巳，先生六十六歲，在瑲溪館。編四書發明，作朝陽樓記。

五年戊午、先生六十七歲。在瑞溪館。
六年己未、先生六十八歲。在瑞溪館。
七年庚申、先生六十九歲。在瑞溪館。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先生七十歲。春、考評婺源院試卷。
二年壬戌、先生七十一歲。
三年癸亥、先生七十二歲。在瑞溪館。六月、作勤有堂記。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先生七十三歲。在瑞溪館。
二年乙丑、先生七十四歲。在瑞溪館。
三年丙寅、先生七十五歲。在瑞溪館。六月朔、胡容齋爲先生作四書發明序。

四年丁卯，先生七十六歲，在瑎溪館。正月望，作書經蔡傳纂疏序，古邪張子禹命工刊行。閏九月，考許黟川會友吟盟課。

致和元年戊辰，九月改天曆元年，先生七十七歲，在瑎溪館。

明宗天曆二年己巳，先生七十八歲，在瑎溪館。

文宗至順元年庚午，先生七十九歲，在家塾。

二年辛未，先生八十歲。夏四月，建安梅軒蔡氏刊行禮記集義。

三年壬申，先生八十一歲，在家塾。

順宗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八十二歲。在家塾。

二年甲戌、先生八十三歲。春二月十四日卒。後五日、配朱氏亦卒、年七十有九。是月癸未、子照、勳奉二柩合葬所居後山先壠之旁、從治命也。

虞文靖公年譜

清・翁方綱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清嘉慶十一年南城曾氏刻本

《虞文靖公年譜》一卷，清翁方綱編撰。原載清嘉慶十一年南城曾氏刻本《虞文靖公詩集》卷首。

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字伯生，號道園，學者亦稱邵庵先生。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本蜀之仁壽（今屬四川）人，宋亡，隨父僑居撫州崇仁（今屬江西）。少從吴澄遊。大德初，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歷國子助教、博士。仁宗時，累遷集賢修撰，除翰林待制、國史院編修官。泰定中爲秘書少監，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天曆中又爲奎章閣侍書學士。至順中爲《經世大典》總裁，拜翰林侍講學士。元統初謝病歸臨川。居家十餘年，至元八年卒，年七十七，謚文靖。《元史》卷一八一有傳。虞集博學高才，爲有元一代文學宗主。所作詩文萬餘篇，存者十二三，門人編爲《道園學古録》五十卷。又有《道園遺稿》六卷。

此譜編者翁方綱（一七三八—一八一八），清直隸大興（今北京市大興區）人。乾隆間進士，爲清代學者、詩人、書法家，曾參與修纂《四庫全書》。

此譜據《道園學古録》及其他有關文獻，鈎稽排比，簡明記述譜主一生治學、仕履、交遊等主要事蹟及部分詩文寫作年代，間有考證。譜前列「雍虞氏世系」，譜後輯録有關佚聞、評論等。

虞文靖公年譜

大興翁方綱編

雍虞氏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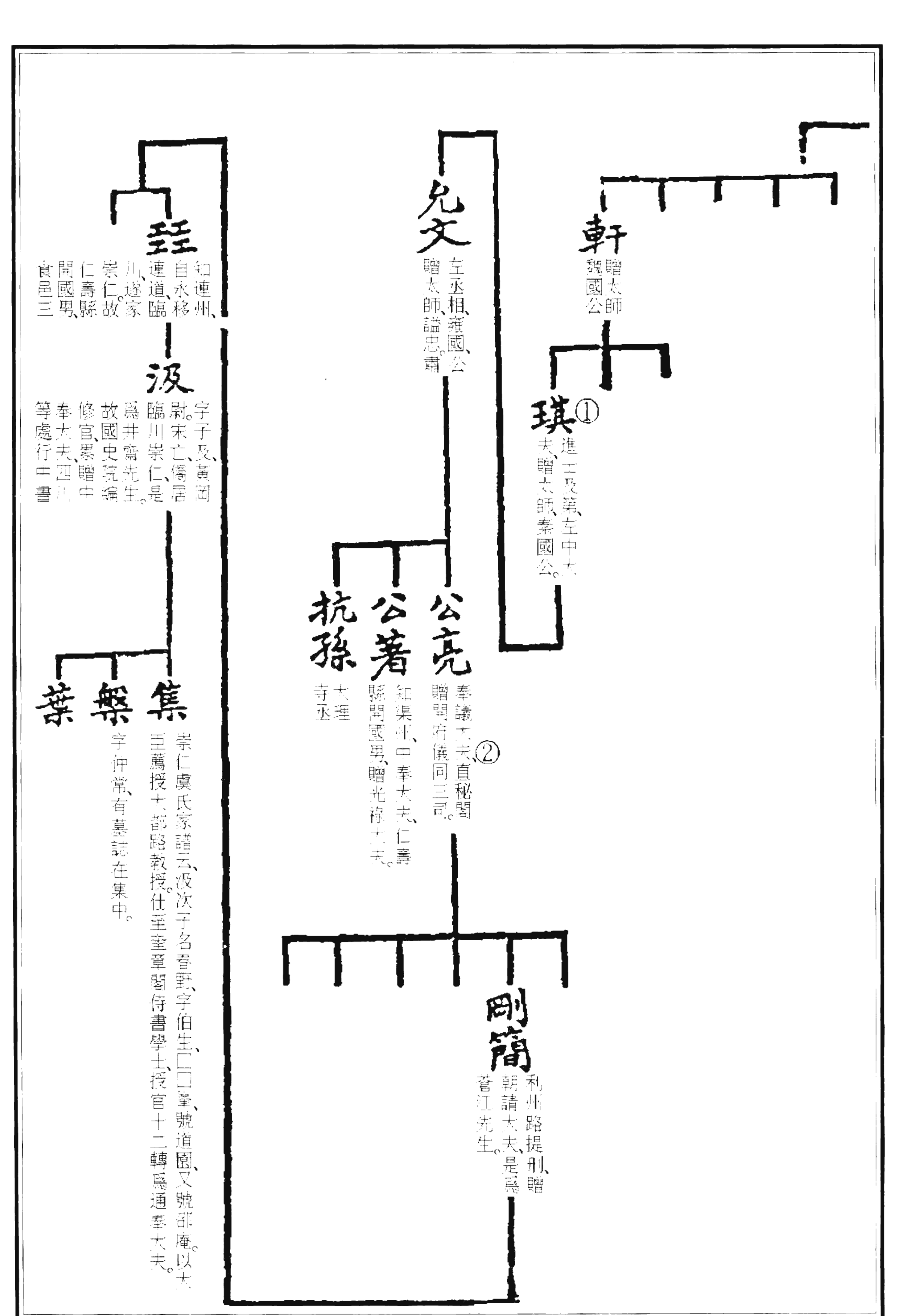
世南（唐永興文懿公）—昭（户部侍郎）—陟（江陰令）—禮（長城令）、智（盱眙丞）、明（金吾衛長史）

昭—賁—琚—庚—承—詢

賁—繼—崇—昭白（宋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公）

五世至—敳人（仁壽太守，從僖宗幸蜀，子孫遂爲蜀人）

此據歐陽圭齋作公神道碑。然先生自作亡弟嘉魚大夫墓誌云，永興公十一世至此，又八傳爲五世祖允文。當以自作所敘爲正，俟再詳檢定之。


軒
贈太師
魏國公
琪①
進士及第、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公。
允文
左丞相、雍國公
贈太師、謚忠肅
公亮
奉議大夫、②直秘閣
贈開府儀同三司。
公著
知渠州、中奉大夫、仁壽
縣開國男、贈光祿大夫。
抗孫
大理
寺丞
剛簡
利州路提刑、贈
朝請大夫、是爲
滄江先生。
珏
知連州、
自永移
連道、臨
川、遂家
崇仁。故
仁壽縣
開國男、
食邑三
汲
字子及、黄岡
尉。宋亡、僑居
臨川崇仁、是
爲井齋先生。
故國史院編
修官、累贈中
奉大夫、四川
等處行中書
集
崇仁虞氏家譜云、汲次子名耆郢、字伯生、□□峯、號道園、又號邵庵。以大
臣薦授大都路教授。仕至奎章閣侍書學士、授官十二轉爲通奉大夫。
槃
字仲常、有墓誌在集中。
葉



百戶。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叿、知衍切。

省參知政事、雍郡公。妣楊氏、雍郡夫人。

方綱按、歐陽圭齋撰先生神道碑、敍次世系最詳、今據為此圖。然先生自作七弟嘉魚大夫墓志云、永興公十一世至仁壽太守、又八傳為五世祖允文、則與此不合、當更詳考之。又據至正十三年眉山楊椿書虞秦公祺傳云、永興公由越徙京兆、至七世孫殷、僖宗中和中為仁壽郡遂守、有惠政、號仁壽使君。卒於官、子孫因家焉。又七世至祺父軒、尤推行仁義。祺後登徽宗政和四年進士第、為潼州府路轉運判官、贈太師、秦國公。子允文。又朱存理所引虞氏世系、允文少子杭、宋阜陵賜名、官大理寺丞。此皆資互考者、并錄於此。

宋度宗咸淳八年壬申　是年爲元世祖至元九年

先生是年二月二十日子時生於衡州守楊文仲官舍。

先生送黄敬則序云、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　據此序云、寺簿黄公生於丙申、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則是先生之父井齋先生生於宋理宗淳祐六年丙午也。此序又云、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十有三年。則是井齋殁時、先生年四十八歲。　先生瀟湘圖跋云、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黄岡尉沿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

生時、侍郎坐癰、夢羽人來見者。予齠齔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
鋁續霏雪錄、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予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眞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九年癸酉
二歲。
二月十八日、夫人趙氏生。

十年甲戌度宗崩、子㬎即位。
三歲、知讀書。　是年、揭文安公傒斯生。

帝㬎德祐元年乙亥。元伯顏入建康。　是年爲元世祖至元之十二年、撫州附於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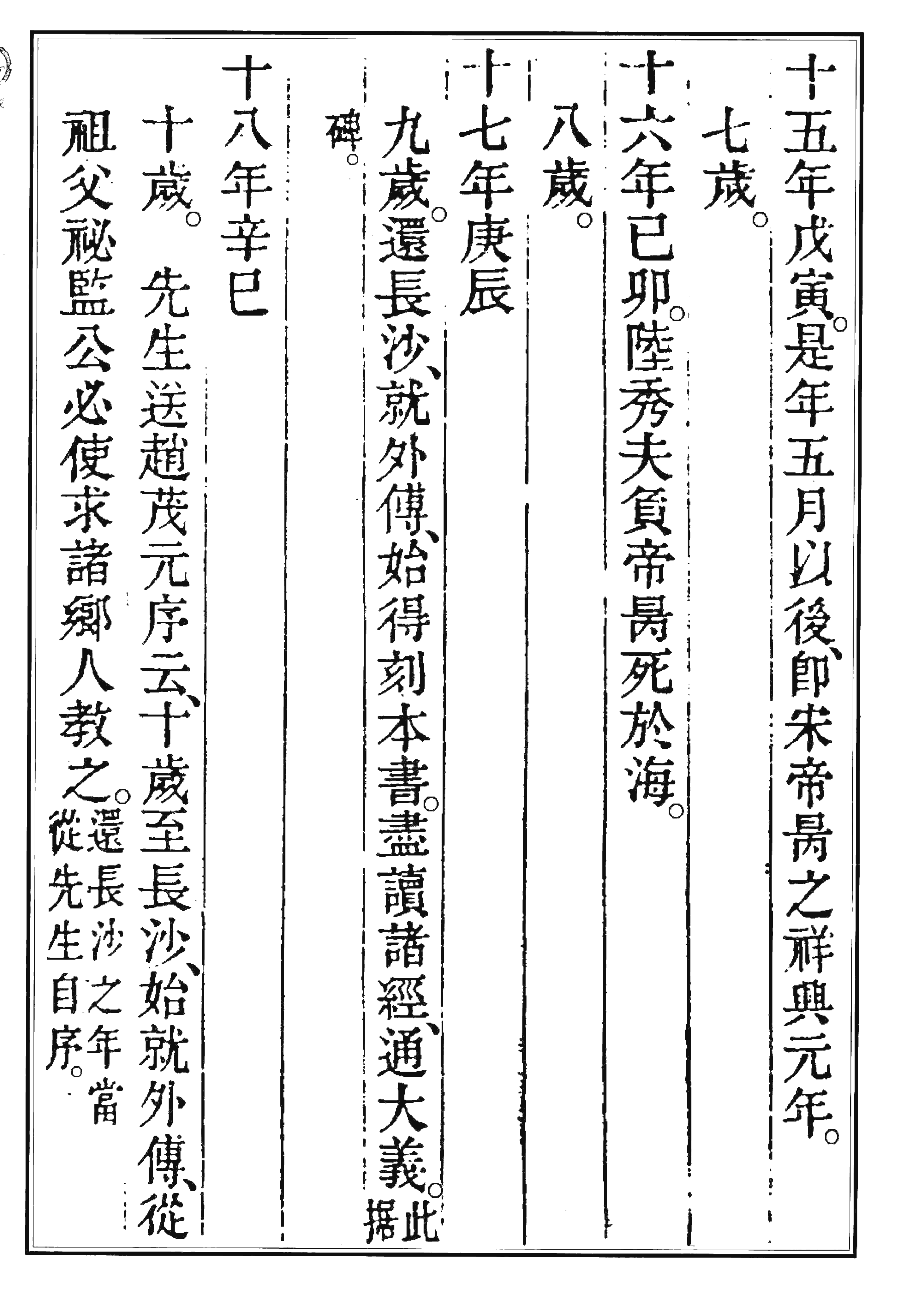
四歲。父汲避亂挈家趨嶺外、以外舅楊文仲移守漳州、故先生舉家隨之。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伯顏入臨安。是年五月以後、卽宋端宗昰之景炎元年。

五歲。避地無書、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過耳成誦。

十四年丁丑。是年文天祥起兵廬陵。

六歲。　先生送陳碩詩云、六歲過閩郡、書聲憶滿城。



十五年戊寅。是年五月以後、即宋帝昺之祥興元年。

七歲。

十六年己卯。陸秀夫負帝昺死於海。

八歲。

十七年庚辰

九歲。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書。盡讀諸經、通大義。此據碑。

十八年辛巳

十歲。先生送趙茂元序云、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傅、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還長沙之年當從先生自序。

是年三月、許文正公魯齋先生卒、年七十三。魯齋先生生於金泰和九年己巳、即大安元年也、上距朱子卒之宋慶元六年庚申幾十年。

是年、吳文正公草廬先生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

十九年壬午

十一歲。

是年、草廬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大戴記。

二十年癸未

十二歲。

是年、歐陽圭齋生。

二十一年甲申

十三歲。先生所爲玉溪謝先生墓表云、至元甲申、先君太史始來居崇仁、先君先夫人爲集兄弟求師、先生幸辱臨之。

二十二年乙酉

十四歲居崇仁。已善屬文、臨川吳公見其所作、謂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

二十三年丙戌

十五歲。

二十四年丁亥

十六歲。

二十五年戊子

十七歲。臨川吳公字之曰伯生。草廬集字辭曰、著雍困敦、相月六蓂、虞氏二子、艸突而成。既加元服、乃敬其名。字采曰受、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爰加爾字、用勗爾德。五倫書、虞集兄采以管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嫁妹具有恩意、人皆稱之。

二十六年己丑

十八歲。

二十七年庚寅

十九歲。

二十八年辛卯

二十歲。

二十九年壬辰

二十一歲。

三十年癸巳

二十二歲。

三十一年甲午。帝崩，皇孫鐵木耳即位於上都。

二十三歲。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

二十四歲。

二年丙申

二十五歲。

大德元年丁酉

二十六歲。

二年戊戌

二十七歲。

三年己亥

二十八歲。

四年庚子

二十九歲。

五年辛丑

三十歲。

先生司執中西遊漫稾序云、集大德初至京師、客授稾城董公之館。送冷敬先序云、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名家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題范德機書手卷云、淸江范德機氏與予同生前壬申、三十後同遊京師、先後客稾城董忠宣公之館。

六年壬寅

三十一歲。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

七年癸卯

三十二歲。

八年甲辰

三十三歲。

九年乙巳

三十四歲。　題冬窩賦手卷後云：大德中，予始至京師，中朝公卿大夫雅好文學，四方名勝萃焉。四明袁公伯長在翰苑，最爲相知。濟南潘君仲德同爲國子博士。甲

辰乙巳、回首幾四十年。

是年、吳草廬校定邵子之書。

十年丙午

三十五歲。

十一年丁未。帝崩、懷寧王海山卽位。

三十六歲。擢國子助敎。丁內艱。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

三十七歲。

二年己酉

三十八歲。服闋、再爲助敎。

三年庚戌

三十九歲。

四年辛亥。帝崩、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

四十歲。轉將仕郎、國子博士。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

四十一歲。

二年癸丑

四十二歲。

先生在太學。時移置石鼓於戟門廡下、甃砌爲臺。

延祐元年甲寅。八月、陞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

四十三歲。改從事郎、太常博士。

二年乙卯

四十四歲。

三年丙辰

四十五歲。　先生成都路正一宮碑云、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於江瀆。袁清容集送趙虛一道士詩注云、往從虞伯生降香成都。又文云、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木君奉祠而西。　何氏先塋碑云、延祐中、集奉詔西祠岳瀆、得至於故鄉、訪問遺老以先世之事。

四年丁巳

四十六歲。還承事郎、集賢脩撰、考大都鄉試。

五年戊午

四十七歲。春、被旨召集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　玉溪謝先生墓表云、延祐五年、集被旨徵吳伯清先生於臨川、因得省親、又拜玉溪先生於牀下。集使還後踰年、而我先君卒。　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蠡。明日、登小孤山。又明日、過安慶府。

六年己未

四十八歲。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

是年、先生父井齋先生卒。

七年庚申。帝崩、太子碩德八剌卽位。

四十九歲。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

五十歲。　思學齋記云、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杜原父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溯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按先生之免喪當在辛酉歲杪。

二年壬戌

五十一歲。　送趙茂元序云、至治壬戌、集旣免先君喪、省墓吳門。又云、至治壬戌、予適吳、未幾召還史館。　跋

吳文正公題朱子寫陶詩卷云、壬戌之歲、吳先生適江東、學者十餘人從之。集遡江而西、相遇於池口、遂從先生之金陵、舟中爲集誦延平先生詩。　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詩。

是年六月、翰林學士趙孟頫卒。書吳興公小楷過秦論後云、後公卒之五十日、與民瞻同在吳郡、載玩之餘、不覺悵惘。至治壬戌八月四日、蜀郡虞集書。

三年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於南坡、晉王也孫鐵木兒即位、鐵失等伏誅。

五十二歲。

袁清容集至治癸亥八月望日、同虞伯生、馬伯庸過槍

竿嶺馬上聯句。

題冬窩賦手卷後云、四明袁伯長、濟南潘仲德同爲國學博士。甲辰乙巳、同首綫四十年、而二公修文地下已二十載矣。予歸江上、得目疾已六七寒暑、云云。先生得目疾是至元四年戊寅、則袁潘之歿當約略在此時。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

五十三歲。考試禮部、陞承德郎、國子司業。

上京有感次馬伯庸待制詩。

按先生詩文應按其可考者附編入此譜、兹偶舉其概耳。

白雲觀記云、泰定元年五月、予驛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絶。逌賢金臺集過金閣山懷虞侍講詩注云、虞公過山下、嘗聞異香十餘里。

二年乙丑

五十四歲。

先生所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以草廬歸豫章年七十七、系之至治三年十一月下、然草廬生於宋淳祐九年己酉、至泰定二年乙丑始爲七十七歲、恐行狀所記前後有誤。

三年丙寅

五十五歲。進奉訓大夫、秘書少監。

元祕書監志、七月初九日、集以奉訓大夫、自國子司業
上。
泰定三年虞集爲翰林、集嘗因罷講、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寛遠人、因地利也。進曰、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至日、淤爲沃壤。用浙人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種者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界。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惰者易之。三年勿征、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漸次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

官法。則東方民兵數萬、可以內護神京、外禦島寇。覽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人得官之願、海濱遊食皆有所歸、而不爲盜矣。事雖未之行、後海口萬户之設大率繇此。

四年丁卯

五十六歲。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

致和元年、帝崩、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時年九歲。改元天順。懷王圖帖睦爾入京師、襲帝位、遣使迎周王和世㻋於漠北、是爲文宗天歷元年戊辰。

五十七歲。兼國子祭酒。

前續詠貧士詩。

是年、吳草廬春秋纂言成。

天歷二年己巳。周王和世㻋稱帝於和寧之北、遣使立文宗爲太子。八月、周王暴卒、廟號明宗。

五十八歲。

郭子章豫章書、天歷二年二月甲寅、虞集爲侍書學士。

按甲寅是二月二十七日。

是年三月、建奎章閣於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置學士院、階正二品、侍書學士二員、兼經筵官。先生所撰記、御書

刻石閣中。奎章閣二璽、一曰天歷之寶、一曰奎章閣寶、虞集篆文。

白雲觀記云、天歷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前聞香地。爲僚吏從者言昔事、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歎。欲書其事於金閣、未可。

是年冬、歐陽圭齋送虞德修序云、奎章公辨色入直、日未入三刻、始退就舍。

是年、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成。

至順元年庚午

五十九歲。

歐陽圭齋撰公神道碑云、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堅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按天曆無三年、此當是未改元之前、尚稱天曆三年耳。元史本傳云、文宗即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

御試選讀卷官。先生撰廷試策問云、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又文云、天曆庚午、賜同進士出身黃昭對策大廷、予奉詔讀其進卷於玉堂之署而奏之。又至順庚午閏七月念八日作送進士劉楨序

云、進士來見者支渭興文舉。　又文云、承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袁劉聞閩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饜予之嗜焉。　又廬陵劉桂隱存稾序云、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

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過於集雲峯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

被旨修皇朝經世大典，爲總裁官。序云，執筆纂修，則貳以臣虞集。

二年辛未

六十歲。

是年五月一日，經世大典書成。

歐陽圭齋進經世大典表云，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偏敕官寺，發掌故之舊章。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

帖。至順二年三月

二月望日、題坡公書天際烏雲帖後云、目疾轉深、不復能作字。

三年壬申。帝崩、鄜王懿璘質班即位、旋薨。

六十一歲。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

春帖子云、身似初生第一春。

是年、吳草廬禮記纂言成。

四年癸酉。六月、妥懽帖睦爾即位於上都、是爲順帝元統元年。

六十二歲。八月、謝病歸臨川。

豫章書、元統元年秋七月、召虞集還禁林、不至。初、文宗在上都時、將立帝爲太子、乃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帝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召集賢使爲書播告中外。文宗與寧宗相繼崩、大臣將立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學士虞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璲、集因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以是風集使去。乃謝病歸臨川。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追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竟不至。

六月丙戌、草廬卒、年八十五。據草廬年譜在是年。又

按先生所爲吳公行狀，以此四年孛系天歷下。按天歷固無四年，而草廬生于淳祐己酉，至此年始爲八十五歲也。草廬淳祐九年正月十九日生

元統二年甲戌

六十三歲。帝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郡，疾作，不能行而歸。　先生文云：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　又云：春，有旨遣使召還，與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醫者而療焉。

至元元年乙亥
六十四歲。
二年丙子
六十五歲。
三年丁丑
六十六歲。
四年戊寅
六十七歲。
題范德機書手卷云、德機與予同生前壬申、德機年六十一、終於家。後一年、予歸江上。又後五年、得子夏疾。

五年己卯

六十八歲。

七月九日、雍郡夫人趙氏卒。

秋日舟過清江憶范德機二詩。

六年庚辰

六十九歲。

是年冬、臨川李本伯宗、黄鍾仲律來訪先生於山中、編文二百餘篇錄之。

至正元年辛巳

七十歲。

李本伯宗與先生幼子翁歸及諸門人編次學古錄。

二年壬午

七十一歲。

是年、翰林待制柳貫卒、年七十三。

三年癸未

七十二歲。時詔修宋遼金三史、欲用公總裁、或陳其病狀、無苦其遠行、奏將上而止。

四年甲申

七十三歲。

是年七月、揭文安公傒斯卒、年七十一。

五年乙酉

七十四歲。

六年丙戌

七十五歲。

七年丁亥

七十六歲。

八年戊子

七十七歲。是年五月己未二十三日亥時，以疾薨於家。

弇州山人續藁云：贈江西行省參政、仁壽郡公，謚文靖，自稱無住庵主。

撫州府志、虞文靖公墓在崇仁二十四都澤源、徙葬邑南門外之官路傍。

崇仁虞氏家譜云、葬禮賢鄉廿七都天寶山、後改葬二都曹公山。

附錄

虞學士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僑寓臨川之崇仁。以勢家子從草廬吳先生澄遊。大德初、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歷國子助教、博士。累遷秘書少監、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拜奎章閣侍書學士。命修經世大典、進侍講學士。文宗晏駕、謝病歸。至正八年五月卒、年七十

有七。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壽郡公、謚文靖。先生爲文萬篇、存者十二三。門人訂其在朝、應制、歸田、方外諸藁、釐爲五十卷、曰道園學古錄。詩藁亦曰芝亭永言。顧嗣立元百家詩選小傳

學古錄、公手自編定、好事者別輯公詩曰翰林珠玉。其從孫堪廣蒐訪、得古律詩七百四十餘篇、曰道園遺稿、以補前藁之所未備。元百家詩選注　按此謂公手自編定者、據黃氏序也、已詳辨於黃序下矣。

宋公傳元詩體要特載陰何體、所錄虞文靖之詩爲多。文靖有詩云、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亦舉其所好言之也。同上

道園外祖楊文仲守衡州、井齋依之。時未有子、文仲爲禱於南岳、遂生道園。文仲夢一牙兵持刺入、曰、南岳眞人來見。旣覺、聞兒啼聲、因命小字曰衡。道園自言少時嘗夢遊南岳、歷覽其奇勝、頗能記憶焉。同上

鎦績霏雪錄、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於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　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

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蠟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田汝成西湖志餘云：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

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按元史、伯生在文宗朝、中丞趙世安嘗以集病目就醫爲請。幼君殂、大臣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馬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無馬尾縫眼之事。稗史流傳、恐未足以徵信也。元百家詩選注

虞伯生先生、集 楊仲宏先生載 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爲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 桷 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

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梈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宏詩如何。先生曰、仲宏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庭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輟耕錄

張延年記事一則云、翰林伯生虞先生、蜀人也。布衣時落落不偶、抱經世之才、挾貫道之器、鄉人莫之奇也。遂敖游

四方、涉江湖、歷險易、無不周覽而求訪焉。至錢唐、僦居客邸。一日、偕友楊仲宏、薛宗海、范德機過西湖之上、謁方外淵微宰鍊師之廬、求禱仙卜休咎。淵微即設几焚香、置箕懸筆而叩。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淵微叱曰、吾不召汝、神何來。神云、某來玆、欲浼虞公作一保文申達上帝、用求廷陞。幸公勿吝、某將報德焉。衆咸謂虞曰、君無辭神請。公諾。翌日文成、火於西湖之濵。逾旬、再詣淵微之廬、又將禱焉、神復降云、某得陞而城隍、特想報謝虞公、後當極貴、無忽。神退、衆咸驚且異焉。後公游京師、初仕冷官、不三十年、官極一品、爵贈五世、文名天下、德流

後昆，生封公，沒加謚，順受五福，何其盛也。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公，以致然與。樂谷易民張延年書於管公樓。此一則見朱存理珊瑚木難

明吴人朱存理性父記虞氏書册一篇，録此。笠澤虞氏爲丞相雍公之後，有名混者，老而居貧。其先雍公遺像、世譜、手迹，所遺古劒等物具在。學士邵庵公省墓來吴所留詩卷，其祖勝伯先生遺藁及諸宋元人辭翰累百軸，古書殆千卷，藏於家。惟草屋數間，蕭然江渚。予買舟造之，乃盡出其所藏，爛然文錦，秀溢於目。所遺盛唐詩數家、莊列諸子等書，皆宋時紙板，經收藏之家凡幾，印章纍纍，葉文莊公

將與進士鄭公詣翁牀下、時翁方病不能起。公一品大臣、其待鄉老如此、卒爲撰誌文、俾葬先墓。公於其家一無所取、止持丞相奏議一部付廣州守沈琮刊行。復見其幼子拳、言於巡撫劉公、薦爲吳江縣陰陽學正術。葉公有詩示拳。拳旣官、病死。其後丞相、學士諸像皆爲崑山族人啟東得之。世譜一帙、有丞相家傳十卷、是勝伯手筆、及備錄世系等文、與丞相數帖、今不知流落何在。所謂古劍者、尚存一士人家。楊鐵厓作劍歌一通、予別得之、云丞相有古道器四、劍其一也。而玉琴、石磬、蜀王硯、皆不及見。學士書丞相詠畬賦已歸沈石田。予亦得學士遺跡凡六帖、勝伯所

著鼓棲稾、雜著文字、鳴鶴餘音共二三冊、并義塾序、送勝伯求遺書詩文共二卷。陳吉士玉汝與翁家連姻，又多得其所祕者。至今笠澤里中人有一二殘編，尚知爲虞氏故物也。瑞雲觀道士有丞相鈞堂一帖，今復歸之僕矣。太史吳公原博跋其後：暇日理篋中之藏，凡得虞氏者萃而爲一，因識此，俾知虞氏衣冠家世之盛焉。又題笠澤金氏書冊一條：景泰間予未冠，即好書札。久之，有虞勝伯子孫家在陸莊，貧而所藏甚富，得虞學士隸古柜軒詩，此奇筆也。學士於勝伯爲從叔祖，嘗省墓來吳，故有是遺。

方綱按：此二條皆言學士省墓來吳，此事不見於

道園集中，亦足以補軼聞也。

葛邏祿迺賢金臺集詩注，李學士虞公，自號青城樵者。

明蔣之翹刪補晉書列籍考云，元虞集晉書選要十卷。

明泰和郭子章晉草跋南城聶氏家冊後云，宿遷令南城聶君鉉以所藏家冊示予，中多元人字，其著者虞仁壽公集、揭豫章公傒斯，皆與其五世祖空山往來詩翰者也。

虞邵菴小像題贊　昔梓潼使君有陰德，其殁，其子雍公哭之，公輒蘇，止雍公哭，以爲人死而得爲佛，樂莫大焉，乃更哭之耶。後從吏入冥，乃知使君死爲吏生佛。今青城公集中有所謂吏生佛祠前瑞竹生是也。雍公既相孝廟，其

府第在吳下。公諸孫有名堪字克用者、猶能讀書績學、世其家。克用於青城公爲再從諸孫、從江西畫史得公小像、裝緝之、俾人題詠於卷後。青城公既以文章師表當世、題詠之者豈易易著語。若克用於公爲子姓、表章其家世、則不得不然。　紫芝眉宇鳳麟姿、自是文章百世師。何必凌烟畫冠劍、雲仍奕翼奉烝祠。遂昌鄭元祐。　松柏蕭蕭墓上秋、衣冠猶識舊風流。雄深典雅文章在、酷似唐人柳柳州。淮南潘純。　復見玉堂真學士、眉山草木必重枯。古心古道文章古、試問丹青畫得無。壺中陸行直。　頭戴玉冠攜竹杖、龐眉丹頰白髯鬚。久知後夢非前夢、方信今吾郎

故吾。已約耆英開洛社、更尋歸路問成都。堂堂一代文章伯、千載還應再有無。趙郡蘇大年。朱存理鐵網珊瑚

鄭元祐虞學士小像、爲其姪孫堪題詩二首、光岳英靈蓋世雄、九天象緯貫心胸。六經文字關時運、韓柳孫丁又及公。紫芝眉宇鳳麟姿、自是文章百世師。何必凌烟畫冠劒、雲仍翼翼奉烝祠。

薩天錫和學士伯生虞先生寄韻詩、白鬢眉山老、玉堂清晝閑。聲名滿天下、翁器落人間。才俊賈太傅、行高元魯山。獨憐江海客、樽酒夜闌珊。

陳旅題虞先生詞後、憶昔奎章學士家、夜吹瓊管泛春霞。

先生歸臥江南雨、誰爲掀簾看杏花。

元吉州周巽性情集陪劉先生桂隱偕劉學存謁虞學士邵庵於元妙觀學士留飲王玉輝道士山房、即席呈上：昔日臨奎閣、經筵拜侍書。文章煥星斗、德望重璠璵。太傅歸疏廣、醇儒見仲舒。詔留遺草在、囊有賜金餘。林下耆英少、天邊故舊疏。名高羣玉府、身退野人居。山隱五峯秀、池涵一鑑虛。松巢歸獨鶴、萍水戲雙魚。每有驚人句、頻辭使者車。黄花迎晚節、玉樹照春初。此日陪藜杖、臨風聽珮琚。尊前看灑翰、香露滴秋蜍。

明李東陽讀虞邵菴詩、少陵門下多蹊逕、五百年來見幾

人。亾矣不問空谷響、時哉羞效捧心顰。真仙混世元無迹、
老將藏鋒却有神。擬抱朱絃擕白鶴、青城山下看嶙峋。
國朝王士禎冬日讀道園詩題於卷後、漢庭老吏果無慚、
揭後楊前總未堪。愛詠君詩當招隱、青山一髪是江南。
國朝汪仲鈖題虞道園集後五首、棠梨樹畔冷官餐、珠玉
當時價儘騰。詩眼天星爭兩字、頓敎俯首趙吳興。袞金晚
宋湔餘習、館閣雍鏞韻未諧。竟許斯文作宗主、數行旌紀
得圭齋老吏居然霸社壇。簪花慍絕揭文安、外閒月旦原
如此、莫作先生自負看。春鳳秋蛩體各裁、古風何限刼餘
灰。百年想望南州集、悔不金鎞刮膜來。懸車七十心嫌晚、

肯說眉菴勝邵菴。收拾詩魂返衡嶽、遺編分付從孫墀。

校記

①琪：當作「祺」，見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虞雍公神道碑》、元楊椿《虞秦公祺傳》（載《趙氏鐵網珊瑚》卷五）。

②奉議大夫：《圭齋文集》作「奉議郎」。

環谷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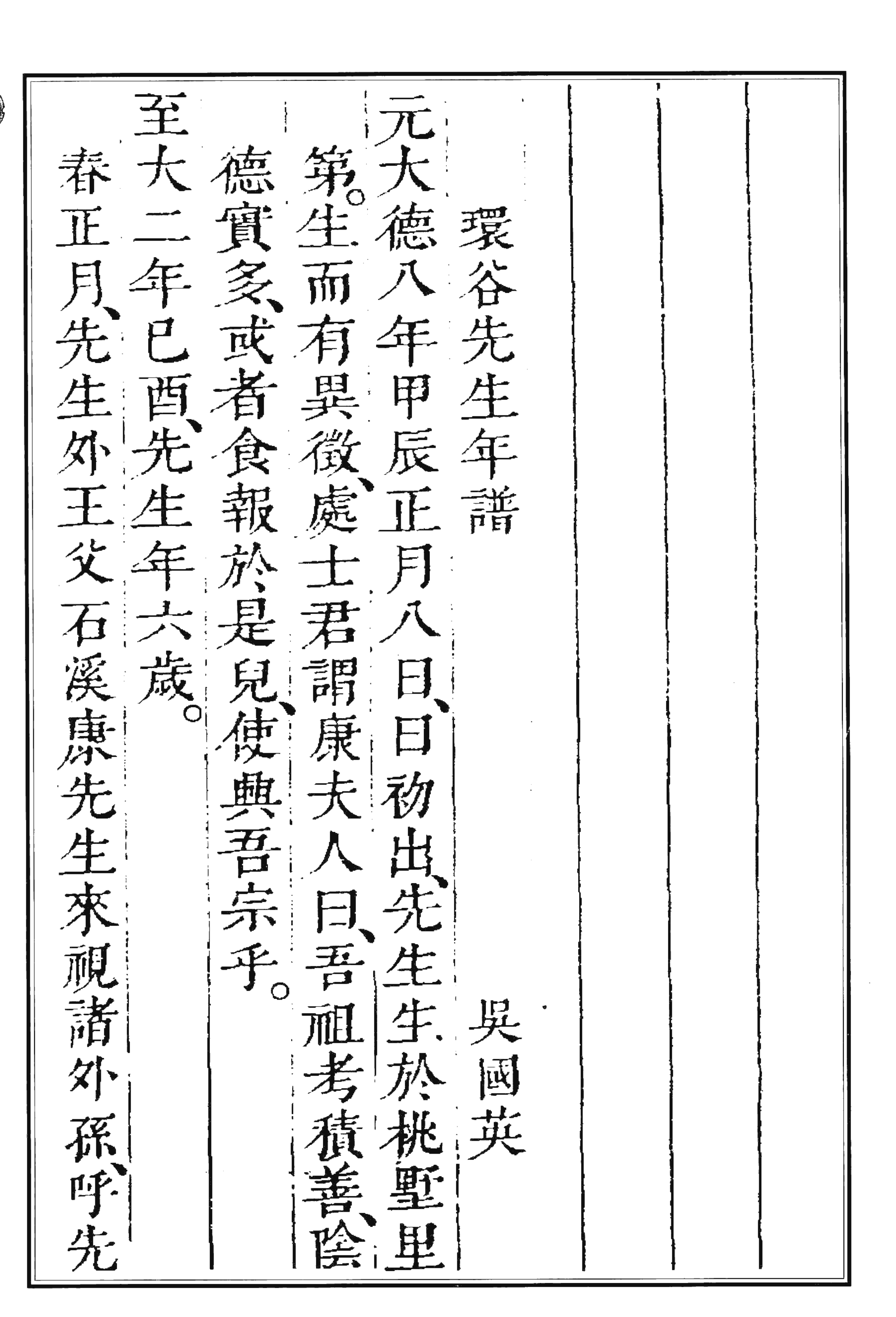
明·吳國英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郭 齊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康熙間刊本

《環谷先生年譜》，明吴國英編撰。清康熙間刊本《環谷集》卷首。

汪克寬（一三〇四—一三七二），字德輔，一字仲裕，明祁門（今屬安徽）人。少習儒學，泰定三年中浙江鄉試。會試不第，遂棄科舉業，致力於經學。嘗從許謙問學，授館宣歙間，學者稱環谷先生。明太祖洪武初應聘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以老疾辭歸。五年卒，年六十九。所著有《春秋纂疏》、《詩集傳音義會通》、《禮經補逸》、《程朱傳義音考》、《環谷集》等。

吴國英，歙人，嘗從汪克寬受學。元末以文學薦，爲長洲縣學教諭，事蹟見《江南通志》卷一三五。撰有汪克寬《行狀》，收入《新安文獻志》卷七二，又據之而撰《年譜》。吴氏以學生身份爲其師撰譜，自然對其師之行實耳熟能詳，故是譜直述譜主事蹟，而不另加評贊之辭。所載内容翔實足徵，無一般年譜多有浮語之弊端，不失爲實録之著。又，是譜文字簡略，不枝不蔓，側重記述譜主學術行蹟，而於其他事蹟則有所删略。如譜主之世系、婚喪嫁娶、子嗣狀况均未涉及，其紀事不如《行狀》詳盡，對於後人全面研究汪氏生平亦有不便。



環谷先生年譜

吳國英

元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日初出、先生生、於桃墅里第。生而有異徵、處士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實多、或者食報於是兒、使興吾宗乎。

至大二年己酉、先生年六歲。

春正月、先生外王父石溪康先生來視諸外孫、呼先

生名諭之曰、爾肯從吾學乎。先生卽應曰、諾。於是石溪先生教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又教作駢偶、應對如響。夏、石溪先生引群兒浴於溪澌、因以對偶試群兒、乃曰、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先生卽應曰、英雄三百輩、隨我瀛洲。石溪先生喜曰、不負吾宗宅相矣。或以一珠戲賜先生、先生辭曰、弗貪萬鎰之寶、惟珍分寸之陰。鄉中父老咸異之。

至大三年庚戌、先生年七歲。

識人倫大義、有長者在必侍立不敢坐。每晨必早起、入父母榻前問安否。石溪先生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

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夙具大志，見人語及聖賢，自謂他日可比。

延祐元年甲寅，先生年十有一歲。

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以東山所受饒先生之書及當時問荅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有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章句，晝夜誦之，恍然知爲學之要。專勤異於儕輩，母夫人康氏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勞，脫或因是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爲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爲勞也。次讀六經、諸子及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時鄉人應召募者曉行，求

牖、遥見書帷有燈、且聞咿唔之聲琅然、相詫曰、讀書猶未盡耶。書案着兩膝處皆穿。

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

秋、鄉里傳録江淛鄉試題目、先生不經師授、操筆成篇。鄉先生見之、皆驚異曰、此天才也。

延祐五年戊午、先生年十有五歲。

是歲、郡守遣使賫幣聘婺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峰胡先生炳文於郡學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往試、中第七名、賞文公四書一部。

至治二年壬戌、先生年十有九歲。

春、處士君挈先生往鄱陽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

迂於州學。吳先生與約曰、爲已終以成物、爲人適以喪已。爾欲爲爲已之學、則從吾游。先生曰、某謹受教。於是吳先生乃悉出平日講習之書與之讀之、因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德輔遠來從遊、穎異絶倫、他日必能有成。間以所爲文印可於吳先生、吳先生曰、讀書明理、期體諸身、文章特其餘事、異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遂篤志聖賢之學。是冬歸葺故廬、闢書齋於居室之旁、扁曰思復、銘之齋壁。繼又作喜怒哀樂四銘、及主靜、存誠諸銘、以自警焉。

至治三年癸亥、先生年二十歲。

是年兩浙運同郭郁以書聘可堂吳先生講道武林、

先生從游錢塘。秋、吳先生勉先生充鄉試、先生答曰、吾斯之未能信、蹶等以諒仕進、某何敢然。

泰定二年乙丑、先生年二十二歲。

浹歲從學於吳先生。

泰定三年丙寅、先生年二十三歲。

春、聞延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任鄱陽丞、特往訪之。朝陽先生告之曰、論春秋無他法、不過尊君抑臣、貴王賤霸、內華外□①而已。先生因應之曰、先知三綱五常之大義、然後以考聖人之筆削。吳先生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秋、舉江淛鄉試、主文翰林侍講學士鄧文原取中先生。

泰定四年丁卯、先生年二十四歲。

春二月、至京師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於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賢如翰林侍②制貢奎輩咸惜之。

天曆元年戊辰、先生年二十五歲。

詣金華拜白雲先生許公謙、講論道學。復游學於閩竟之邦、盡交四方名士、理學如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皆與之善。歸益刻厲為學、痛自修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不若著書立言、以貽後學、俾傳之於來世、斯亦不負余之所願矣。因建書舸樓。時婺源黃季倫先生篆隸妙天下、為大書書舸二字

以顔之。

天曆二年己巳，先生年二十六歲。

夏六月，長子彦聲生。冬十月，總管馬逖忽禮請先生教授宣歙間，諸及門者經其指授，靡不有成。禮部尚書巢溪汪公致仕家居，聞先生名德足爲當世師，因遣其孫世賢來侍。四方從游者日衆，庠舍不能容。嘗語學者曰，存心以至誠爲主，及物以忠恕爲先。又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本，至於文章，特其餘事，區區富貴，寧足尚乎。

至順二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八歲。

春二月，次子彦禮生。

元統二年甲戌、先生年三十一歲。

冬、春秋纂疏成。

至元四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五歲。

比年奉養於家、著述自娛。學者以所居山谷環遶、因尊之曰環谷先生。春三月、汪公澤民爲作春秋纂疏序。夏六月、居室灾、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於別室。既而處士君疾、先生治醫藥甚謹、夜則設榻於寢門之外、衣不解帶、幾損其目。時處士君年已八十、遂以是秋九月二日卒。先生哀毀踰禮、築廬於墓、繼粟繼蔬、不復居室、笑不見齒、不食肉、不飲酒、以終喪制。

至元五年己卯、先生年三十六歲。

冬十月，母夫人康氏卒。前後二喪，殯殮祭葬一如禮法。

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八歲。

春，以處士君行狀徒步千里求銘於虞文靖公集，虞公集因爲序春秋纂疏。

至正二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九歲。

冬十有二月乙巳，葬處士君於㳿口，勒虞公集銘於墓門之石。

至正六年丙戌，先生年四十三歲。

春，刻纂疏於富川任氏。

至正七年丁亥，先生年四十四歲。

館寓黄山時、同汪公澤民游覽三十六峰之勝。

至正十二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九歲。

蘄黄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滨山、賊遇於途、顧謂曰、此汪先生也。相率去之。

至正十三年癸巳、先生年五十歲。

夏五月八日、夫人程氏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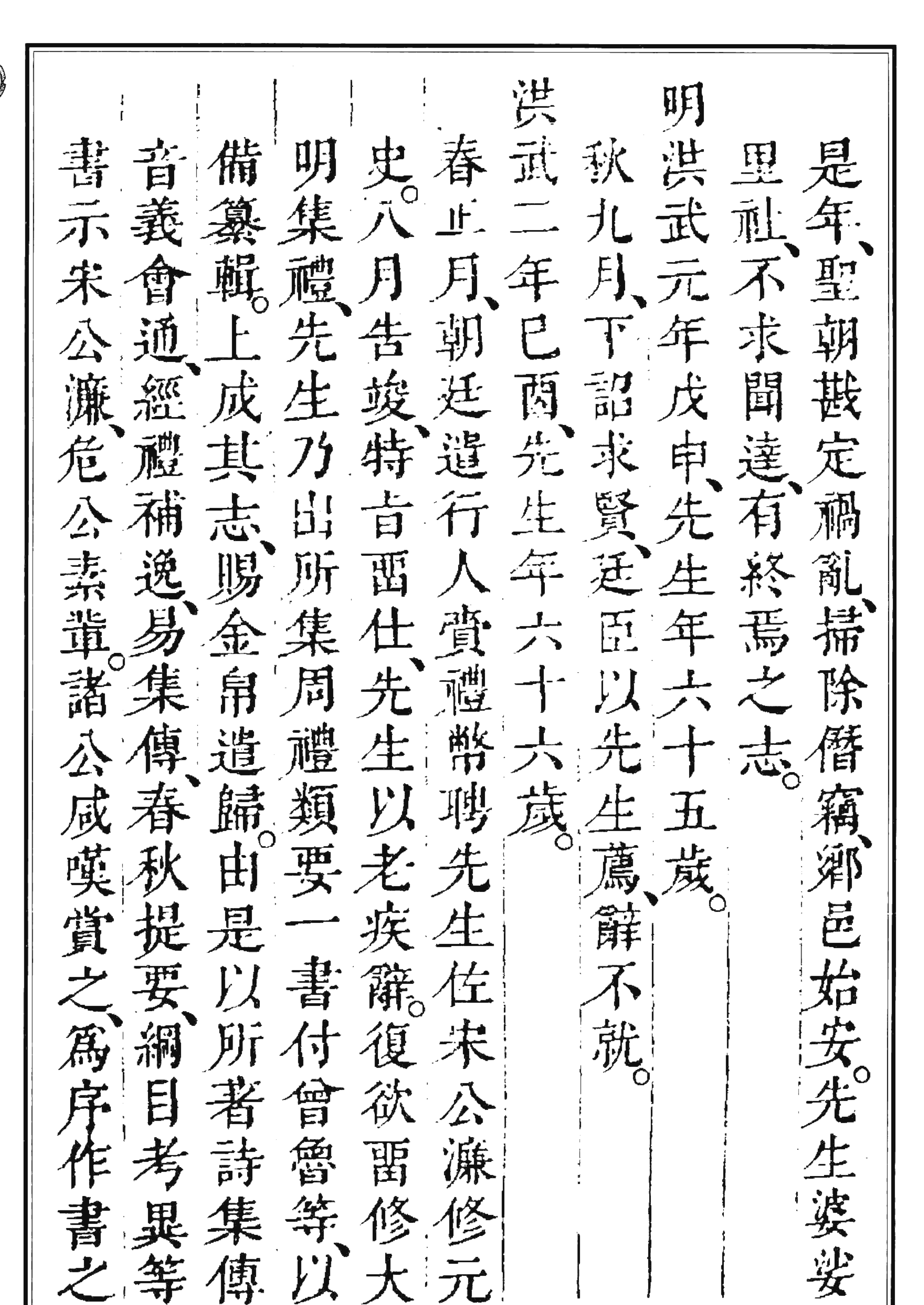
至正十四年甲午、先生年五十一歲。

比年兵亂、猶數往來師山、與鄭公玉講學不衰。

至正十六年丙申、先生年五十三歲。

僞漢時有逼迎之意、因率家累數百指、更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絃歌鎮。

至正十七年丁酉，先生年五十四歲。
秋七月，天兵至郡，院判鄧公愈首訪先生。
至正十八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五歲。
夏，始返故里。冬十有一月，高皇帝親徇浙東，由寧國道徽州，欲召見訪以治道，先生以疾辭。屬兵後，舍宇爲墟，簞瓢屢空，晏如也。
至正二十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七歲。
往依門人吳季實家，生徒雲集，講經論道，殆無虛日。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先生年六十一歲。
復返故里，作修學記。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先生年六十四歲。



是年、聖朝戡定禍亂、掃除僭竊、鄉邑始安。先生婆娑里社、不求聞達、有終焉之志。

明洪武元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五歲。

秋九月、下詔求賢、廷臣以先生薦、辭不就。

洪武二年己酉、先生年六十六歲。

春正月、朝廷遣行人賫禮幣聘先生佐宋公濂修元史。八月告竣、特旨留仕、先生以老疾辭。復欲留修大明集禮、先生乃出所集周禮類要一書付曾魯等、以備纂輯。上成其志、賜金帛遣歸。由是以所著詩集傳音義會通、經禮補逸、易集傳、春秋提要、綱目考異等書示宋公濂、危公素輩。諸公咸嘆賞之、爲序作書之

意。

洪武五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九歲。

先生自京師歸，優游太平者三年。是冬十有一月十二日，以疾卒於家。十二月，子彦聲、彦禮葬先生於邑東九都之盛村，遵治命也。

請從祀文廟疏　弘治元年春正月　王珦

臣聞凡郡邑鄉賢著書立言，有功聖門，皆當從祀，所以亞儒崇道而勵後學者也。竊念元儒新安汪克寬舉於鄉，不第，隱居著述，學者多師之。所著有春秋纂疏等書，實溯洙泗之源流，發聖賢之藴奥，誠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若不從祀，實爲缺典。如蒙乞勅該部行移郡縣，



從祀先師孔廟、以享祭祀。非惟以此崇儒重道、允足以爲後學勸矣。疏上、報聞。

創建環谷書院記　郭維藩

環谷非谷也、其地山谷環遶也。祁門鄉先生汪公德輔居之、因而號曰環谷。中有講堂、歲久而圮、然而未有書院也。先生陪祀於紫陽書院、然而未有專祀也。有書院以專祀先生、右都御史陳公文鳴命祁門令洪晳爲之也。縣治之右有山曰大洪山、山下爲社壇、壇之左其地博大以長、實爲書院之位。山形盤紆、回合如抱、其院題曰環谷書院、葢擬其舊云。其制中爲堂三楹、前爲門、楹如堂數。又前爲門一楹、肖先生像居堂中。其費以其俸、

而僚屬亦以其俸來助、補而措之官者才十二、而民不與焉。以嘉靖丙戌十月十有三日肇事、再月倍日而院成。令釋奠焉、以安其神。奠之日、邑人士皆樂觀厥成、翕然向風矣。令退曰、茲功也、都撫志也、弗可弗著其始也。遂以余生光賁狀來晋都、請余記。余曰、祀之哉、祀之哉夫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祀者、非以其行足以表世、學足以開後與。祀之哉、祀之哉。先生元人也、以省試舉於有司、已而棄去。逮我太祖之黜元命也、遂趨修史之召、非中隱見之義與。其行正矣。先生之學也、非六經孔子之言不究、在易有音考、在詩有音義、在春秋有纂疏、在經禮有補逸、在通鑑綱目有考異、非精其經與史之義

與。其學正矣。夫行正則身修、學正則行純、二者交益、聖功也、豈曰鄉先生之云乎。士之後先生而生者、瞻其像而不法其行、是不以先生自待者也。讀其書而不求得其義、是不以先生之學爲學者也、奚以鄉先生爲哉。是故本其隱見以行已、斯不陷於非義矣。本其經訓以求道、本其史考以論古、斯不惑於異學矣。由是而之焉、上則聖、次則賢、次亦不失有令名、則祁門不爲君子之鄉、而先生亦有辭於祁門。祀之哉、祀之哉。陳公問學文章推重於時、其撫南畿也、以表賢興教爲先務、故其化大行。令在邑六年、政宜於民、是役也蓋嘉績云。

重修環谷書院記

呂柟

環谷書院者，以環谷先生汪德輔而名也。其地在祁門東一里許，依秀墩蒼鶴之山，爲祁門最勝處。本漢禆將梅鋗故址，後爲巫覡竊據。前郡守劉君志淑始釐正之，創建環谷書院，後毁於火。庠生汪禔輩嘗請修復，未行也。庚寅春，莆田陳君光華以已丑進士來尹祁門，適提學章君、丘君先後命復舊貫，陳遂捐俸倡衆，鳩工度材，竭力經營。中構堂三楹，以祀環谷先生，右構一堂名官祠，其左則立文會堂及膳堂，以資諸生講業。堂前則砌石臺，環以欄杆。西鑿方池，爲翼亭其上。號舍庖廩，罔不畢舉。且訖工，縣簿盧君默以其兄煦與余同年也，使庠生謝用、葉金偕其子太學生堯夫問記。按，環谷先生，晦

菴門人第四人也、生甫六歲能通孝經、論語、孟子。稍長、其大父東山先生即以所聞於雙峰饒氏之學以授之、故先生既舉泰定中鄉試、遂棄前業奮往正學。嘗師事浮梁吳可堂、延陵吳朝陽二先生、而鄭師山、汪巢湀實與之交游。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其吳國英、汪天應諸賢皆出其門。高皇帝平定天下、聞先生名、於洪武己酉遣行人聘至京師、同學士潛溪宋公修定元史。書成、特旨一班俱賚祿仕、先生力辭不受、賜金幣遣歸而終。所著易、詩、春秋纂疏、四書有音證等註、禮有補逸類要、綱目有凡例考異。其平日講學者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文章特其餘事、則先生之所著述者、亦

非專事於言語文字間也。興復書院，不亦宜乎。游業其中之士，固當考先生之行，上溯晦翁傳道之舊，以淑諸身而及於人可也。若但騖心於言語文字之間，則雖徧著六經群史，障道滋甚，豈忠事先生者乎。書院落成在嘉靖辛卯秋七月，其工及董役之人列碑陰。

環谷先生墓表

高應經

環谷先生既殁若干年，墓未克表。嘉靖己丑，晉安高子應經始來視其邑學政，考論舊德，知有先生，喟然嘆曰：惟先生之德之學，世不常有，豈惟邑之人是光，實於吾道與有賴焉。而德學之懿，弗白於世，則知者鮮矣。然欲屬鮮比事，以信今而傳後，非得名世之士不可。顧余非

其人也。一日、其八世孫庠生瓊等奉先生門人吳國英所撰行狀、脩以束幣、頓首請曰、瓊不幸、家舍衰歇、先祖葬不及銘。惟是玄堂之石、至今未有所屬。日者聞諸夫子欲闡幽發潛、此盛德事也。瓊是以竊有請焉。應經受狀返幣、澂自愧怍、以吾言不足爲先生重也。特恨無以相瓊之後、其何敢以弗文辭。謹按、新安汪氏自越國公始大遷於祁門、自宋丞相忠定公始大、先生之先所同出也。高祖諱僑、字惠卿。曾祖諱韡、字叔宏。祖諱燦、字明夫。考諱應新、字元美。皆有學行隱德。先生實元美君之第四子、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環谷者、門人推號之稱也。先生生有異質、弱而知學。少長、考元美君卽取諸

祖東山先生學於雙峰饒氏之門者授之。先生晝夜玩索，遂於理若有契焉。既而親師取友，悉海内名士，若可堂吳仲迂、師山鄭玉，其尤也。以其得聞於家傳師友者，思欲明善復初，故著思復銘以自警。而有司方以學行超異舉，應淛鄉貢。先生雖得高等，然雅志不爲覓舉干祿計也。詣春官試，以對策切直，不第。當時翰林如貢師泰輩，皆以塌屋失賢作文餞之。先生欣然來歸，益自砥礪，遂一志聖賢之學，杜門讀書，躬行實踐，以操存省察爲入道之門，著書立言爲傳道之器。蓋先生之學得之東山，上溯紫陽，其源流有自也。故其爲文明白典雅，宛然類古賢士之風。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四方來學者

甚衆。先生誘掖獎勸、必盡其心而後已。數與師山鄭公、巢浚汪公講論理道竟日、相得甚歡。暇則登黃山、沐丹沙泉、歷覽三十六峰之勝、曳杖行吟、磨崖題詠、蕭然物外。或者見之、亦不識其爲何等人也。晚居元美君喪、哀毀踰禮、不食肉飲酒者三年。服除、適蘄黃兵至、先生率長幼避亂山中。兵燹之餘、簞瓢屢空、晏如也。入我朝、洪武二年、爲纂修元史事、朝廷命行人禮聘先生至京、同潛溪宋公刪修史事。書成、特旨一班俱留祿仕、先生義不可留、以老疾力辭。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彩幣、馳驛以歸。先生既歸、益疾、不可起矣。洪武五年壬子十一月十二日、終於正寢、享年實六十有九。始未疾時、語二子

曰、吾歿、則祔於盛村之先塋。其孤遂以是年十二月某日祔葬其所、遵治命也。先生平日論著甚多、春秋有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他詩文若干卷、不盡傳於世云。娶和溪程氏、前於先生十有九年卒。子男二、曰彦聲、彦禮。孫六、曰銈、鐔、錠、鋨、鐸、鑣。今立此表者、則八世孫瓊也。嗚呼、士患不志於道德耳。世固有名爲道德之士、而言行多詭於聖賢、何耶。若先生言足以翼經、而行無所失道、其庶乎。應經生也後、末之有聞、廢棄之餘、忘余言久矣。瓊等重以是請、或者發明先生德學之懿、使後世有徵焉者、抑亦有所在歟。故爲之序、次於石。

校記

①所缺字當是「夷」，清人避諱而空。

②翰林侍制：據元代官制，當作「翰林待制」。

宋文憲公年譜

清・朱興悌 戴殿江 編撰
清・孫鏘 增輯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劉　琳 二審

民國五年刊本

《宋文憲公年譜》二卷、附録一卷，清朱興悌、戴殿江編撰，孫鏘增輯。原載民國五年奉化孫氏刊本《宋文憲公全集》卷八一至卷八三。

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字景濂，號潛溪，本金華潛溪人，後遷浦江（今屬浙江）。少時從學柳貫、黄溍等，講學青蘿山中。元至正二十年，明太祖遣使徵召，與劉基、葉琛、章溢同至金陵，授江南儒學副提舉，改起居注，辭官歸。洪武初召修《元史》，爲總裁，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後貶安遠知縣，召爲禮部主事，擢翰林侍講學士，參中書大政。後致仕歸浦江。洪武十三年，受宰相胡惟庸案牽連貶茂州，道卒於夔州。宋濂爲明開國功臣，明初之典章制度，多參與制定，又是著名的文學家、學者。著述豐富，著有《孝經新説》一卷、《日曆》一百卷、《寶訓》十五卷、《洪武聖政記》、《浦陽人物記》二卷、《燕書》一卷、《蘿山雜言》一卷，及文集七十五卷、詩集五卷等。

此譜由朱興悌、戴殿江初編，孫鏘增輯。朱興悌字西崖，戴殿江字襟三，均爲清嘉慶間浦江人。孫鏘字玉叟，奉化（今屬浙江）人，光緒間四川同知，移教金華。宣統二年復職，又至蜀中。據譜前序稱，戴氏於嘉慶十三年（戊辰）春編成初稿，交朱氏「酌定體例，删訂潤色，並補綴其所未備」，於是年秋付梓，凡編爲上下二卷。其後孫鏘復校勘補輯，增爲三卷。上卷紀事自譜主生至元朝滅亡，下卷紀事自洪武元年明太祖建國至宋濂卒葬夔州止，是爲年譜正文。卷三爲附録，共分三類裒集對譜主之賜謚、祠墓修建、文集刊刻等事件，取材一直延續至民國五年年譜刊成。三卷次第分明，各有職司，而又一氣貫通，互爲補足，體例得當。據朱興悌序稱，「譜有綱目，仿《朱子年譜》例」，「首紀元，次甲子，次提綱，次件繫其事蹟於目，層層標清」，紀事清晰，結構謹嚴。而譜中諸家撰述文字，亦區別分明，朱、戴原著以大字標出，孫氏補文則用小字圈出。孫氏之力用於補輯文獻、考證詩文出處，是正原著疏失，既不没原著者之功，又於譜主行實多有考辨，故紀事信實可徵。且尤重詩文繫年，凡詩文創作歲月可考者，悉數羅列。末附譜主著作總録，便於讀者觀覽。故岳炯序稱其「洵爲讀公集者必不可少之書」，的非虚語。

清末孫鏘嘗倡募捐資刻宋濂全集，至民國初元首刊五十卷於成都，後分别於杭州、成都兩處雕造。民國五年全集刻竣印行，名曰《宋文憲公全集》，凡八十卷，並附録孫鏘增輯之年譜於全集末。

石上鴻泥記竺天、三生石在下天竺。而今文字悟因緣。前生延壽人稱佛、永明延壽禪師、人稱慈氏下生。永明院即今淨慈寺。後世潛溪理徹禪。文憲生時、其母陳氏曾夢見禪師、故佛學最深。綳脫纏逾年六百、文憲生元至大庚戌、今六百零七年。板歸何止路三千。由蜀返浙、約八千里、擕板甚覺累重。節祠僧塔衡相望、兩浙節孝總祠、即在延壽塔前。消息誰窺造化權。蘿山石室侈珍藏、青蘿山爲宋公居宅。天外長虹夜射光。方正學題南屏對雪圖末云、空有蘿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等是江河流不廢、故應雲漢倬爲章。小軒集貯金華宋、藏板室今名虹射軒。快語祥徵緱里方。方公居緱城里。二十年來心血萃、一編行世願差償。

序

中華民國元年新曆三月三日、卽舊曆壬子正月十有五日、中央臨時政府通告各省、舉行民國統一大慶典。猶以避地天彭、雖在僻左、亦快覩千載一時之盛。而累日鈔輯宋文憲公年譜、適於是日編成、乃謹序其耑曰、於虖、事有曠百世而相感、余不自知其何心。此昌黎弔田橫之詞也、而猶於金華宋文憲公蓋竊取以爲比云。公本元季鉅儒、以文章佐洪武新命。少壯未嘗入蜀、觀送陳庭學序備言蜀道之險、甚矣。卒以无妄之禍、閒關來夔、旣歿、而後遷葬華陽。其身世至可悲也。公之子孫實從茂州、子瓚旋卒、孫懌謫回。曾孫輩若綱、若紀、若賢而外、他無聞焉。重以獻逆禍蜀、塗炭全川、民鮮孑遺、詎唯宋氏。吾浙距蜀約七千里、江水之委、由浙入海、古道久

堙茫無左稽。然浙人之宦於蜀者，固未嘗不時有其人也。顧宦蜀雖多，而冐崇仰宋公者，其在前明若寧海方正學孝孺、浦江鄭教授楷、王博士紳，親炙門牆，蔑乎尙已。他如新昌俞巡按振才、金華潘布政璋、慈溪魏御史英、天台周副使文盛、慈溪張廉訪昺、鄞張中丞時徹。其在前清，則蘭溪唐明府映墀、錢塘吳制府振棫、蕭山朱明府鳳標、錢塘吳學使慶坻、仁和王太守汞言、義烏黃大令卿夔。五六百年之閒，其姓名見諸文字者，約略可數已。鄙之知念宋公者，自獲讀遜志齋集始。洎乎己亥涖蜀，屢謁公之祠墓。旣購閱潛溪書院志略，隨求公之全集，久未有得。嗣被吏議，司鐸金華，兵燹再更，板無留片。偶於甬肆訪有殘本，鈔補甫訖，復來蜀邦。適值我公六百歲生日，爰從大吏及諸同鄉後預於冠裳之列，因郎勉出

勞薪、先刊潛溪録七卷、以爲椽本。迨翻刻全集、施功未半、而事變適生、同人相與惜之。蓋以爲遘時不偶、莫此甚矣。顧竊自維宋公之殁已餘五百年矣、地下而無靈也、地下而有靈、迹其思深慮遠、以文傳道之心、詎甘遽爾泯泯而無望於百世以下之人哉。夫金華曾名寧越府、宋公嘗爲其五經師矣。前清嘉慶間、嚴氏刊本又藏板於府學者也、顧於五百餘年後、獨令鏻承乏其校官、而發起今日刊集之事、果何謂哉。故嘗以爲鏻之由同知鐫級改教金華、非前川督之有惡於鏻也、宋公之爲之也。後之開復原官、重來蜀郡、非後川督之阿好於鏻也、亦宋公之爲之也。然則鏻之一身、既若受驅遣於冥冥之中、貿焉而不能以自主、故今日之重校全集、與夫補訂年譜、儻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非耶。宋公年譜二卷、本浦

江朱戴二先生原編、鏘既得之教授金華後、茲於校閱之餘、多所增入、分爲三卷。編輯既竟、爲述其緣起如此。後學奉化孫鏘識於寄彭述古之室。

按此序成於壬子之春、未曾付刊。癸丑至今、譜中又多增益、而序則仍其舊焉。丙辰立秋日、鏘又識。

宋文憲公年譜舊序

宋文憲公居浦、講學蘿山。嘗元季應金陵之聘、扶翊新運、輔導青宮、最爲明主所禮重。晚而致政歸浦、因事累謫戍於蜀之茂州、道過夔卒、旅葬焉。後蜀獻王改葬於成都華陽縣安養鄉之原、惠王復改葬於成都迎暉門外廣淨居寺、建祠祀公。余生長錦里、讀公遺集、謁公祠墓、未嘗不欷歔憑弔。慨想公之文章、爲有明三百年弁冕、安得身至於仙華寶掌間、裴回往復、一訪公故里遺跡乎。嘉慶丁卯秋、奉命宰浦、下車後謁宋太史祠、儼然如見芳徽。夫公由浦而厝於蜀、余由蜀而吏於浦、此其間不可謂與公無宿緣。但余自束髮受書、讀四川廉使黃君溥所刊公遺集、至浦讀公遺集、俱未有年譜總彙巔末、令百世下讀公集者得知人論世、以想像其生平、非

缺事歟。戊辰夏、邑明經朱君子愷、戴君際三已有編纂定本二卷、將鋟棃棗、屬余參定、并索弁言。余受而讀之、搜考史籍、臚列公生前生後事蹟、按年編次、洵爲讀公集者必不可少之書也。國朝初徐埜公作謝皐羽年譜、黃棃洲先生序之、謂皐羽身後三百餘年、而埜公始爲之年譜、信夫後世知子雲之難也。今於文憲公歿後四百餘年之久、而二君創爲年譜、繩貫珠聯、可不謂難哉。余不辭檮昧、因舉夙昔神契於公暨二君之健於著撰者、序於簡端。至公之勛業、載於明史本傳、公之著作、詳於名流品隲、年譜所採錄已該洽、茲不復贅云。

時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孟秋月上澣、錦城岳炯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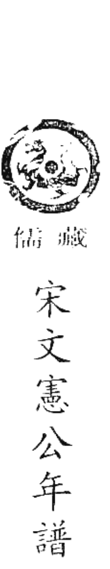
乾隆壬辰、江與仲季殿海、殿泗刊刻十四世從叔祖九靈先生詩文集三十卷、復約舉事蹟、證諸史集暨家乘、訂年譜一

刋。旋購書於嘉禾金氏家、得宋文憲公遺集三種、一爲明正德九年太原張公縉所刋宋學士集八編、計七十五卷、係宋公所手定。一爲嘉靖十五年海陵徐公嵩所刋潛溪集八卷、係公同門友鄭仲舒等所輯。一爲國朝康熙三年太倉州牧金華陳君國珍所刋宋景濂未刻集二卷、係蔣君超得于公裔孫顯寶家藏本。合而核之、較於明嘉靖三十年吾浦邑宰韓侯叔陽所刋文憲公集迄今流布於世者、尚有三百三十餘篇爲韓本所缺、爲嗜古之士所未覩。三種雕本得插架、珍爲拱璧、讀公集者亦既洋洋成鉅觀矣。惜諸本流傳、並未有年譜、欲於相隔首尾歷歲五百有餘之久、按年編纂、夫豈易言哉。嘉慶戊午春、江不自量身鄙、旁考遺稽、粗纂文憲年譜草本。深慮其挂漏無端、稽質於吾友朱西崖氏、屬以補苴罅

隙。西崖氏勤汲古、最喜讀公文集、欣然搜公之事蹟、次第件繫、彌縫訂定、卷析爲上下。戊辰秋付之剞劂氏。江庸是溯其緣起、竊幸藉手於卭須、得與吾從叔祖九靈先生年譜均償私淑夙志、以有成緒也、且以是正於當世博洽君子焉。後學戴殿江襟三氏謹撰。

宋文憲公生於呂成公及何王金許四先生倡明道學之後、金華人才爲極盛、涵濡浸灌、彬彬然後先輩出。元初魁儒葉通齋、方嵓南、胡汲仲、穆仲、仍仲、吳子善、石一鼇、劉山南諸先生、爲公所不及見。同時蔚然並峙者、公之鄉前哲、金華有張公子長、聞人公應之、蘭谿有吳公正傳、東陽有陳公君采、胡公古愚、義烏有黃公晉卿、朱公彥脩、浦江有吳公立夫、柳公道傳。公早從聞人受業、長而遊於立夫、黃柳之門。公之友、金

華爲胡仲申氏、葉景翰氏、蘇平仲氏、范景先氏、蘭谿爲吳濬仲氏、德基氏、徐均善氏、義烏爲王子充氏、金德源氏、朱伯清氏、浦江爲戴叔能氏、張孟兼氏、鄭仲舒氏、浚常氏、最爲卓卓表著者。及門劉君剛、樓君璉、王君紳、鄭君淵、濟沂楷榦棠諸兄弟叔姪、皆發塵也。龍門著書、青蘿講學、第以發論、不越數百里閒、公之師友弟子、何其盛哉。公晦迹元季、徵召不起、自年五十一歲明室肇興、應聘而出、黼黻皇猷、教育青宮、爲高皇所禮重。海內鉅儒宿學、皆款洽相締交、後輩鴻生碩彥、皆相率遊其門下。朝廷有大制作、皆公所論定。晚而致政歸林、又得天台方希直氏而陶冶之、遭逢之盛、誠千載一時也。稽公一生、眞誠純篤、表裏洞達、始終以紹聖學爲己任、而出處初無殊致。入掌絲綸、侍從十九年、諄諄以三代仁義陳說明



祖、扶綱翊紀、俾新朝制度規模、赫然與漢唐宋媲美、鴻章鉅篇、爲有明三百年文章之冠。古所稱三不朽者、公蓋兼之。公生於元武宗至大三年、洎於今歷年已五百。讀其遺集者惜未有年譜、無由綜覽其梗概。嘉慶戊①午春、余友戴襟三氏攜所纂宋公年譜稿本相示、屬悌酌定體例、刪訂潤色、并補綴其所未備。悌繙閱載籍、一一搜考、凡有關於公生平事實者、悉按年件繫補入。又另標附錄三種於後、分上下二卷。歷初夏望後而底本粗定。是編也、戴君創之、悌編纂亦頗費日力。爰誌歲月、以質於當世宗工及後君子之讀公集者。後學朱興悌西崖氏謹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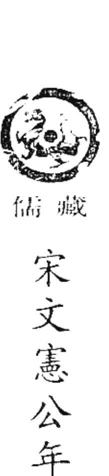
凡例

一、文集有年譜，所以考前賢學業進修之次第、出處取舍之本末，知人論世，最爲讀書要領。然鴻篇鉅製及生平嘉言懿行，或於年月無可繫屬，收之非冗則漏，故此編凡於年月無考，槩不採入。

一、譜有綱目，仿子朱子年譜及國朝陸清獻公年譜例也。首紀元，次甲子，次提綱，次件繫其事蹟於目，層層標清，以便覽觀。

一、先生著作甚富，凡有年月可隸者，悉分按前後，載其書名篇名，而每書每篇中原委不另摘録，以省卷帙繁重。

一、文憲公卒於洪武十四年辛酉，身後事件皆編年紀載，亦仿子朱子年譜例也。分爲二卷，隸公生平事實於上



卷、而其餘皆入下卷、俾界劃分明。

一、下卷皆附錄也。然錫典祠墓及刊刻遺集是一種、遺集書目及名人評贊是一種、宋仲珩事蹟是一種。三種既無可各標名目、又不可囫圇無界限、故以上中下分之。

一、上卷編生前年月、皆稱先生。下卷隸死後事件、自洪武十四年以至國朝、皆稱公。以稱公係死後諡法、故分別之。

一、宋集從前未有年譜定本、今創爲排纂、俾讀是集者心目了然。其中有未醇未備處、冀博洽君子賜之訂正、以廣見聞、竊不勝欣幸云。

西崖朱興悌謹識

宋文憲公全集卷八十一

年譜上

浦江　朱興悌子愷　原纂
後學　戴殿江襟三
奉化孫　鏘玉叟　增輯

先生諱濂、字景濂、初名壽、後更今名、○鏘案、鄭濤撰先生小傳、姓宋氏、景濂字也。○初、景濂與祖同以十月十三日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上饒鄭録事復初爲製今字。○鏘又案、淨慈寺志、先生爲永明延壽禪師後身、故名曰壽。號潛溪、又號龍門子、○案、先生著凝道記、頭自署也。又號元貞子、○案、先生嘗自稱玄眞遯叟、見全集卷八月堀記。又戴良送序稱、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日仙華道士云。見潛溪集卷五。又全集卷三十了圖銘自署元貞道士。白牛生、○案、先生自撰傳、見全集卷二十。僊華生、南山樵者。○案、先生序玉兔泉聯句、自署南宮散吏、又題墨菊贊、署禁林散吏、又撰釋氏諸文、自署無相居士。自遠祖



大理丞憲、居京兆、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世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覆釜山。○案方輿紀要、縣西六十里有覆釜巖。榮通尙書春秋學者私諡文通先生。生甫、宋雍熙末又遷智者鄉之根溪口。○案凝道記末云、至宋有諱甫、從脩里艮川上。疑根溪口卽所謂艮川上矣。傳六世永敷、先生之高祖也。又遷金華孝義里潛溪、在縣東七十里。○案胡助宋氏世譜記、甫生訓、訓生帳、帳生祥、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爲後。阜生偘、偘生永敷、柏嘉定初同遷金華之潛溪。往云、禪定寺側。曾祖溥德。○案世譜記、柏無子、以永敷子溥德爲嗣。祖妣周氏。祖守富、字德政、贈太常卿。祖妣金氏、贈淑人。父文昭、○案歐陽玄宋氏世系述、文昭一名朝、字文霆。又世譜記、以一鄉善士稱之、集賢院聞其事、賜以蓉峯處士之號。贈禮部尙書。妣陳氏、贈淑人。元至正庚寅、○案至正十年、詳蘿山遷居志。先生自潛溪遷浦江、○案卽仁義里孝門橋之上、直縣東三十里是也。遂爲浦江人。

以上大字俱是原纂。案，先生年譜，本朱、戴二氏合纂，以後止書一原字，以存其舊。其不注原字，皆增輯也。原纂中有疑義，別加一圈，並錄案云，或止案云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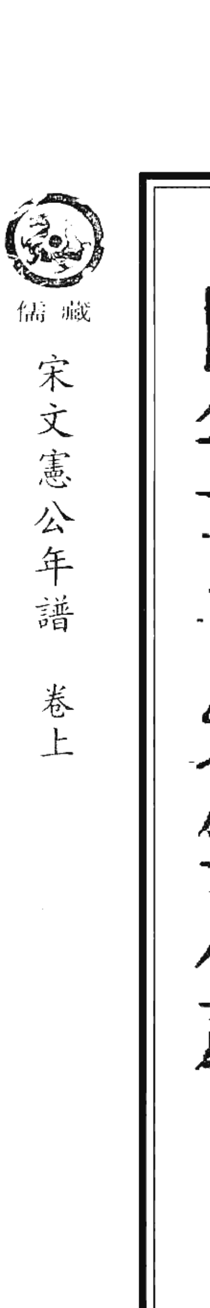
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十月十有三日，先生生。提綱皆原纂，後倣此。

先生在姙七月即生，幼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與母更相保抱，始無虞。原。○錄案：全集卷三十二血書華嚴經贊云：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又卷三十一明智禪師遺像贊云：我與導師有夙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云云。蓋先生本延壽禪師後身也。又案錢謙益跋善權上人血書華嚴經後引新安謝陛曰：永明師一轉爲善權，再轉爲文憲。蓋以文憲爲善權後身，誤也。詳見潛溪錄卷五。後凡見潛溪錄卷幾，止寫錄幾二字。

四年辛亥，先生二歲。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先生三歲。

二年癸丑，先生四歲。



太乙玄徵記云、年未五齡、百疾交攻、肝氣動搖、手牽目瞠、謁醫視之、謂爲癋瘲。原○鏞案、記文是先生自撰、見全集卷四。以後但記卷數、卽係今刻全集卷幾。

延祐元年甲寅、先生五歲。

二年乙卯、先生六歲。

始入小學。　其師包文藻、字文叔、號南澗子、授李瀚蒙求、一日而畢。自後日記二千餘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無不成誦。　南澗子墓碣云、濂之祖太常公與南澗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濂與其列。原○案、墓碣見卷四十九。

三年丙辰、先生七歲。

四年丁巳、先生八歲。

五年戊午，先生九歲。

議婚。　為詩歌有奇氣，操筆立就，人異之，稱為神童。道士作法，〇鏘案：道士爲樓簡翁，見鄭濤撰小傳。有步罡躡腳頭斗，噀水能轟掌上雷之句，七步成句，人以為媲美子建。義烏賈思逵〇案：傳作達。亟許以其女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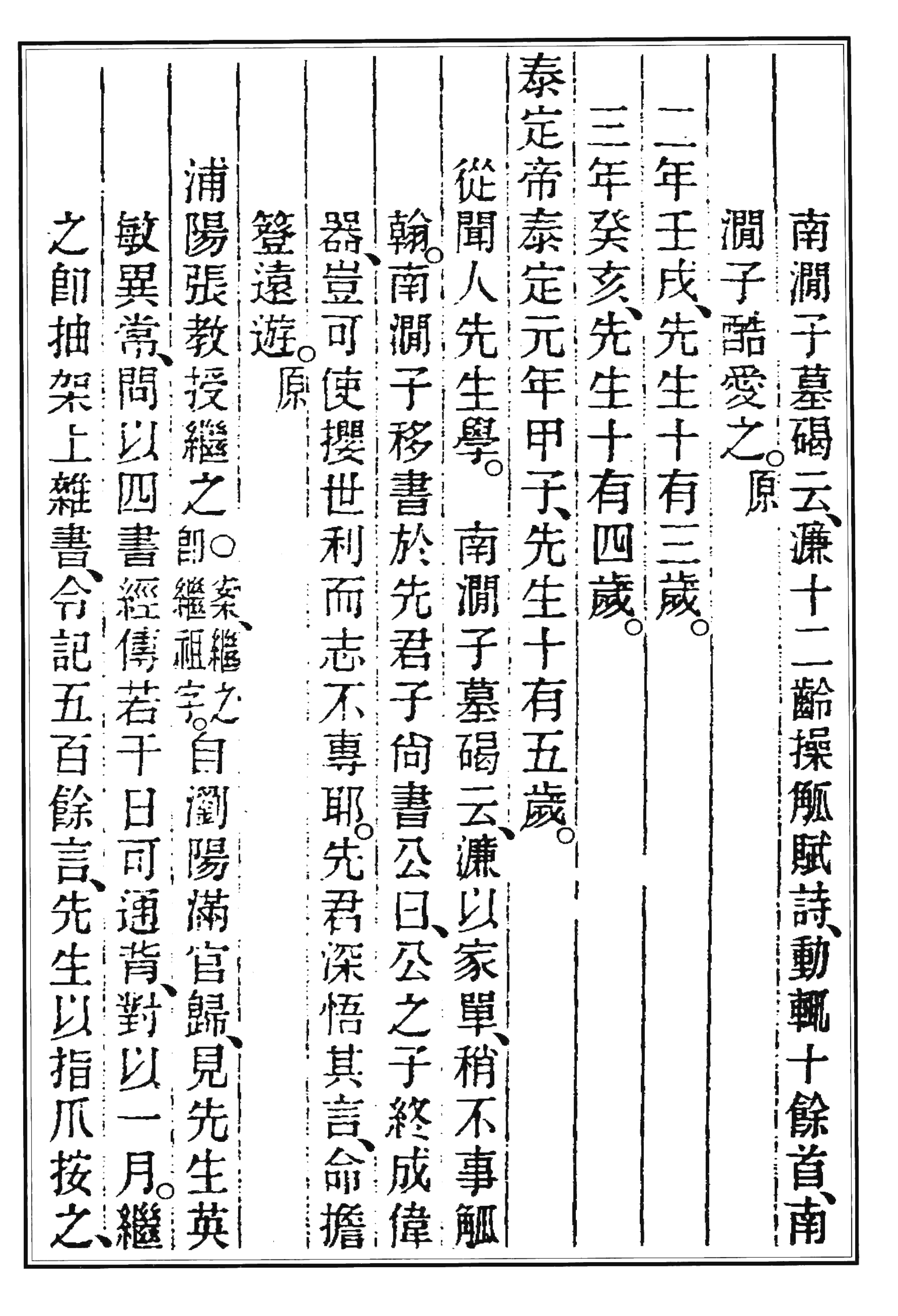
作蘭花篇。　自記云：延祐戊午年賦時，予始九歲，屢焚舊稿，而此特以幼作存之。

先生家素貧，力不能致名師儒，而鄉中授徒者皆畏景濂，又莫敢為之師。自是或作或輟者十年。〇見鄭傳。

六年己未，先生十歲。

七年庚申，先生十有一歲。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先生十有二歲。



南澗子墓碣云、濂十二齡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原

二年壬戌、先生十有三歲。

三年癸亥、先生十有四歲。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十有五歲。

從聞人先生學。　南澗子墓碣云、濂以家單、稍不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子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攖世利而志不專耶。先君深悟其言、命擔簦遠遊。原

浦陽張教授繼之。案、繼之卽繼祖字。自瀏陽滿官歸、見先生英敏異常、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對以一月。繼之卽抽架上雜書、令記五百餘言、先生以指爪按之、

按畢輒背、不遺一字。即以告先王父尚書公、攜入府庠、令受業於聞人應之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每恨歲月難記、先生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某公某年某月、列國某年某月、覆按無一爽者。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公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原。鄭傳。

送東陽馬生序云、余幼時家貧無書、每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錄畢走還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借余、余因得徧觀羣書。原。案序見卷十六。

二年乙丑、先生十有六歲。

三年丙寅、先生十有七歲。

先生自言、余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爲事。卷十七贈梁建中序。

四年丁卯、先生十有八歲。

文宗致和元年戊辰、先生十有九歲。

遊郡城。　唐思誠墓銘云、濂年十九、遊郡城南、識思誠於玄暢樓上、日與相親。原〇墓銘見卷四十六。

樓彦珍墓銘云、予初受經於聞人先生、時年十九。彦珍亦從烏傷來卒業。原〇墓銘見卷四十一。

初識永康義士胡元祚。原〇壙銘見卷四十一。

明宗天曆元年己巳、先生二十歲。

文宗至順元年庚午、先生二十一歲。

謁三衢方先生。　蔣季高哀辭云、濂年二十餘、聞許文懿公弟子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於東陽之南溪、徒步從之遊。原〇哀辭見卷六十八。

二年辛未、先生二十二歲。

三年壬申、先生二十三歲。

從吳淵潁先生學。淵潁先生設教於諸暨白門。錄案、陳子章哀辭作白湖、蓋白門有湖也。方氏義塾、先生與義烏樓彥珍、浦江宣彥昭、鄭浚、常仲舒、陳子彥同學。原。案、宣君墓志見卷四十五。

從遊五洩山、宿戴君玉宅。五洩山水志見卷五十一、戴君墓志見卷四十七。

作蔗菴述夢文、爲胡古菴先生作。原。卷六十六。

夫人賈氏來歸、年二十二。見卷三先夫人木像記。

順帝元統元年癸酉、先生二十四歲。

長子瓚生。原。錄案、字仲珪、方孝孺撰墓志見錄六。

謁陳公君采。元隱君子墓志云、元統閒濂嘗候君子於太霞洞中、受其說以歸。原。見卷四十一。

初交吳子善。墓志、見卷四十六。

著悲海東辭、爲玉山鄭原善作。原。卷六十六。

二年甲戌、先生二十五歲。

從淵穎先生學。　淵穎先生授經於浦江麟溪上、金華胡君仲申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煩君、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從之、而學大進。鄭氏蓄書數萬卷、先生無不讀、讀無不記。原。鏘案、先生從淵穎於浦江、見鄭濤撰小傳、且作於先生未仕之前、似不爲誤。然自門之遊已數年、豈前者僅習舉子業、至浦江始學古文辭耶。

謁柳文肅公。　謁柳文肅公於浦陽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先生撰從跋。時文肅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故先生得從之。原。案、跋見卷二十七。

重紀至元元年乙亥、先生二十六歲。

始主教於麟溪。鄭氏子弟年十六以上者皆相從。時淵穎先生已解館、鄭氏六世長大和方著家範示子孫、先生實參定之。原。謹案、武節旌義編、先生作引、見卷六十五。今改名義門規範印行於世。

六月、題三衢鄭以吾太平策後。原。卷二十五。

先生既從柳文肅學、又受業於黃文獻公、二公皆禮之如朋友。原。謹案、如朋友之語、見王禕所撰傳中。其從文獻始於何年、無從詳考。查文獻行狀云、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由至正十七年逆推之、約在己卯庚辰間。若始於乙亥、當云逾二十餘年。

再見陳子章於烏傷。哀辭見卷六十八。

二年丙子、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又謁陳公君采。見吳子善墓銘。

十二月、烏傷包文叔卒。原。墓碣見卷四十九。



三年丁丑，先生二十八歲。

十二月，大父太常公卒。神道表見卷五十三。

四年戊寅，先生二十九歲。

應鄉闈試。　先生詩云：憶昔試藝時，年丁二十九。顧予坎壈姿，甘在孫山後。原。錄案：集中有與操公琬敘舊詩，則與操君論交當始於此。

客錢唐上。見卷四十六唐思誠墓銘。

五年己卯，先生三十歲。

先生年三十，即以家事付子姪，朝夕從事書冊，稍暇，支頤看雲，或披髮行松閒，遇得意時，輒擊磬浩歌，聲振林下，翛翛然如塵外。鄭傳。原。

始從黄文獻公學。錄案：據行狀，逆推，約在是年。然文獻答書，或曰賢良契友，或曰翰撰友兄，或曰先輩尊契兄長，俱見錄五，所云禮之如朋友者此歟。

六年庚辰、先生三十一歲。

春、與朱定甫賦陽翟新聲詩四首。原○卷七十二。

四月、吳淵穎先生卒。作淵穎先生碑文及淵穎先生私謚議、又有改謚議。原○錄案、碑文見卷三十一。謚議二篇、俱見卷六十七。

至正元年辛巳、先生三十二歲。

春、作東湖先生招魂辭。原○卷六十八。

二年壬午、先生三十三歲。

十一月、柳文肅公卒於京師。原

作王府君澄墓銘。原○卷四十。

三年癸未、先生三十四歲。

作陳子章哀辭。原○卷六十八。

十月、作慶元教諭張君墓志銘。原○卷三十八。

作故鄭夫人夏氏新阡墓碣銘。卷五十一。

四年甲申、先生三十五歲。

次子璲生。原。錄案、字仲珩、事實詳見錄六。

八月、吳師道卒。記文見卷三、碑文見卷三十一。

五年乙酉、先生三十六歲。

十月、作柳先生行狀。原。卷六十。

十一月、爲朱彥脩先生作蜀墅塘記。原。卷六。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卷二十四。

六年丙戌、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丁母夫人憂。原。錄案、集中有木像記、見卷六。又墓表見卷五十三。表文有謙亦自布衣人史箴語、不知的在何年。

秋、作行路難詩。卷七十一。

十月、始建寢室。建寢室於青蘿山、去縣東三十里。先生自己亥授經於麟溪、已十有二年、至是始爲卜築計。原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卷二十七。

七年丁亥、先生三十八歲。

作無錫鄒君墓銘、代黄公作。原卷四十。

有病痁新起詩。卷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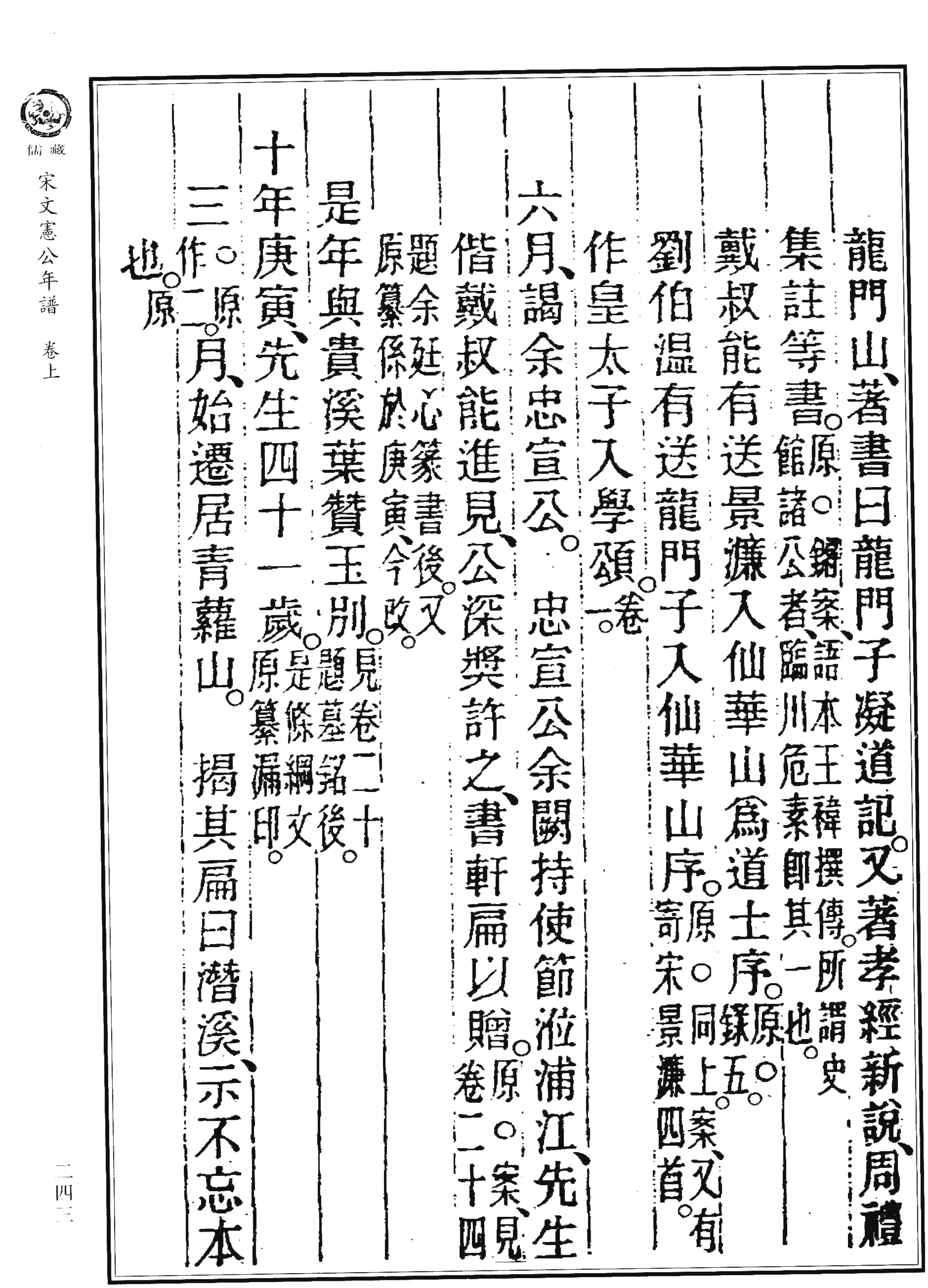
十一月、大母金夫人卒。詳見卷五十三先大父太常公墓表。

八年戊子、先生三十九歲。

作弘道法師金君碑、代黄侍講。案、碑文見卷三十三。

九年己丑、先生四十歲。

入龍門山。史館諸公以國史院編脩薦、先生固辭、入



龍門山、著書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原。錫案、語本王禕撰傳。所謂史館諸公者、臨川危素即其一也。戴叔能有送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原。錄五。劉伯温有送龍門子入仙華山序。原。同上。案、又有寄宋景濂四首。作皇太子入學頌。卷一。

六月、謁余忠宣公。　忠宣公余闕持使節涖浦江、先生偕戴叔能進見、公深獎許之、書軒扁以贈。原。案、見卷二十四題余廷心篆書後。又原篆係於庚寅、今改。是年與貴溪葉贊玉別。見卷二十題墓銘後。

十年庚寅、先生四十一歲。是條綱文原纂漏印。

三。原作二。月、始遷居青蘿山。　揭其扁曰潛溪、示不忘本也。原

蘿山遷居記。案、集題記作志。余以鄭氏九世同居、乃願卜鄰焉。吾子孫居此者、毋析爨、毋爲不義、日衣被乎詩書、耕爲良農、學爲良儒、庶幾不負余志也。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劵、所居曰宋公園、園與余姓同、似亦不偶然者。原。卷九十一。

夏、作哀志士辭五篇。原。卷六十八。

八月、浦陽人物記成。歐陽原功序之、鄭仲舒、戴叔能作後序。原。序俱見錄四。

十一年辛卯、先生四十二歲。

輯柳待制文集。先生刊集後記云、先師遺文散佚、所存惟七稿、某與同門友戴叔能定其尤可傳者二十卷、廉訪使余忠宣命邑侯廉阿年八哈刻置浦江學

宮。尚餘詩九百七首、文一千二百四十八篇、復與戴君分類謄爲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先生之子卣藏之、使謹其傳焉。原。案、後記集中未見。

十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三歲。

作贈虎髯生詩。原。卷七十二。

著弔忠文、爲豫章黃翊殉難作。卷十六。

十三年癸巳、先生四十四歲。

八月、浦江鄭濤作宋先生小傳。錄二。

九月、作章三益龍淵義塾記。原。卷四。

十二月、作惠香寺新鑄銅鐘銘。卷二十八。

作浦江縣新建尉司記。卷六。

自跋浦陽人物記。有廉刻牴牾者多、今補定五十餘處、覩舊刻爲勝等語、未載集中。

十四年甲午、先生四十五歲。

長孫愼生。原〇事詳錄六。

正月、作黃文獻公筆記序。原〇卷十。

十二月、再構前軒。扁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誌新築云。原〇志見卷五十一。

作松隱菴記。卷七。東陽吳子善墓銘。卷四十六、原墓系壬辰、今改正。

先夫人木像記。卷五。

十五年乙未、先生四十六歲。

作吳公直方御賜資治通鑑書後。原〇卷二十三。

正月、刻潛溪集十卷、附錄二卷。陳旅、王禕、歐陽玄有序、鄭濤題識、俱見錄四。

三月、作皇太子受玉冊頌。卷一。

作溫忠靖王廟堂碑。卷三十一。官巖院碑。卷三十三。白牛生



傳。原○卷二十。

十六年丙申、先生四十七歲。

三月、作思春辭。卷七十二。

作桃花澗脩禊詩序。原○卷十。案、戴良有後記、見錄五。

八月、作集賢院大學士吳公直方行狀。原○卷六十。錄案、先生又代其子志道作墳記、見卷三。又案狀後結銜稱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殆未受職而尚用其寵命耶。查上年書御賜通鑑後、止稱郡諸生。

九月、作哭王架閣辭。原○錄案、小序舊刻誤甲申、原纂因之。今據文稱庚辰生年四十七、故改系於此。

十月、著删古嶽瀆經。原○卷六十五。

四日、入龍門山、著凝道記三卷。卷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

送賈思誠序。卷十七。

是年、閉戸著書、蹞步不妄出。見卷六十八蔣季高哀辭。

刻潛溪後集十卷。孔克仁、趙汸、張以寧、劉基、張兑、李㟁、楊維禎均有序、鄭淵跋、均見錄四。

跋文履善手帖。卷二十四。

十七年丁酉、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作龍門子凝道記題辭。卷七十三。

二月、刻潛溪續集十卷。王晉、陳秉夷、陳綱有序、見錄四。

四月、作邁里古思平寇詩序。原〇卷十七。

五日己酉、俾仲子璲重錄凝道記成編、釐爲上中下三卷。卷七十三。

五月、作燕書。原〇卷七十六。

八月、避兵句無山南。見卷四十六唐思誠墓銘。

十六日、自題凝道記後。卷七十五。



閏九月、黃文獻公卒。作黃公行狀、作黃先生祠堂碑文。原案、行狀見卷六十、祠碑見卷三十一。作康里公淵神道碑銘。卷三十六。謹案、銘詞有皇明麗天句、可疑。

十八年戊戌、先生四十九歲。

著諸子辯。三月、明兵取睦州、先生以睦與婺接、居民震驚、家人避入句無山、先生獨居。作諸子辯、自鬻子至程叔子、凡三十六家。六月書成、亦曰龍門子。原卷六十二。謹案、卷三十七吳筠西墓碑、有東出逃難蒙接館致饋語。又卷四十五陳宅之墓銘、有遷宅之之西軌某攜室人賈專及仲子璲、長孫慎三世惟四人爾等語。似均在此時。

正月、余左丞闕卒。傳見卷二十一。謹案、余公初謚忠愍、改謚忠宣、元史則稱文忠。

三月、作菊房樵唱序。卷三。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君墓銘。卷二十八。

五月、作宣慰曾侯嘉政記。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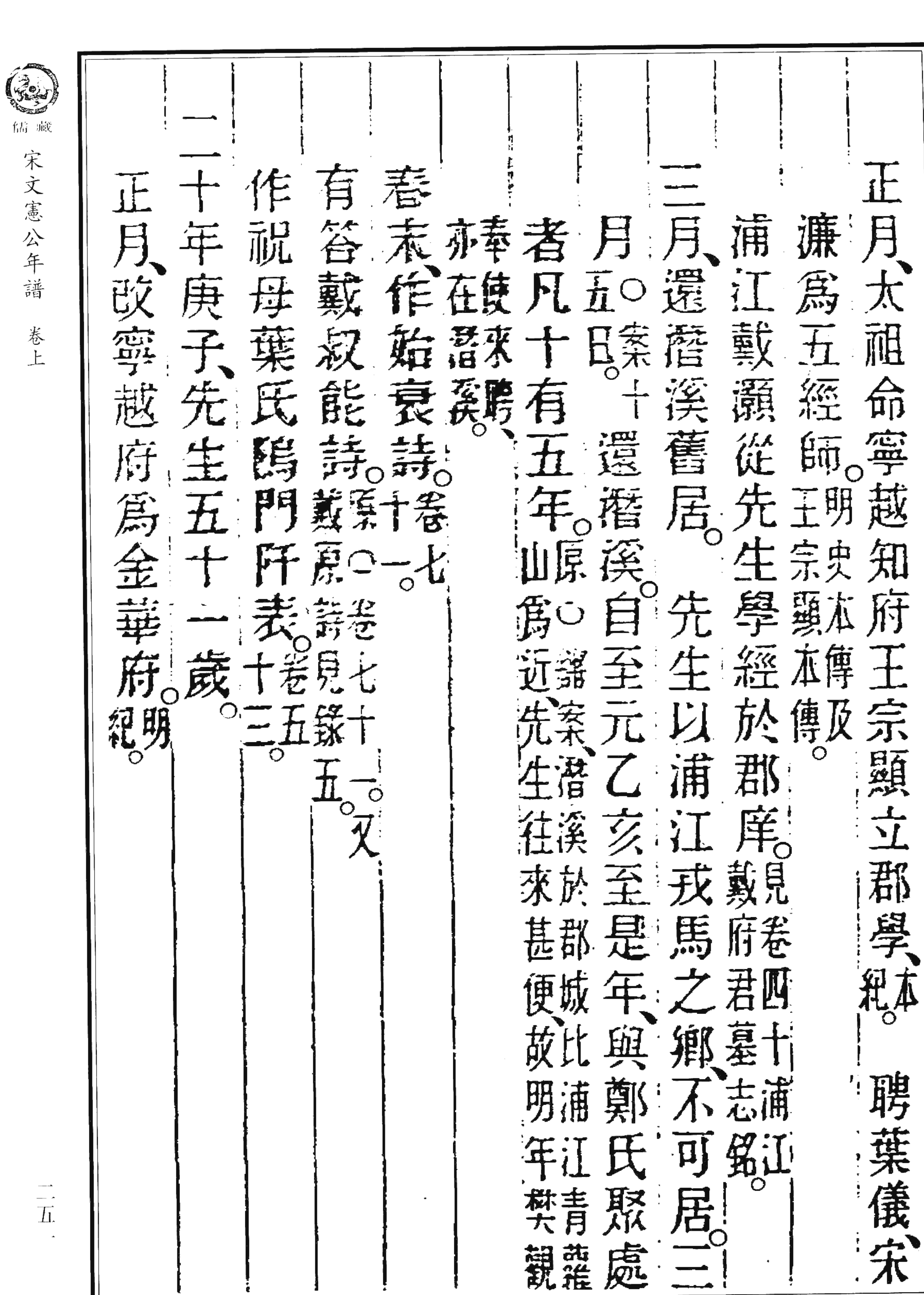
六月、明兵取濤江。原。錄案：蘿山遷居志、是十八日。

十一月、烈婦宋娶卒。傳見卷二十二。

十二月、明兵攻婺州、大破之、改州爲寧越府。本紀。錄案、明通鑑載丙戌置中書分省於婺州、召郡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孜蘭溪吳沉、凡十三人、皆會食省中。

郡守王宗顯以五經師聘。有辭郡守聘書。原。錄案、此係原纂系於十九年十月、非是。考辭書首云十一月二十七日、或係十二月之誤。想王宗顯僑居嚴州時、已與先生相契、翁定婺州、首先延聘先生、雖有辭書、未必係拒固閉。明史本傳有太祖下婺州召見濂之說、亦必此時。設當日實未出山、何以有載濂從學郡庠云云也。若如原纂系郡聘就十九年十月、則太祖回應天已四月矣、又何從見太祖耶。此爲先生出山之始、姑貢所見而詳辯之如此。

十九年己亥、先生五十歲。



正月、太祖命寧越知府王宗顯立郡學、本紀。　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明史本傳及王宗顯本傳。

浦江戴灝從先生學經於郡庠。見卷四十浦江戴府君墓志銘。

三月、還潛溪舊居。　先生以浦江戎馬之鄉、不可居、三月五日。案十還潛溪。自至元乙亥至是年、與鄭氏聚處者凡十有五年。原○谿案、潛溪於郡城比浦江青蘿山爲近、先生往來甚便、故明年樊觀奉使來聘、亦在潛溪。

春末、作貽袁詩。卷七十一。

有答戴叔能詩。案○卷七十一。又戴原詩見錄五。

作祝母葉氏賜門阡表。卷五十三。

二十年庚子、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改寧越府爲金華府。明紀。

題北山紀游卷後。卷二十七。錫案、文云自庚戌追今五十餘年、姑系於此。

作浦江戴府君墓志銘。卷五十。

明遣使來聘。明祖以李文忠、李善長薦、遣使樊觀奉書幣至潛溪來徵、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同至金陵。明祖重之、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原

義門鄭十山長叔姪餞別嚴陵。是年七月有詩、見卷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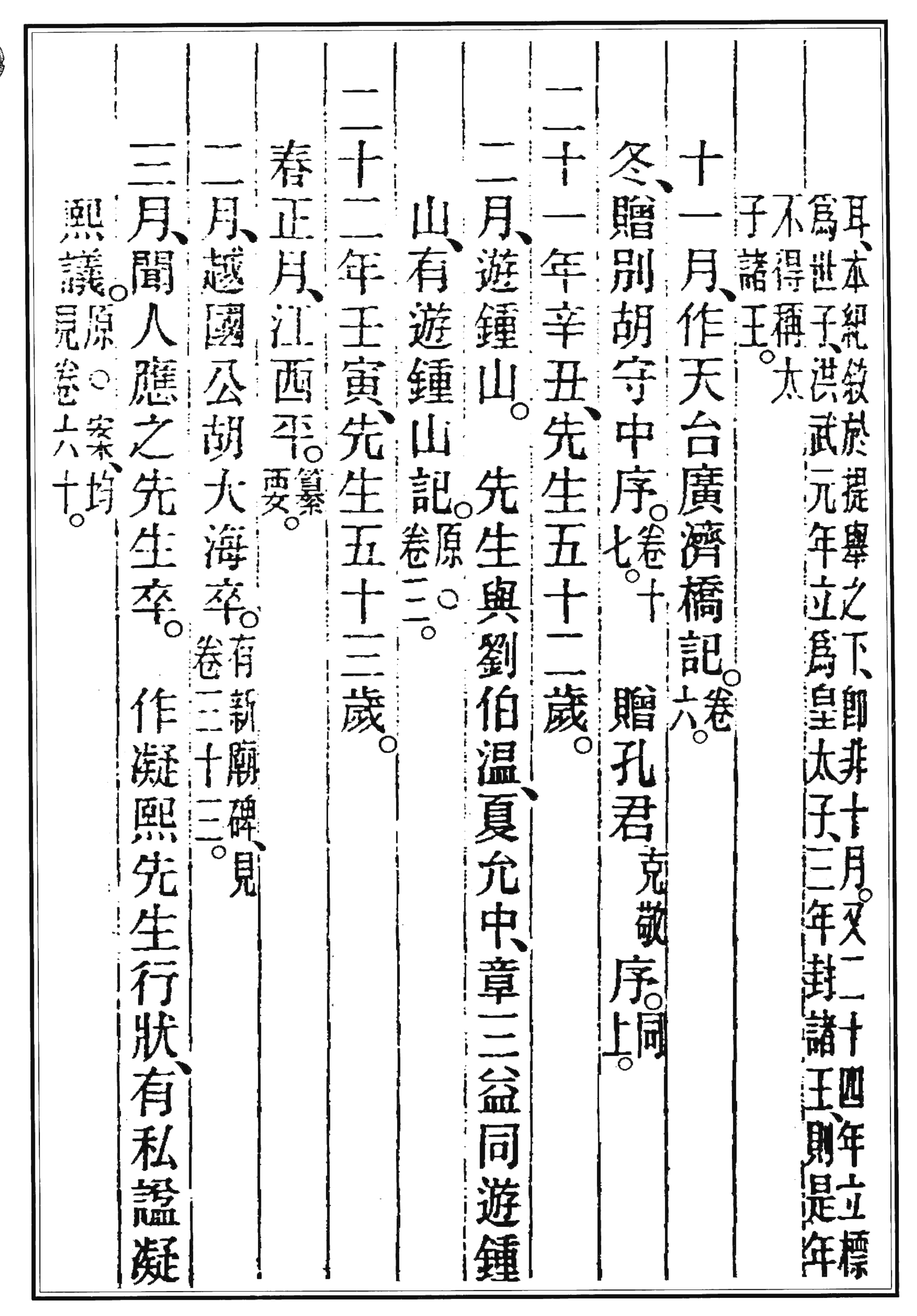
遇詩人徐方舟於桐江。墓銘見卷四十五。

六月、作詰皓華文。卷六十六。

七月、授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原。錫案、本紀、閏五月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

作俚詠寄義門鄭十山長叔姪、追述嚴陵別意。卷七十一。

明太祖遣子標受經學。本紀。錫案、原纂作十月長太子諸王經、戚列傳據其終言之



耳、本紀敍於提舉之下、卽非十月。又二十四年立標爲世子、洪武元年立爲皇太子、三年封諸王、則是年不得稱太子諸王。

十一月、作天台廣濟橋記。卷六。

冬、贈別胡守中序。卷十七。　贈孔君克敬序。同上。

二十一年辛丑、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遊鍾山。　先生與劉伯溫、夏允中、章三益同遊鍾山、有遊鍾山記。原卷三。

二十二年壬寅、先生五十三歲。

春正月、江西平。纂要。

二月、越國公胡大海卒。有新廟碑、見卷三十三。

三月、聞人應之先生卒。　作凝熙先生行狀、有私謚凝熙議。原卷六十。案、均

撰黃文獻公集序。原、案、序中未署年月。

贈龍泉簿蔡君序。卷十七。

洪都知府藁瑛卒。明史太祖本紀。案、甲辰作太苦歌及之。

七月、作玉壺軒記。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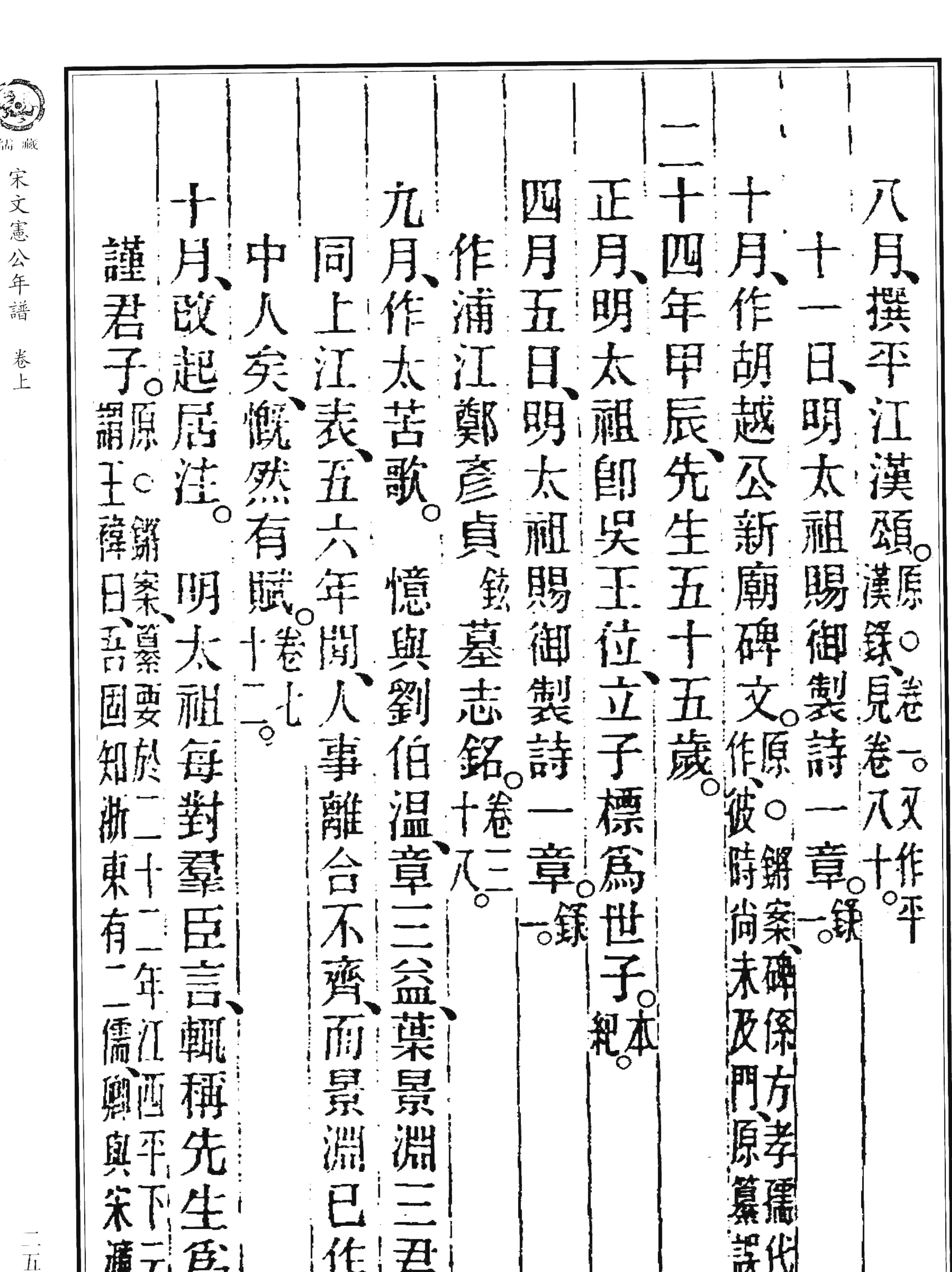
八月、進講經筵。明太祖召先生與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進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原、案、行狀中語、見録二。

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故有是賜。原、案、見行狀。

作歙縣孔子廟學記。卷四。

二十三年癸卯、先生五十四歲。

七月、明太祖大戰陳友諒於鄱陽湖。本紀。



八月、撰平江漢頌。原。卷一。又作平漢錄、見卷八十。

十一日、明太祖賜御製詩一章。錄一。

十月、作胡越公新廟碑文。原。錄案、碑係方孝孺代作、彼時尚未及門、原纂誤。

二十四年甲辰、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明太祖即吳王位、立子標爲世子。本紀。

四月五日、明太祖賜御製詩一章。錄一。

作浦江鄭彥貞鉉墓志銘。卷三十八。

九月、作太苦歌。憶與劉伯温、章三益、葉景淵三君子同上江表五六年間、人事離合不齊、而景淵已作土中人矣、慨然有賦。卷七十二。

十月、改起居注。明太祖每對羣臣言、輒稱先生爲醇謹君子。原。錄案、纂要於二十二年江西平下云、上謂王褘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爾。

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乃以禕爲江西提舉司校理，以葉爲起居注，修古記言動之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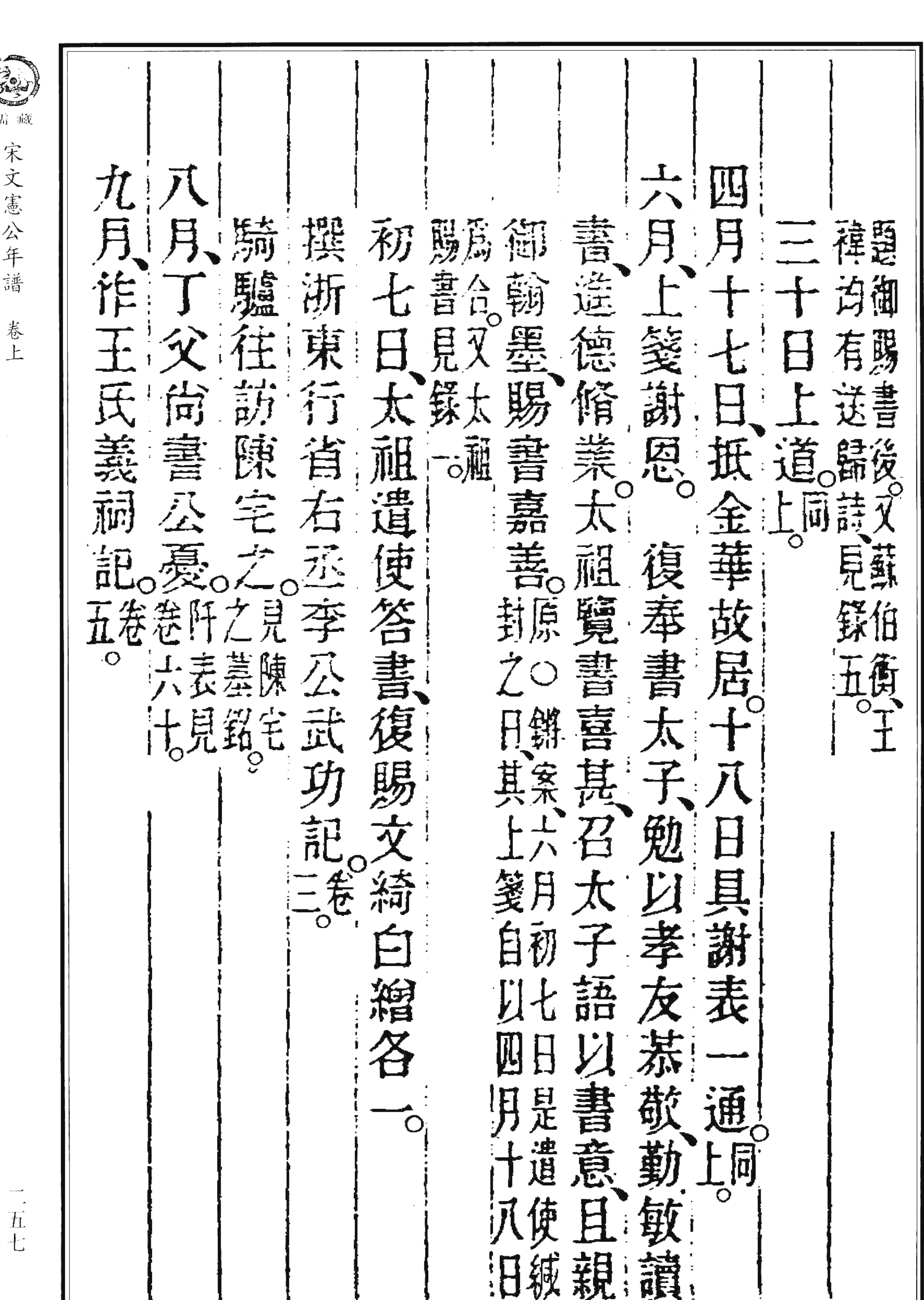
今據鄭楷撰行狀載於是年十月。

二十五年乙巳，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明太祖御端門，與先生論黃石公三略。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心講明之。」又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先生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太祖覽而悅之，命大書揭之兩廡之壁。原

太祖如南昌，執大都督朱文正以歸。本紀。先生曰：「文正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之遠地則善矣。」本傳。

三月，以疾告，奉命歸養金華山中。太祖曰：「父子祖孫懽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遂造朝。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特命造安車，給健丁六八以載。原。繇案、見卷二十三恭



題御賜書後。文蘇伯衡、王禕詩有送歸詩，見録五。

三十日上道。同上。

四月十七日，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上。同上。

六月，上箋謝恩。復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進德、脩業。太祖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親御翰墨，賜書嘉善。原封之日、其上箋自以四月十八日爲合。又太祖賜書見録一。錫案：六月初七日是遣使緘

初七日，太祖遣使答書，復賜文綺白繒各一。

撰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卷三。

騎驢往訪陳宅之。見陳宅之墓銘。

八月，丁父尚書公憂。阡表見卷六十。

九月，作王氏義祠記。卷五。

二十六年丙午、先生五十七歲。

作蘭溪靈洞題名後記。原卷四。

六月、作神仙宅碑。卷三十二。

十一月、作僉憲鄭浚常墓銘。原。錄案、此爲其遷葬年月。

作明覺寺碑。卷三十三。　血書華嚴經贊。卷七十。錄案、文中不署年月、錢益謙②云作於是年。

二十七年丁未、先生五十八歲。

吳元年。明太祖本用宋龍鳳年號、至是改吳元年。本紀。

四月一日、作蘿山遷居志。卷五十一。錄案、志有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云云。

冬、服闋。原。

作縉雲伯胡公神道碑。原。卷三十六。　入虎說。卷六十四。

宋文憲公全集卷八十一終

校記

①戊午：疑作「戊辰」。按，據年譜戴殿江序稱，是譜始編于戊午，而訖事于戊辰。而朱興悌序則云自春「歷初夏望後而底本初定」，僅一年之事，當以「戊辰」爲是。

②錢益謙：當作「錢謙益」。

宋文憲公全集卷八十二

年譜下

後學 浦江 朱興悌子愷 原纂
戴殿江襟三
奉化孫 鏘玉叟增輯

明洪武元年戊申，先生五十九歲。

題葺青蘿山房。原○鏘案，劉基見夏均有青蘿山房歌，見錄五。

四月，復自潛溪還。原

八月，恭題御筆後。卷二十三。

九月，記玄武石。卷八。

十月，作趙氏族葬兆域碑銘。卷三十一。

是年，作章判官像贊。卷六十九。訥齋集序。卷十二。丹井銘

卷三十。風門洞碑。卷三十二。

二年己酉、先生六十歲。

召還。本傳未著月日、茲姑列於修史之前。查四十五卷宣彥昭墓志有奉詔脩史倉皇就道語、其必在正月明矣。見周伯琦於姑蘇逆旅。見卷四十六周墓銘。

二月丙寅朔、明史本紀。應詔脩元史、與王禕爲總裁官。七月史成、凡二百十二卷、有進元史表。原○鑠案、此合明年續脩而統言之耳。其是年所脩者實止一百六十卷。又案黃宗羲明文授讀以表係蘇伯衡作。

三月、作用明禪師文集序。卷十四。

四月丁丑、作送操公琬詩。卷七十一。

夏、御史中丞龍泉章溢卒。神道碑見卷三十五。

奉敕撰追崇揚王神道碑銘。卷同上。

八月癸酉、元史成。本紀

進元史表。卷二〇錄案、文稱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

九月、奉勅撰康斳國公茂才神道碑銘。原〇卷三十四。

秋、作李太白像贊。卷六十九。

十月、撰膏露頌。原〇錄案、文云十月十有二日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查是日爲先生六十歲生辰。又案文有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云云。

奉勅撰常開平王遇春神道碑銘。原〇錄案、王以七月七日卒、十月葬見卷三十四。

十一月、應制撰冬日詩序。原〇卷九。

十二月、奉勅撰遙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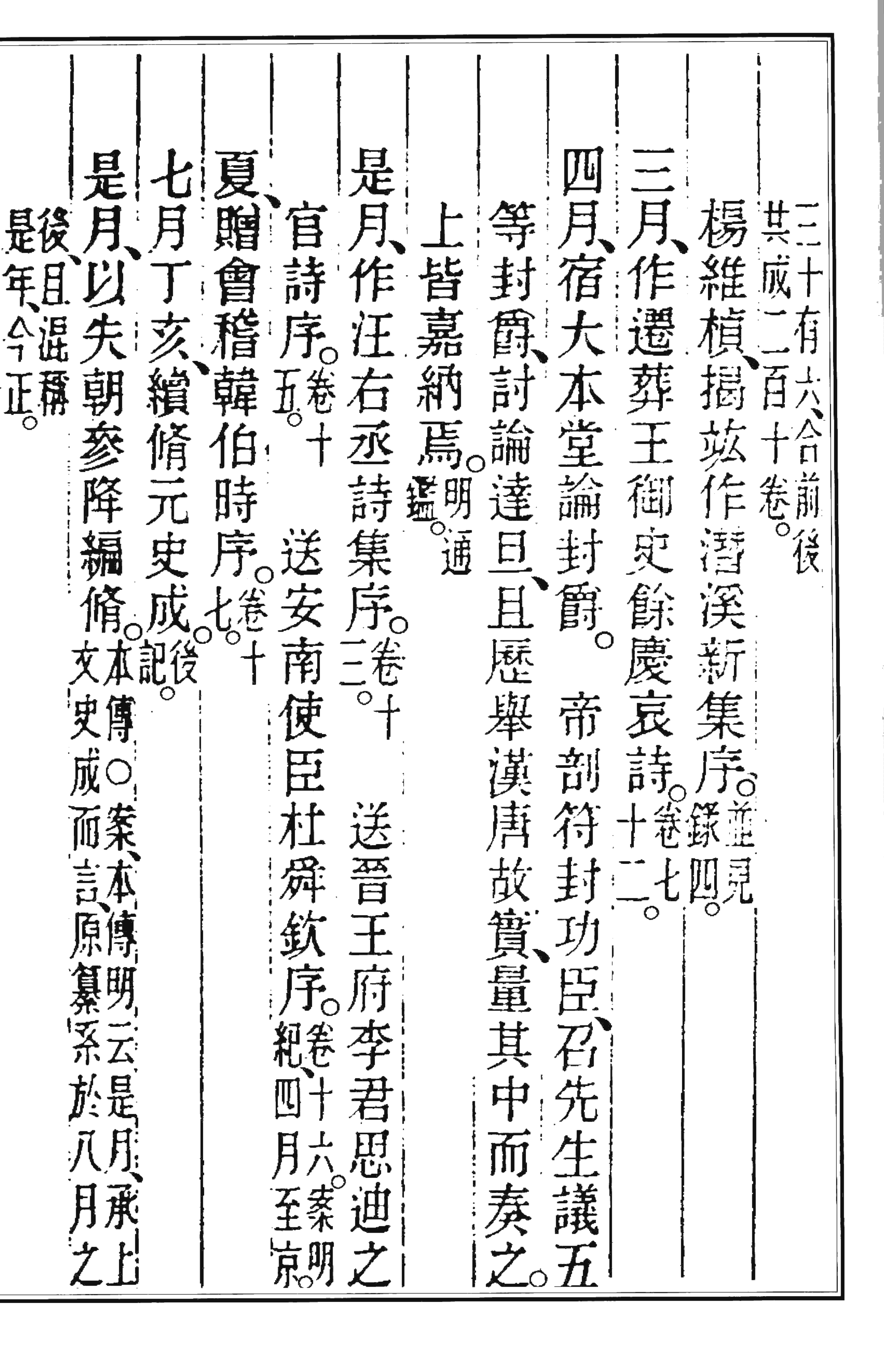
是年、作寅齋後記。卷六。　書宋穆陵遺骼。卷六十三。　送楊維

楨還山，有詩。明通鑑。錄案、楊公至京留百十日，迄①還山、先生贈詩，有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之句。今集不存，惟楊公贈先生詩見錄五。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卷十六。送許時中還越中序。卷十五。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卷十六。贈虎林梁建中序。原○卷十七。錄案、原系戊申、今改。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卷十六。作四明佛隴禪寺興脩記。卷七。

三年庚戌，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明史本傳載二年八月，今從敕賜誥文年月。○原案、誥文見錄一。

二月，詔續脩元史。儒士歐陽佑等采故元元統以後事還朝，仍命先生與王禕爲總裁官。七月，書成，賜金帛。進元史目錄後記。原○錄案、本紀不載續脩年月。又記云，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



二十有六、合前後共成二百十卷。

楊維楨、揭竑作潛溪新集序。並見錄四。

三月、作遷葬王御史餘慶哀詩。卷七十二。

四月、宿大本堂論封爵。 帝剖符封功臣、召先生議五等封爵、討論達旦、且歷舉漢唐故實、量其中而奏之。

上皆嘉納焉。明通鑑。

是月、作汪右丞詩集序。卷十三。 送晉王府李君思迪之官詩序。卷十五。 送安南使臣杜舜欽序。卷十六。案明紀、四月至京。

夏、贈會稽韓伯時序。卷十七。

七月丁亥、續脩元史成。後記。

是月、以失朝參降編脩。本傳。案、本傳明云是月、承上文史成而言、原纂系於八月之後、且混稱是年、今正。

八月，充京畿鄉試同考官。有鄉闈紀錄序。原卷九。又有京畿鄉試策問。卷九。

十月十三日，上元史後記。卷三。

十二月，奉敕撰祭歷代帝王陵寢文。卷一。

是年，撰代祀高麗國山川記。卷三。奉敕撰諭安南國王詔。卷一。送錢允一還天台詩並序。卷七十二。作孝經集善序。卷九。呂氏宋史目錄序。卷十。唐處敬丹崖集序。卷十二。臨濠費氏先塋碑。卷三十二。慶元府教授魏府君墓志銘。卷四十二。玄默軒銘。卷二十九。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卷三十三。補作張中傳。卷二十三。案，纂要系二年。

四年辛亥，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作月堀記。卷八。



二月、考試春闈。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試事方畢。見卷二十六題葉贊玉墓銘後。原纂失載。

三月、遷國子司業、奉議大夫。行狀載三年十二月、今從敕賜誥文年月。原〇系誥文見錄一、又三月作二月。

閏三月、作送劉永泰還江西序。卷十五。

四月、題葉贊玉墓銘後。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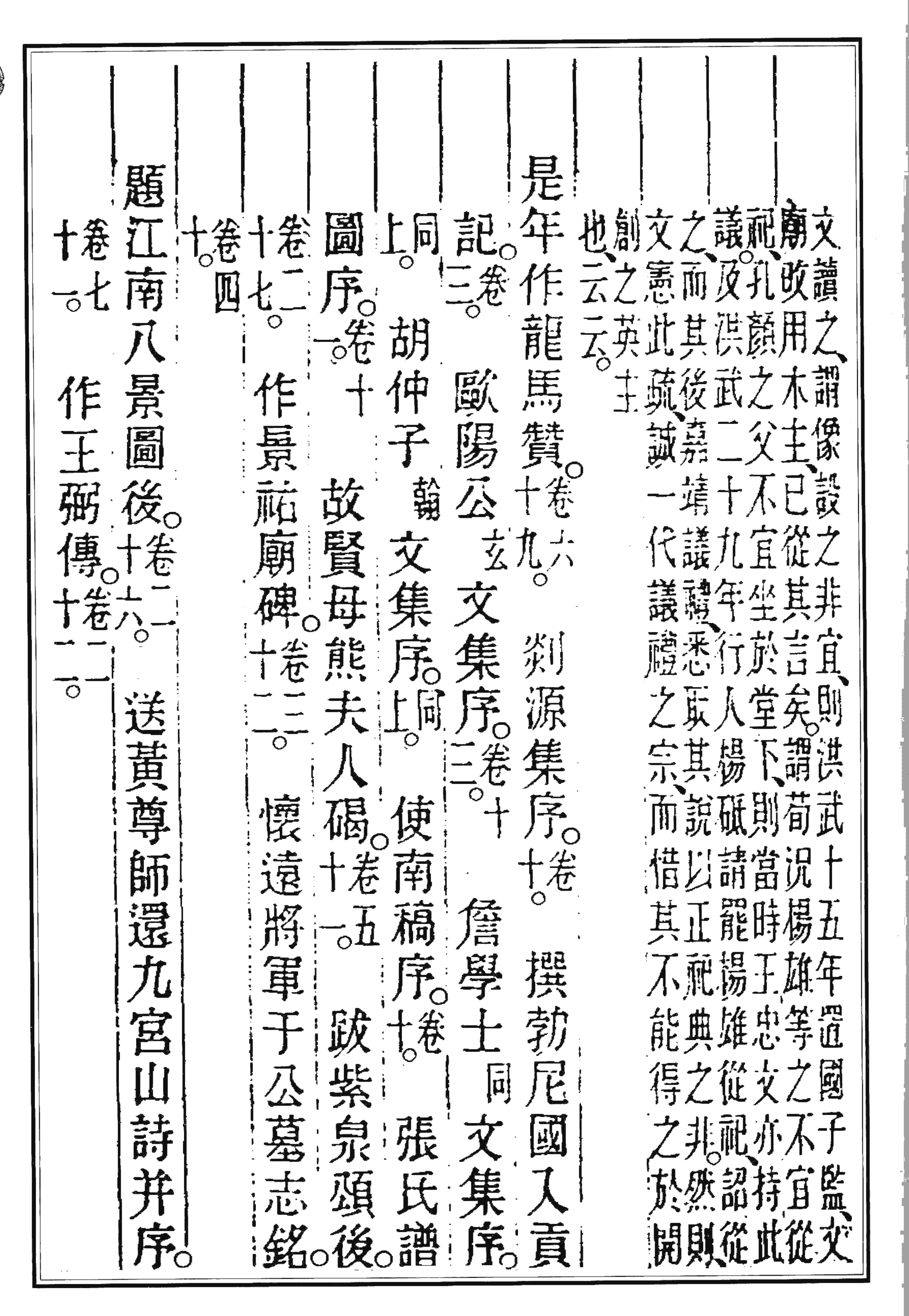
六月、奉敕撰華巢國公高神道碑銘。原〇卷三十四。

奉制詠鷹、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欣然曰、卿可謂善陳矣。本傳。〇纂案、明通鑑、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外國所獻海東青、敕儒臣應制賦詩、濂七步成、有自古戒禽荒語、上曰、朕偶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不懌而起。其攻異云、此據姚福青溪暇筆、明史但据家狀、歸美君德。據唐肅詩註、太祖不懌見之詞色。濂之請但云議禮、不以時奏、則藉微罪以斥之云云。既無的日可考、姑系於講官安遠之前、以存其讚耳。

七月、作天台顧氏先德碑。卷三十一。

八月、充京畿鄉試主考官。有鄉闈紀錄序。原卷九。

上孔子廟堂議、原。錄案、明通鑑考異云、上廟堂議、當在是年春夏間、但既因議被論、中閒何能留充考官、姑系於主試京畿鄉闈之後。議上忤旨、謫安遠知縣。其後廟祀卒從先生議。原。錄案、明通鑑論曰、據孫氏春明夢餘錄所載、文憲議考祀孔子廟之全文、所謂伏羲以下祀於太學者、乃其緒餘之論、非正指也。蓋洪武二年有孔廟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之詔。時倘書錢唐伏闕上疏爭之、不聽。文憲知上浸厭儒臣、不得不將順其意而爲之詞。前言七十子止祀於國學、與後言伏羲以下祀於太學、其意並同、言此等祀典即不通行於天下、未嘗不可。而孔子則天下所必當通祀者、與錢唐傳中所載程徐之疏大畧相似。況疏中列最後一條、以存或說、太祖偶摘其數語、以爲君師不必併祀、而具覽釋奠之賢、遂斥爲邪說、豈非希旨乎。夫七十子不必祀於國學、以荀況揚雄之輩雜置妄例、與其孫多、不如貴少也。祀伏羲以下於太學、所以明齊王之奠、非府州縣所得祀者。而以爲邪說、是肆意誣詆也。後之閱此疏者、未睹其藏、而拾其殘膏賸馥、以爲文憲病。試取其全



文、讀之、謂像設之非宜、則洪武十五年罷國子監、文廟改用木主、已從其言矣。謂荀況揚雄等之不宜從祀、孔顏之父不宜坐於堂下、則當時王忠文亦持此議、及洪武二十九年行人楊砥請罷揚雄從祀、詔從之、而其後嘉靖議禮、悉取其說以正祀典之非。然則文憲此疏、誠一代議禮之宗、而惜其不能得之於開創之英主也、云云。

是年作龍馬贊。卷六十九。剡源集序。卷十。撰勃尼國入貢記。卷三。歐陽公玄文集序。卷十三。詹學士同文集序。同上。胡仲子翰文集序。同上。使南稿序。卷七。張氏譜圖序。卷十一。故賢母熊夫人碣。卷五十一。跋紫泉頌後。卷二十七。作景祐廟碑。卷二十二。懷遠將軍于公墓志銘。卷四十。

題江南八景圖後。卷二十六。送黃尊師還九宮山詩并序。卷七十一。作王弼傳。卷二十二。

五年壬子，先生六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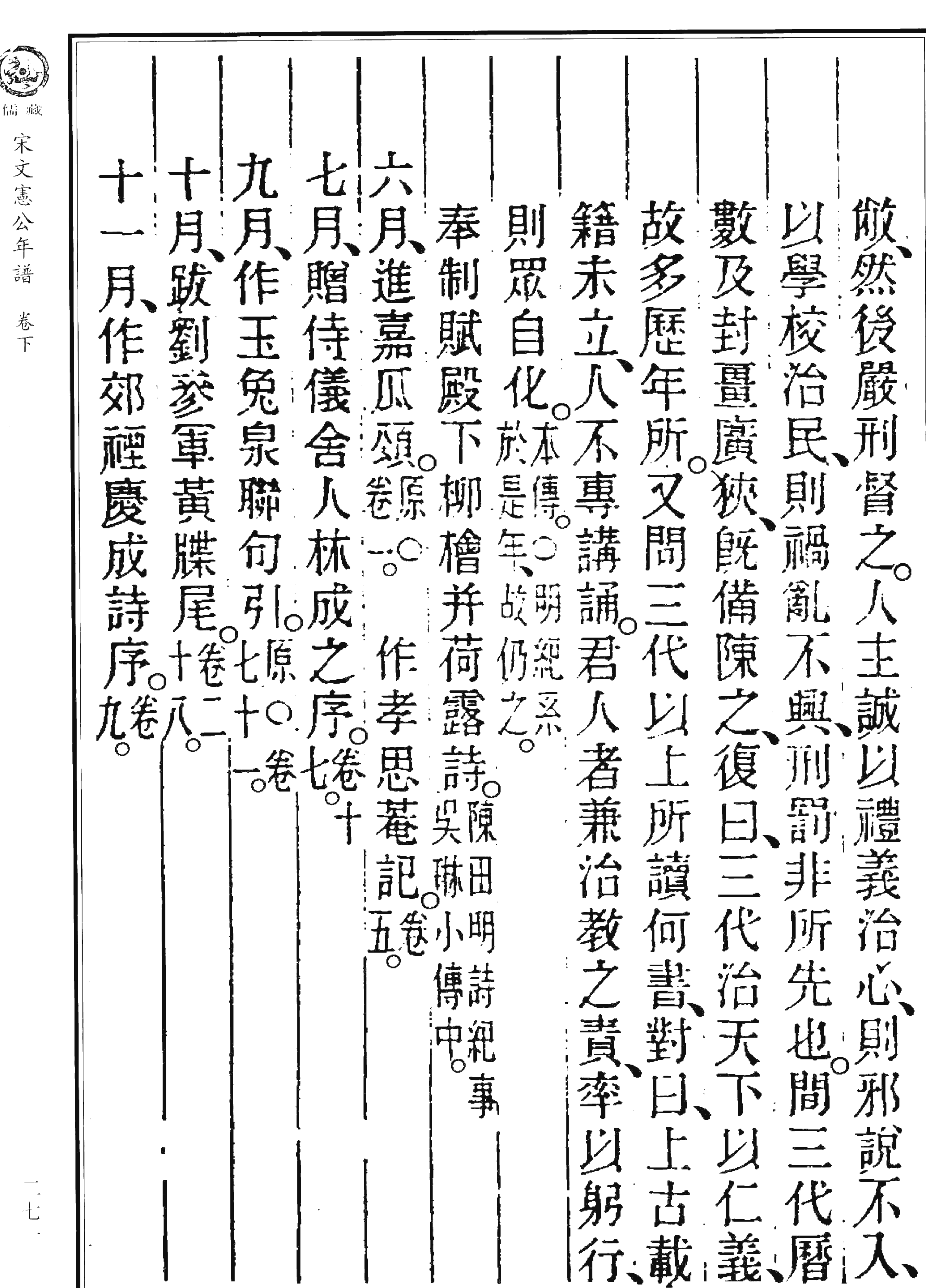
正月，作蔣山廣薦佛會記。卷二。案，又有題廣薦佛會記後，見卷二十六，又有跋，見卷二十八。　作葉氏先祠記。卷五。

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本紀。

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原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卷十八。　作游仙篇一首。卷七十一。

五月，陪祀於方丘。　太祖患心不寧，先生從容言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嘗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先生舉大學衍義。乃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太祖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黄老事，命先生講析。講畢，因曰：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既



儆、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狹、既備陳之、復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眾自化。本傳。明紀系於是年、故仍之。

奉制賦殿下柳檜并荷露詩。陳田明詩紀事吳琳小傳中。

六月、進嘉瓜頌。原卷一。作孝思菴記。卷五。

七月、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卷七十。

九月、作玉兔泉聯句引。原卷七十一。

十月、跋劉參軍黃牒尾。卷二十八。

十一月、作郊禋慶成詩序。卷九。

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奉議大夫。原文見錄一。案：諸先生侍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言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斂容嘉納，言則稱師父，且賜舊學二字以賜。原案：此行狀中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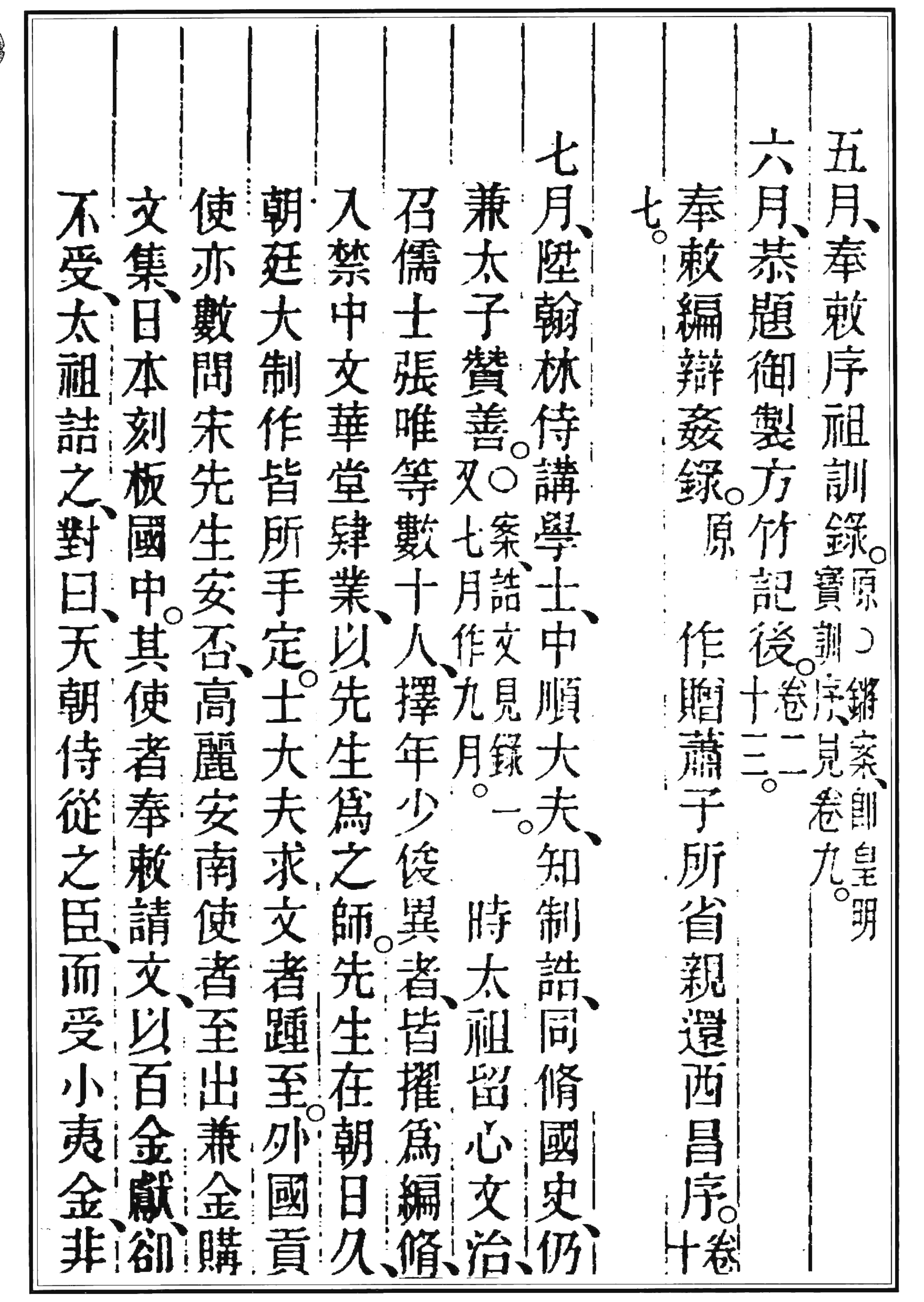
六年癸丑，先生六十四歲。

正月，作御賜甘露漿詩序。太祖御武樓之便閣，親調甘露漿，自飲一爵，分賜先生及御史中丞陳寧。原案：詩序見卷九。

詔選舉人肄業文華堂，詔先生等爲之師。纂要。

作王君子與文集序。卷十二。

三月，奉敕序昭鑒錄。原案：序見卷九。



五月、奉敕序祖訓錄。原□錄、案、即皇明寶訓序、見卷九。

六月、恭題御製方竹記後。卷二十三。

奉敕編辯姦錄。原作贈蕭子所省親還西昌序。卷十七。

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仍兼太子贊善。案、誥文見錄一。又七月作九月。

時太祖留心文治、召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年少俊異者、皆擢爲編脩、入禁中文華堂肄業、以先生爲之師。先生在朝日久、朝廷大制作皆所手定。士大夫求文者踵至、外國貢使亦數問宋先生安否、高麗安南使者至出兼金購文集、日本刻板國中。其使者奉敕請文、以百金獻、卻不受、太祖詰之、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

所以崇國體。太祖善之。原

九月、奉敕纂大明日曆。原。錄案、卷二十三恭題御和詩後云、八月十六日特詔至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

上皇明寶訓序。原　送王明府之官序。卷十五。

十一月十五日、先生同劉基、詹同侍上宴乾清宮之便閣、被酒而還。見卷二十三恭題御和詩後。

贈浩然子序。卷六十五。

十二月、侍武樓、薦李願證。傳見卷二十二。　恭題御和詩後。卷二十三。　作蘇州重脩孔子廟碑。卷三十三。

是年、恭題御製論語解後。卷二十三。　作贈令儀藏主序。卷十八。　混成道院記。卷十八。　元副總管王天錫墓志銘。卷四十一。　書陳思禮。卷六十三。

七年甲寅、先生六十五歲。

正月、奉敕撰閱江樓記。卷三。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卷十五。

二月、恭題賜和托鉢歌後。卷一十三。

三月、進大明律表。原六年閏十一月已頒定大明律矣。錄新條表尾明署七年、而本紀於

作節婦唐氏旌門銘。卷二十九。

春、長子瓚遣二孫自金華至京。劉基送宋仲珩序、見錄六。

作樓母婁氏墓版文。卷五十二。

五月、上大明日曆序。原卷九。

六月、送徐教授還任序。卷十六。

夏、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序。卷十八。

七月、作仁和圓應菴記。卷七。

八月、恭跋御製敕文下方。(原卷二十七。)

薦會稽僧郭傳爲翰林應奉。(有考功集序、見卷十二。)

九月、作重刻護法論題辭。(卷六十六。)

十月、作金溪孔子廟碑。(卷三十一。)

十一月、作感遇詩序。(卷十。)

送黃贊禮涖祀閩省詩序。(卷十五。)

送陳子晟還連江序。(同上。)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同上。)

作上虞縣重脩柯

韓二膃碑。(卷三十一。)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卷三十二。)

孝慈錄成。(明史后妃列傳、成穆貴妃九月薨、帝以妃無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期、敕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期、自此始、云云。蠡案、先王制禮、自有常經、明太祖牽一時私愛、更定制服、宜太子不敢奉詔。觀先生所撰凝道記云、後世父在爲母齊衰三年、雖曰加厚去禮意遠矣。可見孝慈錄之作、非先生本意、故特著微指於凝道記中、以告後世之議禮者。)

是年，恭題御製文集後。卷二十二。為單安仁作寧山續說。卷六十四。作宋伯賢白雲稿序。卷十二。送黃伴讀重還故里詩。卷七十一。重建緇金塔院碑。卷三十二。婺州教授季公墓銘。卷四十三。端木府君墓志銘。卷三十八。松陽周府君阡表。卷五十三。

遣仲子璲暫還故里。劉基有送序，見錄六。

八年乙卯，先生六十六歲。

正月，序洪武聖政記。原。案，序見卷九，記見卷七十七。

奉敕序洪武正韻。原。卷九。又案，纂要系於三月。

三月，賜御製文集。原

癸巳，恭跋御賜文集後。卷二十三。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見劉誠意集。

五月、奉制撰蟠桃核賦。卷一　作韻府羣玉後題。卷二十五。

七月、奉敕撰日本普濟國師碑銘。卷五十九。

八月、賜宴東皇閣。　內臣行觴、先生素不善飲、舉觴輒辭、太祖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太祖親賦楚辭一章以賜。見錄一。諭藏之以示子孫、仍命廷臣賦醉學士歌。○案、華克勤、方徵、宋善、林溫、桂彥良、王璉、張唯均有詩見錄五。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原

恭跋御賜詩後。卷二十三。

九月、命參中書大政。纂要　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行狀、明紀系於九月、今仍之。

十月、作趙氏族葬兆域碑銘。卷三十七。　蘇州萬壽禪寺重



構佛殿碑。卷三十三。

十一月、從遊琅邪山及荊塗二山。　從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遊琅邪山、沿溪校獵講武、有遊琅邪山記。內使遞到濠梁古蹟一卷、太祖親題其上、令先生搜訪、與青宮言之。因遊塗山、荊山、歷歷指陳、隨事進說、有遊荊塗二山記。原。案、記文內見卷三。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卷二十六。　作鳳陽府新鑄大鐘頌。卷一。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卷三十七。　貝瓊序潛溪前後續別四集序。錄四。

十一月、恭題御和詩後。卷二十三。

贈父文昭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原

贈祖德政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原

誥文俱見錄六。

是年、主事茹太素上書萬餘言、茹傳太祖問廷臣、或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先生對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太祖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本傳。○銘案、本傳如是、而茹太素傳則云、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未嘗及先生一言。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誥命後。卷二十四。　作蘭隱亭記。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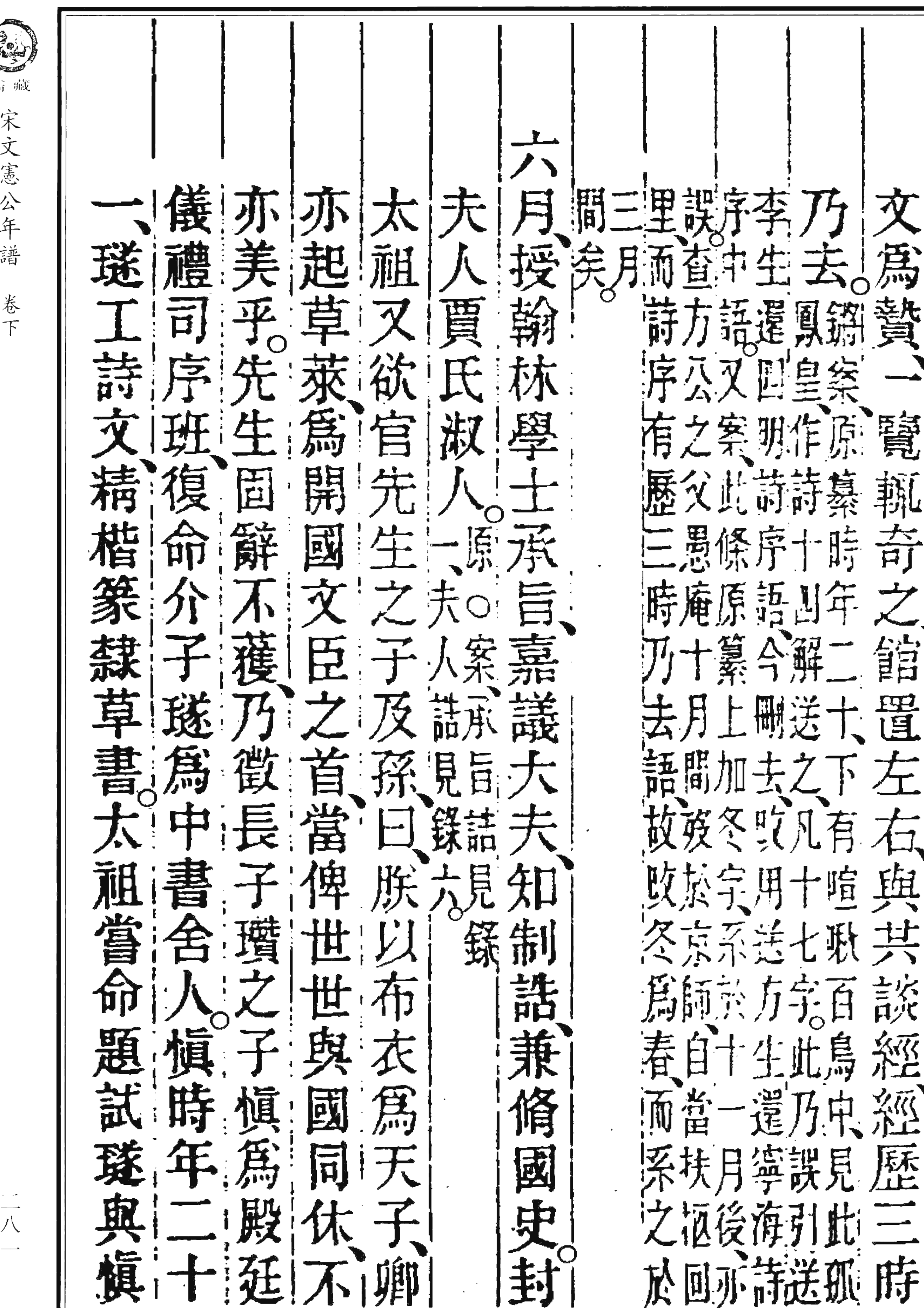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卷十三。　同知瀘州羅君墓志銘。卷三十八。　慶元路經歷劉君墓銘。卷四十七。

九年丙辰、先生六十七歲。

正月、作葉夷仲文集序。卷十三。

二月、充會試同考官。　有會試紀錄序。原。案、見卷九、序一作題辭。

春、寧海方孝孺來謁。　謁先生於禁林、時年二十、○原以



文爲贊、一覽輒奇之、館置左右、與共談經、經歷三時乃去。鑣案、原纂時年二十、下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皇、作詩十四解送之、凡十七字。此乃誤引送李生還四明詩序語、今刪去、改用送方生還寧海詩序中語。又案、此條原纂上加冬字、系於十一月後、亦誤。查方公之父愚庵十月間被於京師、自當扶柩回里、而詩序有歷三時乃去語、故改冬爲春、而系之於三月間矣。

六月、授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封夫人賈氏淑人。原。案、承旨誥見錄一、夫人誥見錄六。

太祖又欲官先生之子及孫、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爲開國文臣之首、當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先生固辭不獲、乃徵長子璲之子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復命介子璲爲中書舍人。愼時年二十一、璲工詩文、精楷篆隸草書。太祖嘗命題試璲與愼

而戒飭之、笑語先生曰、卿爲朕教太子諸王、朕亦爲卿教子孫也。先生或奏事入、稍倦、特命璲侦共扶下殿。三世同官內廷、當世榮之。原

作黄字先繹齋記。卷四。○案、是方孝孺代作。

鄒氏復姓孫氏序。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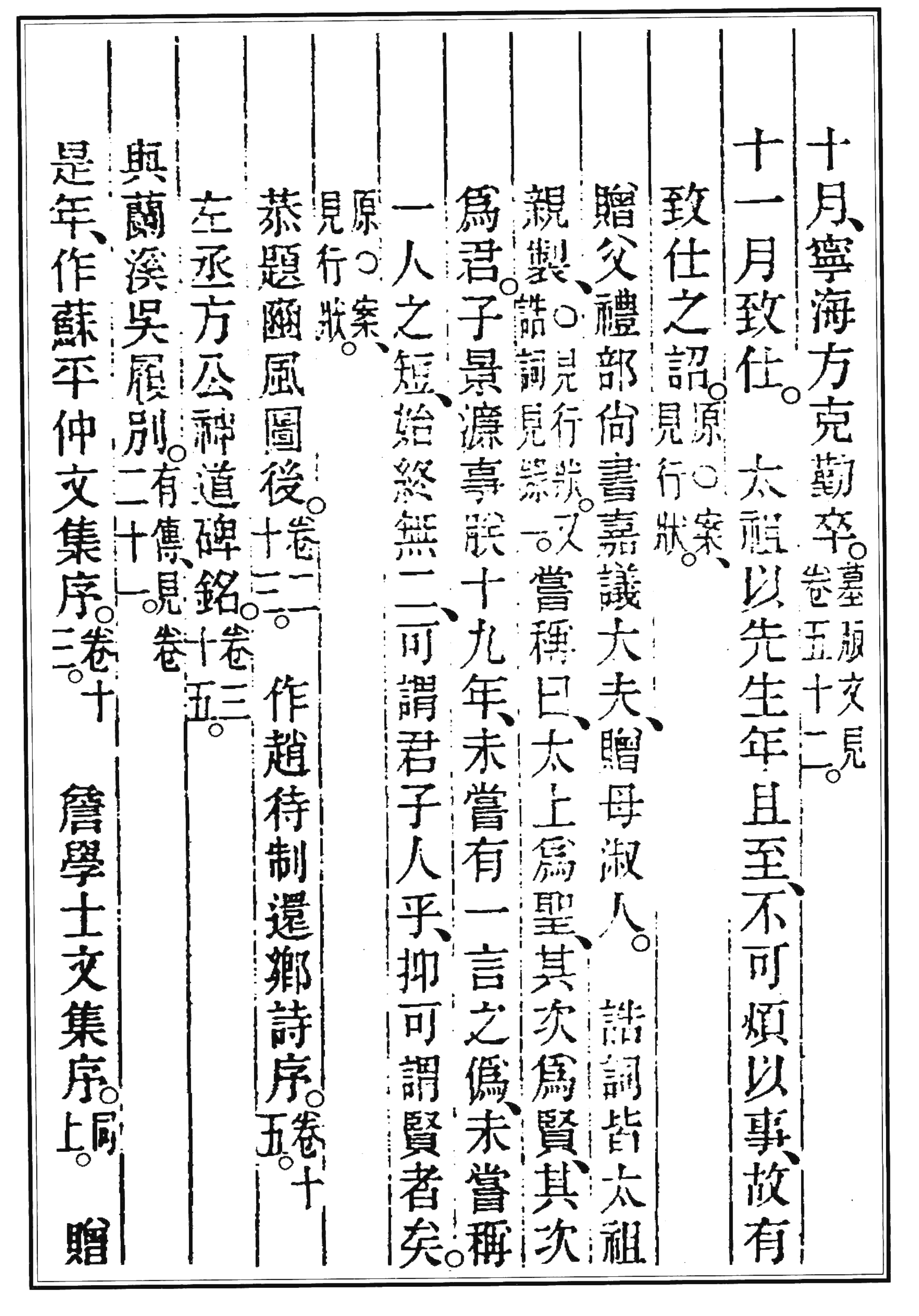
七月初一日、賜良馬二、又賜黄白馬歌。太祖又以先生艱於行步、詔太子選良馬二賜之、親作黄白馬歌、命廷臣咸賦之。原○案、華克勤、虞泰、王佐、孫傑皆有詩見録五。○案、歌見録一。

恭題御書賜蘄春侯卷後。卷十三。

八月、作李都尉字辭。卷六十七。

九月、作龍游重建證果寺記。卷二十三。

作新刻廣韻後題。卷二十五。



十月、寧海方克勤卒。墓版文見卷五十二。

十一月致仕。太祖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故有致仕之詔。原案、見行狀。

贈父禮部尚書嘉議大夫、贈母淑人。誥詞皆太祖親製、見行狀。又誥詞見卷一。嘗稱曰、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未嘗稱一人之短、始終無二、可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者矣。原案、見行狀。

恭題豳風圖後。卷十三。　作趙待制還鄉詩序。卷十五。

左丞方公神道碑銘。卷三十五。

與藺溪吳履別。有傳、見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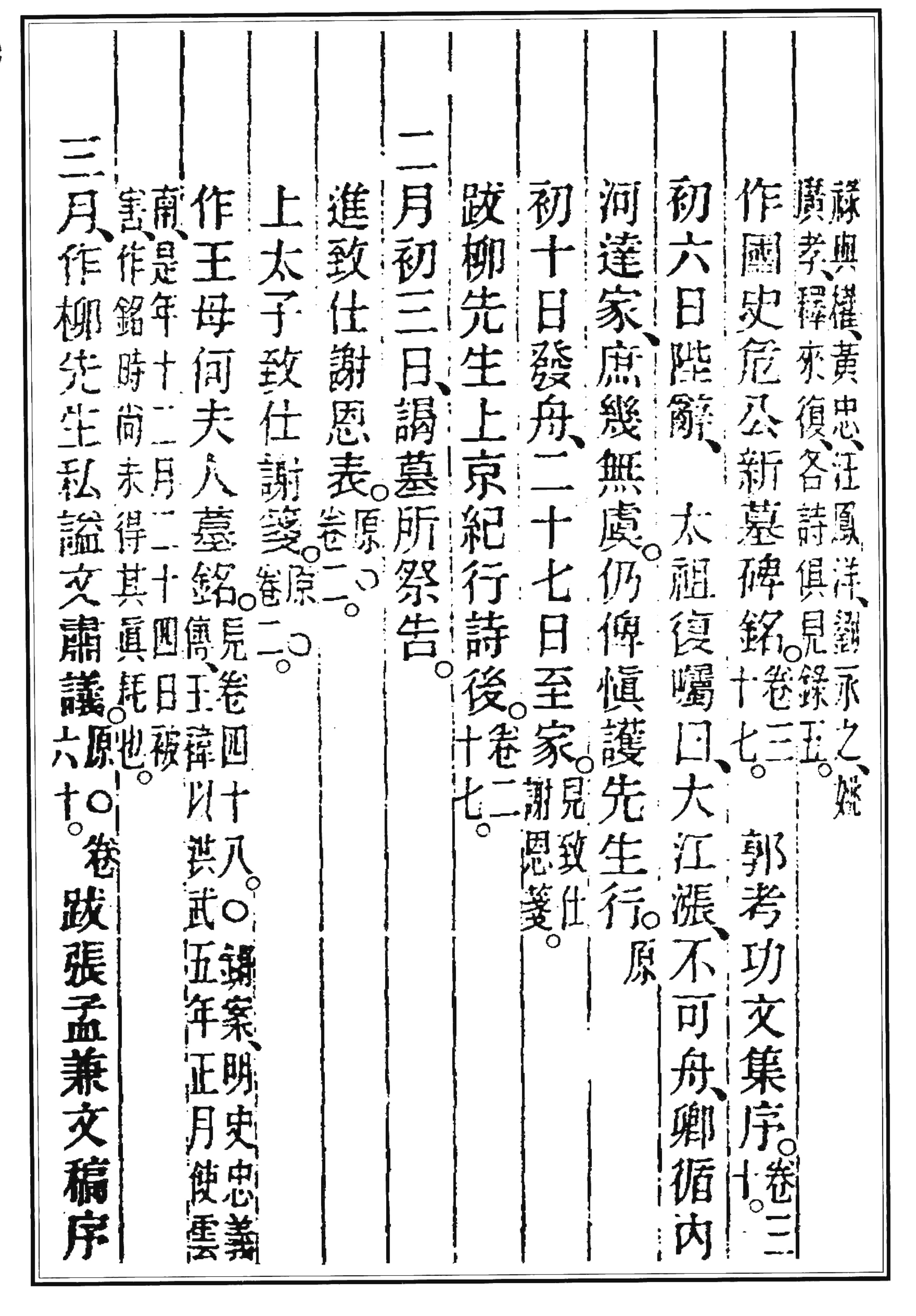
是年、作蘇平仲文集序。卷十三。　詹學士文集序。同上。　贈

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卷五十二。　黃母陳氏墓版文。同上。

送李生還四明詩。卷七十一。

十年丁巳，先生六十八歲。

正月，歸蒲江。　太祖賜詩一章，有向後文章遊必傳句，見錄一。及紙幣文綺甚厚，問曰：「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八。」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也。」錄案：明通鑑尚有令每歲一來朝七字。并太子賜以衣三襲。原。錄案：明通鑑考異文憲致仕告歸，三編系之正月，證之潛菴史稿，則正月乙酉也。然此乃據其告歸之月日，若其致仕則文憲行狀系之九年十一月，有致政之語，故諸書言之系文憲告歸於九年之冬，蓋據行狀也。文據行狀言二月歸金華。方正學祭文亦言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則史稿系之正月乙酉者得之。至所謂事朕十九年者，當爲九年語，蓋文憲以至正十八年太祖克金華來見，推之洪武九年，正十九年也。若所云六十八歲者，則十年告歸時語，蓋文憲卒於洪武十四年，年已七十二，是告歸時正六十八也。今俗系之正月下云云。錄又案：先生歸時送行有詩者，若孫蕢、桂彥良、荅



蘇與權、黃忠、汪鳳洋、劉丞之、嬀賢孝、釋來復各詩俱見錄玉。

作國史危公新墓碑銘。卷三十七。　郭考功文集序。卷三十。

初六日陛辭、　太祖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原

初十日發舟、二十七日至家。見致仕謝恩箋。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卷二十七。

二月初三日、謁墓所祭告。

進致仕謝恩表。原卷二。

上太子致仕謝箋。原卷二。

作王母何夫人墓銘。見卷四十八。謹案、明史忠義傳、王禕以洪武五年正月使雲南、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害、作銘時尚未得其眞耗也。

三月、作柳先生私謚文肅議。原卷六十。　跋張孟兼文稿序

後。卷二十七。又鄭楷跋語見錄五。作葉夫人墓碣銘。五十一。②

太祖賜詩一章有序。見錄一。樓景元甫墓碣。同上。

春、作南澗子墓碣。卷四十九。

四月、作先大夫碑陰記。卷五。方氏族譜序並後跋。卷十一。

六月、方孝孺來從學。原。鄭楷送方生還寧海詩序云：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方生復執經來侍、喜動於中。是正學之來浦陽、其父服尚未期也。明史方傳云既免喪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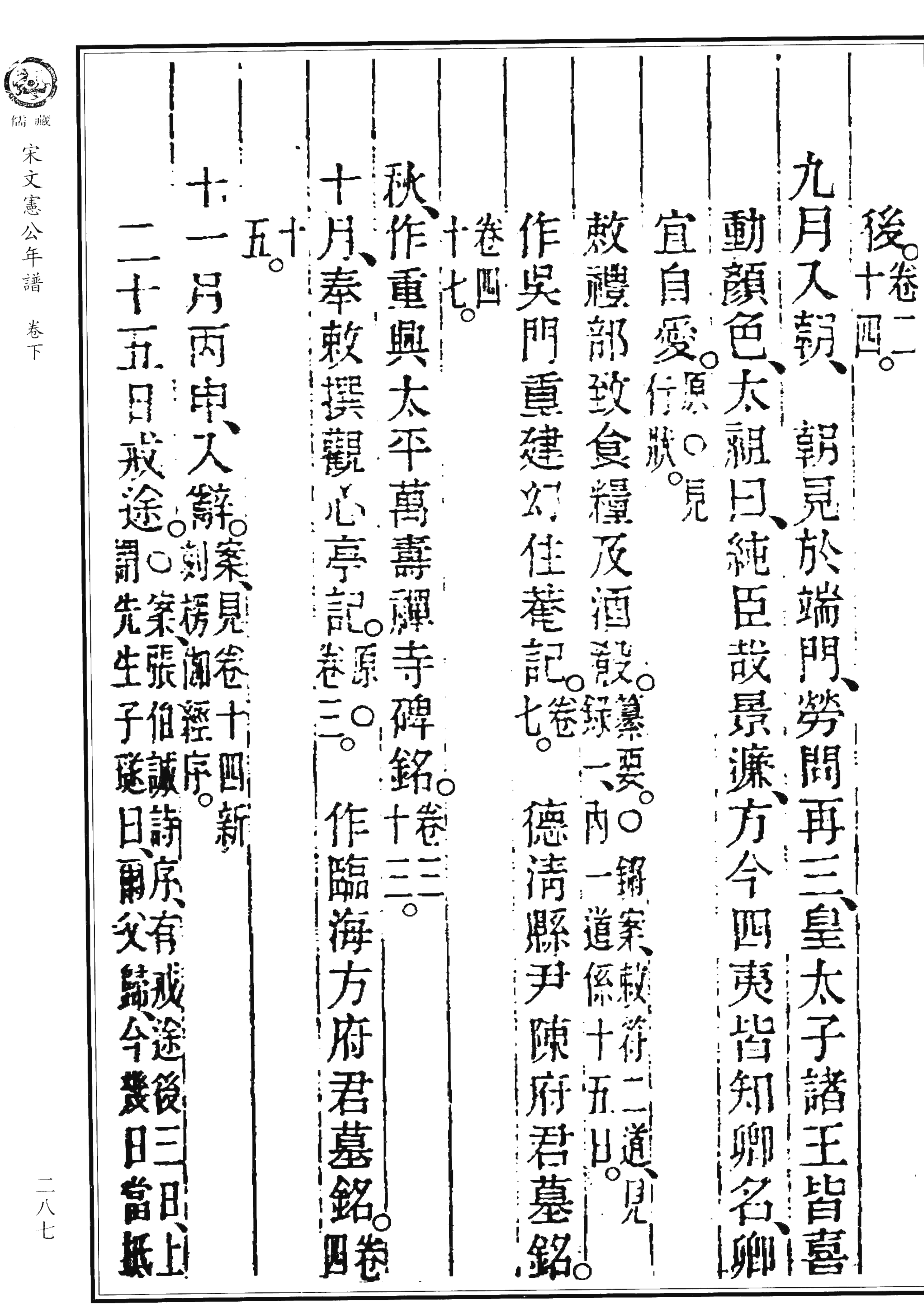
作寧海林貞婦方氏墓志銘。卷四十四。

夏、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卷十五。

七月、作三老圖頌。卷一。浦陽樓靜精舍記。卷七、杭州天龍寺石佛記。卷八。

刻宋學士文粹十卷、補遺一卷。劉基序、鄭濟後識、俱見錄四。

八月、作義烏樓氏家乘序。卷十一。題默成居士矯齋記



後。卷二十四。

九月入覲、朝見於端門、勞問再三、皇太子諸王皆喜動顏色、太祖曰、純臣哉景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宜自愛。原。見行狀。

敕禮部致食糧及酒殽。纂要。錄案、敕符二道、見錄一、內一道係十五日。

作吳門重建幻住菴記。卷七。

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卷四十七。

秋、作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卷三十三。

十月、奉敕撰觀心亭記。原卷三。

作臨海方府君墓銘。卷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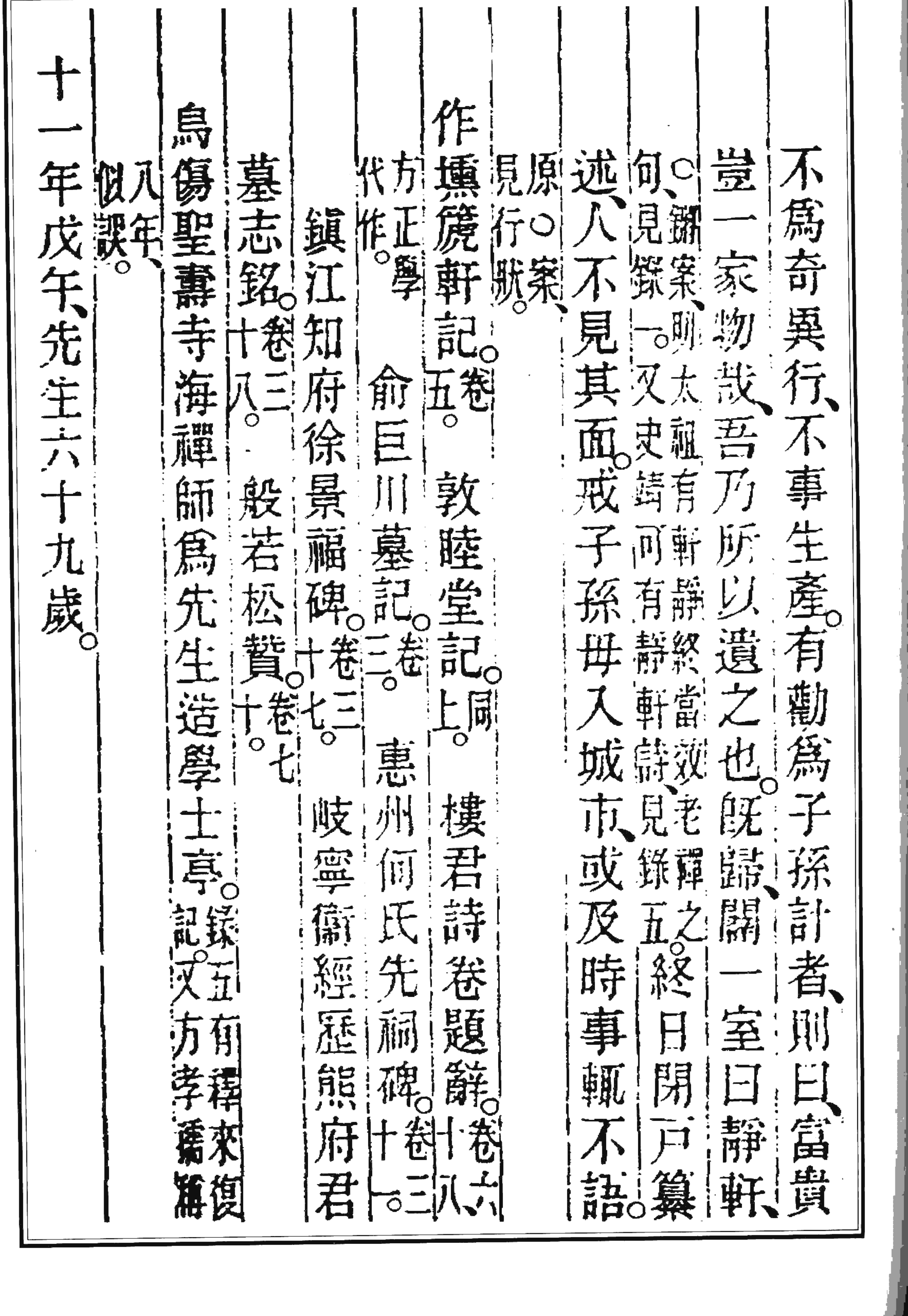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丙申、入辭。案、見卷十四新刻楞伽經序。

二十五日戒途。案、張伯誠詩序、有戒途後三日、上訓先生子璲曰、爾父歸今幾日、當抵

何處云云、見錄五。先生以歲暮辭歸數日、案、張詩序作十二月二日。太祖謂璲曰、朕夢見爾父、笑語如平日。爾父雖去、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原。錄、案、張伯誠、史靖可、林靜、釋全湖均有送歸詩、見錄五。

恭題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卷二十三。作徐方舟墓銘。卷四十五。

十二月、○三字譜。還青蘿山房。先生狀貌豐偉、細目美髯、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細書、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於學無所不通。性疏曠、不事檢攝、賓客不至、累日不整衣冠。或攜友生徜徉於梅花間、轟笑竟日。或獨坐長松下、看晴雪墜松巔、雲出沒巖扉間、悠然自適。以上見王禕撰傳。



不爲奇異行、不事生產。有勸爲子孫計者、則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既歸、闢一室曰靜軒、○錄案、明太祖有軒靜終當效老禪之句、見錄一。又吏詩可有靜軒詩、見錄五。終日閉戸纂述、八不見其面、戒子孫毋入城市、或及時事輒不語。原○案、見行狀。

作壎篪軒記。卷五。　敦睦堂記。同上。　樓君詩卷題辭。卷六十八、方正學代作。　俞巨川墓記。卷三。　惠州何氏先祠碑。卷三十一。　鎮江知府徐景福碑。卷三十七。　岐寧衞經歷熊府君墓志銘。卷三十八。　般若松贊。卷七十。

烏傷聖壽寺海禪師爲先生造學士亭。錄五有釋來復記。又方孝孺繫八年、似誤。

十一年戊午、先生六十九歲。

三月、作義烏重濬繡湖碑記。原○卷三十二。新刻楞伽經序。卷四十。

七月、作長洲練氏義塾記。原○卷四。

十月、作鄭氏旌義編引。卷六十四、單行本有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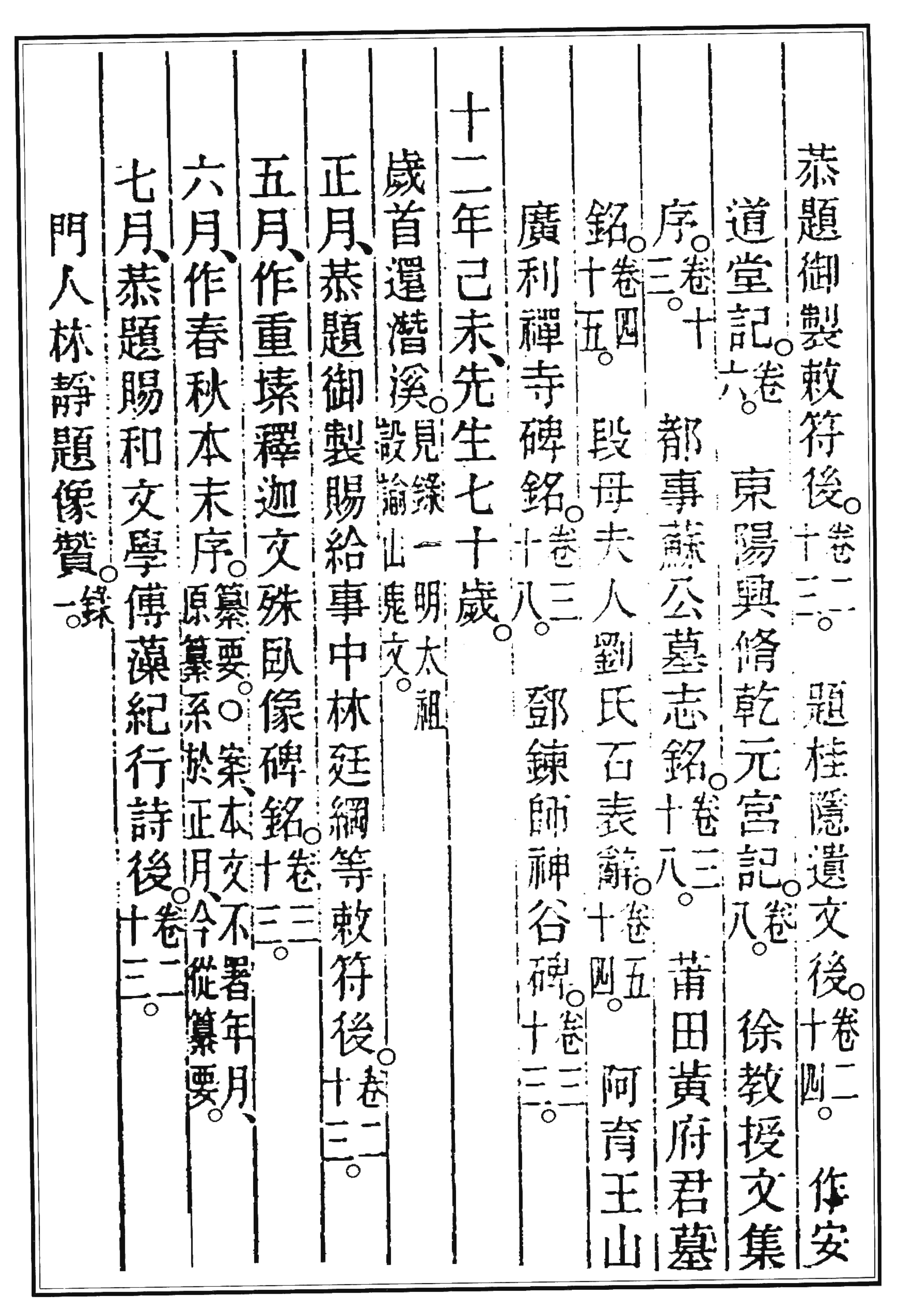
十一月、道經杭州大慈山、作虎跑泉銘。卷三十。淨慈寺新鑄銅鐘銘。同上。

朝京師。閱十四日見於端門、太祖大喜、皇太子諸王皆喜。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與上游、恩禮備至。纂要。○錄案、原纂失載、殊非每歲來朝之訓、今據補。

十二月十九日、賜題宋承旨越中來歌。錄一。

冬、爲朱芾作灘哥石硯歌。原○見卷七十二。

在朝七旬餘、歲暮辭還。纂要。


恭題御製敕符後。卷二十三。　題桂隱遺文後。卷二十四。　作安道堂記。卷六。　京陽興脩乾元宮記。卷八。　徐教授文集序。卷十三。　都事蘇公墓志銘。卷三十八。　莆田黃府君墓銘。卷四十五。　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卷五十四。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卷三十八。　鄧鍊師神谷碑。卷三十三。

十二年己未、先生七十歲。

歲首還潛溪。見錄一明太祖諭山鬼文。

正月、恭題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敕符後。卷二十三。

五月、作重塐釋迦文殊臥像碑銘。卷三十三。

六月、作春秋本末序。纂要。案、本文不著年月、原纂系於正月、今從纂要。

七月、恭題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卷二十三。

門人林靜題像贊。錄一。

八月、作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原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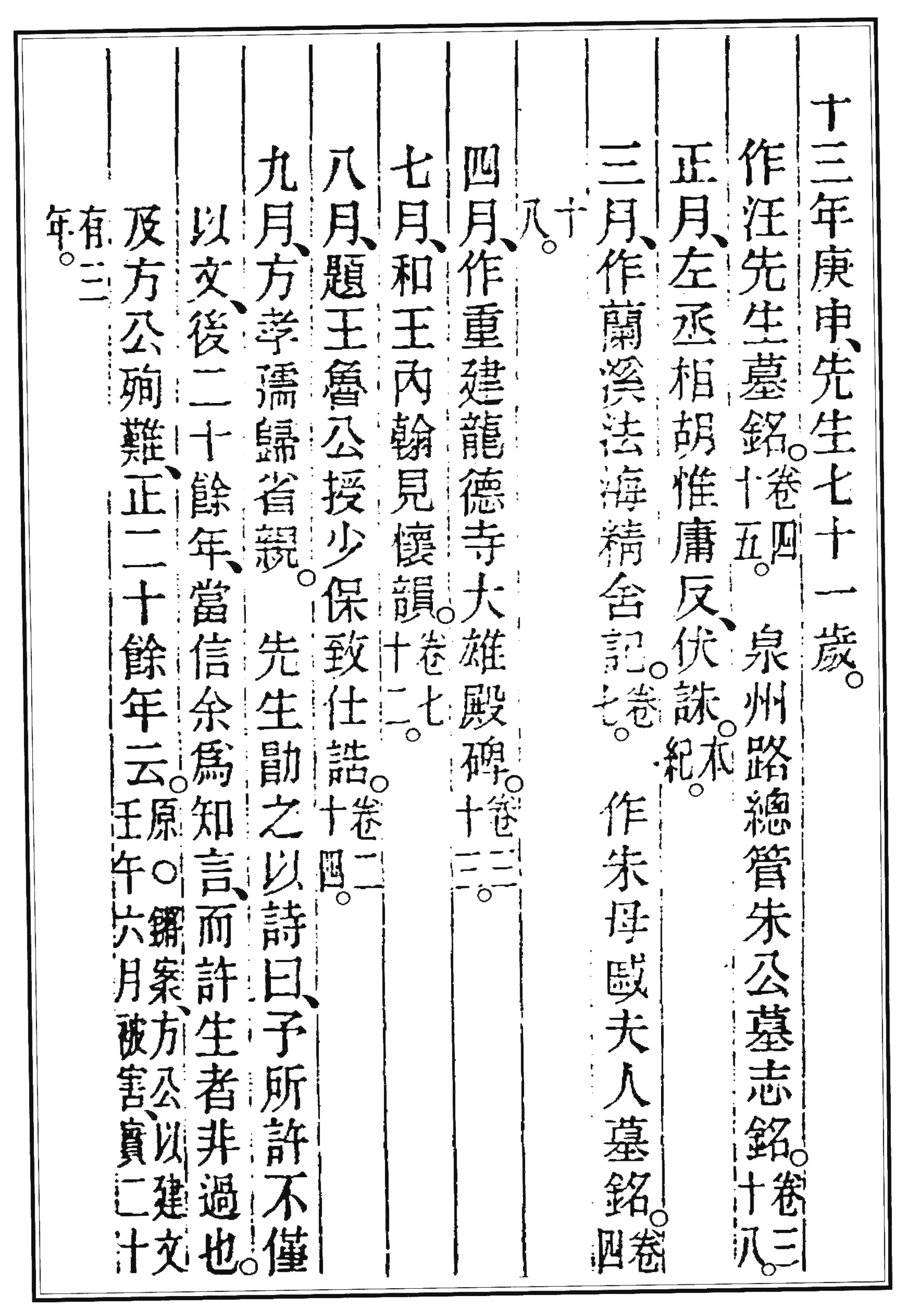
九月、為義烏朱廉作理學纂言序。原卷九。　題張如心初脩譜序後。卷二十六。　題蔣伯康小傳後。同上。

冬、還金華省墓。案見傅守剛墓碣。　至京師、方孝孺從行。錄、案遜志齋集祭郭士淵文有歲在己未、從太史至於京師云云。此是年入朝之證也。原纂俱未載、今補。作寶婺觀重建碑。卷八。方正學代作。

十一月、作新注楞伽經後序。卷十四。案此文是朝京時作。

十二月十六日、敕禮部賜食糧穀醴。錄一。

作味梅齋稿序。卷十二。　柳氏宗譜序。卷十一。　毛公神道碑。卷三十六。　東邸郡侯花公墓碑。卷二十七。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卷三十六。　傅守剛墓碣。卷四十九。　毘盧寶藏閣碑。卷三十三。



十三年庚申、先生七十一歲。

作汪先生墓銘。卷四十五。　泉州路總管朱公墓志銘。卷三十八。

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反、伏誅。本紀。

三月、作蘭溪法海精舍記。卷七。　作朱母歐夫人墓銘。卷四十八。

四月、作重建龍德寺大雄殿碑。卷三十三。

七月、和王內翰見懷韻。卷七十二。

八月、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卷二十四。

九月、方孝孺歸省覲。　先生勖之以詩曰、予所許不僅以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余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及方公殉難、正二十餘年云。原。　按、方公以建文壬午六月被害、實二十有三年。

賈夫人卒、葬青蘿山麓。原○録案、夫人卒無月日可考、惟崇禎間義烏知縣進賢熊人霖有重闕基址碑、今尚立墓後數十步。又先生仲子璲被害於是年。冬月聞、姪性迎喪歸祔於夫人墓旁。方正學有壙志見録一。又夫人卒時年七十。

冬十一月、壙○三字據志增。孫愼坐胡惟庸黨誅、并誅璲、籍其家。械先生至京、欲誅之。馬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豈知朝廷事耶。原○録案、明史后妃列傳、旣載皇后之諫、

又云、帝不聽、會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惻然投箸起。明日赦之、安置茂州。云云。蓋太祖素嗜佛、宜皇后以作福動之、而悟也。考先生事太祖二十年、稱爲賢人、稱爲純臣、可謂知臣莫若君矣。何遽以株連被逮、誠不可解。稽前後事實、觀之如行狀所載、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此一事也。又致仕後賜詩一章、序言召其孫愼、謂曰、爾翁去此而誰從、問生財乎、涉田園乎。此又一事也。觀此則太祖之疑於先生久矣。鳥盡弓藏、古今一轍、而於此儒臣或不其然。今太祖竟於儒臣亦忍



爲之、豈非爲成祖作俑哉。詎謂成祖、有明一代元氣之傷、實濫觴於此矣。

撰金剛經靈異贊。卷七十。○錄案、此贊序曰、洪武庚申、經入沙門宥錫之手、復重加裝褫、卽南屛山中請濂號贊云云。此必是先生被逮過杭時所作、不惟無幾微怨懟語、而斷法一心之旨、尤見精進無已云。

徙茂州。太祖因馬后言、闔家徙茂州安置。先生顚行、以遺稿畫像付義門鄭氏、○錄案、鄭柏撰遺像記云、公之瀕行、盡以遺稿畫像付屬、親書四語。又發詩補注有付予斯文之語、則鄭氏卽柏也。而書四言以別曰、生平無別念、念念在麟溪。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原○錄案、末二句嚴刻本作生則長相思、死則復來歸、其詞句互異。又案明通鑑考異云、宋濂安置茂州、明史本紀系之九月、三編系之十月。證之行狀言是年之冬、則紀書十月者近之。今考遜志齋集宋仲珩壙志云、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日時加巳。季冬八日、十一月之末也。又證之文憲孫愼壙志、言其死於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璲愼二人之被誅、在是年。十一月、則文憲之安置茂州、卽在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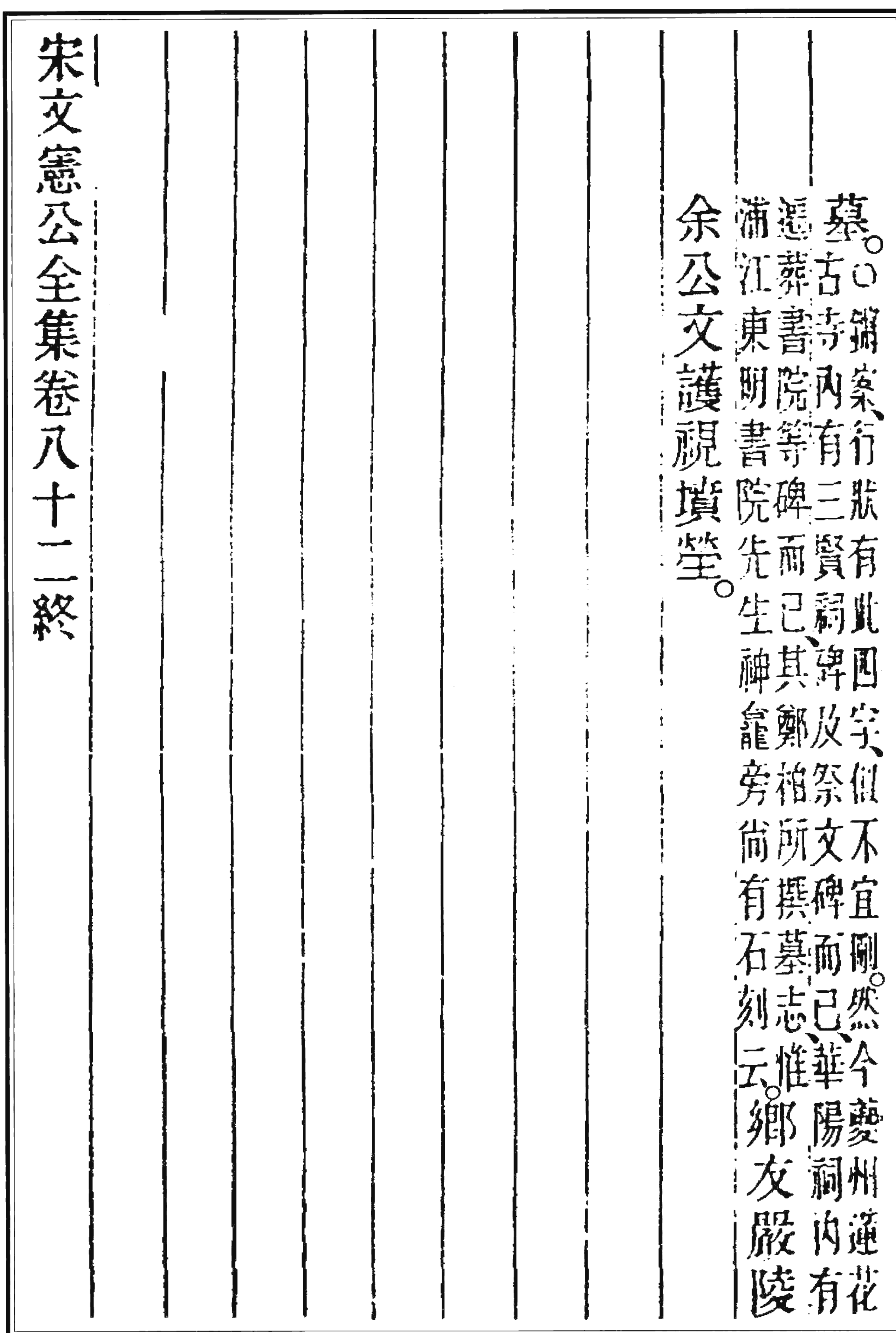
貽書方孝孺。錫案、遜志齋集題太史公手帖云、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云云。

十四年辛酉、先生七十二歲。

作桑仁卿傳。卷二十。錫案、傳稱桑惠字仁卿、婺之武義人、其子名以時、爲夔州府通判云云。先生被謫在途、桑以時本鄉人子、爲父求文、固其宜耳。

五月、卒於夔州。　先生行至夔州、寓僧寺、臥病不食者三旬、。案、三旬二字、據金華賢達傳補。蓋二十二十日是先生病卒之日、非臥病之日數也。日晨起、書觀化帖。錫案、金華獻徵錄云、臨終作觀化帖八十二字、略云、君子觀化、小人但化。中心既但、何以能觀我心。情識盡空、等於太虛、不見空空、不見不空。大小乘法門、不過如此。人自不信、可憐可笑。示格示撐、蓋其從行二孫也。此帖留傳鄭氏云。端坐而逝。原

旅葬夔州西蓮花峯下。　州倅武義門生葉以時經紀喪事、。錫案、葉字誤、當作桑字。明史又誤爲葉以從、原纂得其名、而仍誤其姓、何也。刻石表



墓。○謹案、行狀有此因実、但不宜刪。然今夔州蓮花古寺內有三賢祠碑及祭文碑而已、華陽祠內有遷葬書院等碑而已、其鄭楷所撰墓志、惟鄉友嚴陵蒲江東明書院先生神龕旁尚有石刻云。余公文護視墳塋。

宋文憲公全集卷八十二終

校記

①迄：疑作「乞」。

②「五十二」上，據本譜體例，當有一「卷」字。

宋文憲公全集卷八十三

年譜附錄上

謹錄錫典、祠墓及刊刻文集年月。○原

鄉後學　浦江　朱興悌子愷
　　　　　　　戴殿江礫三　原纂
奉化孫　鏘玉叟增輯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辛酉

六月、門人方孝孺作籲天文。見潛溪錄三。

十九年丙寅

長子瓚卒於茂州安遠驛。○鏘案、方孝孺撰墓志云、丙寅閏月十日、又云安遠驛旁之藁葬。年五十四、三男皆先卒。○案志云、三子愼、愷、侑。從子懌○案懌爲親弟璲之子。以孤童治喪、幼子懷卒之歲始生。原○案鄭柏撰先生墓志瓚與妻賈氏祔葬公之墓右、見錄二。又方孝孺撰志、見錄六。

二十三年庚午

正月，門人某跋鑾坡前集中贈梁建中序。卷十七。

二十四年辛未

方孝孺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作宋仲珪墓志銘。案，志云，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於是君喪已五年矣。由丙寅之卒推之，當在是年。而原纂係於二十六年，未詳所據。

二十六年癸酉

閏四月，方孝孺抵漢中，道夔州，祭公墓，恤其家。原

二十七年甲戌

四月，蜀獻王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案，方孝孺有題跋，見録六。

二十八年乙亥

方孝孺自漢中抵蜀，請蜀王郵公遺孤，先後祭文凡八

首。原○案、二十七年方公已在蜀、原纂不知何據。又祭文八首、俱見錄三。

惠宗建文元年戊寅

十二月、召公之孫懌爲翰林侍書。原○案、見吳之器婺書、而無十二月字。明史無侍書二字。

三年庚辰

刻續文粹十卷、附錄一卷。案明史藝文志云、方孝孺鄭洧同選、有樓璉序、清林佶跋俱見錄四。

四年辛巳

燕王犯京師、殺文學博士方孝孺、夷其族。通鑑輯覽。案、先生送方生歸里詩序、有二十年後云云、至是果驗。

懌又遘永樂之難。案、商輅撰宋道七行狀有是語、詳見錄六。

成祖永樂十年壬辰

公之孫慎坐鄭公智黨應死、成祖赦之、俾還蜀守墓。原案、癸書云、文皇時慍坐鄭智累、當坐、上曰、宋濂開國名儒、侍皇考有勞。慍其孫、赦勿問。原纂慍作慎、考文明史附載此事、並不書名。

十一年癸巳

蜀獻王召公之孫恪、賜葬具、使改葬於成都華陽縣安養鄉之原、○志云、十二月二十七日。遣文武卿士祭奠、并賜田八十頃○華陽縣志陵墓類作八十畝、誤。以奉其祀。長子瓚與妻賈氏祔葬墓右、鄭叔度有改葬墓銘。原○墓銘見録三。

宣宗宣德元年

三月十二日、公曾孫宋信卒於蒲江城南通化鄉。墓銘見録六。

某年、四川按察使陳璉祭公墓、有祭文。録三。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正月，刻文章正原十五卷，趙同魯有後識。錄四。

五年甲戌

四川按察使弋陽黃溥等祭公墓，有祭文。錄三。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

四川臬司黃溥刊潛溪集十八卷。原。○黃序云：其曾孫賢嘉出其家所藏遺稿，又云：屬其外孫茂州醫學典科嚴塤繕寫入梓。又王稌識云：黃君去任，余以其板悉付其孫宋綱，俾世守之。詳見錄四。

二年戊寅

四川副憲羽文盛作祠堂三間於公墓前。原。○周記云：經始於天順二年六月廿七日，訖工於十一月望，俾先生之孫紀居其旁室，以奉時祀。詳見錄三。

五年辛巳

浙江左參政黄譽刻宋學士文集二十六卷。魏驥序、見錄四。

憲宗成化六年庚寅

括蒼徐禮刻龍門子凝道記。有序、見錄四。

七年辛卯

六月、鎮守四川並行都司尚衣監梅忠、巡視四川南京戶部右侍郎黄琛、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郭純、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胡拱宸、右布政使楊文琳、四川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副使高瑛、彭韶等祭公墓、有祭文。見錄三。

八年壬辰

浙江義門。四字譌。鄭璽建公祠於青蘿山故址、。見浦江縣志、又有鄭氏世守之語。每年十月十三公誕日祭奠。義烏王汝撰祠堂



記。原○案、祠記是王禕作、見錄三。王汝所作是游青蘿東明二山記、見錄六。

九年癸巳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壎祭公墓、有祭文。錄三。

十四年戊戌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使副使公安王軾祭公墓、有祭文。錄三。

二十一年乙巳

蜀惠王拜公墓、見土脈淺薄、命承事宋璟於淨居寺舊塋啟其藏而窆焉、在錦城迎暉門外、尋廢其寺、建祠祀公。金華潘璋有記。原○案、此潘記中語。又彭華記云、巡撫都憲孫公仁、巡按御史俞公振、木、憲使周公、藩臬諸公。偕拜奠墓下。周公以山水不環會。土脈淺薄、盍謀遷之。僉憲潘公璋特啟於蜀王云云。是事發於孫俞諸公。潘記所言、蓋歸美蜀王之意耳。詳見錄三。

孝宗弘治三年庚戌

四川提學僉事歷城。案、原纂止提學二字。王敕請於巡撫馮俊、巡按魏英。原誤美。等、奏復公舊官、命春秋崇祀於有司。原

八年乙卯

浦江縣知縣。案、原纂作邑令、二字今改、後倣此。歷陽王珍重刻浦陽人物記二卷。卷末公自跋云、始立稿而廉侯景淵遽取刊布、牴牾者多、今補定五十餘處、視舊爲勝、時至正十三年。此跋未載集中。原

九年丙辰

二月十七日、奉旨仍依原任翰林學士承旨職於本官葬所祠堂內設立神主牌位供奉、行令成都府分派成華二縣每年春秋時月致祭。有復官受祀事蹟。錄三。

武宗正德八年癸酉

金華府知府涪州劉莅上疏爲公請謚。疏見錄三。

十二月、賜公謚曰文憲、入鄉賢祠。原○案明通鑑、乙亥追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謚曰文憲。其考異云、八年冬、禮部議、九年始奉旨也。又案劉莅上疏未詳月日、然必在賜謚之先明矣。

九年甲戌

四月、漕運總督太原張縉重刻宋太史文集、翰苑前集後集續集別集、芝園前集後集續集、朝京稿、分四類八編、共七十二卷。張君有後序。原○序見錄四。

世宗嘉靖三年甲申

詔以公六世孫德芳爲國子正。原○案、此語詳婺書、見錄二。

六年丁亥

刻劉基撰宋潛溪先生像贊。後有跋語、凡七行、僅存凡十六字、末題嘉靖丁亥夏、

餘俱殘缺。見錄一。

十一年壬辰

夔州府知府倪組重建三賢祠。夔州府志云、祠在府治後寶山頂。明郭棐建、祀杜少陵、邵康節、宋潛溪。後巡撫朱廷立祀周濂溪、王梅溪、宋潛溪。後知府許宋鑑以潛溪移祀杜邵祠。○錄案、今蓮峯書院及古蓮花寺尚存周王宋三賢牌位、朱廷立有記。見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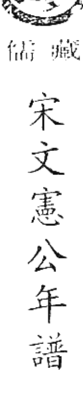
華陽縣宋公祠左增建方正學祠、臨海趙淵有記。錄六。

十三年甲午

金華縣丞李重奉巡按東牟張○案、名子立。檄、建潛溪先生祠於府城南隅、戚雄撰祠記。原記文見錄三。

十五年丙申

七月、河間守徐嵩刻潛溪集八卷○案、尚有附錄一卷。於府署、西蜀高節撰後跋。原跋見錄四。



十九年庚子

四川巡按御史劉大謨聘脩撰楊慎修蜀志、○案、郎通行之全蜀藝文志。開局於静居寺宋方二公祠。有詩。録三。

二十五年丙午

四川巡撫鄭縣張時徹臨拜祠墓、訪公後人、檄有司爲之廟與田、立之宗而使世守焉。其廟在成都華陽縣左半里許。○案、東門外五里。張君有宋學士家廟記。原○案、祭文未見、廟記見録三。係補。

三十年辛亥

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刻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學使雷禮撰序。原○案、序及陳元珂後識均見録四。

三十一年壬子

韓侯又建公祠於學宮東偏、置祀田。學使薛應旂、郡人姜良翰皆有記。原。○案、二記及闢移田産等文、均見錄三。

三十五年丙辰

開封刻龍門子凝道記二卷、李濂爲序。原。○案、序見錄六。

四十四年乙丑

淮揚兵備、浙江按察使副使、前知淮安府事東萊劉祜重脩宋學士文集、有跋。錄四。

穆宗隆慶六年壬申

巡按謝廷傑、知府鄭一信以郡城南○案、在金華府。祠薄於江、圮甚、乃移鄉賢祠於學、而建宗賢祠於鄉賢祠遺址、合祀宗忠簡、胡壯武、陶忠烈、宋文憲、王忠文五公、匾曰仰止先賢。原



神宗萬曆　年

四川巡按御史夏邑彭端吾祭公墓，有祭文。錄三。

三十八年庚戌

浦江縣知縣吳良悌重輯潛溪集。原〇案：吳序見錄四。是重脩非重輯也。

四十四年丙辰

翰林院編修常熟錢謙益刻護法錄十卷，有序。錄四。

熹宗天啟七年

鄭崇岳葺祠脩墓，立宋學士碑記。原〇案：記文未見，俟補。

莊烈帝崇禎　年

浦陽縣知縣吳應台重脩宋學士文集，見錄四、張文將應廣書左。

浦陽人物記刻入縣志。

十二年己卯

義烏縣知縣進賢熊人霖重修賈夫人墓，撰文立碑於青蘿遺址碑之旁。文見錄六。

清世祖順治九年壬辰

浦江縣知縣郎墨周日燦補刻潛溪集。原。案、方亨咸、趙霖吉、張以邁等序、周自序、張應廣紀略及書左，均見錄四。

聖祖康熙三年甲辰

金壇蔣超搜得公未刻集二卷於公裔孫既庭案、既庭名實穎、此本舊藏文徵明家。家、太倉州牧陳國珍刻之於州署。原。案、蔣超、張治、吳偉業、陳國珍各序、杭世駿跋、均見錄四。

四十二年癸未

浦江縣知縣遲日旭、學使吳元鉞、汪俊捐俸重修宋學士祠。原

四十八年己丑

浙江學政、翰林院脩撰、南陽彭始搏刻宋學士集三十二卷、附錄一卷、有前序後識。錄四。

四十九年庚寅

浦江縣庠生案、原作邑人二字。傅旭元呈請於督學彭始搏、募刻宋文憲公集三十卷、燕書一卷、詩二卷。原。案、楊汝穀、查遴、王廷奏、葛天彭、虞邦瓊、張哲均有序、見錄四。

高宗乾隆四年己未

明史告成、藝文志載宋濂孝經新說一卷、日曆一百卷、寶訓十五卷、洪武聖政記、不書名。孝慈錄一卷、宋濂唐仲友補傳一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宋濂燕書一卷、宋濂蘿山雜言一卷、宋濂心經文句一卷、宋濂潛溪文集三十

卷、皆元時作。潛溪文粹十卷、劉基選。續文粹十卷、方孝孺、鄭濟同選。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鑾坡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芝園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朝京稿五卷。詩集五卷。列傳第一十六、與劉基、葉琛、章溢同卷。總目一百二十八卷。

十二年丁卯

華陽縣知縣聊城安洪德呈請釐正祠產、復潛溪祠爲書院、有碑記。錄三。

二十八年癸未

浦江縣知縣何子祥重脩宋學士祠。每歲春秋二仲、邑令率僚屬及文武生致祭。原

三十九年甲午案、原纂作四十一年丙申、查四庫館開於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已著有提要矣。

欽定四庫全書著錄宋學士全集三十卷、係韓叔陽本。

龍門子凝道記二卷、係開封本。浦陽人物記二卷、王珍所刻、係范氏天一閣藏本。宋景濂未刻集二卷、係浙江巡撫採進本。洪武聖政記、係尚書汪際華家藏本。原。錄案、原纂所列止此數種。又查四庫總目、宋學士全集註、內府藏本。龍門子凝道記註、內府藏本、而誤入道家類矣。又如小學類之洪武正韻十六卷①、篇海類編二十卷、均係江蘇周厚堉家藏本。元史二百十卷、係內府刊本。

四十一年丙辰

浦江縣知縣薛鼎銘增祀明文憲宋公於學宮外十三賢祠內。浦江縣志。○案、薛有像贊、見錄一。

五十三年戊申

四川布政使王站柱命屬吏王開業、李義尊督治田籍、重脩書院、有碑記及華陽縣程移文。錄三。

潛溪書院山長江陵朱雲煥輯潛溪書院志略。有龔巽章、廷欽、唐與舜、雷翅豪各序，均見錄三。

又方正學祠移建祠右，又增入宋太師趙清獻公牌位，稱爲趙方二賢祠。

五十七年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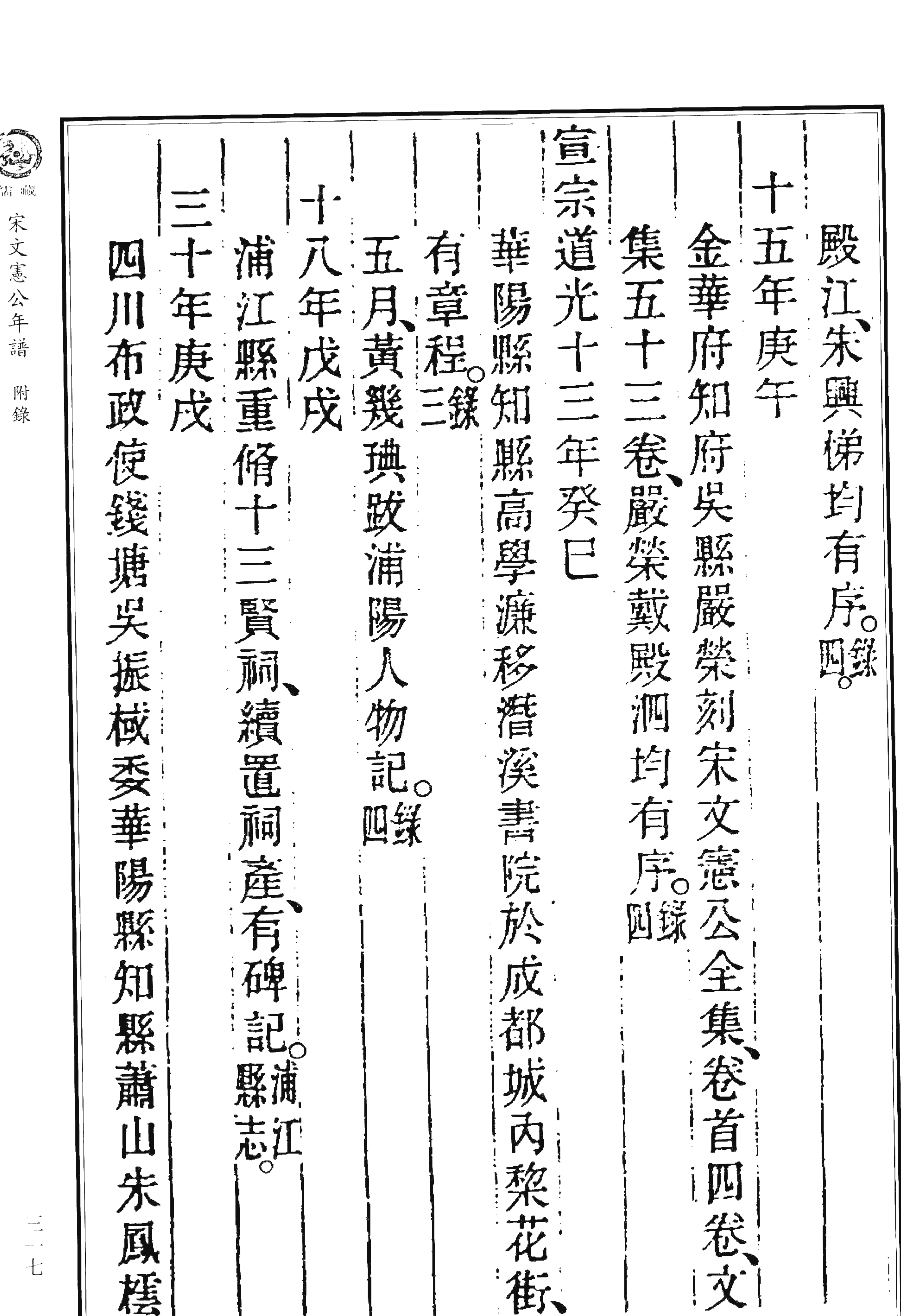
七月，浦江戴殿泗序重刻浦陽人物記、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睿宗嘉慶二年丁巳

金華府知府玉柱建明禋合美祠，祀宋宗澤、明朱濂、王禕、唐龍、陸震，額曰盡誠文德，玉柱有記。錄三。

十三年戊辰

浦江朱興悌、戴殿江纂輯宋文憲公年譜二卷、岳炯、戴



殿江、朱興悌均有序。附錄四

十五年庚午

金華府知府吳縣嚴榮刻宋文憲公全集、卷首四卷、文集五十三卷、嚴榮戴殿泗均有序。附錄四

宣宗道光十三年癸巳

華陽縣知縣高學濂移潛溪書院於成都城內桑花街、有章程。附錄三

五月、黃幾璵跋浦陽人物記。附錄四

十八年戊戌

浦江縣重脩十三賢祠、續置祠產、有碑記。浦江縣志

三十年庚戌

四川布政使錢塘吳振棫委華陽縣知縣蕭山朱鳳檯

撥款重脩宋公祠墓，有詩紀事。錄三

文宗咸豐六年丙辰

浦江青蘿山故址宋公祠，由鄭氏後裔改建於東明書院之西圃。浦江縣志。

浦江縣學東宋公祠燬於兵。案：年月未詳。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

日本文久三年，羣玉堂刻宋學士文粹三卷、桑原忱有序。錄四。

八年己巳

永康胡鳳丹刻洪武聖政記、浦江人物記，有序。錄四。

九年庚午

浦江陳氏重印宋文憲公年譜、洛川陳書有跋。錄四



十三年甲戌

胡鳳丹刻宋學士集三十二卷、補遺八卷、附錄二卷、有序。錄四。案、序稱有辨譌考異二卷、未見刻本。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

胡鳳丹刻龍門子凝道記、有序。錄四。

三年丁丑

華陽縣重刊潛溪書院志略、增附高邑侯改遷書院章程、又附局紳經理書院章程雙流陳鳳樓有序。錄二。

十年甲申

浦江縣知縣盧陵尹麗樞、訓導李廷銓各捐百金爲倡、合教諭王斐園及宋氏裔孫、集款重脩宋公祠、尹氏有記。錄三

二十四年戊戌

四川學政錢塘吳慶坻倡捐百金，並提鄉館積金及募浙人之官於蜀者，共得八百金，委四川廣濟庫大使仁和王永言重脩宋公祠墓，會祭祠下。吳君有碑記事。王君又刊吳氏祖孫及自著各詩。錄三。

二十五年己亥

截取分發四川同知奉化孫鏘招集同人謁華陽宋公祠，刊有增設祔祀議。錄三。

二十六年庚子

四川教習知縣義烏黃卿夔招集同人會祭華陽宋公祠墓，有祭文。錄三。

二十七年辛丑

錢塘丁立中編輯潛溪錄七卷成，由信局寄成都，未達。

二十八年壬寅

華陽縣知縣桐城方旭改黎花街潛溪書院爲華陽小學堂，改宋公墓祠爲東鄉蒙學堂。

三十一年乙巳

華陽小學堂改爲中學堂，東鄉蒙學堂改爲華陽師範傳習所，祠產撥歸華陽勸學所經理。

三十三年丁未

降選金華府學教授孫鏘著宋公祠墓防護錄成，由華陽縣知縣會稽鍾壽康、署彰明縣知縣黄鄉夔合貲刊行。

四月，孫鏘粲水夔州府城外，徧訪蓮花書院及古蓮花

寺、謁宋公牌位、有書寄奉節縣知縣喬雨田。書見錄三。

七月、孫鏘抵杭、得丁立中潛溪錄底本。

十一月、孫鏘抵金華府學教授任。

三十四年戊申

正月、孫鏘至浦江、偏訪東明書院宋公祠壁墓誌碑、靑蘿山下賈夫人及宋仲珩墓、墓後有熊人霖撰碑。又謁宋公遺像於義門鄭氏祠。又至浦江縣城內錄宋公祠內碑文。又至城南宋宅村借觀長陵宋氏宗譜、著有書後一篇。錄六。又著宋公祠墓紀事詩十八首。錄三。

六月、浦江縣知縣湘鄉李前泮捐貲爲倡、令縣人黃兆璠重脩宋公祠、李君有記。錄三。黃君又寄重印宋公年譜於奉化勸學所中。

宣統元年己酉

孫鏘在寧波城内購得嚴刻宋文憲公全集殘本、缺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共三卷。借慈谿王氏萬綠軒藏本鈔補。

二年庚戌

六月、開復同知孫鏘重到成都、謁宋公祠墓、撰啟通告。經華陽縣城議事會議決、由華陽勸學所重脩宋公祠、有議案。三錄

十月十三日、宋公六百歲生日、四川總督襄平趙爾巽同布政使太和王人文、提學使天津劉嘉琛、提法使上元江毓昌、暨浙人之官於蜀者會祭祠下、有祭文。趙帥又有祠聯、孫鏘暨華陽人孔慶餘均有祠聯。孔聯條補錄。

筠連縣知縣鎮平高麟超撰宋公六百歲生日徵詩駢文。以上均見錄三。

三年辛亥

孫鏘捐貲刻潛溪錄七卷成，呈由四川提學使劉詳請護理四川督院王備文，移送京師民政部、學部、大學堂圖書館、浙江文瀾閣圖書館、高等學堂、兩級師範學堂、教育總會、浙江旅滬學會、金華府中學堂、金華縣勸學所、浦江縣勸學所外，又由司移發四川圖書館、高等學堂、教育總會、存古學堂、成都府中學堂、華陽縣勸學所、成華城議事會、夔州府中學堂、奉節縣議事會等處。

四月，孫鏘募刻宋公全集，開工於成都文殊院。

十月，孫鏘序龍門子凝道記、燕書、洪武聖政記，合爲潛

溪三種、先印行世。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

三月三號、孫鏘增輯宋文憲公年譜二卷成、序於寄彭述古之室。

二年癸丑

孫鏘刷印宋集之已刻五十餘卷、先酬捐貲諸人。五月攜新刻集板九百餘片歸浙江、暫存奉化試館中。

三年甲寅

孫鏘從鄞縣張美翊借鈔明刻選本宋公文鈔、中有討中原檄一篇、爲清時諸刻所未載、又得陳氏譜中東園六器銘一篇。

四年乙卯

孫鏘著生日斂財啟、謀完宋集工程、在杭城招工續刊、又仍分刊於成都文殊院。其年六月、由孫鏘第三子河環得宋公墨蹟五言詩於日本別天地社、仍用銅板印行。

五年丙辰

孫鏘主任重建兩浙節孝總祠工程、俟集板刊竣、藏於祠中。總祠對門爲永明延壽禪師塔院、禪師即宋公之母夫人所夢見者也。詳見譜首。又平漢錄一卷、亦甫借浙江圖書館本鈔補之。

年譜附錄下 謹錄遺集書目。原

蘿山吟稿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見於王子充宋太史傳。原

經緯文宗、古賦正音、孝經新說、周禮集註。見於鄭仲舒潛溪小傳。原

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原纂脫十字○芝園集歸田後所著四十卷。見於鄭叔度宋太史行狀。原

鑾坡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翰苑續集十卷、別集十卷、芝園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朝京稿五卷。見於百川書志。原

皇明孝慈錄、浦江文藝錄、考定喪服古制一卷、心經文句一卷。見於黃氏書目。原

代祀高麗山川記一卷、西渤泥國記一卷。見於澹生堂書目。原

辯姦錄、見於續文獻通考。原

平漢録一卷、見於紀録彙編。原○案、今從勝朝遺事本鈔刻。疑道記二卷、燕書一卷、蘿山雜言原○雅、疑雜之誤。一卷、遂言一卷、文章正原十五卷。見於尤氏藝文志。原洪武聖政記二卷、見於焦氏經籍志。原大明日曆一百卷、寶訓五卷、唐仲友補傳一卷、潛溪文粹十卷、續文粹○原誤萃。十卷。見於浙江通志。原

辦案、以上書目均係原纂所採、與潛溪録卷首及卷四互有異同詳略、姑並存之。

又案、原纂於書目之後、採有前賢評贊、查已詳見於潛溪録卷四、而又採入學案、今姑從刪。

又案、原纂附録下謹録中書君仲珩事蹟、今查仲珩事蹟多已採入潛溪録卷六、不復再補、其未採者亦仍補

入潛溪録可也。

宋文憲公全集卷八十三終

校記

①按自此句至段末仍爲孫鏘案語，當作小字。

舊跋

余向讀宋文憲公集、見其弘深肅括、光明正大、洵不愧一代文宗。因而思文憲居浦最久、應尚有遺行軼事流傳故老者、而余未之聞也。丙寅秋過婦家、於篋笥中得一殘本、視之爲文憲年譜、係吾浦戴穰三、朱西崖兩先生所輯、其於文憲遺行軼事、年編月纂、纖悉無遺。余受而讀之、恍如親炙先生之庭而與之游也。然是譜之成不過六十餘年、而板已無存、即吾浦藏書家亦罕見。而此冊經兵燹之後、猶留此殘編斷簡、安知非先生之靈有以呵護而保全之歟。余欲重付棃棗、力有未逮、會族中修譜、得聚珍板、因重加排纂、以廣其傳、而戴朱兩先生之苦心、亦因以不泯云。時同治九年仲冬月、後學洛

川陳書謹跋。

劉文成公年譜稿

劉耀東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劉文成公年譜稿》二卷，劉耀東編撰。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劉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字伯温，明處州青田（今屬浙江）人。元順帝元統初進士，歷高安縣丞、江西行省掾、江浙儒學副提舉、浙東行省元帥府都事，因事罷職家居。明太祖徵至金陵，軍務、治政多委其謀畫，任太史令、御史中丞。明建國，封爲誠意伯。洪武四年辭官歸家，以胡惟庸搆陷，留居京師，病亟返鄉。洪武八年憂憤而死，年六十五。謚文成。劉基多機變，工詩文書畫，著有《郁離子》、《誠意伯文集》等。

劉耀東，劉基二十世孫，民國時人。其所編譜凡二卷，卷上分年載録譜主行事，卷下爲附録。據劉耀東自序稱，正史、碑傳、行狀所載劉基事蹟不詳，且漫無次第，於是「謹誦先集及見之其他紀載者，鈎稽其時事，與史傳碑狀相契合，以年次之；語或不同，據以參證；無可考者，姑付闕如」，是爲上卷；「他若酬庸之誥、論功之疏與夫哀祭、像贊、碑記諸作，皆後世公論也，區爲别録，繫於後」，是爲下卷。兩卷各有職司，而又相互關連，較爲全面地反映譜主一生事蹟。是譜側重記載劉基政治、軍事才干，彰顯其料事如神之奇，然有時過於渲染，如稱劉基於十年前望氣而知朱元璋當興，鄱陽湖大戰預知火砲將擊沉主帥戰船，觀天象而預料將折損大將之類，記述近於神奇詭異，反而影響信實，非年譜紀事所當爲。又按是譜凡例，封贈詔誥均應歸入附録，而洪武二年封贈祖、父詔，四年賜歸家養疾詔却收入年譜正文之下，則有自亂體例之嫌。

劉文成公年譜稿 卷上

歷代名人年譜、作者夥矣。先文成公功業文章、昭若日星、著在典策、奚取乎是以論其世。惟史傳碑狀歲月不詳、謹誦先集及見之其他紀載者、鉤稽其時事、與史傳碑狀相鍥合、以年次之。語或不同、据以參證。無可考者、姑付闕如。他若酬庸之誥、論功之疏與夫哀祭、象贊、碑記諸作、皆後世公論也、區爲別錄、繫於後。中華民國二十有六年歲次丁丑仲秋八月既望、

二十世孫爔東編稿。

公諱基、字伯溫、行永七、明封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

神道碑云、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按續通鑑卷一百十八、高宗紹興七年四月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任便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居溫州。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樸、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遯自適。時有林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

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卽閒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而深心惻焉。時孫爚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輒盛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巨魁二百人。已乃遂火其居、焰灼於樓、倉皇掖使者跣而走、詰旦大恚曰、將何籍以復關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於居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

錄有寃、天欲生之乎、使者事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算。濠卽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破家以活萬命、篤生文成、爲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宋太學上舍。槐生㷆、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

按、公高祖諱集、妣陳氏、墓在南田山武陽村。始名蓮花墩。曾祖字浚登、妣常氏、墓在南田山西峽嶺下之虹橋。俗稱

司馬墳。祖字尚德、姚梁氏、墓在武陽中村。俗稱天葬墳。考字如晦、行炎二、墓在西峽嶺下之峽上。俗稱文公墳。姚富氏、墓在青田縣十都之門潭。今屬景寧一都。

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六月十五日子時、生於青田縣九都南田山武陽村。

按、神道碑及行狀載公生日而不詳爲子時。今據元統元年進士錄補。元統元年進士錄有嘉興錢大昕跋、今衡山王冰藏。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二歲。

二年癸丑、三歲。

延祐元年甲寅、四歲。

二年乙卯、五歲。

三年丙辰、六歲。

四年丁巳、七歲。

五年戊午、八歲。

六年己未、九歲。

七年庚申、十歲。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十一歲。

二年壬戌、十二歲。

三年癸亥、十三歲。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十四歲。

入郡膠。

神道碑云、公神知逈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授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即洞其旨。

二年乙丑、十五歲。

三年丙寅、十六歲。

四年丁卯、十七歲。

從鄭原善遊。

神道碑云、公從鄭復初先生原善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之、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

之門矣。

按、石門洞有鄭復初泰定四年六月廿二日遊石門洞觀瀑、又泰定丁卯秋七月修理石門書院等摹崖。

公從鄭復初先生遊、姑系是歲。鄭復初玉山人、延祐年進士、德興丞、轉處州錄事、有善政、遺愛攀留去。

文宗天曆元年戊辰、十八歲。

二年己巳、十九歲。

讀書括蒼城中。

按公吳梅澗墓志云、年未弱冠、時讀書括城中。

至順元年庚午、二十歲。

二年辛未、二十一歲。

三年壬申、二十二歲。

江浙鄉試第十四名。

按乾隆年青田縣志載、泰定四年丁卯、公與邑人葉峴、徐祖德同舉於鄉。浙江通志、泰定四年無鄉試、今從光緒年縣志系於是年、名次據元統元年進士錄。

順帝元統元年癸酉、二十三歲。

會試第二十六名進士、漢人南人第三甲第二十名。

授瑞州路高安縣丞。

按、元統元年進士錄載會試甲第名次及履歷甚詳。

公是年爲二十三歲、進士錄作二十六歲、疑應舉時

增塡二十歲也。又按縣志、元至順四年癸酉科李齊榜、公與葉峴、徐祖德同成進士、考是科進士錄無葉峴、可據以正誤。

二年甲戌、二十四歲。

至元元年乙亥、十十五①歲。

二十②丙子、二十六歲。

爲高安縣丞。

按、公季山甫文集序、吳梅澗墓志銘皆云、予自丙子之歲、宦遊他方。

三年丁丑、二十七歲。

四年戊寅、二十八歲。

五年己卯、二十九歲。

江西行省辟爲掾史。

神道碑云、爲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爲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

按、公送葛元哲歸江西詩云、我昔筮仕筠陽初、官事

窘東情事疏。風塵奔走僅五稔、滿懷荆棘無人、鋤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云、往時予與錢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爲最厚。歲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予亦以朽鈍辭歸。曰僅五稔、是自丙子至庚辰。曰歲餘辭歸、則辟掾在今歲、而其前三年皆

爲高安丞。

六年庚辰、三十歲。

江西行省掾史、投劾歸。

至正元年辛巳、三十一歲。

二年壬午、三十二歲。

三年癸未、　三十三歲。

四年甲申、　三十四歲。

五年乙酉、　三十五歲。

六年丙戌、　三十六歲。

　有將赴京師途中送徐明德歸鎭江詩。四月十二日

　有發揚州詩。

七年丁亥、　三十七歲。

八年戊子、　三十八歲。

　居杭州。

　　按公劉顯仁墓志云、至正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

盡識也。求友於天台陶中立、得四明劉顥仁焉。

長子璉生。

九年己丑、　三十九歲。

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

本傳云、爲儒學副提舉、論御史失職、爲臺臣所阻、投劾歸。行狀云、爲行省考試官。

按公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予亦以朽鈍辭歸、不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於杭、予以從事郎文集誤作從仕郎、據元史百官志正。爲儒學副提舉、又以病謝事云。公於至元六年庚辰辭江

西行省掾史歸後九年、爲儒學副提舉、當在是歲。又爲行省考試官、史傳碑銘皆不著。按公杭州福嚴寺記云、武林褚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又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云、至正己丑、君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

十年庚寅、四十歲。

居杭州。

神道碑云、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

我當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駴，以爲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放歌，極醉而罷。

按：此事未詳何年，姑系是歲。

次子璟生。

按：生日無考。陳中州撰劉長史傳云：生時月食復光，公嘆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又按行狀云：子男二人，璉、璟，皆繼室陳氏出。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兩女生年無考，故附著於此。

十一年辛卯，四十一歲。

居杭州。

按、公沙班子中與義塾詩序云、至正十一年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公居杭州有年矣。六月、有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十一月、有海甯應氏墓菴記。

十二年壬辰、四十二歲。

江浙行省辟爲元帥府都事。

本傳云、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公爲元帥府都事、議築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

按元順帝紀閏三月、方國珍不受招安之命、命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納失里討之。又明史石抹宜孫傳、至

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石抹宜孫守温州。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以兵平之。以功封浙東宣慰副使、分府於台州。公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云、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嘉有横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撾挺、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禮致於台。贈柯遂卿詩序云、今年夏四月、予至台。是行省辟公都事在是年。四月三月③、有杭州路重修府治記。八月、有自台州之永嘉度蒼嶺詩、又有永嘉作一首。

十三年癸巳、 四十三歲。



十月罷都事。

本傳云、江浙左丞帖里帖木爾招諭方國珍、公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遣使厚賂公、公不受、國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遂招撫國珍、授以官、而責公擅威福羈管紹興。

按元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十月、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是公罷都事在十月後。是歲正月、有在杭州作四首。

十四年甲午、　四十四歲。

春、至紹興。

神道碑云、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

按公牡丹會詩序云、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有遊雲門記云、甲午之歲、始至越。又棣蕚軒記云、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宿於其棣蕚之軒。裕軒記云、甲午之歲、予避地於越、主王氏。會稽王原寳。書紹興府達魯花赤子陽德政詩後云、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寳林教寺。送道士張玄中詩序云、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郡士予夫爲寳林之遊、而賦詩唱和無虚日焉。又王原章詩集序云、至正甲午、盗賊起四方、予避地之會稽。

十五年乙未、四十五歲。

居紹興。

按公遊雲門記云、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邪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勿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等偕往遊。二月、有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銘。三月、有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出示宋④乾甯丁巳十月羅隱代吳越王草謝恩表稿跋。（稿并跋今審爲葉李筆書。）三月、自杭還越、過蕭山、有北嶺將軍廟碑。六月二十二日、有出越城至平水記。七月、有松風

閣兩記十一月、有吳思孟墓誌銘。

十六年丙申、　四十六歲。

春二月、江浙行省復以都事起公。

本傳云、羈管紹興、方氏遂愈橫、亡何、山寇並起、行省復辟公勦捕、與行院判石抹宜孫守處州。

神道碑云、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略定其地。

按公唱和集序云、至正十六年、予以承省檄與石抹元帥謀括寇、因爲詩相往來。又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碑云、至正十六年季春月九

曰、予自杭至處。又云、今予以行省檄與公同議招輯事。二月、有別紹興諸公。十月、有還鄉作七首。別紹興詩有全家免饑寒、幾欲忘旅客句。還鄉作有五載辭家未卜歸句、蓋自壬辰避亂至今始歸。

十七年丁酉、　四十七歲。

爲行樞密院判經歷。

按明史石抹宜孫傳云、至正十七年、江浙行省陞宜孫爲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院治於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十月、有浙東肅政廉訪處州分司題名記。又有陳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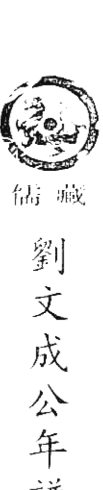
戸墓誌。

十八年戊戌、 四十八歲。

授行省郎中、尋授處州路總管府判。

神道碑云、與石抹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授行省郎中。時經略使李國鳳奏守臣功續、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勑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

按、公撰書雲和湯氏墓誌、署款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石抹宜孫篆蓋、署款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元史石抹宜孫傳、至正十八年十二月、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是公書此誌在是年十二月後、僅署款都事而不及郎中府判等官。惜此誌年月殘闕、無從考證。

十九年己亥、　四十九歲。

居家。

神道碑云、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攘、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

輩徒狗鼠耳、而奈何效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焉。

十月、明祖遣使以書幣聘。

本傳云、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公及宋濂等名、以幣聘、公未應、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之。明史胡大海傳、大海好士、所至輒訪求豪儁、劉基宋濂葉琛章溢之見聘、大海實薦之。又孫炎傳、炎克處州、授總制。太祖命招劉基、葉琛、章溢等、基不出、炎使再往、基遺以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貽基書數千言。基始就見、送之建康。

行狀云、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公決計趨金陵、衆議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眞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

者耳、奚以衆爲。乃悉以其衆付弟陞、字伯濟、後官陝西鎮撫、送家陜。俾家人葉性、宗佑等參掌之、且曰、愼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

二十年庚子、五十歲。

三月戊子、與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浦江宋濂同至建康。明祖創禮賢館處之。公陳時務十八策、留公帷幄預機密謀。

按、公送宋仲珩還金華序云、庚子之歲、予與宋先生俱來京師、先生與予同郡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又宋學士文集序云、先生赴召、時予與麗水葉公琛、⑤龍泉章君溢實同行。又渡江遣懷詩有老母年八十、頭童齒牙朽、癡兒始垂髫、出入寡朋友之句。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一歲。

公母甯氏卒、還家營葬。

本傳云、公見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問征取計、公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刼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悦曰、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會陳友諒陷太平、謀東下、勢張甚、諸將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公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公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安出。公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



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以克敵賞。賞公、公辭。友諒兵復陷安慶、太祖欲自將討之、以問公、力贊、遂出師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公請逕趨江州擣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江州降、其龍興守將胡均美遣子適款、請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難色、公從後蹋胡牀、太祖悟、許之。均美降、江西諸郡皆下。公喪母、値兵事未敢言、至是請還葬。明史致禮云、公告歸、明祖固留、不得行、至是請還葬。

明祖書云、今日聞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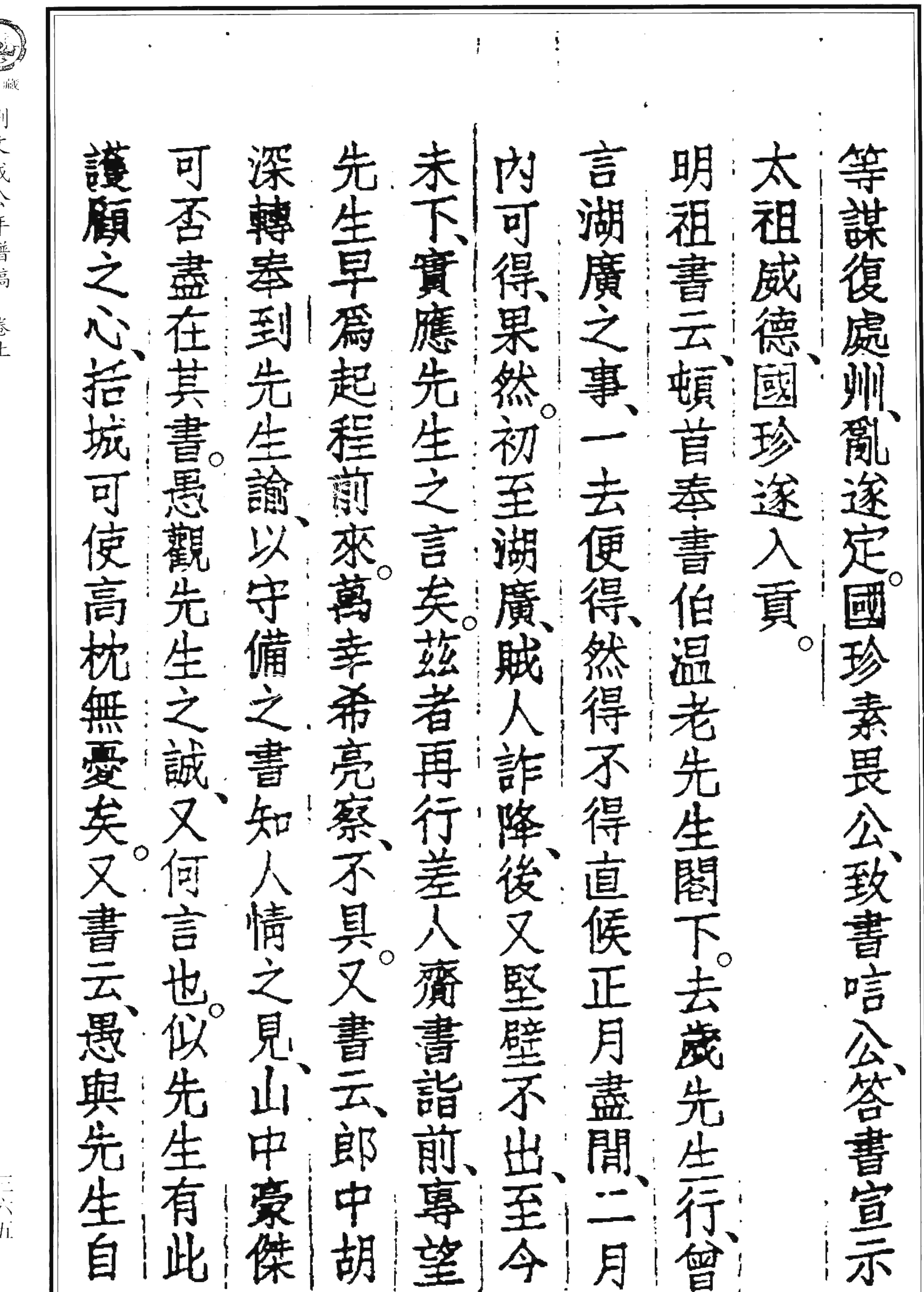
既來助我、事業未成、我正當不合解先生休去。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之體、助我成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還鄉、薦母劬勞、豈不美哉。

按、明祖克江州、陳友諒走武昌事、在是年八月。公居母喪當在八月前。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二歲。

居憂、明祖數以書即家訪軍國事、公條對悉中機宜、尋赴京。

本傳云、會苗軍反、殺金處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浙東搖動。公至衢、爲守將夏毅諭安諸屬邑、復與⑥平章邵榮



等謀復處州、亂遂定。國珍素畏公、致書唁公、公答書宣示
太祖威德、國珍遂入貢。
明祖書云、頓首奉書伯温老先生閣下。去歲先生行、曾
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
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
未下、實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齎書詣前、專望
先生早爲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又書云、郎中胡
深轉奉到先生諭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傑
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生有此
護顧之心、括城可使高枕無憂矣。又書云、愚與先生自

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尅期回得教墨，諭以六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俟土木順行，金星出現，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爲念，德教爲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即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實爲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按、苗軍反殺守將胡耿事在是年二月、邵榮復處州事在四月。明祖書云去年先生行、又云自江西別、是公還家在上年秋冬間。至是以浙東搖動、又嘗往衢、處、與本傳浙東搖動、公至衢合。神道碑云、適公以憂歸道其地、語實牽誤。又按明史胡深傳、從邵榮討誅苗軍、遂以深爲浙東行中書省郎中。又至正二十二年七月甲辰朔、是二十一日爲甲子、與明祖各書時事均合。

二十三年癸卯、　五十三歲。

居軍中。

本傳云、太祖方親援安豐、公曰、漢吳伺隙、未可動也。不聽。友諒聞之、乘間圍洪都、太祖曰、不聽君言、幾失計。遂自將救洪都、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太祖坐胡牀督戰、公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倉卒徙別舸。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時湖中相持、三日明史考證作五晝夜。未決、公請移軍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友諒走死。明史夏煜傳、太祖征陳友諒、儒臣惟公與煜侍、鄱陽戰勝、相與草檄賦詩。

按、明祖援安豐、公諫不聽、事在是年三月。是公自家赴京在三月前。

二十四年甲辰、　五十四歲。

正月、明祖卽吳王位、以公爲太史令。

按明代遺編載、二月二十九日、公以花紋銀五兩換得興教寺柴山一片、聽嶺根人討柴家用。是此年公嘗還家。

二十五年乙巳、　五十五歲。

爲太史令。

神道碑云、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没。又見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以

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若干人、雨卽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至、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甯果以城降、上大喜、悉以欲刑之人俾公縱之。

按胡深伐福建敗沒事在是年六月。

孫伯衡撰劉參政墓誌銘云、誠意伯之晉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永嘉爲方氏所據、鄉之羣無賴子竄於方氏、將相挻爲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上曰、非卿焉有是子。○按此事亦在是年。

二十六年丙午　五十六歲

二十七年丁未、　五十七歲。

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　五十八歲。

三月、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明史作五月與章溢同拜御史中丞。

四月、明祖幸汴梁、與左丞相李善長居守京師。會有妻喪、告歸。

本傳云、太祖卽皇帝位、公奏立軍衛法。初定處州稅糧、視宋制畝加五合、惟青田命毋加、曰令伯温鄉里世世爲美談也。帝幸汴梁、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居守、公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啓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中書省都

事李彬坐貪縱抵罪、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公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忤、帝歸、愬公僇人壇壝下不敬、諸怨公者亦交譖之。會以旱求言、公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胔骸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帝納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會公有妻喪、遂請告歸。妻富氏、洪武元年十一月封永嘉郡夫人。是年夏月公有妻喪、想爲陳氏或章氏也。

十一月、明祖召公還京、手詔敘公勛伐、賜賚甚厚、追贈公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固辭不受。追贈誥見附錄。

明祖詔云、朕聞同患難而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

中丞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曾別閭里、忘邱隴、棄妻子、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每臣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休光、發蹤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輔焉。至於彭蠡之鏖戰、酸聲擊烈、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夜、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年夏告鏡粧失胭粉之容、遺子幼冲、暫回祀教、速別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勛策、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僞造、實

誠之意⑧、但著鞭一來、朕心悅矣。

二年己酉、五十九歲。

居京師。

本傳云、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公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公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公、公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

誠無逾先生。公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
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
見其可也。

三年庚戌、 六十歲。

四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乙卯、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
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

按、四月有瑞麥頌、五月有祀方丘頌。

四年辛亥、 六十一歲。

正月、賜歸老。二月初四日、抵家。明祖本紀作三月丁未公致仕。

謝恩表云、伏以出草萊而遇眞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以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拙無似、其能識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賜臣以封爵、賜

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切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⑨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八月、明祖書問天象。

書云、近西蜀悉平、稱名者儘俘於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故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罵國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

一日日見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歷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尅期往卿住所、爲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峯之中、必有眞樂。使者往而回、勿賚以物、茶飯發還。洪武四年八月十一日午時書。

本傳云、帝嘗手書問天象、公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

按、四月有瑞麥頌⑩、九月進平西蜀頌。

五年壬子、六十二歲。

居家。

本傳云、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公。公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茆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靑田知縣也。公驚起稱民、謝去、[11]中不復見、其韜跡如此。

六年癸丑、六十三歲。

居家。

神道碑云、初、甌括閒有隙地曰談陽、[12]界於福建之三槐。元末頑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爲亂、久之不靖。公言於上、設巡檢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

省、而遝詣上前。時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甚刑部尚書吳雲訹老吏許公、謂謀談陽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遷居氓激之爲變。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建置獄、復不許。於時非得上渥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

本傳云、帝雖不罪公、然頗爲所動、遂奪公祿。公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

按請設談陽巡檢、未詳何年。據吳從善劉參政哀辭系是歲。又按族譜載、嘉靖七年五月十三日、吏禮二部查談洋實據福浙要區立司之設、實爲固疆土、防外寇、非爲亂也。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李璣奏稱、乞將誠意伯劉基前奏立談洋司等因、請旨施行。五月十九日、奉敕准建立談洋巡檢司。是談洋設巡檢司事、自公被誣後至嘉靖間始設也。

七年甲寅、六十四歲。

入朝、留京。

按吳從善哀辭云、七年、中丞復朝京師。二月二十四日、有題趙文敏公自作小像跋云、北魏國⑬趙文敏公自作小像、余昔見之於存復齋、忽忽十餘載、至今夢想不忘。茲從濟南王簡齋御史館中、獲觀、追思往昔、欣慰積懷、因書於冠。甲寅二月廿四日、括蒼病叟劉伯溫重觀、並識歲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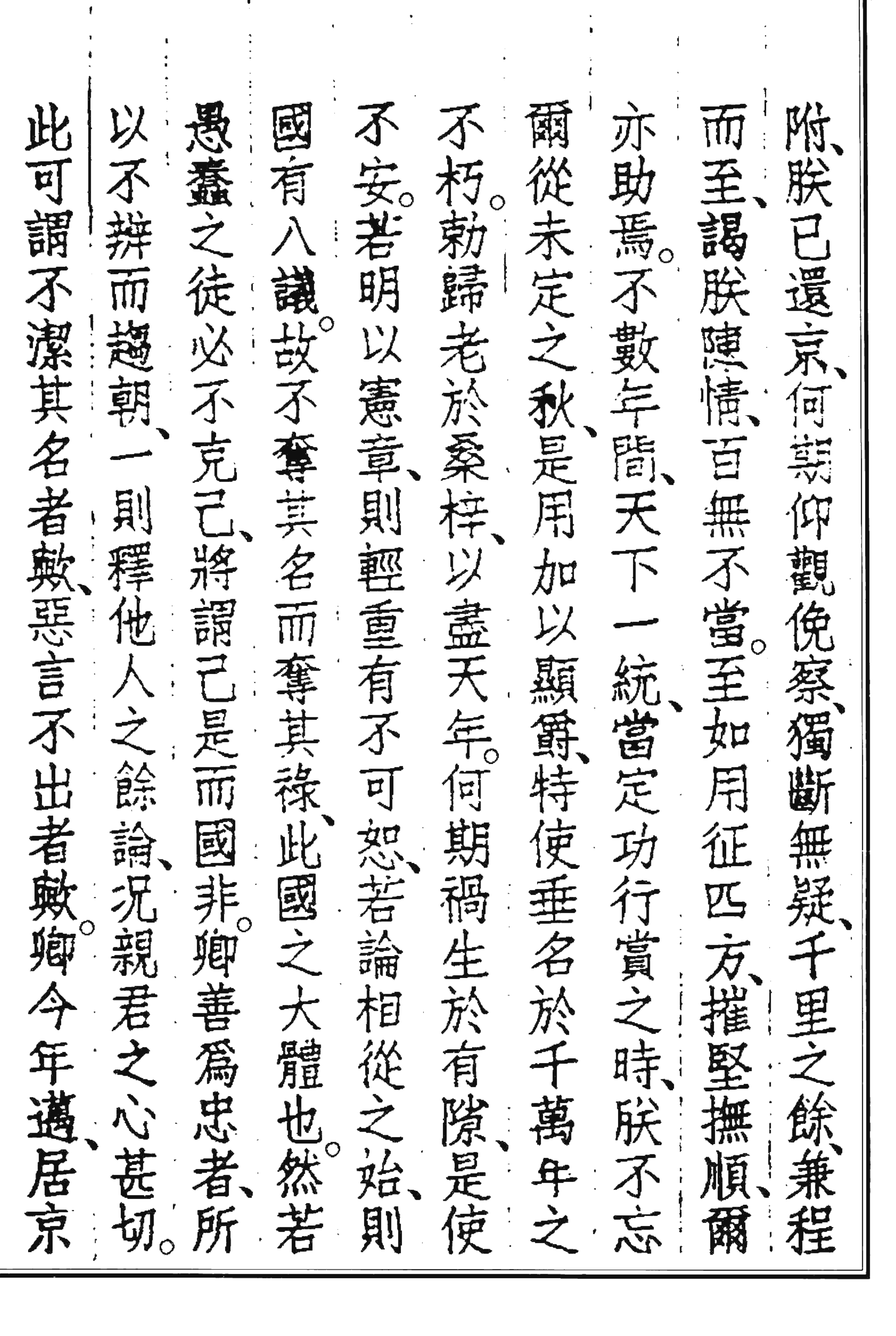
八年乙卯、六十五歲。

正月疾作。

神道碑云、胡惟庸相、公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如拳石、公遽白上、而疾遂益篤。

三月、明祖製文、遣使護歸、抵家疾篤。

明祖詔云、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内聞之。及元末羣雄鼎峙、熟⑭辯眞僞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



附朕已還京、何暇仰觀俛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是使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將謂己是而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

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强，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翮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四月十六日薨。

本傳云：公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



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

按、乙卯歲首、有早朝奉天殿東翰林大本堂諸友詩、又元夕一首。二月朔日書永嘉仁濟廟碑記、凡千七百餘言。宋濂撰、公書丹。碑今尚存、書法遒勁、精神煥發、想見公固未衰、實飲惟庸之藥而疾乃篤也。

六月、葬於南田山夏山之原。

校記

①十十五：當作「二十五」。
②二十：當作「二年」。
③四月三月：當是「四月三日」之誤。《四庫全書》本《誠意伯文集》卷八作「正月日」。
④宋：當作「唐」，乾甯乃唐昭宗年號。
⑤龎泉：當作「龍泉」，見《誠意伯文集》卷一〇。
⑥興：當作「與」，見《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⑦納喊：當作「吶喊」。
⑧「言非」二句：《誠意伯文集》卷二〇作「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是。
⑨屏榮：當作「屏營」，見《誠意伯文集》卷二〇。
⑩瑞麥頌：按此事已見于前庚戌三年條，據右引書，應繫于三年，此處當刪。
⑪中：當作「終」，見《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⑫談陽：下文小注引文獻作「談洋」。《明史》均作「談洋」。
⑬北魏國：疑有誤。
⑭熟：當作「孰」，見《明太祖文集》卷六。

劉文成公年譜附錄 卷下

制誥

授御史中丞誥 洪武元年二月

誥曰、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凡所建白、悉有成効。且括蒼爲卿鄉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豪猾據險、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帖然寧謐、使朕

無兩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眡祲、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爲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爲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准此。

公父贈永嘉郡公誥洪武元年十一月

誥曰、士有厚德而立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父劉爚、世爲右族、人服令名。蘊設施之才而無求於時、貽文學之傳

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於日用。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賜命表一門之盛、列爵居五等之尊、大肇榮封、玄堂永賁。可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公母贈永嘉郡公夫人誥同前年月

誥曰、母氏劬勞、爲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惟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斯亦可以爲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母富氏、貞姿婉範、嫕德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爲名輔、致茲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榮、不逮於養。然母之貴、每因其子。功庸既昭、霈恩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永嘉

郡夫人宜令准此。

公祖父贈永嘉郡公誥同前

誥曰、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家。是以得賢爲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追榮頒寵、爵及先世。此祖德之明效、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輝、益厚來昆。可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公祖母贈永嘉郡公夫人誥同前

誥曰、國有壽俊、爲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閫之慶。顧茲盛

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母梁氏、出自高華、著其賢淑。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作朕名臣、卓爲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太母、亦以體孝孫之心也。領茲嘉命、泉壤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公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誥 同前

誥曰、淑女配君子、致内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需封恩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妻富氏、功德端莊、閨閫嚴明。佐此名卿、嘉哉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之封。

祇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授弘文館學士誥洪武三年十月

誥曰、朕稽唐典、其宏文館之設、報勳舊而崇文學、以舊言之、非勳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括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顔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赤、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

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宏文館學士、散官如前。宜令准此。

封誠意伯誥同年十一月

誥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遇之初、願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提師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眞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屢從征伐、覩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資廣聞。今天下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爲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

誠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碩、以給終身、子孫不①世襲。於戲、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馳驅多難。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准此。

追贈太師謚文成誥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制曰、增秩報功、進崇階於一等。飭名顯德、加美號於百年。禮在褒崇、事關教勸。爾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多謀、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屬聖祖之聿興、乃明良之載遇、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遂覃精誠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占事考祥、明有徵驗、

運籌畫計、動中機宜。蓋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復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逮應聘括蒼、陳時務於建業。即從征彭蠡、定大事於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功成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參前代之名臣、休聲罔替。稽累朝之報禮、恩典尚遺。今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於戲。青田薄賦、已爲鄉里之美談。寶册揚名、益重華裔之永譽。

按潘衍臣石門洞謁劉文成公祠碑記云、公殁未易名、迨正德八年十二月辛亥始遣六科、與宋文憲宋文忠同時賜謚、與此制誥年月不同。

祭文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吴相府録事吴公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泰等、謹以牲醴、致祭于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鋤犂以爲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强是食。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淪淪而眯目兮、燄炎炎而漲天。計剽殺爲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豈穹蒼之念亂兮、實挺生夫聖②。易擐仁義爲甲胄兮、嬰忠信以爲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疇啓予之雄圖。

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藴皇王之學。鄙管樂而陋或猛兮，謂伊呂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覩王氣之攸屬兮，知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瞢予衷之耿耿兮，合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効忠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祕計不可以言喻兮，恆决勝於千里。彼僞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横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蔣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蘄黃與鄂岳兮，固風靡而無遺。先聲讋兹兩浙兮，復翕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兮，七閩惴其敢當。聞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爲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

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遊。胡二竪之搆患兮，動宸衷之憫惻。帝曰卿其遄歸兮，畀優游於祿食。賜絲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隲之獲保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頹而梁木壞③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憖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勳於開國兮，況著述之必傳。兼二美而並載兮，流芳譽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鯫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聯歸兮，敢

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瓣香之是爇。登瘠牲於几俎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冷冷而凄其。靈惝怳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祭誠意伯文

劉瑞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夏六月己巳朔、越十八日丙戌、浙江司副使提督學校劉瑞、謹以牲醴、致祭於皇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之神曰、公之出也、定天下之大計。公之退也、炳沈晦之先知。跡類伊尹而道無忝、知似子房、文學過之、信可謂名世之傑、帝者之師矣。瑞竊有

恨焉。用不盡才、位莫酬志、凡公之所抱負胸中者、十蓋吐其三四。胡天之遇公者、始焉若是其奇、而終焉若如其忌也。天乎人爲、匪懋所思。公逝百載、夢寐見公、瑞也何人、精神感通。拜公遺像、儼乎德容。不忘者存、偉譽豐功。尚饗。

祭誠意伯文

胡繼升

維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五月甲子朔越十五日戊寅、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胡繼升等、謹致祭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詞曰、名世聿興、垂勳竹帛。于鑠我公、實開國錄、西湖卿雲、十年而驗、金陵徵書、師臣是眷。翊贊皇家、肇造區夏。後先謀臣、孰與方駕。中山開平、

方召勳卓。運籌决勝、皆推帷幄。景文黼黻、潤色太平。讓謀讓斷、勛勤彌深。世俗稗官、談者近術。啓心沃心、伊周儔匹。功成身退、介不終日。四時馳口、口雲丞弼。在漢爲留、在唐爲鄴。赤松白衣、歸藏馬鬣。五百過期、嶽瀆儲精。一代雲龍、挺生偉人。升墳琥琰、社稷書庸。攬轡山川、揚扢高蹤。蒼風若變、漣水如濛。蕭陳一卮、謖謖長風。尚饗。

奏疏

請録劉基宋濂子孫疏

陶　嵩

臣聞崇德所以示褒、賞功所以存勸、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所以駕御英雄、使之奔走趨承、竭忠効勞之不暇者、由此道

也。若左傳所謂舍爵策勳、司馬所謂賞不踰時，其意正欲立功之人知所懷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與發也。書曰賞延于世，傳曰仕者世祿，其意又欲有功之人世食其報、而爵祿之及其子孫者、緜緜不絕也。昔漢高祖功臣失爵者、至成帝則訪求其後人而錄用之。光武功臣無後者、至安帝則咨詢其後嗣而繼續之。至今聞者尚能有所感發，況在當時耳聞而目擊之者乎。恭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其神謨妙算雖皆天授、而所以謨明弼諧、而克成厥勳者、未必不由武將文臣之英雄豪傑也。若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諸臣、其武功之盛、固難盡述。至於文臣若誠意伯劉基、翰林承旨

宋濂、或決策制勝於開創之時、或更新立制於平定之日。其功業之著、當亦不在徐達諸臣之下。臣觀劉基以王佐之才、伊呂之識、杖策軍門、首陳建議。凡太祖取天下之謀、皆自運其胸中之略、故京蘄西平、鏟秦取燕、不數年間、天下大定、其輔佐之功之載翊運之錄者可見。宋濂以伊洛之學、歐蘇之文輔我皇明、一新制度。於凡禮樂典則之詳、悉資其參酌而始定、故彝倫以正、衣冠以復、先王之典章多講明而推行之。其黼黻之功、著之制誥之文者可見。夫劉基之爵、既已世襲、雖以其孫廌註誤而革、而基之功固自若也。嗣後英廟則以五經博士官基之孫、以奉祀事。蜀王則遷宋濂之櫬、葬於成

都。今天下鄉試，多以基之子孫不獲襲爵策諸士子，四川鎮處每以濂之祠墓不獲修葺以爲缺典，於此可以見人心之公，不容泯滅，而興滅繼絶之行，端有望於今日也。昔太祖嘗謂侍臣曰，周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保有無窮之爵禄。大哉皇言，其所以激勸臣子效力盡忠之意仁矣。夫以一介武夫，乘時崛起，未必眞能出奇計以制勝，奮智勇以拓土，然不過降一虜獲一級，其爲子孫者，或指揮鎮撫，或鎮撫千户，鎮撫百户，世享厚禄，與國同休。今二臣者，其功業之盛，載之實録，著之國史，傳誦於人之口耳，質諸鬼神而無疑，參之萬世而無愧，較之降一虜獲

一級者之功、奚啻什百千萬之不侔。而其子孫顧乃無升合之祿、雖以劉基之孫世襲一五經博士、亦止於奉祀而已、然亦無俸祿之給也、其何以激勸後人出萬死以圖報稱。如臣駑鈍、尚懷此心、況天下英雄豪傑百倍於臣者乎。如蒙俯允、乞勅該部會同在廷大臣、幷翰林儒臣、查考二臣實迹、或錫之贈謚、或續其後裔、或遣其子孫入監讀書、以次敘用、世荷國恩、永享祿食之報。庶上足以慰太祖在天之靈、下足以伸人心景慕之志、前足以發二臣潛德之輝、後足以振多士効忠之義。我皇上酬德報功之典、照耀於當時、感激於異世、揄揚稱頌者將沒世而不忘矣。正史氏所謂黃河如帶、泰山如

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者此也。論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而天下之民歸心者、此也。中庸所謂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擅達孝之稱者、此也。媲美前王、超越列聖、夫豈漢成、漢安之足以彷佛其萬一哉。緣以報勳舊、以勸忠勤事理、未敢擅便、具本親齋奏聞。

請建元勳祠疏　　潘潤

洪惟高皇帝應天順人、龍飛淮甸、不數年間奄有大業。當時佐命諸臣奉行天討、削平僭亂、於外者有徐達、湯和、翟、而徐達爲最。察觀乾象、運籌帷幄之內者、惟劉基一人而已。是劉基之功與徐達相伯仲也。太祖常禮敬之而不名、每日吾子

房也、所以待之者至矣。當功成之日、舉報錫之典、封徐達爲魏國公、食祿甚厚、春秋祭祀之外、時享不一。封劉基爲誠意伯、恩寵有加、所以報之者亦至矣。厥後徐達之子曰輝祖者襲封公爵、至今世代相承、久而不替。劉基之孫曰劉廌者、襲封誠意伯、自廌之後不傳。臣原籍直隸廣德州建平縣人、密邇南都。自髫齔之時、聞父兄遺論、謂劉基之功與徐達相等、而達之子孫襲爵如故、基之子孫寂無所聞、山林僻處、莫知所由。及臣倖登仕版、聞士夫議論、及覩基翊運錄、知景泰年間欽取基七世孫劉祿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天順元年、劉祿奏請立誠意伯祠、荷蒙英宗皇帝詔可其奏、下有司營建祠

堂於原籍青田縣、以安其靈、恩至渥矣。然五經博士之襲、似未愜然祠堂規制、俱涉苟簡、事出不詳、有懷未吐。嘉靖五年六月內、臣欽承上命、知處州府事。値公幹至青田縣、參謁誠意伯祠、果見規模卑隘、及詢儀物、亦不加隆。其孫劉瑜見襲處州衛指揮使、臣乃追思父兄所以爲劉基論者、有由然也。仰惟太祖之興也、羣臣協輔、如雲龍風虎之相從、其報賞也、論功錫予、如權衡輕重之不爽。奈何歷世未遠、事體頓殊。如徐達者、子孫輝映百年、無異。如劉基者、子孫襲蔭、僅一指揮、春秋祭祀、率多簡略。功之在太祖實相頡頏、報之在今日者似覺霄壤、非惟無以慰劉基泉壤之望、恐我太祖在天之靈

亦不欲報劉基之止於如此也。及查宏治十五年禮科給事中臣吳仕偉請建祠堂於府城、前任知府臣梁宸謹奉欽依事理、嘗置官地一所於皇華鋪前、規模窄狹、尚未建立、故雲和民人鄭以璋、鄭浤父子相繼爲言者、亦天理人心之不能已也。臣昔雖耳聞、今乃目擊、有激於中、不忍緘默、爲此披瀝愚悃、冒死上陳。伏乞皇上念太祖創業之難、憫劉基功績之大、特勅禮兵二部查照徐達、湯和等、於其襲蔭稍加爵秩、於其祠宇稍加壯麗、於其祭祀稍加豐隆、較之徐達等遞減一等、使彼子孫世守、則上副太祖錫報元功之誠、下協天下臣民之論、而抑有以厲人心於將來矣。

請誠意伯配享廟廷子孫襲爵疏　李瑜

臣竊謂有濟世之君、必有名世之臣。有希世之功、必有延世之賞。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攘夷安夏、濟世之君也。誠意伯劉基內聖外王、經文緯武、名世之臣也。西湖浩飲、占眞主於金陵之鄉、彭蠡從征、擒大敵於金木之日、希世之功也。生前之爵不列於上公、身後之祿遂泯於再傳、則延世之賞誠有缺焉。伏遇皇上以生知之資、操議禮之權、凡昔人所未議與議之而未行者、皆舉行於今日焉。頃因詞臣之請、斷自淵衷、遂黜姚廣孝之配享、大聖人之見、何其高出尋常萬萬哉。臣遭逢明時、久懷膚見、敢昧死披瀝而一陳之。劉基字

伯温、處州府青田縣人也。臣籍縉雲、迺其鄉人。自童稚時聞父老談先達之有功者、必曰劉伯温。蓋南田義兵不罹方氏之殘虐、青田減税永爲鄉里之美談也。及入鄉校聞師友之談先賢有德者、必曰劉伯温。蓋心悟性理、學通天人、志不遂而棄官、功屢成而辭賞也。逮登仕途聞士大夫談本朝之有功業文章者、必曰劉伯温。蓋決危機於逆陳羣儁之表、首大策於暨韓共戴之中。所著郁離、覆瓿、寫情、犂眉諸集、皆梓行於世、誠如洗馬楊守陳成所謂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者也。近如侍郎楊廉編輯國朝名臣、首徐達而次劉基、廉豈無所見哉。蓋六王之功、載在譜傳、徐細攷之不過攻城

略地、摧堅陷陣而已。至於啓沃運籌、定計遣將、所言皆驗、所向無前、則未有出基之右者也。昔漢高以蕭何爲功人、諸將爲功狗。我太祖之見、豈出漢高下哉。特以基成功不居、屢辭爵賞、重違其志、故以公封其祖父而以伯榮其身。既爲天子、猶稱先生、其褒賞之辭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又曰、入則每匡治道、出則仰觀乾象。又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則太祖之於基、固以伊呂視之矣。基歿後、遂命其孫劉廌世襲伯爵、給以誥劵。又曾諭其仲子劉仲璟曰、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爾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大哉王言、所以報基者至矣。後因太宗文皇帝北征沙漠、

定鼎燕都、而膺子孫幼弱、不能赴闕、伯爵遂停。至景泰年間、七世孫劉祿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宏治年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指揮使。臣惟胡元王中國、振古所未有之變也。我聖祖出而掃除之、振古所未有之君也。當時佐命者莫若劉基、振古所未有之臣也。以振古所未有之臣、而子孫不得霑一品之祿、其何以勸當代法後世哉。先年該給事中吳士偉奏請襲、而當時大臣不暇詳考、止授前官。近年知府潘潤復以爲言、而事下該部、未蒙施行、只許立祠。伏望皇上思聖主創業之難、念劉基翊運之勞、特勅該部、論功定議、俾配享之位與徐達相次、襲爵之典與徐達相侔、則上慰聖祖之靈、下副

士民之望、昭公論於既往、激人心於將來矣。

禮部議奏

奏爲崇元勛以正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鈔出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主事李瑜奏、奏見前。併將翊運錄、名臣言行錄各一部封進。奉聖旨、這本所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着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鈔出送司案呈到部。襲爵事理、係吏部會議具題外、臣等竊謂賞以延世、祀以廟享、二者所以報施勳臣、固帝王資以勵世磨鈍之具也。故有功則食、自古已然、而盤庚所以誥勸殷士、亦必曰茲予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知配享之典、

三代以來所不廢矣。臣等竊惟國初誠意伯劉基本以純粹之學、王佐之才，同徐達、湯和輩殫謀戮力，奉翊我太祖高皇帝削平宇內，奄有中原。發蹤決策，有古蕭何之功；推幄運籌，有吾子房之比。當時論功行賞，世封伯爵，與徐達、湯和等事體相同，則我皇祖所以優眷勳臣者未嘗不至矣。後太宗文皇帝定鼎燕都，基子孫幼弱，不能赴京，伯爵遂停，而廟祀之典亦因廢缺。近年雖有該科論奏，府官題請修建祠宇於該處地方，然偏僻苟簡，與鄉祠無異，非崇廟食報功之典，天下缺望非一日矣。今本官之奏，實出人心之公。恭惟皇上創新禮樂，釐正祀典，百年機會，幸遇昌辰。伏願陛下思太祖創業

之艱、體先王勵世之意、念功臣一體、報稱宜同、進劉基於太廟功臣配享之列、名位次於六王之下。則公道昭彰、人心激勸、而太祖在天之靈、亦無不慰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緣係節奉欽依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九日奉聖旨、是依擬行。

禮部具題

題爲崇元勳以正祀典事。近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李瑜奏稱、乞誠意伯劉基配享等因、該本部會議擬覆題、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續該本部題、爲祭祀事、內開太廟功

臣配享緣由，節奉聖旨，是，及增劉基配享。欽此。欽遵。本部已行該監將劉基牌位，遵照太廟功臣牌位高廣尺寸，製造完備。查將④翊運錄内開，洪武三年十一月内封劉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誥贈太師，謚文成。謹將前項封爵贈謚書曰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知。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聖旨，知道了。

碑文

劉誠意伯祠堂碑

姚夔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禄、自括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於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禄荷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爲請。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白圭、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唯謹、僉議舊祠幽僻、用從高亢、於神爲宜。乃度地於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也。

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於官、得若干萬緡、乃涓吉辰、徵工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三門、齊戒有室、庖湢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繚以周垣。制度宏深、規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五年十二月之朔。祿詣闕謝恩畢、退而屬燮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翊運錄、昭若日星、人人皆知之、無所庸喙⑤。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爲疑、則不可不爲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發其奇、輒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而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爲樂、蓋元氏一遺民耳。及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

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旣而吴漢自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高皇帝握眞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矣。於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束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有在。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爲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眞主自輔、運籌決策、取天下於羣雄之手、非取於元氏也。先生於此蓋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

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氏主諸夏九十三年，華倫於腥羶，我皇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以雪人神之憤，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眞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或過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況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蒙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日久矣，敢書此於麗生之石⑥，以白先生之心。後世欲知先生

者、尙有考於斯。天順五年辛巳十一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嚴郡姚夔撰。

勅賜翊運祠碑記　謝鐸

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此理也、亦勢也。世至元季、天下土崩、四海鼎沸、而世變極矣。我聖祖不階尺土、卒定大難、跨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天將降是亂於世、必預爲之生能弭是亂之人於其先、故伊摯不生於商而生於夏、子房不生於漢而生於韓、皆亡

國之英出而爲興王之佐也。用是在泰則有上下之交、在復則有朋來之助。孔子曰、管仲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賜。夫四十餘年功止於京略、言夫子猶動色稱之、況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被其賜者、亦烏可得而忘之哉。我聖祖之創興大業、雖藉膂力爪牙之士、而謨謀帷幄、指授羣帥、則皆誠意伯劉公之功。蓋天實授之、而非偶然也、是宜百世廟祀以享天下之報。夫何歷世既久、寖遠而湮。至景泰間始有博士之命、爲之立廟以祀。孝宗時尋以禮科給事中吳仕偉之言、錄其九世孫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蓋先是郡人鄭以璋嘗有立廟之請、詔下所司巡按分守等官實奉行之。至是瑜還、

監察御史邢公纓、兵備副使林公廷選、張公賓首謁公廟，復通道立坊，扁曰翊運元勳之坊。於是廟制煥然一新。乃命公八世孫養以鄭御史宣之言來屬予記。予惟公之豐功偉績、實與天地相爲始終，使生民之類，不至靡爛泯沒，而綱常倫理爲之復振，是誠不可以異代而論也。旗常金石、在所必載、信史正人、在所必錄、亦豈區區所得而贊之哉。因繫之詞曰、天生至人兮、輔我皇明。天實假手兮、亡國之英。桀五就而不售兮，國用以傾。故將大有爲兮、待文王而後興。風塵澒洞兮、埽除蕀荆。乾旋坤轉兮、海宇廓清。公神不死兮、百世如生。在帝左右兮，焄蒿悽愴。於穆廟祀兮、崇階兩楹。灑酒麗牲兮、苾

芬其馨。仰瞻再拜兮、我民之情。神其不爽兮、來止來甯。正德、改元春三月朔、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兼經筵通鑑纂要官、前南京國子祭酒、翰林院侍講黃巖謝鐸撰。

神道碑銘 碑序節見前譜、茲僅錄銘。 張時徹

銘曰、於惟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閈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篤生孫子、爲時鉅儒。武蘊韜鈐、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痻。如鼎斯沸、莫赤匪狐。乃有眞主、應天受符。間關草昧、翼龍以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羣

雄藩據、次第芟除。大命既集、戎胡卒逋。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松。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帝哀。丹書錫爵、賞延不窮。厥唯能子、忠孝彌崇。均輸大節、益闡丕風。嗣傳式微、謂天瞢瞢。爰有封章、頻籲九重。哲后考德、宗工記功。乃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逢。公文曰星、公烈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鐘。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况也梓里、奕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敦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庶托貞珉、光照罔終。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勅參贊機務、

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象贊

先考誠意伯象贊　　男　璟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爲憂喜、以大道晦明爲榮辱。武功旣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劉誠意伯象贊　　彭　韶⑦

華渝於夷、曷仕於時。夷歸於夏、仕止乃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察物炳幾。運籌決勝、翊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咨。允爲宗臣、爾爵爾祠。

又　　　盧乾元

古今不乏瑰偉磊落之奇才、用之不得正終與黄壤埋。即如龍逢以諫死、徒爲忠膽摧、伯夷餓首陽、徒採西山薇。惟公棄小節、成大名、伊吕不得擅其美、張葛不得掩其勳。嗚呼、千載而上如公有幾人、千載而下知公有幾人。

又　　　彭始摶

唯漢諸葛、龍卧隆中。于家南陽、拂濯高風。誰其嗣者、青田劉公。天人朗朗、濬發淵通。璿樞星握、百怪盤胸。蚤識眞主、間關義從。欻起風雲、飛翼應龍。决謀定策、掃殄羣兇。中都留守、卜雒崇閎。雨雪陽春、訏謨則忠。蟬翼敝屣、茅土胙封。僨轅之犢、

關弧射工。孰令魚水、齮齕其終。鞠躬盡瘁、遇異道同。鞅掌弗及、瞻拜祠宮。犂眉郁離、雒誦焉窮。綿綿瓜瓞、大啓厥宗。兆自南田、亦越甌東。遺笏舊簪、世守勛庸。雲霄萬古、勒彼景鐘。

授經圖贊

陸曾熙

猗歟青田、迺藏迺潛。衣冠禮樂、開三百年。其道攸存、事親敬天。渠水悠悠、日流涓涓。濟美唯肖、二世三賢。在坤之四、經曰懼焉。先生據槀、小子韋編。目不移瞬、我聞斯言。

又

翁方綱

青田三世、誠意一門。石間几杖、花下琴尊。倏然相隨者子若孫、邈然追思者徐與遠。

又　　　　　王鼎

猗惟前朝之名世、文章經濟公獨全。虎踞龍蟠指揮定、垂光五百餘年前。精神上應風雲會、一德孚洽輝中天。子房武侯間世出、魚水之契應愧焉。隱居求志行達道、元然本量何淵淵。自古草澤儲實學、帝師王佐映後先。卷舒一册丹崖裏、山林廊廟徵心傳。顯以濟時默莊訓、一家授受勤精研。子孫敬承勖勿替、提撕聽聽惟其賢。無言神會韻澈耳、注目審顧心早鞭。孜孜黽勉者何事、以殫翼贊圖凌煙。爲瞻私居環侍日、衣冠瀟灑適靜便。太和雍肅在三世、松風映發敷眞詮。想見出處靡一苟、廟謨當日參其玄。不獨鄱陽濟難日、扶乾轉坤

資回旋。大儒寅亮裕世澤、崇封姓氏瓊瑤鐫。瑩煌伯爵昭愼守、車旗度數旌旄旗。鬚眉歷今猶彷彿、昭回星斗中堂懸。戶庭几杖哥足式、循陰陟降懷豆籩。徘徊青田有餘慕、先生之風長穆然。

又　湯金釗

世所競傳祇以異、孰知其家授者惟先聖之經。借曰前知之有素、夫何至後湯先桀而曲擬夫阿衡。夷考其心安淡泊、手致隆平、方諸臥龍可無愧矣。而憂讒長忌、不得舉國以聽先生、佐王業而已成、懷王道而未盡行。嗚呼噫哉、可爲曠觀千古、而長留太息之聲。

又　　宗稷辰

明明先生、王者之佐。西湖占雲、鄱陽易舸。運籌决策、比漢子房。餘事文章、景濂頡頏。論相精嚴、儨轅是懼。談洋被謗、隱憂莫溯。式觀庭訓、不外授經。經學之奥、通幽洞靈。

叢載

其一

太古遺音琴譜客窗夜話曲序、是曲乃誠意伯劉公伯温所作。運策定鼎、功成身退、希跡赤松之遊、悠渙蓬窗之下、日與同志之士懷今憶古、以傷英雄之圖王霸業者、皆如是冡冡矣、因作是曲、附之音律、以暢其懷云。吳之振德音堂琴譜、歷

代聖賢名錄亦云、誠意能琴、有客窗夜話曲。

其二

錢杜松壺畫憶載鐵嶺于氏藏劉伯温寫梅一幀、似工細而不爲繩尺所拘、其妙處非專門名家、而一花一蕊、並秀色可餐、殊可珍寶。于氏欲鉤泐上石、乞余臨撫、恐僅得形似耳。又姜二酉無聲詩史載、曲阿孫氏藏劉青田蜀川圖。然則不獨花卉、兼工山水也。

按、公能琴工畫、罕見紀載、錄右二則、以殿末簡。

校記

①不：《誠意伯文集》附録此文作「以」。按後文載李瑜《請誠意伯配享廟廷子孫襲爵疏》云：「基歿後，遂命其孫劉廌世襲伯爵。」則並非「不世襲」，作「以」爲是。

②昜：當作「明」，見《誠意伯文集》附録。

③壞：當作「壞」，見右引書。

④將：疑衍。

⑤啄：當作「喙」，見《誠意伯文集》附録。

⑥麗生：當作「麗牲」，見右引書。麗，繫也。古代祭祀時繫牲於碑，「麗牲之石」即指碑。

⑦彰：當作「彭」，此贊見《彭惠安集》卷一〇。

方正學先生年譜

明·盧演編撰
劉琳校點
郭齊一審
舒大剛二審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方正學先生年譜》一卷、附《辨正》一卷，明盧演編撰。原載清同治十二年刻本《遜志齋集》卷首。

方孝孺（一三五七—一四〇二），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明台州寧海（今屬浙江）人。洪武中從宋濂學，以薦除漢中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學者因稱正學先生。惠帝即位，擢翰林侍講學士，改文學博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力主復古改制，創行井田。修《太祖實録》等書，命爲總裁。燕王朱棣起兵反，孝孺爲帝畫策。建文四年京城南京破，被執。成祖命孝孺草詔布告天下，不屈而慘死，誅及十族。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天下傳誦。著述甚豐，然遭永樂文禁多佚，後人拾其遺文編爲《遜志齋集》。《明史》卷一四一有傳。

此譜爲明崇禎中盧演編。記述譜主歷年事蹟、仕履及部分著作，於「靖難之役」中孝孺之謀畫及被誅過程記載較詳。行文用直敘，不加考辨，亦不注材料來源，使人難分是與否。然得此一譜，可窺見譜主一生行實之大概，是亦不爲無功。



方正學先生遺像

蜀王賜正學先生像贊

綠鬢紅顔、金精玉粹。聘東帛於山林、
齊倫言於殿陛。身游乎蓬島方壺之
間、衛泝乎伊洛洙泗之濫。潛溪之後
學名聞九重、元英之雲孫季間奕世。
是所謂孝於父母、友於兄弟者也。

古吳盛朝彥重摹謹書

方正學先生年譜

盱江張紹謙道益鑒定　吳縣孫憙權伯重刊

先生姓方氏，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别號遜志。其先桐廬人，玄英處士於宋初始遷甯海緱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高祖重桂，鄉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曾祖子野，祖炯元，鄞庠教諭，並以長者稱。父克勤，字去矜，號愚庵，金華宋太史濂謂其學問得諸考亭。母林氏，生二子，長孝聞，字希學，先生其次也。再娶王氏，生女一，未彌月而卒。側母董氏，生子一，曰孝友，字希賢。

元至正十七年丁酉、先生生。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家。

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先生年二。雙眸烱烱如電。

元至正十九年己亥、先生年三。能識數目方隅、達者知其非凡。

元至正二十年庚子、先生年四。精敏絶倫、步趨不苟、愚庵公奇之。

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先生年五。知讀書、辨章句。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先生年六。喜學能詩。題山水隱者曰、棟宇參差逼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等閑

識得東風面臥看白雲初起時。

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先生年七。林夫人病故先生哀慕如成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先生年八。讀書見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

元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先生年九能暗記五經。

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先生年十。日讀書盈寸。

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先生年十一。日坐一室不出門庭理趣會心雖鐘鼓鳴風雨作不覺也。

洪武元年戊申先生年十二。繼母王夫人卒悲傷不

輟。

洪武二年己酉，先生年十三。善屬詩、古文詞，雄邁醇深，千言立就，鄉人呼爲小韓子。

洪武三年庚戌，先生年十四。郡辟愚庵公爲甯庠師，時先生作幼儀雜銘以自箴。

洪武四年辛亥，先生年十五。朝廷聞愚庵公賢，以書幣徵至京，就銓曹試考，以易中第二，授濟甯府知府。侍父宦遊，歷覽齊魯故墟，謁周孔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曰：顏閔繼末可幾及，冉樊輩豈皆讓之？但今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耳。

洪武五年壬子，先生年十六。在濟甯。謁曹國公李文忠公，敬禮之，期爲國士。

洪武六年癸丑，先生年十七。在濟甯。玩索濂洛關閩之説，舉疑者以質於愚庵公及兄孝聞。先生之學，故多得之庭訓。後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此道者，非獨父師之教，亦繇吾兄之訓飭也。

洪武七年甲寅，先生年十八。在濟甯。作釋統三章，深慮論十首。

洪武八年乙卯，先生年十九。侍愚庵公考績入朝。曹縣令程貢嘗以不職被笞，至是誣上封事，詔下獄。

先生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

洪武九年丙辰，先生年二十。愚庵公戍江浦，畱孝聞侍命。先生往京師，以文爲贄，謁宋太史於禁林。太史深器之，曰：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鋭有以燭諸理。間發爲文，水湧泉流，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乃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愚庵公役將終，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先生草疏將詣闕，適愚庵公卒，悲慟至絶。遂同兄孝聞扶櫬還家，顔軒曰茹荼，居處其中以勵志。太史公賦詩十四章以送之。

洪武十年丁巳先生年二十一。在緱城。春仲、奉愚菴公柩與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六月、宋太史謝事還浦陽、先生卽往承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先生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於理學淵源之統、人品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故、名物度數之繁、靡不會通底極、見於論著。太史時欲甥之、及歸告祖母、不允。先生留浦陽越四寒暑、嘗以周孔自處、海內之人亦咸謂程朱復出矣、至有欲瞯形貌果如古人否。先生笑曰、形貌與今人不

異、但心似古人耳。

洪武十一年戊午、先生年二十二。在浦陽宋太史門。

洪武十二年己未、先生年二十三。在浦陽宋太史門。

洪武十三年庚申、先生年二十四。在浦陽宋太史門。

秋季、歸省祖母、太史惜别、賦詩五十四韻、揚其素有之善、復勗以遠大之業。且曰、余所許者不獨在文、二十年後當爲知言。迨仗節之期、適二十餘年矣。

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年二十五。在緱城愚庵公文集刻成、先生跋記。宋太史以孫愼事坐累、安置茂

州、行至夔卒。先生欲往省、後以故止、乃爲文籲天、願輸己壽、以延師命。周禮辯正成。

洪武十五年壬戌、先生年二十六。在緱城。娶鄭夫人。秋季、入郡會葉夷仲、張廷璧、林公輔、王元釆四君子、登巾山絕頂、縱譚千古、竟夕忘倦。先生自謂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冬十二月、吳沈揭樞薦先生學行可大用、且言其父寃狀、命聘至。

洪武十六年癸亥、先生年二十七。應召如京師、見高皇帝於奉天門。上曰、爾父無罪、爲奸臣所陷耳。陳說頗多、試靈芝甘露論、益稱旨。上每面試舉子、必

親定高下詮選。至先生，獨不詮，曰：此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顧謂沈、樞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上歎曰：誠異才也。令往見東宮，錫之宴。几稍欹，先生必正乃坐。上使人覘之，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論遣還鄉。先生有奉試靈芝甘露論，詩曰：漢家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笑腐儒千載後，卻勞聖主試文章。

洪武十七年甲子，先生年二十八，在緱城。子愈生。後蜀王字之曰師韓。

洪武十八年乙丑，先生年二十九。在緱城。讀書石鏡精舍，作四憂等箴及君學雜著。

洪武十九年丙寅，先生年三十。在緱城。時先生卧病，家人告絶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貧豈獨我耶。

洪武二十年丁卯，先生年三十一。讎家與叔氏搆難，詞連先生，有司録其家，械送京師。上識先生名，特命開釋，令奉祖母及妻子還里。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先生年三十二。在緱城。修家譜。祖母葉夫人卒，膺鬲摧裂，不復欲生。是科，姑子盧

公原質登進士，試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第三。先生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其賀江南得秀才。好是青蘿居士說，近來文運屬天台。女貞生。

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先生年三十三。在緱城。周易考次成。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先生年三十四。在緱城。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成。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先生年三十五。在緱城。大易枝辭、文統成。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先生年三十六。在緱城。廷臣復

交薦先生、辟至京。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顧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除將仕郎、漢中府學教授、命水陸供舟車、給行費。次女淑生。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先生年三十七。閏四月、抵漢中。道夔、祭宋太史墓下、慟哭移時、恤其家而去。既官漢中、每舟次、必往祭焉。漢中水土暴惡、病瘿瘻者十人而五、先生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繇是山南人皆知向學。四川聘主秋闈、京府移文、詔徵分考。辭蜀赴京、取士八十八人、得門下士俞允、任勉等。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先生年三十八。蜀獻王聞先生賢，聘爲世子師，尊以殊禮，不名。先生每見蜀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喜甚，恆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幼子憲生於官舍，後被匿，更名德宗。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先生年三十九。自漢中又抵蜀。蜀王顏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蜀王從先生請，恤宋太史遺孤，有加。帝王基命録成。

洪武二十九年丙子，先生年四十。在漢中。聞兄孝聞卒于家，悲悼絶甚。秋試，召典京闈，取士三百人。

洪武三十年丁丑，先生年四十一。往蜀，作蜀道易序

蜀鑑及蜀漢本末、仕學規範、皆承王命也。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先生年四十二。序蒲鞭詩、自警編。五月、高廟賓天、皇太孫卽位、以太祖遺令、必先召方孝孺、乃馳驛召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先生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焉。初、王叔英與先生善、至是同應召、書致先生、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先生深然之。詔著東甌王碑銘。遣夫人鄭及子女還家。

建文元年己卯、先生年四十三。帝郊祀畢、御奉天殿受羣臣朝賀。先生進郊祀頌。上好讀書、每有疑、卽

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先生就扆前批答。先生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擕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欄干。黄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夏五月、獻省躬殿銘。秋、命考文京府、得吳中諸生劉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吾當虛左處之。取士二百四十人、置政第一。靖難後、聞先生就戮、遂悲忿不食死北平兵起。

建文二年庚辰、先生年四十四。上大召名儒修高廟

實錄及類要諸書、以先生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殿、先生獻銘、作御史府記、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卽改先生爲文學博士。時命典會試、偕董倫、高遜志等試天下貢士、得王艮、黄鉞、陳繼之、楊子榮、胡廣、金幼孜、吳溥、胡濙、顧佐、皆知名士、一時稱得人焉。其後王艮、陳繼之、黄鉞死難、餘皆歸附云。

建文三年辛巳、先生年四十五。先生獻凝命神寶論頌。燕王書至、上召示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歸援

窠巢、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彼奏適至、宜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可反掌而定也。上善之、立命先生草詔言罷兵、遣辥嵓往、還言燕軍强盛。先生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燕復上書、上召先生諭意、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散卽難復合、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願無惑甘言。燕師駐定州、先生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先生言其故、且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餉道通矣。帝曰善、命先生草書貽世子、許王燕地。先是先生門人林嘉猷被燕

召至北平、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讒於父、乃遣張安持書至世子。世子不啟封、并安致燕王所。三郡王先已馳告、燕王曰、幾殺吾子。吾父子至親、猶見間離、況君臣之際乎。時先生有聞鵑詩曰、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荊花樹。五聲落月照疎櫺、想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污堦前蘭茁紫。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遊、每聽鵑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鵑聲能白頭。

建文四年壬午、先生年四十六。燕師渡淮、乘勝而下。

先生進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東南丁壯召集、我據天塹之險、北軍不長於舟楫、相與決戰江上、勝敗未可知也。上從之。及渡江、先生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憂憤盈臆、追憶劉中丞基、潸然淚下。夏六月乙丑、燕師逼金川門、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門納師。須臾、大內火、帝遜去。先生杖衰哭於闕下。文皇淸宮三日、後被鎭撫伍雲執以獻。文皇以姚廣孝言、至京幸全方孝孺。孝孺素有學行、必不降、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絶矣。計用之、不屈、遂繫獄、晝夜慟哭。遣人一日諭

再三、終不屈。文皇欲詔天下、問廣孝代草者、曰、他人不足服天下、必須方孝孺。文皇以廖侯二子鏞銘嘗受先生學、令諭意。先生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我頭可斷、筆不可執也。二子復命、遂使人擁之入。先生衰絰執杖仆地大慟、聲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曰、成王何在。文皇曰、渠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目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草非先生不可。先生援筆大批建文五年、

永樂篡位。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曰、汝不顧九族乎。先生奮然曰、便十族奈何。哭罵益厲。文皇怒、令以刀剕其舌、至兩耳旁。先生猶含血犯御座、辭甚不遜。文皇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詔收其夫人鄭、鄭先自經。二女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弟孝友面縛就誅、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又據其宗支及九族、盡抄沒之。每抄、提一人、輒示先生、先生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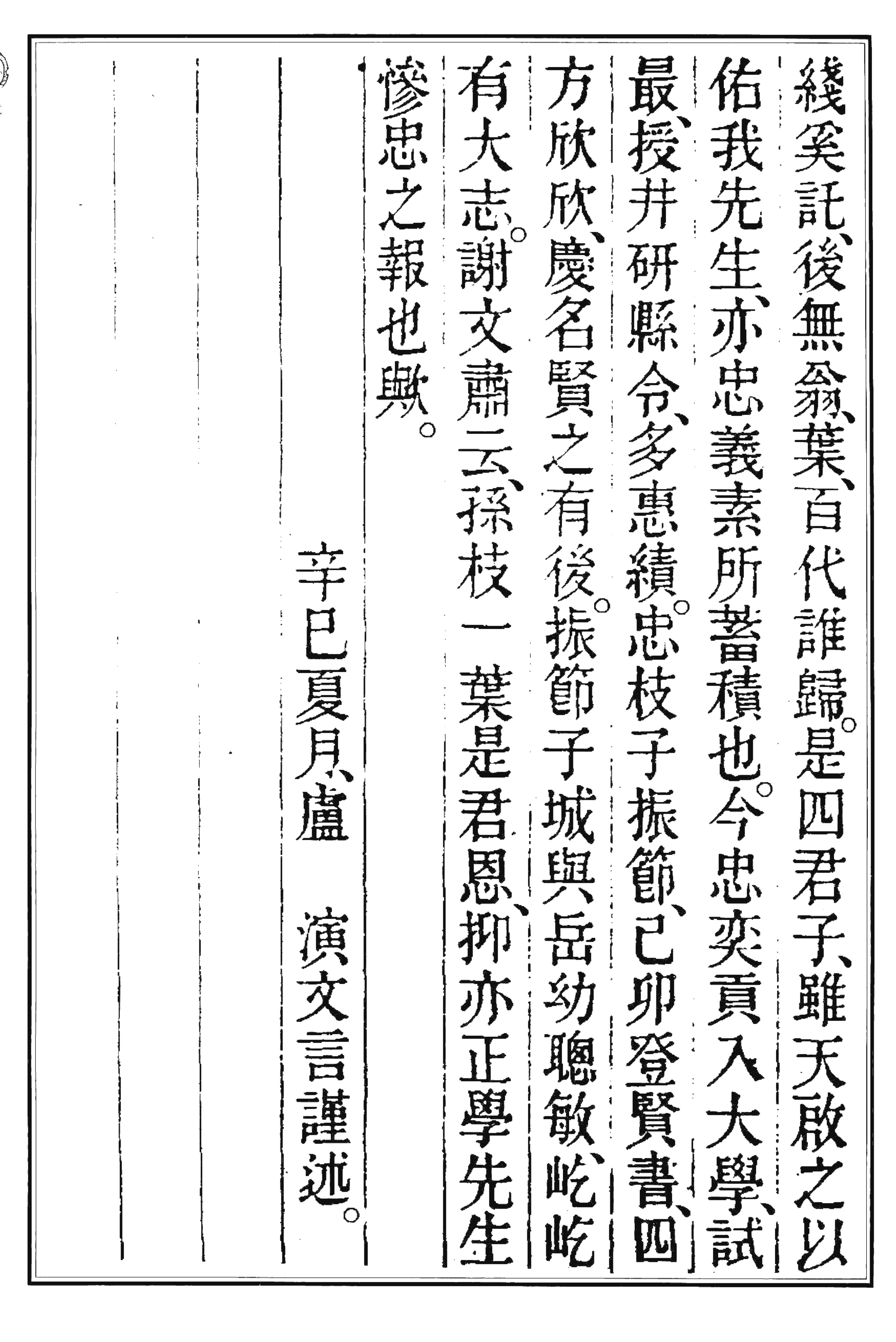
動、罵不絶聲。文皇怒甚、命磔於聚寶門外。先生有絶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又見樵夫擕斧斫松、口占一律云、樵夫擕斧入山巔、斫倒蒼龍撼九天。老骨劈開鱗剝落、赤心剖出血腥鮮。精魂化作三更火、正氣翻成半壁煙。只恐鶴歸無立處、長空依舊月娟娟。刑後、命有市先生肉者、賜以金。門人廖鏞、廖銘、王稌輩潛拾遺骸、葬於木末。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先後捕誅、行刑於門

外凡七日，詔夷其先人墓。文皇怒猶未怠，必欲誅十族，如先生之言，乃旁及游黨盧迥、鄭居貞、盧原質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鏞、廖銘輩誅之，爲十族。計被害者八百七十三人。抄没後，九族外親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又調甘肅衛，死者復數百人。吁，何禍之烈也。

方氏本末記畧

按先生抗命時、金陵魏司寇澤謫甯海尉、匿先生幼子德宗、垂九歲。天台衿士余學夔佯狂行乞、逕公子城隅、口喃喃歌曰、當年豫讓豈純臣、猶肯吞炭并漆身。堪笑今來執政者、叩頭新主乞恩綸。又曰、不慚周粟可偷生、首陽節義如飄萍。向日都俞今反目、區區尚願效程嬰。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又歌如前。澤知爲義人、潛託德宗於學夔。同家僮航海抵雲間、涉島嶼、歷青村諸鎮、織網捕魚得活。後學夔走華亭、依先生門下士俞祠部允、大參任勉亦餽

金護持。易數寒暑，乞甥德宗，遂冒俞姓。比時黨禁未弛，俞公引嫌，尋改余姓，亦仍其所自來也。傳九世，有名采者，爲南昌司訓，臨海葉明經琰刺得其狀，欲置田宅，要司訓歸緱城，奉先生祀。其事未果。著振發幽奇，以表志。弇洲、麟洲各有傳畧。迨萬歷己酉，南學使楊公廷筠爲方氏復姓，建祠，牒嫡裔忠枝、忠奕、樹節三人歸台。嗟嗟，少亡之子，城郭室廬猶不記憶，況二百餘年，煢煢孤裔，一旦返故里，謁先祠，其誰爲之扶掖乎。幸有文學翁櫝，宿懷節俠，慨然仗義，延寓於家，凡可爲方氏地者，靡不勇奮圖之。嗚呼，前無魏、余，一



綫奚託、後無翁葉、百代誰歸。是四君子、雖天啟之以佑我先生、亦忠義素所蓄積也。今忠奕貢入大學、試最授井研縣令、多惠績。忠枝子振節、己卯登賢書、四方欣欣、慶名賢之有後。振節子城與岳幼聰敏屹屹有大志。謝文肅云、孫枝一葉是君恩、抑亦正學先生慘忠之報也歟。

辛巳夏月、盧　演文言謹述。

曹月川先生年譜

明·張信民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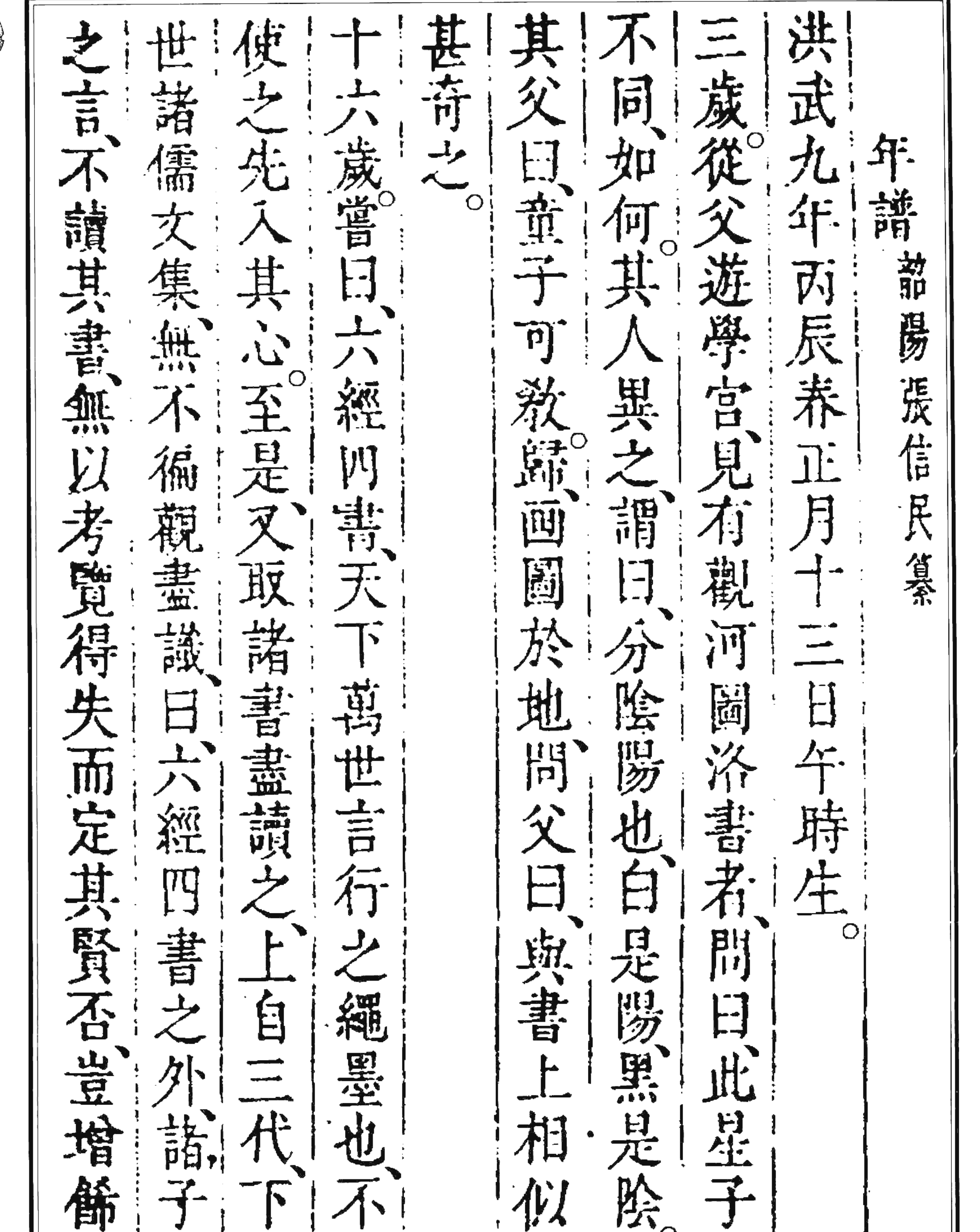
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曹月川先生年譜》一卷，明張信民編撰。原載清康熙四十九年張伯行正誼堂刻本《曹月川先生全集》卷末。

曹端（一三七六—一四三四），字正夫，以其曾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明河南澠池（今屬河南）人。永樂六年舉人，後任霍州、蒲州學正。宣德六年卒，年五十九。端篤學博覽，而專意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力闢釋、老及淫祠俗術。《明史》卷二八二本傳云：「洎明興三十餘載，而端起崤、澠間，倡明絶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説》、《太極圖》《通書》《西銘》之《述解》、《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録》諸書，多佚。後人輯集遺存之文爲《曹月川先生全集》，又有《曹月川先生遺書》。

本譜編者張信民，字孚若，號抱初，明萬曆、天啓間澠池人。孟化鯉門人，傳王守仁良知之學，從之者衆。曾以明經選貢，官懷仁縣令。著有《四禮述》、《日抄》、《印正稿》等。參見《千頃堂書目》卷二、三、一一，雍正《河南通志》卷六一。

信民自少嚮慕曹端，言動皆以爲程，故爲之編年譜。其譜本名《明理學曹月川先生年譜纂》，分上、下二卷，上卷爲年譜，下卷爲各種附録資料。編成於萬曆三十四年，今尚有萬曆刊本。至清康熙間張伯行輯刊《曹月川先生全集》，取其書之上卷附於集後，即今影印者是也。此譜敘次譜主生平事蹟，詳於闢釋氏等學術言行，其餘事蹟則甚略，蓋缺乏資料而然。其記敘體例與其他年譜稍異，僅開端記「洪武九年某月某日生」，以下則僅按歲數記事，如「三歲」云云、「十六歲」云云，而不標皇帝年號。作爲年譜，似覺疏陋，但對明代儒學研究仍有一定價值。



年譜　韶陽張信民纂

洪武九年丙辰春正月十三日午時生。

三歲從父遊學宫，見有觀河圖洛書者，問曰，此星子黑白不同，如何。其人異之，謂曰，分陰陽也，白是陽，黑是陰。顧謂其父曰，童子可教。歸，畫圖於地，問父曰，與書上相似麽。父甚奇之。

十六歲嘗曰，六經四書，天下萬世言行之繩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其心。至是，又取諸書盡讀之，上自三代，下及近世諸儒文集，無不徧觀盡識，曰，六經四書之外，諸子百家之言，不讀其書，無以考覽得失而定其賢否，豈增飾文墨

而已。雖周公孔子之聖、猶且朝讀百篇、韋編三絶、况常人乎。

十七歲。構室以陳經籍、書其戶曰、勤勤勤勤、不勤難爲人上人、苦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父命扁曰勤苦齋。

二十歲。嘗曰、孔門游夏稱文學、亦何嘗秉筆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故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子得心齋。端亦偶成曰、作文不必巧、載道則爲寶。不載道之文、臧文梲上藻。言無味而意有在焉。

二十一歲。志意堅定、內不溺於章句文辭之習、外不惑於異端邪說之謬、卓然以斯道爲己任。有老僧素諳釋典、鄉人甚敬信之。時先生歸省、鄉人陰令僧詰先生曰、秀才勤學篤孝、但不言神佛、未善。先生曰、事之如何。僧曰、佛主輪廻、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謂報本。若事神佛、而言行違禮、何云報本。且佛法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漢去開闢數千餘年、豈漢以前無輪廻、獨漢以後有輪廻哉。神如關某李某等、皆漢世人、豈漢以前無主禍福、獨漢以後有主禍福哉。僧曰、輪廻不可逃、惟佛救度之事。佛者升天堂、不事者

墮地獄、不可不信。先生曰、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猶旦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爲輪迴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不分君子小人、苟能事佛、一槩升天堂、苟不事佛、一槩入地獄、決無此理。且所謂天堂地獄安在、自古及今誰見乎。不過僧家設之、以嚇愚民爾。使人皆事佛、不夫婦、乾坤內不過百年、無人類矣、佛法將安施。故曰、我道如依三界說、乾坤不過百年空。僧無以對。久之、曰、禍福不可逃、惟神能佑之、不可不事。先生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禍福之來、人爲感之、使人不積善、見禍而諂神求免、神本至公、豈

受枉法之賍、而倒禍福之柄乎。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道福善禍淫、鬼神不能移也。如不分積善積惡、苟事神者一槩受福、不事者一槩受禍、豈有是理。書曰、惠廸吉、從逆凶、鬼神何與。僧無以對、曰公謂神佛皆不足事、歷代何以立教門、崇祀典乎。先生曰、佛出西方、本以化導西人、西人事之、中國可乎。故韓文公佛骨表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至於神之有功德於民者、其祀典亦不敢僭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今一郡一邑、神祀數百、一村一落、神祀數十、家家

事天地、人人祭山川、甚者昊天上帝與五嶽及忠臣烈士同坐一室、共饗一祀、悖禮傷教、不可勝言。魯公三望、春秋譏之、季氏旅泰山、孔子非之、況庶人乎。古者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故狄梁公奏黜江南淫祠千餘、爲此故也。彼釋家妄說輪迴、惑世誣民、滅天理矣。拋妻子、離父母、滅人倫矣。雖事神佛、無以救滅理亂倫之罪、況能報本耶。今中國先王之法、從事西方空寂之教、舍劬勞罔極之恩、周旋釋氏悖逆之像、謂之忘本可也、豈能報本。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饗祖宗於地下、納室生子、思以繼續宗祀、上則供賦稅、下則守禮法、仰以事其父母、

脩以畜其妻子、此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報本之道、舍是何以哉。脩默然良久、曰、秀才言是也、恨年老、不能從學耳。咨嗟嘆息、以杖擊地者久之。

二十三歲。勸族人勿用堪輿術。

二十五歲。先生二絹置書舍失之、同舍愕然。先生曰、人失人得、不足介意。同舍曰、認之、某盜某見也。先生曰、認則其人一生復何自立。二絹微物、而壞人行止、不可。

六月六日戌時、子琇生。字如玉。最賢、言動綽有父風。霍蒲喪葬、不用浮屠、卒請如玉相禮。父母歿、與弟良玉廬墓。屢舉賢良方正孝行、皆不就。撫育季弟美玉、友愛切至。

二十六歲、攝滙儒學事。時部使者照刷文卷、覆前官卷案不如式，鞫譴下獄。先生處之泰然，作詩自遣，有云、仰天心無愧，俯地意不慚。未幾而白。

二十七歲。時滙淫祠過多，先生上書請毀之。邑令楊某者從其言，即令先生躬詣四鄉，監毀百餘所，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焉。惟存夏禹、雷公二廟而已。

二十八歲。嘗曰、儒書不博觀，無以探其本末原委之眞；異典不涉獵，無以鑒其似是實非之的。故能講說詳明正大，非俗儒所及。

三十一歲。勸彭鄭二先生勿赴水陸會，畧曰、切見僧不爲

道醮而廢齋，道不爲僧齋而廢醮，是彼各知自重也。爲儒家者，祖天地、宗帝王、師周孔，將以正人心、扶世道，反爲齋醮而廢禮，是自輕耳，寧無愧乎。以後詳夜行燭

三十二歲。因祖父從俗事淫祠，先生請建祠堂，依文公家禮，以奉先世神主，置祭田二十畝，祭帛取諸蠶桑，爲籍印識，使子孫奉行焉。

三十三歲。夜行燭成，以告其父。凡十有五篇，首陳善惡禍福之由，繼以保身正家之要。其間明禮卻俗，闢道闢邪，訓子孫，友兄弟，睦宗族，和鄉里，嘉言善行，無所不備。其所以閑先聖之道，破愚俗之見，正人心以息邪説者，誠大有所

關也。書成、命曰夜行燭、父嘉納而力行之。

三十五歲。霍州饑、輒分俸濟諸生之貧者、又勸守發倉賑貧民、郡中多賴之。　資助滇南官之任。　赴曲沃省祖墓。

三十七歲。因父幼孤、出贅邵氏、資教養焉。邵氏無後、故別立義祠祀之、亦義起也。初、邵氏與曹氏合祀一祠、其位次、曹居右、邵居左、承父志也。今別建祠分祀、以正經制焉。霍州有樵者鬻薪獲米、誤得金釵、明日還其主。或曰、辛苦得釵、何輕也。樵者曰、曹郡博有道人也、以有道者倡教吾霍、可不知化乎。先生聞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訪其姓名、入郡志。

三十九歲。叅政張公臨霍察先生學行卓異，執其手曰，今日乃知曹正夫也。大書廉靜二字贈之，當時稱廉靜先生者本此。

四十一歲。霍州鄉貢生文昌之兄也，與同輩觀樂中途返，曰，此行曹先生得無知乎。如知，何面目相見。縱不知，終當自愧。不往，歸，謂人曰，觀曹先生書籍，聽曹先生說話，饑可以忘食，寒可以忘衣，可輕其身從流俗乎。

四十二歲。謂子孫曰，人之處世，貴乎守己安分。夫安則無人欲陷溺之危，守則無亡身敗家之失，即此便不貧窮，即此便是富貴，不可奸貪取便益也。因作詩以諭之。

四十三歲。母郜氏卒，奔喪飌池。既窆，廬於墓所。冬十一月，父卒，亦如之。四方來學者愈衆，有司旌之，先生辭曰：人子當爲事，非有加也，第恐力行未至，遺笑耳，敢希名高乎。

四十四歲。新安游藝，丁酉鄉貢士，春闈不第，就墓次而稟學焉。

大使邢端重修五嶽廟成，請先生撰告文，先生辭而歸之。大畧言：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境内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此定分也。

四十五歲。友人設齋醮，請先生祖先姓名，奉之。先生隱其姓名不赴。

四十六歲。先生至府、羣吏素聞先生名、未識其面、聚觀之。問曰、舉世崇信鬼神、先生獨不事、何也。先生曰、且如府太守淸廉、列郡畏服、有人執金帛、導以金皷、欲賂太守免差稅、如何。羣吏愕然曰、如此、將討死。先生曰、今人諂求鬼神、使神而果神耶、亦將討死。使非其神、安用事爲。設一人犯盜、一人殺人、上司追求至緊、二人各挾珍寶、暮夜請求免罪、太守可受而放之乎。今人不務爲善、臣不忠、子不孝、弟不遜、婦不順、積惡有罪、天理不容、乃諂媚鬼神、倖求非望。在鄕廣建淫祠、惑誘鄕人、在家裝圖神像、朝夕奉獻、苟無災禍、曰、事神所致也。苟或不免、曰、所事不恭也。惟知倚於

鬼神，而修身爲善，初不暇計。神本正直，安受人間枉法子。羣吏嘆服不已。

四十七歲。補蒲州學正。嘗曰：生日者，父憂母苦之日也。人子親在，則當設酒殽拜父母；親歿，宜倍恭祠堂，終日哀慕。子在親歿，安忍召賓客作樂乎？唐太宗生日不受章奏，況其下者哉。

時蒲學垣傾圮，先生命工修築。門人某曰：太歲在東，未可修理。先生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命亟修之。

先生修公廨，有言土旺者，先生曰：土旺不用，反用衰土乎？且土旺不動土，水日不飲水

乎、火日不吹火乎、金日不煉金乎、木日不折薪乎。五行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四季總得七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已、土旺猶金木水火之旺也。今於金木水火之旺皆不畏避、獨於土旺深避之、何惑之甚也。聞者嘆服。同僚友劉周二先生送門人張翼喪、暑氣方熾、過僧舍避之。謝琚背佛像設座、先生曰、只東西列坐。二先生問其故、先生曰、昔程伊川遊僧舍、一後生置座、背佛像設之、亦如謝生也。伊川令列坐、門人問

曰、先生平日闢佛老、今何敬也。伊川曰、平日所闢者道也、今日所敬者人也。且佛亦人耳、想在當時亦賢於衆人者、故闢其道而敬其人。二先生嘆服。　蒞任數日、門人張繹卒、乃率諸生弔、再拜。同列曰、過禮也。先生曰、師生原有答拜之禮、何過之有。

四十八歲。諸生有親死、欲作佛事、先生責之曰、僧死不用道、道死不用僧。儒讀周孔書、死而用釋老之薦、豈非惑歟。生曰、超度父母、人子悲切之至情。先生曰、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借使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生曰、舉世

皆然、不信佛事則以爲不慈不孝、恐致鄉人非謗。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予讀儒書、明儒理、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可謂執德信道之士乎。一鄉皆然、予能特立獨行、卓然不爲流俗所染、舉行周孔之禮、則鄉人孰不轉謗爲譽而矜式哉。因命子如玉與王惠相之、一依文公家禮。境内士大夫聞風相率觀禮、約曰、喪葬以禮、祭祀以時、毋爲曹氏之罪人。得罪曹先生、則得罪聖賢矣、各當自勉。　時訓導周敏、河南新野人、在京師、其妻適卒、先生爲主其喪。二子欲用浮屠、先生曰、彼圖衣食、瀆亂天理、果何益於死者乎。其以禮葬之毋惑。其妾不肯服衰、先

生責以大義、逼服之。周歸、大悦日篤朋友之義、嚴妻妾之分、斥釋老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焉。

四十九歲。鄂晟字巨成、霍州高弟、擢西安府同知、道蒲而問政。先生答曰、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民不敢欺。郭公佩其言、歷九載、以公廉稱、後兵部尚書王公某薦爲西安知府。　諸生某、其母詣解州壽亭侯社、請隨行。先生嗚鼓召諸生曰、妄行淫祀、諂求鬼神、非吾徒也。生曰、母心欲之。先生曰、汝平日但少諭父母以道與義爾。汝母離閨門、從淫祀、當明大義以死諫之。既不能諫、又從而助之、可謂

孝乎。孔子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生曰、時關陜江浙千里赴會、何獨愚生。先生曰、彼無知之人、不知禮而妄行者。汝業儒有年、詎可混同流俗乎。且關雲長剛明正直、無少私曲、生爲侯王、死爲明神、安肯饗民間婦女褻瀆哉。聖朝祀典古今忠臣烈士、春秋祭祀、各有名分。府得祭者、州不敢與、州得祭者、縣不敢與、況民間乎、況婦女乎。於古則違禮、於今則違法。而以何意曲從、越禮犯分爲事、可謂讀書學禮人乎。禮曰、婦人無故不出閨門。又曰、婦人不下堂送客。又曰、婦人既嫁、不百里奔喪。今汝母不然、出閨門矣、下堂矣、出百里矣、猶不當諫、謂之孝可乎。其人愧謝不

往。先生弟昱先卒、家人拘於禁忌、葬不備禮。先生爲改葬之、素服九日、不飲酒食肉。凡考妣忌日、終日哀慕、未嘗飲食言笑、接見賓客、倍恭祠堂而已。凡九族之喪、先生聞訃、必依制行之、素服素食、未嘗少間。

五十歲。春先生考績吏部、霍蒲二州學者上章爭留之、復補霍州儒學學正。

五十一歲。典試陝西、與同列語曰、取士要在公平。譬如蓋屋、用一朽木、必棄一良材。間有以書干謁者、先生辭以詩。

在試院、有同列言、先有無極、而後有太極者。先生曰、只此一句、便見所見之差、流於老莊之說。如此、則於不相離

之言實不相蒙，與老子道生一而後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歸于謬，豈周子之意哉。夫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無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如此極者，雖無聲氣，而有形象方所焉。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同列見其發明詳盡，豁然有悟。五十二歲，通書述解成。篇中論孔顏之樂，有云，周子每令

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欲學者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今端竊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先生因人以地上童子稱其子、作箴勉之曰、敎戚戚儀、慎行止。正心術、保身體。孝父母、友兄弟。睦宗族、和鄉里。遠小人、親君子。事誠明、一終始。不他求、得於此。

五十四歲。西安太守郭巨成暨謝琚相從于滻灞之間，談詩馬上。郭曰，古人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片心。琚曰，古人云，吟成五字句，心從天外歸。先生應曰，可惜一片心，用在五字上。蓋恐學者溺于詩文，不務義理，故發此。須臾，曰，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

五十六歲。按察張公一見先生，甚與之歎洽，不拘以屬禮。謂先生曰，我編一賢人錄，以先生居首。因聯轡馬上，贈以

詩曰、景仰聲光久、相逢始有因。文章濂洛胄、德行閔顔鄰。心地明如月、襟懷蕩若春。圖書探討處、筆下豈無神。既歸、欲薦先生、未幾而殁。

五十七歲。取唐明皇、許魯齋二解、述其精當者、分經布註解之。其未瑩者、釋以己意、名曰孝經述解。序畧云、性有五常、而仁爲首。仁兼萬善、而孝爲先。蓋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行孝。行孝之至、則推無不準、感無不通。又曰、孝云者、至德要道之總名也。經云者、持世立敎之大典也。然則孝經者、其六經之精義奥旨歟。

復典試陝西試

院、與同列論配饗。先生謂、先聖廟曾點、顏路、伯魚皆父也、坐於兩廡、顏子、曾子、子思皆子也、坐于殿庭。同列曰、以傳道言。先生曰、道何道也、既非老子之道、又非佛氏之道。儒家之道不過明人倫而已。父坐廊廡之下、子坐殿庭之上、何在乎明人倫也。此唐家之謬、歷代遵而行之耳。同列曰、然則宜何如。先生曰、合於殿庭之東另設一祠、以孔子父叔梁紇居中、以顏路、曾點、伯魚叙坐左右、庶幾理當。西安太守顧公偡等送游灞之間、相從數十里、與先生談論、無不嘉納。因舉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環而攻之爲問。先生答曰、朱子集註、環圍也、言四面而攻圍、曠

日持人、必有値天時之善者。此天時不如地利也。趙岐古註[1]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按周禮春官簭[2]九曰巫環。簭音也、[3]以簭環知吉凶也。環而攻之、筮而行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得天時之吉、則必勝可也。雖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之者、非天時之吉不如地利之善乎。

又舉孟子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爲問。先生答曰、只將無實之實作賢字讀便通。蓋世不絕聖、國不絕賢、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孟子在齊、淳于髡言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本有、言無以蔽之、是不祥也。故曰言無賢不祥。蔽賢出于娼嫉之私、妨賢病國、私意横起、

上不欲正其君，下不欲福其民，不祥之氣已充溢于中矣。且天生賢人，以爲民也，彼違天而蔽賢，妨賢而病國，不祥孰甚焉。歸，太守謂同列曰，曹先生眞道學。

五十八歲。夫人陳氏卒，享年五十有三，葬霞城東南二里許高氏之源④。其子琇、璟廬墓。先生祭文略曰，惟媍敬我祖宗，孝我父母，和我宗族，慈我兒女，于我一身，豈曰小補。

五十九歲。夏六月，先生卒。先是州大夫入問疾曰，諸大夫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吾無遺恨矣。諸生入問疾，曰，賢輩尊所聞，行所知，吾無遺患矣。已而召諸生語之曰，吾平生不喜佛老，不悦齋醮，惡其害道亂正也。我死，爾曹當

以我葬考妣之禮葬我、毋我汚也。諸子不勝欲獻、先生正衣冠而永訣矣。

校記

①趙歧：當作「趙岐」。按，以下解「環而攻之」並非趙岐《孟子注》之說，而實爲宋俞庭椿之說，見俞氏《周禮復古編》。

②據《周禮》，「簭」當作「簭」（同筮），下當有一「人」字。

③簭音也：當作「巫，簭者也」，見《周禮復古編》。

④源：當作「原」。



薛文清公年譜

明·楊鶴 編撰
楊嗣昌
劉琳 校點
郭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明萬曆間張銓刻本

《薛文清公年譜》一卷、《行實》一卷，明楊鶴、楊嗣昌編撰。明萬曆間張銓刻本《敬軒薛先生文集》附。

薛瑄（一三八九—一四六四），字德溫，號敬軒，謚文清，明平陽府河津（今屬山西）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正統間歷官廣東道監察御史，監沅州銀場，升僉事，提督山東學政，大理少卿。正統八年，以忤宦官王振，被誣下獄，詔處斬。獄中仍讀《易》不輟，會赦削籍歸田里。代宗立，詔起除大理右丞，升寺卿。天順元年英宗復辟，遷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内閣。數月，辭官返里。八年卒，年七十六。《明史》卷二八二有傳。薛瑄自壯歲沉潛於性理之學，人稱「薛夫子」。其學貴實行，不務論説，一言一動，求合禮義，剛正不阿，不畏權勢，文章亦雅正可觀，當世讚爲醇儒。著有《讀書録》十一卷、《續録》十二卷、《敬軒文集》二十四卷。

此譜舊題楊鶴撰，然據楊鶴《後記》稱，薛瑄年譜舊有一稿，瑄八世孫士宏出以示楊鶴等，草草不可讀，鶴乃命其子嗣昌重加更定補充，成於萬曆三十五年，則此譜實爲楊嗣昌編撰。楊鶴字修齡，武陵（今湖南常德）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崇禎中官至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崇禎八年卒。《明史》卷二六〇有傳。楊嗣昌字文弱，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崇禎中官至兵部、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明史》卷二五二有傳。

此譜簡述薛瑄各年事蹟，不注出處，中間多録集中詩文。無事可録之年則不再列出。譜末附録行實序、讚、傳、行狀、神道碑、祠堂記，以及禮部與臣僚請祀題奏、遺事等資料。此譜不足之處是對譜主的學術活動及思想資料採録甚少，平生行實亦有漏略之處。清楊希閔另編有《明薛文清公年譜》一卷，以補此譜之不足。

薛文清公年譜

武陵後學楊鶴編次
鄉後學沁水張銓校梓

先生諱瑄，字德溫，姓薛氏，別號敬軒，學者稱爲敬軒先生。世居山西河津南薛里。其先出奚仲，至隋唐間最顯，如河東三鳳是也。族大而繁，沒而葬于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纍纍焉。祖仁生直，直生常，常生仲義，通經術，以元故不仕，教授鄉里。仲義生貞，是爲先生父，教諭公。洪武甲子舉于鄉，歷官教諭，幾四十年而終。後先生貴，仲義及公皆贈通議大

夫大理卿、祖母齊及齊母皆為淑人云。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

先生生于北平之元氏。

按教諭公以乙丑除真定元氏教諭，既之官，迎父仲義、母齊氏俱至任。娶司訓平定齊魯道女，生先生。先一夕，齊氏夢峩冠紫衣人來謁，已而誕先生于學舍。肌膚瑩于水晶，五臟洞露，目光如漆。家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啼聲，力止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因覽初度以卜，喜曰：此兒將大吾門矣。

二十七年甲戌，先生六歲，在元氏。

二十八年乙亥，先生七歲。侍教諭公官滎陽。

教諭公官元氏九年，赴闕。帝擇儒臣備顧問者二十人，公與焉。上御奉天門，命諸儒講論五經同異，公進説大禹謨，音暢義明，充動宸聽，廷臣以爲能。三閱月，罷，除滎陽教諭。先生隨侍。祖教以小學、四書，日千百言，即成誦。不爲嬉戲，端坐如成人，姊妹莫敢過其前。性善詩賦，人以爲天授云。

建文帝洪武三十二年己卯，先生十一歲。在滎陽。

居滎之五年，朝例罷址方學校，改除教諭公官馬湖平夷長官司吏目。

三十三年庚辰，先生十二歲。侍教諭公官馬湖。馬湖土官子弟喜先生幼能文，爭負至其家，請爲作詩詞，教讀書，晚奉小豚送之，以爲常。嘗著平雲南賦上沐國公，公大奇其材。教諭公以是無虞于夷獠。

三十五年壬午，先生十四歲，在馬湖。

是年，五經四書皆通大義。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先生十五歲，在馬湖。

帝下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教諭公復官滎陽。

二年甲申，先生十六歲。侍教諭公如滎陽。

按先生有憶昔行云，憶昔年纔十二三，老親携我

遊西南。西南道路蜀山裏、累月不盡經巉岩。當時正值春光麗、紅紫千林競妖媚。綠蘿覆逕搖溪烟、清風掠面送花氣。羈懷未解怯險艱、青泥坂滑石磴盤。路夾陰崖白日暮、梯凌危棧蒼空寒。寒空石壁插江脚、斷痕疑是鬼斧鑿。倒懸古木星斗迷、亂灑流泉風雨作。憑空一望山疊重、烟溪霧谷相鬱滃。積陰絕險足妖怪、深叢大野多蛇龍。復有劍閣橫天絕、時清關險成虛設。關南石龕夜宿時、子規叫落龕前月。成都開豁自一川、盛夏又泛岷江船。巒中忽忽幾寒暑、新正乃有中州旋。骨肉相隨千

萬里，回首舊遊如夢裏。三十年來白髮生，坐想雙親淚如水。觀此，則先生當以庚辰春度馬湖，是年春返旆中州也。

冬，抵滎陽任。

教諭公門下士咸尊先生爲師。

母齊淑人卒。

先生朝夕哭奠，如成人禮。　按先生作行畧云：妣生男二，某及瑭。妣卒時，某始十六歲。示弟瑭詩曰：先母亡時汝四春。獨未載卒于何地。以汾陰阡表考之，教諭公官馬湖，結茅以居，或至食不繼累日。

齊母能安貧淡，以助廉焉。永樂紀元，詔改官者悉如舊。明年冬，復任滎陽，先生年十六矣，不聞扶櫬①如滎，則卒于滎陽可知也。妣卒後，有陳宗問贈先生詩，乃曰「十五能文實可奇」。先生書詩後亦曰「余年方十五」，何耶。今依行畧附甲申之冬，其是與否，未敢臆斷云。

三年乙酉，先生十七歲，在滎陽。

始厭科舉之學，慨然以求道為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諸書，微有不合，竟夜反側不成寐。鄞人陳宗問參政河南，行部至滎，亟請見，不往。宗問異

之、因訪于學舍、索詩藁觀焉。謂曰、子所作才泓氣昌、當爲大儒、非吾儕備員苟祿者比也。欲以奇童薦諸朝、固辭乃止。因贈先生詩、有知爾晚來成大器、願修德業贊雍熙之句。

六年戊子、先生二十歲。在滎陽。

按先生詩將歸山西留贈陳廣文三十韻內云、未窮詩酒興、俄動蓼莪哀。荏苒逾三載、棲遲愧寸才。聊爲萍水別、近擬故山回。又云、昊天恩罔極、風木意難裁。未遂林烏報、頻驚隴雁催。又次廣文韻留別二律、有滎陽南望萬山攢、偶此成家計未安之

句，乃在滎陽作也。庚子冬，贈王汝霖序云：余歸故鄉，得公之政之詳，别去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鄢陵，留别詩有曰：憶昔少年登公堂，公堂開宴羅笙簧。中間契闊十年餘，千里關山恨索居。乃知庚子前十餘年，先生曾還里，與滎陽留别詩適合，意有旋家葬母之行也。丙午春，先生葬教諭公，前三日，啓齊母柩，至日祔，豈始遷自滎陽千里外耶，又胡不聞權厝何地，返葬何時耶。今姑録此，以志疑焉。

七年己丑，先生二十一歲。侍教諭公官玉田。

教諭公任滿榮陽，從至玉田。時玉田多賢豪長者，濟南王素亨、大梁范汝舟、東萊魏希文、永嘉徐蘊夫、安陽范仲仁、海昌李大亨，諸公皆年德老成。先生禮延之家，講論經書子史，泛及天文地理、二氏之談。諸老退謂人曰：此子聰明特異，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避師席，結爲友，與習宋諸儒性理諸書。久之，先生嘆曰：此道學正脉也。盡焚詩賦草，專精性命，至忘寢食。

十六年戊戌，先生三十歲，在玉田。

十七年己亥，先生三十一歲，侍教諭公官鄢陵。教諭

公任玉田九年，徙鄢陵。朝例學博乏科者充戍。公固欲先生應科目，先生即任中補邑弟子員。司訓王惟善著鄢陵志成，先生爲作序。

按阡表云，永樂十七年，先君徙鄢陵。丁太父憂去官，繼丁太母憂，家居五年，起復河内教諭。今由官河内時逆推之，當以是年去官。參考贈王汝霖序，似又宜在庚子歲。

十八年庚子，先生三十二歲。

秋八月，舉河南鄉試第一。

冬，歸鄢陵，將隨計，有贈王汝霖大尹序及留别詩。

十九年辛丑、先生三十三歲。

春三月、登曾鶴齡榜進士。

夏五月、還家省侍。

有詩、衛水南旋雲漠漠、晉山西上馬騑騑。君親恩比滄溟大、忠孝深斯願莫違。又舟中雜興十八首、其六、細草微茫間渚沙、烟林杳靄暗漁家。舟行不辨東西處、但倚危檣看月華。其八、天高雲影層層出、野曠河流曲曲長。百丈牽風晴裊裊、櫓聲摇月夜茫茫。其十三、水畔人家舟作屋、飄飄身世長兒孫。幾回睡足蘆花月、又引帆檣過別村。時學士楊

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中訓諸子、先生固辭卻之。
二十一年癸卯、先生三十五歲。在里。
有故鎮行詩、中云、親朋導我村北行、叢祠戶牖塗丹青。還復崎嶇歷西澗、褰衣競涉波凌亂。高柳啾啾棲暮禽、平蕪渺渺語飛燕。
二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六歲。侍教諭公官河內。
教諭公起復為河內教諭。先生為臨川楊萬英作務本堂序。八月、　仁宗御極、教諭公朝京師、先生從行。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七歲。

春三月朔，父敎諭公卒。

公朝歸，道病，先生親嘗湯藥，日夜不離左右。輿至任，卒。先生哀毁骨立，權厝公濟水之涯。秋，如滎陽。舊有別業在滎陽，往治裝，爲旋葬計。河内楊生進道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略無愠色。

冬十一月，告遷敎諭公之靈。

滎陽歸，將扶柩還里，以是月二十五日設奠，祝于公曰：自尊容奄違人世，九月于茲。感時序之變遷，沸泣内而與悲。憶曩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厝于濟

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旦、謹啓攢窆、返柩于故山之陂。臨行、賈昭、楊進道諸人送至孟津、灑淚而别。十二月、至單懷。

四方弔者甚衆、李太亨不遠數千里來、陳文原遣其子及孫、高二門人數百里外至、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先生三十八歲。

春正月、葬教諭公于南坡塋、以齊淑人祔。

如滎陽省母。

按先生繼母許氏、不知教諭公娶何時。公去滎陽

十七年，卒于官。踰年春，先生既畢葬，復來省母，豈先末與俱歸耶。明年冬，先生展墓赴京，不聞將母還家事，而茅屋漏歌則曰：辛丑進士河汾客，早向中州買居宅。考述懷詩有曰：祗命湖湘間，八載憲府筆。一住三年餘，及歸有華髮。家室寄中原，無産給衣食。又曰：老妻亦何爲，頻年苦煎迫。上以奉繼姑，下以撫兒輩。執爨色焦稿，補綴眼昏澁。意先生家室自丙午及壬子前皆寄滎陽也。

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九歲，在滎陽。

冬十二月戊寅，祭告高曾祖考妣。

先生既免喪、朝命屢降、將如京師、取道還里、以是日拜辭先壠。

三年戊申、先生四十歲。如京師。

將詣　闕、與楊進道書曰、某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人某為大儒、今人某為偉士。因記于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無不可及之理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授以諸聖賢書、始發奮篤專于誦習。晝不足則繼以夜、倦則置書枕側而卧閱之、或達旦未已。至于行立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易其志。積十餘年、然

後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于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于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消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因以中之欲發者發為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有物以出之于內而迫之于外也。後先君子命試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為知讀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遭值大故，哀痛之餘，尚懼頑愚荒怠，負先君子之夫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温繹之，但覺

意味愈切、理趣愈深、有得于心、而不能形于言者。此某之自少及長、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也。

過洛陽、為房子儀作禎槐堂記。

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

先生至都、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會　上思振風紀、擢御史。既拜官、念養不逮親、作汾陰阡表、以揚先德焉。時三楊當國、亟欲識先生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覓于班行中、曰、先生見且不可得、況屈之乎。尋差監沅州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謝

之。

四年己酉，先生四十一歲，在沅州。

元日有詩二章，曰：龍尾仗嚴鞭韻徹，鳳池班整珮聲清。又曰：玉節趨朝應不遠，會從鵷鷺紫霄行。是春，作御史箴集，鮮成，并序以自警。又作五友詩序。

三月一日，思親詩云：風木摧心已四年，沅州春日苦暄妍。無邊雨露滋群物，大地陽和浹九泉。懲忿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絃。光榮不及酧親願，俯仰終天涕泫然。

午日，遣懷二律，有曰：獨簪白筆叨天寵，遠抱丹心憶帝鄉。未必蠻中久留滯，趨朝

應只待秋涼。對雨遣興簡陳侍御七絶、一曰、秋雨通宵盡日鳴、栢臺雙沼漲皆平。緑荷裊裊歌香柄、細看明珠瀉未停。五曰、君恰來時我欲歸、沅江秋雨正霏霏。鵁鶄班若問新消息、爲説清霜滿繡衣。以上諸什中有趨朝不遠之語。發沅州寄陳侍御二律又曰、駐節沅州整一年、束書今喜遠朝天。其二曰、捲旗沙上簇雕戈、畫鼓催舟發棹歌。歸思載瞻黄道近、交情将奈繡衣何。一江烟水澄秋練、兩岸雲山擁翠螺。欲問清宵別來意、冷猿啼處月明多。陳侍御即廷斌也、明年春先生爲作永思堂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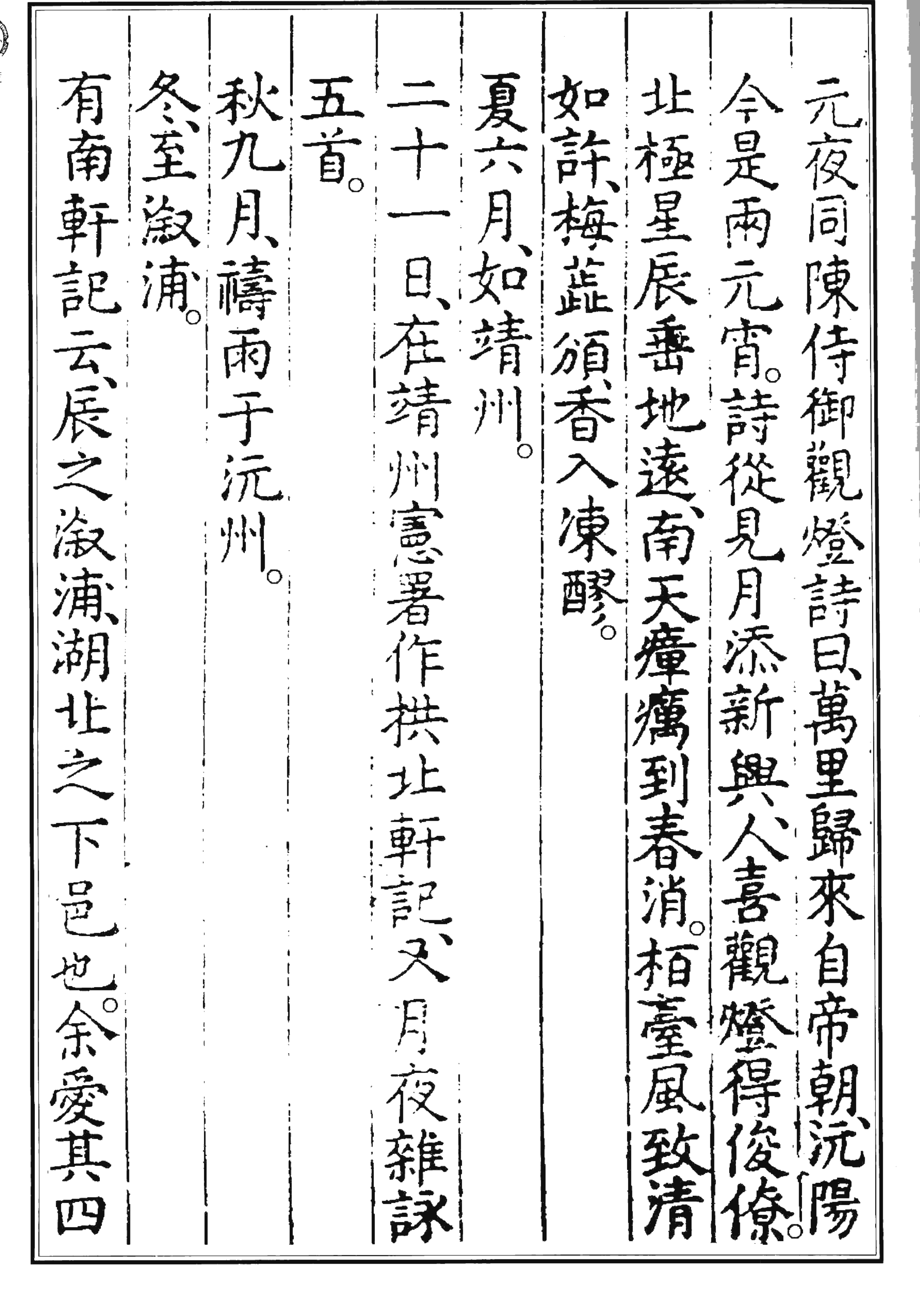
再會廷試于沅州。則是秋當有　朝京師之行，故十月有王尚文之祭。不然，王事靡盬，畏此簡書，顧安得間至河南耶。

秋八月乙未，祭武昌守王大惠。

冬十月，過河南，祭侍御王尚文。

按祭侍御文有曰，今玆便道，官船暫停，殺雞沽酒，以酹旅封。先生為入　朝無疑矣。發通州再往湖南詩云，初辭天上雙龍表，尚想雲間五鳳樓，壓岸曉霜明憲節，到船寒雨濕貂裘。乃朝回適楚作也。

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二歲，在沅州。



元夜同陳侍御觀燈詩曰，萬里歸來自帝朝，沅陽今是兩元宵。詩從見月添新興，人喜觀燈得俊僚。北極星辰垂地遠，南天瘴癘到春消。栢臺風致清如許，梅蘂須香入凍醪。

夏六月，如靖州。

二十一日，在靖州憲署作拱北軒記，又月夜雜詠五首。

秋九月，禱雨于沅州。

冬至漵浦。

有南軒記云，辰之漵浦，湖北之下邑也。余愛其四

山櫕拱，衆溪經復，留旬餘。嫌其窩署後堂東屋蔽昧，遂闢南壁，易以軒。積久之障，豁然頓開。晝則日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内外融朗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爲小，天下之爲大也。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焉耳。况心爲神明之舍，爲此蔽昧者，氣質人欲也。去其蔽而開其暗，有不在我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遂書于軒端，以啓后之人。

閏十二月，在辰州。

朔二日，先生卧署中，將旦，忽念己德不大進，緣舊

習纏擾，未能擺脫。自今以往，洗心磨刮，言動求合于道，否則匪人矣。時五溪山險多虎，民苦其暴，聞于朝，遣將捕之，二日而殺虎四。將吏稱賀，先生曰：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銛利，搏噬民物以自肥者，人皆知其暴而可殺。抑孰知有不皮毛爪牙，號爲靈物，而剝人脂膏以自肥者哉？彼之暴，汝總戎職也，行見悉殄除而民安，此則予職也。方將施其方畧，以覃惠澤，將吏之賀可休矣。衆皆屏氣促武而去。

六年丁亥，先生四十三歲。在辰。

元日書曰履端者時之新也，爲學亦當與時俱新。秋夜，忽憶三年前秋夜之作，因賦二詩，其一曰：獨坐高堂蠟炬紅，宛然秋與昔年同。宦情不改來時淡，詩思渾如到日濃。楊柳影斜簾外月，芰荷香老水邊風。莫言白筆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冬十月七日，夢從二程夫子遊，伊川論紫陽作明道贊曰：楊休山立，不若中和獨立。先生遂起而記之。沅州十二什，曰：水添沅澧新濤急，山洗黔巫宿瘴清。曰：新晴眼界何空濶，萬里青霄羨鳥飛。曰：庭前綠草飛翎蝶，城外清江叫子規。曰：幾見闌干生薜荔，

旋看烟雨綻芭蕉。曰、梅雨來時諸水漲、野雲飛處萬山蒼。曰、萬里山連百越遠、五溪漲入九江流。以第二章駐節三年語考之、疑是年所作、但時日莫考耳。

七年壬子、先生四十四歲。在辰。

秋七月、繼母許氏卒。

先生聞訃、哭泣哀毀、自辰歸、權厝母氏于淺土。按先生在沅凡三年餘、所至多惠政。首黜貪墨、正風俗、奏罷採金宿蠹、沅民大蘇。日夕研精理學、寤寐聖賢、手録性理大全、潛心玩誦、夜分乃罷。深冬盛

寒雪飄盈几，吾伊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爇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遂積爲讀書録。尤喜幽探，往來洞庭、瀟湘間郡邑，私肖像而尸祝之者無數。嘗泛舟武陵，宿江上潮音閣，徘徊眺詠，欣然攬筆，書「善法堂」三字。曉泛之詩有「碧水寒依岸，蒼林遠護堤」之句。武陵人今即其地置祠以思焉。

八年癸丑，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秋冬間，始歸葬。

九年甲寅，先生四十六歲，在里。

秋李文遠公賢奉　命察山西旱蝗造門叩質所疑。先生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按先生有復李原德書略曰、前辱書累數百言、以道學顯晦見推為念。竊惟此道出于天賦于人、全盡于聖賢。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其自少時有志于是、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履、少有違理若一日不能安其身。蓋出于道之不能已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哉。閣下過與云云、使某憮已增媿耳。若以是聲號于人、必且見惟見鄙、不斥以為狂、即笑以為迂矣。往年河汾之

會，漫語及之，亦世儒所共談，非某所獨見也。而今而後，更願以衆人視某。或欲往來講切是道，但當熟讀凡聖賢書，一字一義，約見下落，而體之心，體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在是矣。

冬十月，如京師。

是月朔二日，先生免喪。有趙城縣徙作縣治記。

十年乙卯，先生四十七歲，在京師。

夏五月，元孫禩生。

按先生娶淑人甯氏，有子四，長溥，次淳，次濬，次治。

述懷詩曰、大兒亟假田農作不遺力。次男失學慣、游惰無儔匹。三子雖孱懦、芻牧無休息。昌子最痴小、奔走百不識。又曰、及歸若告訴、數子俱未室。于時先生歸自湖南、溥若淳葦俱已長可知也。但其寤寐之期、衣裳之歲皆無所考、僅聞是月二十二日元孫禥生。蓋先生家居又數年、溥妻暢、淳妻張、瀋妻王當以次于歸、獨治最弱小、娶孔氏、在官山東時耳。禥出溥妻暢氏、後禥貴、溥封刑部江西司主事、暢氏封安人。

秋八月、復除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

二十二日既除官、越三日始受事。有送山西大祭王原之序。按先生自戊申官御史、五年于兹、買宅京師、僦容卧榻。苦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子淳取車輮爲之。先生爲作車牕記。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先生四十八歲、在京師。

春、太僕寺丞馬有容致政、滎澤馬士賢司訓徽州、保寧尚志訓歸州、先生竝贈以序。

夏四月、陞僉事、提督山東學政。

時有言學政不舉者、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璡首薦先生。是月二十八日、除督學僉事。先生欣

然曰、此吾事也。作祗　命山東及留别趙彬、姚克
脩院中諸友之什。
如山東。
通津驛有詩、六月官船發潞陽、水村烟樹共微茫。
天門忽已如天上、祗見青山一帶長。至山東、首以
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致知而力行、居敬以窮理、
由經以求道。所至先詢行而後文詞。親為剖解、告
以為人為己之學。取人隨材器、或行步、或字畫、或
講誦、或詩詞、各玉之于成。數者皆無、不得已、使儒
衣冠謝其祖乃去之。有一生　以貧廢業、累舉不第、

亟求退學博亦曰宜罷之。先生曰，生癸日治何事。僉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中最難諧，能和之，亦可用也。不聽去。後其人果登第。諸生中無少壯賢愚皆慕先生，稱爲道學薛夫子焉。是秋，僉憲劉士清秩滿如京，先生爲作序。冬，士清補雲南憲副，又序以贈之。

二年丁巳，先生四十九歲，在山東。

元宵詩曰，行臺北面是蒼山，古柏風生分外寒。又值元宵春一度，只燒紅燭伴清懽。嘉祥署中作也。

秋九月七日，遊靈岩寺，宿寺中詩曰，梵宇深沉夜

景遲僧房禪榻果幽奇。竹鳴虛牖風過處、霜落寒岩月上時。紙帳燭光團白玉、石爐香燄靄青絲。紅塵馬首明朝別、只恐山靈解勒移。又秋日靈岩道中有照人霜葉紅于染、拂袖嵐光翠欲流之句。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歲。在山東。

春三月、祭司訓賈昭。

文畧曰、昔遊覃懷、交契最密。德言相酬、經義與析。我丁先憂、返葬河北。契闊幾年、寒暑屢易。寧知生死、遽爾永隔。道經貴居、公已窀穸。市酒是沽、隻雞是炙。奠雖云薄、情則孔極。

夏六月，如東平。

東平行臺有竹翳于惡木，命僕芟治嘉植，詩以記之。僉憲楊伯玉妻王氏是年卒，為作墓誌銘。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一歲，在山東。

春正月，祭刑部侍郎曹弘。

閏二月，祭友人魏純。

純家高密，宣德二年三月，先生在滎陽，聞訃于荊門，幕児厚本，至是按山東，因望其里而祭之。

三月，拜　詔于青州。

有詩云：丹霄快覩鳳啣書，春與天恩滿八區。不獨

山東扶杖聽，還應海內効嵩呼。衣冠濟濟風雲際

花柳欣欣雨露餘。栢府微臣瞻盛事，載馳忠懇戀

皇都。時劉忠敏公為講官，留飲，先生具論邊事，將

有後日之患。至十四年，竟如其言。

夏四月，考績，如京師。

未發，為劉文謹作歷亭送別序，畧曰，濟水出太行

之王屋，伏流數千里，散見于岱麓，栢崖、渴馬之山，

至濟南，有泉湧出，名趵突。泉之流，或派而為廻溪

駛瀨，或匯而為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

入于海。其南多美山，層峰峭立，連巒起伏，直與梁

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角立相望。北渚有古亭遺址巋然，即杜少陵、李北海宴集處，所謂歷下亭也。光山②水色，浮搖瀲灩其上下，葭蒲荷芰紛披燭耀其周阿。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又得濟南山水之勝，故爲古今遊觀者所適。今年夏，金谿王昌問官山東，其尊人友劉文謹與俱來。間往遊是亭，愛其山水花草之清麗，徘徊終日，眷眷若不能去者。已遂戒行，取道亭下而去。余嘉文謹行千里來，無所求，獨訪古蹟，而適意于山水物象之觀也，因序以識別。至京師，有送陳御史祚歸

葬序，稱其屢起屢仆，勁節古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云。

秋九月，　詔復職，如山東。

二十九日，有思親詩，三十年來事，舟中忽有思。老親遊宦日，巴蜀泛江時。青嶂兩邊合，黄猿萬樹垂。只今行海岱，忍自受　恩私。

祭友人王素亨。

冬十月，至山東。

作按察司題名記云，嘗觀司馬公記諫院題名，爲後世將指其名，議其忠詐曲直，有可懼者。今之選

任按察、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澤物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係治道之大、非特諫諍一事。而其列名茲石、後之人亦將歷指而議之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瘝其官。是其可懼有甚于司馬公所言者矣。凡我風紀君子、其可不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十一月、按部出濟南。

十二月朔、至清平。

有喜雪詩三十韻。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二歲、在山東。

春正月十八日夜臥、夢云、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于小、因而記之。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思親詩曰、天地無窮水自流、髫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路曾驅馬、江漢波濤更泛舟。孤貌光榮叨憲節、音容寂寞閟松楸。千思萬想情何極、目送飛雲到故丘。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三歲、在山東。

春、謁先師于闕里。

爲衍聖公彥縉作存化書堂記。有報李文達書曰、屢承手書、切磨斯道。前年至京、極欲面悉紙筆所

不盡末幾又歸。去年春王公來，承書見示。書旨宏博，末易了悉，謹取三四條奉答，伏惟擇焉。是道之大原于天，具于人心，散于萬事萬物，非格物致知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居首。然此心非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于道也。足下論學，首及于此，誠得程子教人之要。能尋此而進，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戲，聖賢細膩工夫，決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

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贖工夫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動作毫釐小差、忽不知墮於爲利之域。省察至此、極爲親切。更加以精辯持守之力、必能爲己而不爲人也、爲義而不爲利也。

夏五月、奉　勑過諸城。

賦瑯琊行、中日、我行正值昇平日、千里連城萬家邑。烽堠花開火不驚、林園麥秀雉爭集。茫茫一氣天無私、山川民物皆欣熙。三事小臣効精白、九重聖主方無爲。

秋九月、如京師。

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致政去、謂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媿往哲、吾不能進、願舉以自代。至是奇薦先生。二十三日、被　召赴闕。諸生涕泣遠送、徘徊不舍、爲木主生祀之。比至京、權閹王振聞先生名、謬以桑梓之好邀先生爲重、使致餽。先生却之。其僕曰、君何騃、諸方面以千金求階于吾公不得、反却餽耶。禍且至、吾危君、吾危君。不聽、餽至再、終固辭不受。

冬十月、陞大理寺少卿。

朔二日、除右少卿。又二日、改除左。作大理箴以自警。時振權傾中外、三楊知憾先生、因言時勢所在、雖甚薦先生、彼亦素聞名、盍同謝之。先生毅然曰、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室耶。後有事議東閣、公卿見振、拜、先生獨立、不為動。振知而揖之曰、多罪多罪。實大　御馬。有侍郎不悅先生者、亦曰先生溺古、不知變通。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視大理事不數月、辨錦衣衛大獄十餘案。四月念日、　上賜紗、有詩云、理寺承　恩召、宮紗被

寵光紅。酣昇海日，濃染自天香。省德知輕重，裁衣稱短長。章身良自愧，何以報
皇唐。五月朔日，賜扇詩曰：勑賜端陽扇，雲箋五色花。動摇煩暑退，披拂好風斜。法語真堪畏，湯銘恐未加。身心蒙
帝力，留與子孫誇。扇兩面所書皆聖賢訓戒之語。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五歲，在京師。
春，下
詔獄。
初，先生既却振餽，又不一見振，與振遇，違衆不爲禮，振滋不悦。會百户某實病死，妾欲嫁其私人王

山，山振侄也，妻在，恃妾弗得嫁。山教妾誣妻以魘魅殺夫，下御史獄，坐死，妻誣服，莫能白。先生察其冤，數採鞫之。調問者八道，皆畏振、山勢，因仍無所平反。先生奏下刑部議，郎中潘洪廉得實，果冤。先生遂劾諸御史官經訊者。都御史王文素恨先生，欲以先生媢振，而庇諸侍御，乃與指揮馬順交譖振前。振大怒，嗾諫官劾先生是古非今，妄辨已成大獄，下獄。擬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罪大辟，待决。

秋，詔棄市，尋削籍赦歸里。

時覆奏將決，工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愜，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冤，若決之，謂不能容賢。何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先是，學士劉球上章忤振，下錦衣獄，振使人縛至暗壁中，斧鑕懸下，支解其體。先生繼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讀易不廢。通政李錫聞之，嘆曰：真鐵漢也。及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避。文怒，奏先生因不聽理。　詔綁于市殺之。門人皆惶錯愕眙，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是日哭于廚下。振問何為泣，對曰：聞薛夫

子將刑，故泣。振曰：何以知之？曰：僕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解，王偉亦抗疏固爭，詔赦之，削籍放歸田里。時以詩送者，尚寶卿朱祚，吏部郎李賢諸人。祚詩曰：村醪且去隨時飲，澗水重來洗耳聽。俗眼任他終日白，山光還似舊時青。賢詩曰：平反不愧張廷尉，三黜何妨柳士師。已把一身中道立，更看千古大名垂。先生亦有出京詩二律，曰：孤臣泣血省愆尤，詔釋羈縲出鳳州。滿目山光迎馬首，一鞭歸思繞林丘。罷官已是安時命，報國空驚不自籌。遥想到家春已暮，麥黄蠶老稼

盈疇。又父知樗散是非材、廿載超遷歷寺臺。松栢每期冬雪茂、杏花不逐艷陽開。數莖白髮還禁老、一寸丹心未覺灰。此日爲農歸故里、河汾歲晚興悠哉。錄李太亨詩曰、買車已上山西路、結屋還依水北居。樂意不忘尋簡帙、生涯祇擬付耕鋤。又步朱尚賓韻留別二首、有心期皎日均能許、歌擅陽春我獨聽之句。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六歲、在里。

春、遊禹門。秋、四子治妻孔氏亡、曲阜夫子家孫也。

十年乙丑、先生五十七歲、在里。

子治卒。
先生以詩哭又爲文祭之云，予官山東，汝姻曲阜。孔氏之孫，來嫔寒族，新婦鍾慶，餘風未没，與女匹孝，女德是服。云云。按先生爲李太亨書云，前歸鄉里，喪第四子，子婦三人，孫二人，今惟治與孔氏見于詩文，餘俱闕如矣。考三子濬早卒，王氏亦無嗣，豈其亡適逢此時耶。　秋八月十日，登南坡賦詩，雨霽陟崔嵬，涼風作陣飄，目隨青嶂遠，心與白雲高。野草連岡細，家林百尺喬。茫茫天宇内，倦鳥已安巢。是時先生難後已無心仕進矣。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一歲。在里。

時家居數年，閉門不出，雖隣里罕見先生面。而秦楚吳越聞，來學者以百數。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至于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明經以求其道。不事言語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遊，及别，先生送之里門，謂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爲要，汝歸勉之。

秋九月，被　召如京師。

時　英宗北狩、　恭仁帝權國事、臺省上言先生學究性理、　詔起田間。九月朔五日、驛使到門、遂詣闕。

冬十月、除大理寺右寺丞。

先生至京、　恭仁帝已正位、除右丞、領北門鎖鑰。時虜騎薄都城、都帥懼、欲避其鋒。先生曰、懸軍深入、勢必不久。已果遁去。　朝論取諸王入議事、先生號　請擇取其賢者。又上講學章曰、日見臣下議開經筵、緝熙聖學、雖允未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也。臣愚謂聖主中興、天步維艱、正講論為學

為治之道，不可緩者。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有資于戡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除寇亂，一時從龍之臣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有資于戡大難也。近者，醜虜陸梁，御侮有人，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如漢唐草昧之初。伏望

皇上博選廷臣學術純正，持己端方，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更代入直。視朝之暇，召各臣進講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資治通鑑綱

目諸書、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治安、爲何事而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之典、③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雖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効。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

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恭仁帝景泰元年庚午，先生六十二歲，在京師。

春二月，奉　勑如四川雲南督餉。

貴州苗叛，命將征之，委先生督餽，且贊畫軍事。先生遺都御史李匡書曰：竊惟蠢茲醜類，與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勉而行之，大功可立。況小寇扎都師然其計，先爲檄布喻諸苗，示以禍福，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漸平。先生復以書荅曰：昔趙充國討叛羌，緩于攻戰，但撫其渠魁，而坐解其黨。朱子大書于綱目，以美其績。以此知安

邊境治蠻夷、蓋以懷柔為先、不以攻戰為貴也。足下此行、深得安邊之計、苦聲竹帛、又豈遜美于古人耶。

夏六月、自永寧如瀘州。

偶感暑瘧、寒熱大作、數日稍愈。

秋九月、遊草堂。

有草堂記、畧曰、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後世作草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工詩而凌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

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號爲親信而近幸者，率多傾頹賊庭，受其僞職。子美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汙，視失節之臣，不啻麟鳳之與犬豕。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左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爲人，亦慕其所居之室。此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存也。時同遊者，僉都御史李匡、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并先生爲四人。按是年作有陳復初墓表，復

初名原、即遣子及門人予教諭公者也、其子銓受
學先生之門。
二年辛未、先生六十三歲。
春二月、歸于京師、疏請告、許之。
時督餉事竣還京、先生上言、畨州遠夷、但當羈縻
之、不宜責以貢賦、不報、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
之耶、上章乞致仕。
龝八月、 詔復職。
户部侍郎江淵上言、薛某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
留内閣、以資啓沃。 上可其奏、 詔復除大理右

丞。是月八日受事。

冬十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

三年壬申、先生六十四歲。

春二月、至南京。

既抵任、有豪民挾貲殺人獄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法。又有周氏獄、沉冤已久、先生雪之。其他多所平反、未易悉數。中官袁誠鎮留都、氣燄甚盛。會諸部僚往議事、同年都御史張紞謂先生曰、初見中貴盍加、禮焉。先生不應。既至、誠降階相迎、執主人禮甚卑。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

振作對頭，豈肯為吾屈耶。午日，使人饋扇，先生辭曰：「此朝廷之禮，不敢受。」金英以使至，及還，諸司祖道江上，先生不出。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于　上。時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皆以文名相尚，見先生，嘆曰：「先生當于古人中求之，豈敢與之輩行耶。」　按是年有答閻禹錫書曰：「某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僅置於心而不忘耳。承喻所學之正，進修之篤，敬羡。第別紙所録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

古人爲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毁譽之言，皆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不爲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毁譽之言烏足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若夏蟲之疑冰，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僅悟性天道於晚年，况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示人，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之序。若不量所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爲不足信矣。

四年癸酉先生六十五歲。在南京。

春望詩曰、皇都又是一年春、立馬長堤眺望頻。麗日斜明紅杏塢、煖烟輕護綠楊津。風來野水微生浪、雨過天街迥不塵。最愛祥雲呈五色、氤氳長是繞楓宸。夏送廖少卿朝京詩曰、龍江五月發扁舟、大理名卿上帝州。千里好山開翠嶂、兩堤楊柳蔭清流。鳴鑣紫陌思前度、簪筆黃門憶舊遊。若見中朝知己問、丹心不改雪盈頭。又作陸宣公廟記畧曰、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鮮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為先、論事

以行義爲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公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稱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爲本。自秦以來，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事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

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悴而根柢蹷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

否而高下之也。

龝九月、調北京大理寺卿。

朝廷欲大用先生、遣使召還、會中官有憚先生者

沮之、遂除大理卿。十月十日視事。適草場災、上怒、

欲盡誅典守者、先生辨其冤。蘇松饑民乞富室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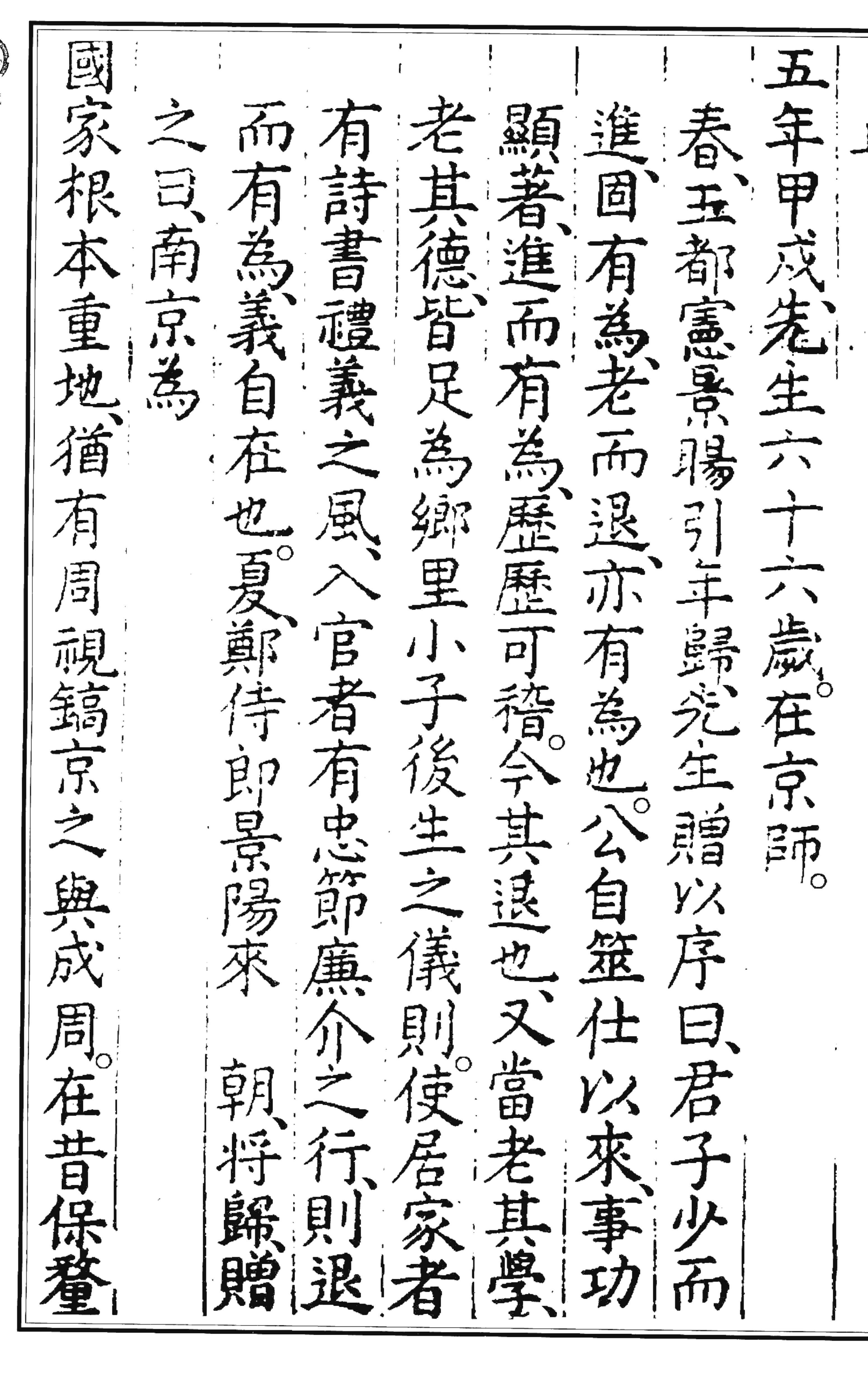
不與、火其屋、蹈海避罪。太保王文徑覈之、以謀叛

論、籍平民家五百餘來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

首抗章爭之疆。文大恨、思報先生、謂人曰、此老倔

疆猶昔。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咎、死何媿焉。爭益

力。臺省因交章繼之、竟得　請、誅渠魁三四人而



止。

五年甲戌先生六十六歲。在京師。

春、玉都憲景暘引年歸。先生贈以序曰、君子少而進、固有為。老而退、亦有為也。公自筮仕以來、事功顯著、進而有為、歷歷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老其德、皆足為鄉里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節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為、義自在也。夏、鄭侍郎景陽來

朝、將歸、贈之曰、南京為

國家根本重地、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

尚重其人、況南京幾甸、以及列郡、刑獄之係、皆于
秋官。是詰是治、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
以培固
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豈不重且大耶。冬贈少師江
公時用兼冬官序。因古之君子、雖有卓越俊偉之
事功、皆以爲人臣職分所當爲無一毫之自滿。今
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卓越俊偉之事功去
古人不遠矣。必皆以爲職分之當爲、愈勵其能、篤
其實、一念不忘忠　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
偉績、益著于當時、垂光于後世者、又可量乎哉。

六年乙亥。先生六十七歲。在京師。

春二月。考績。　詔復職。

在大理三年。多洗冤抑。所平反全活無數人。有録之成帙者。

夏五月。疏請告。不許。

是月七日。宿疾作。特　遣御醫調治。十四日。以老病陳乞。不報。

秋九月。進階通議大夫。　誥贈祖考妣。

朔四日。　朝命封先生通議大夫大理卿。祖仲義。父教諭公贈如其職。祖母齊。母齊氏贈淑人。妻甯

氏封淑人。

七年丙子，先生六十八歲。在京師。

冬，送蕭都憲序，畧曰，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畝之中、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國愛君之心。蕭公既任重職，荷　朝廷之簡知，今之去也，尚當以古大臣自期。雖蕃荷丘園，其必旦夕拳拳以戀慕闕廷爲心，以思濟生民爲念，不可以山水之能爲可樂，退休之節爲可高，而遂相忘于斯世也。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先生六十九歲。在京師。

春正月甲申，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
是月十七日壬午，英宗復辟，先生爲衆望所歸，擢居是職。李文達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日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惟當積誠以動之。一日，召入便殿，上褻衣冠御，先生拱立不入，上遽易服，乃進見。語移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竊聽曰，此正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中官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專恣無忌，曹用事，同列約相賀，先生

獨不往。亨與徐有貞誣于肅愍謙、王太保文謀危社稷、抵淩遲。二十二日丁亥、將刑、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白、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憤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　上召諸臣入議、諸臣皆默。先生曰、　陛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有貞爭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何名。遂　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即有去志。後有貞封武功伯、許彬草誥詞、有曰、治水東郡、纘禹成功。先生曰、擬人

必以其傖彼何人而擬之禹也。及有貞敗，劉廣衡劾貞自謂治水希蹤神禹，無人臣禮，當斬衆，以先生為知言云。

二月，典會試天下貢士。

得士三百人，錄成，先生為首序，畧曰：切惟為治莫先于得賢，養士必本于正學。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負經濟之任，釐百司之務焉。性而不得其當。有同考官謂先生曰：正學復性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其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

夏五月、陞禮部左侍郎、直内閣。

是月、進李賢吏部尚書、許彬暨先生皆禮部左侍郎。徐有貞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漸貳于石亨、朝退、三人謂都御史耿九疇曰、上不悦亨所爲、盍令御史劾之。先生愀然謂曰、易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此何説也。既而嘆曰、禍端從此起矣。後果以此敗。一日、將入閣、有達官樞同列衣以踰閾、先生曰、昔有拂鬚參政、今有樞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名氏。坐閣内、同列偶他去、先生問左右曰、何往。對曰、適往謁中貴某耳。比至、

先生曰、學者多說得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又曰、狐趨徇媚、吾深恥之。

六月、三上疏請告、許之。

是年三月、先生舊患淋竝右臂風疾作、延醫治之、良久乃愈。五月七日、復作幾二旬、稍痊。六月三日、疾轉劇、遂決意求去。又、上自即位日接見先生、禮遇優渥、後漸踈間。上議求獅子于南番、先生諫不可、不聽。石亨放諸守關軍歸、以示私恩、先生以為言、

上重違亨意、別遣卒戍之。至是或數日不召見先生

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耳。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
即以疾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問疾、因曰、如即不
留、我爲先生請　勅書、即家塾以訓子弟、且資先
生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之勅書、魯齋
懸梁上、不以示人。及卒、發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貪
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乎。亨嘆息而去。是月十
日、上章、不報。十一日再上、十三日三上、至二十一
日、始得　旨。三日即發、至直沽。道中風雨大作、册
不能行、糇糧俱乏、日中猶未食。先生方賦詩吟嘯

不輟乎淳愠見岀怨言。先生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舟中賦詩七律。有曰。但想溪山行處好。不妨園圃到時荒。又曰。欣戚情懷渾索寞。升沉聲譽總悠然。彤闈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

初。先生行。岳文肅正請教。先生曰。凡事且緩。又曰。英氣太露。殊足害事。未幾。正中曹石飛語。遭斥逐以去。

上頗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正追憶先生言。嘆曰。正。先生之罪人也。

二年戊寅。先生七十歲。在里。

自是家居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

先生拳拳以復性教人。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悞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

李文達當國。每以書問。先生始終不荅。門人問故。先生曰。昔温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執政。屢以書問起居。温公不荅。其亦此意也。

一日。閻禹錫問文達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説得。經學最熟。只少立于義有些富貴氣象。

或問閻禹錫。曰。良輔何如。先生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

立脚不定往別處走。又問近時人稱楊榮有王佐才。先生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寧州守修廟學成、司訓寧鐸使人走千餘里求為記。先生因告以隆治道必本于養賢才、養賢才必本于崇聖道。故為師者當以道教人、為生徒者當以道治己。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于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裨于治道、而上不負　國家建立廟學之意矣。

三年己卯、先生七十一歲。在里。

先生既邁初服、玩心高明、研究天人之奥、闡發性

命之微著爲讀書續錄。有報閻禹錫書曰、承諭、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掇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覩、早寄爲妙。所要讀書續録、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録、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竊謂因經求道、乃進學之至要。盖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

𧬊八日、元孫褀舉鄉試。

襟天性韻異，才思不凡。嘗有詩云，帝錫傳觴酒與賒，群仙奔奪廣寒花。三年一放紅如錦，讓我東南第一槎。至是登鄉試榜。先生爲大寧縣作廟學記。

四年庚辰，先生七十二歲，在里。

春，作濟南府舜廟碑。

門人楊潤爲涇陽教諭，作重慶堂，迎其大父，書來求記。先生進之以三樂，言俯仰不能無愧怍，教人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有弗能也。

五年辛巳，先生七十三歲，在里。

是年，作泰山廟碑。

六年壬午，先生七十四歲，在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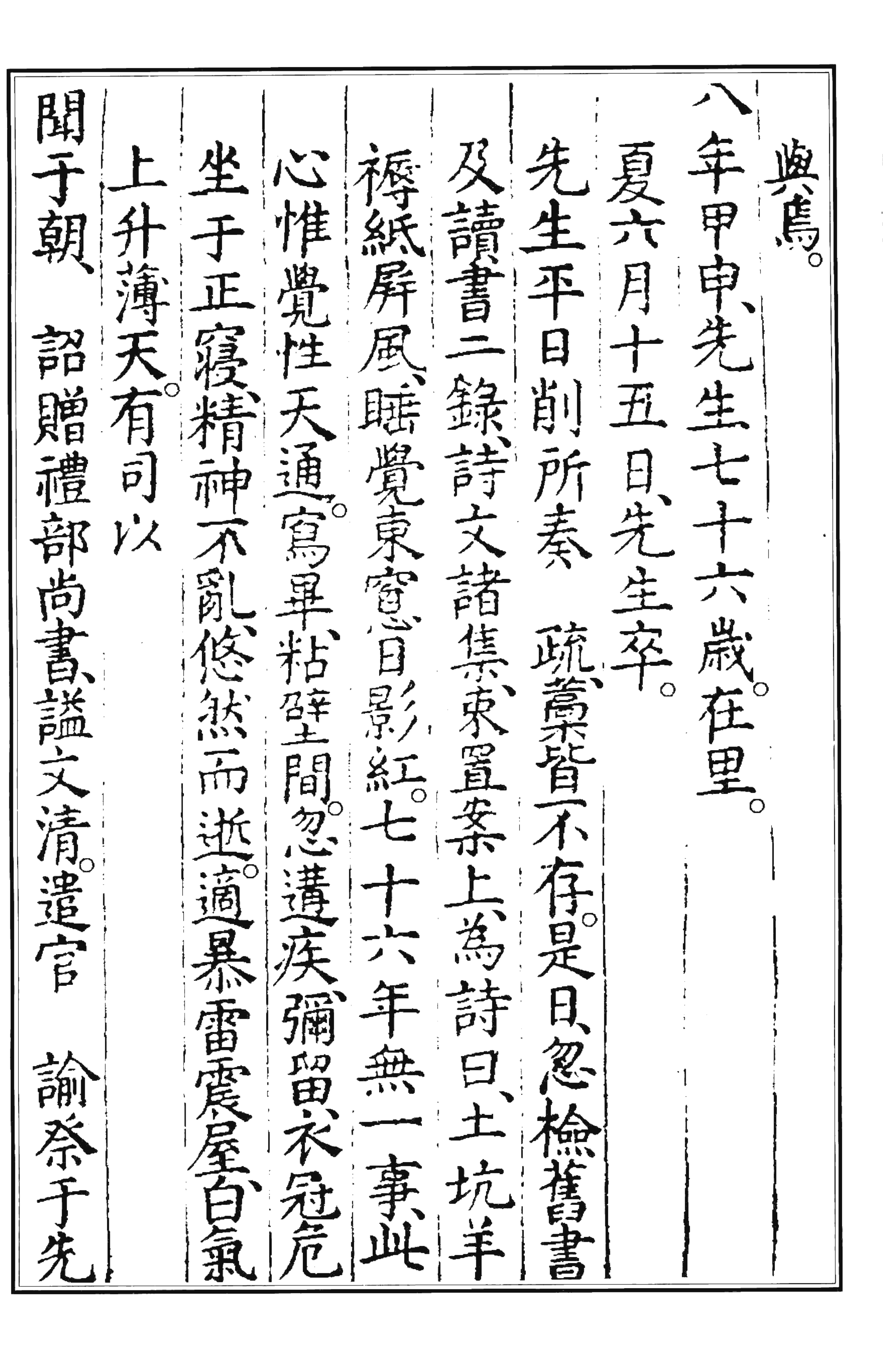
爲門人李杲作一樂堂記，因拜舉三樂以告之，俾知所儆，而自廣焉。冬十一月，定興李文英過河汾謁先生，爲其二子作雙桂堂記，勉以兄弟篤于知行之學，勤修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云。

七年癸未，先生七十五歲，在里。

作安邑夫子廟碑及處士楊禮墓表。

秋八月，元孫禥登進士。

是二月，會試，棘圍災，焚死千餘人。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八月，再試，取吴釴等二百四十七人，禥



與焉。

八年甲申、先生七十六歲在里。

夏六月十五日、先生卒。

先生平日削所奏　疏藁皆不存。是日、忽檢舊書及讀書二錄、詩文諸集、束置案上、為詩曰、土坑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寫畢粘壁間。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適暴雷震屋、白氣上升薄天。有司以

聞于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　諭祭于先

生家、復令有司為治葬焉。按先生卒、其知故門人以銘狀詩詞憑而弔之者數十百人、後學景慕信從、以刻章表請尸而祝之者又數十百人。歷憲、孝、武、世四廟、垂百餘年、而從祝⑤之議始定。今其文詞存亡相半、而有當于先生者居多。李文達賢曰、公之學、踐履篤實、以聖賢為師、辭受取予、必揆諸義。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不言而悟。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彭文憲時曰、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此其所以有異乎今人、而無愧乎往哲也

周宣曰、先生學究先天、而不以言語文字之爲工。道歸皇極、而真積躬行允蹈之是崇。丘陵曰、先生德負仁義中正、才出文粹精華。道學可以接響乎伊洛、文章可以繼美乎昌黎。任風紀而宇内澄清、掌大理而扶正抑邪。春官典禮、惟寅惟清、内閣秉政、邦政以平、士大夫莫不仰其德而服其公。既明且哲、致仕全節、士大夫莫不美其進以禮而退以義。誠急流中之勇退、吾道中之一人。雷林曰、在柱下史而復性正學見於柱下史、在外臺而復性正學見於外臺、在大理而復性正學見於大理、在内

闇而復性正學見於内閣。何其知之明、守之固、而行之果也。張九功曰、先生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僞浮靡之病。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者也。楊廉曰、先生學識純明、操守完固。聞講性理諸書、即一意於宋儒之學、微詞奥義、靡不精究。修己教人、惓惓以復性為務。國朝自先生以前、知經學古、以文章名家者固有其人。求其一於理學、先生一人而已。許文簡續曰、先生天禀高明、學識醇正、權勢利達無以動其心、死生利害無以移其志。誠文行一致、學業大成之真

儒也。呂文簡柟曰、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顔、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喬莊簡宇曰、先生幼而壯、壯而老、無一事不求合於義。或曰、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身不變、有儒者之實、而弗獲預祀、非缺典歟。予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定於十年百年之後者、要其極、秉彞好德之公烏能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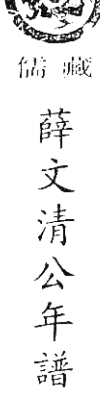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張鼎曰、先生剛

方正大、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身心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于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浹貫、究竟至極。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于顏面。其學蓋已至于樂地矣。楊瞻曰、先生反躬好古、真知實踐、以誠敬為入門、以復性為實地。尚維持曰、先生生而神異、立

朝大節、炳如日星、平生所為、膾炙人口。讀書諸錄、令之理窟、敬軒等集、學者指南、為布帛菽粟之文、性理正脉。守車輪戶牖之志、孔氏家法、雖非七十子

諸賢之親炙、而默契乎道體者爲多。雖無漢唐宋諸儒之註疏、而體驗乎身心者尤大。獨從祀之說、屢經奏議、旋復中止、大率以著述少之。不知雕蟲之技、徒侮聖經。宋儒胡瑗、亦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學者宗之。蓋身體力行之功、不在乎言語文字之末。否則太玄楊雄、新經王安石、又可攘臂孔子之庭矣。閻禹錫曰、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不明、戰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爲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孟子既没、而仁義又爲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太山北

斗。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宋末文弊，一極乃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爲入德之門。元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欲錄性理大全，晝夜讀誦，不輟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白良輔曰，太極之實，不過乎仁義中正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於太極可也。王英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李泉曰，先



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王復曰，先生人品莊嚴，鬚鬢甚修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溫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屛伏。姚謨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王同祖曰，眞知實踐，不事矯飾。其立朝大節，尤爲俊偉，利害不一，始終無二。趙時春曰，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訓，潛心於修己治人之方，從聖人之祀，於理爲當。謝少南曰，我國家眞儒，宜以先生爲第一。閻樸曰，自先生出，道學日益明，儒風日益振，

大明之理、可幾而與。唐順之曰、我
朝理學彬彬然盛矣、然事定功成之後、卓然有道德
性命之歸者、先生實倡之。呂文懿原詩曰、復性每
懷顔氏樂、乞身已勝卜商癯。林厚曰、學講河汾開
後進、道宗伊洛繼前修。陳銓曰、身繫斯文山岳重、
心涵義理海天寬。河東序曰、背汾水、面孤山、自古
鍾英第一。口文中、心子夏、于茲鼎立、惟三。純佑皇
明、名世其間。元五百羽翼聖教、及門之士約三千。
弘治十年、
朝命致祭曰、惟公學道精深、守官清
介。死生不二、出處無疵。名重先朝、澤遺後學。禮宜

禋祀用致優崇。茲惟仲春秋式陳常薦。公靈如在，

尚克享之。隆慶五年九月七日，會議從祀。又二日

制可，祭告　先師曰，維隆慶辛未秋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遣國子監祭酒馬自強致祭於　至聖先師

孔子曰，茲者廷臣議奏，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某，篤志聖賢，潛心理

義，嘉言善行，模範後人，禮宜從祀。爰命有司具主，

附於前代先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

神鑒歆。謹告。

先生故無年譜，任重出一稿，示滿汝揚及余，草草

不可讀，汝楊屬余更定。余苦簿領無暇，命兒子嗣昌取先生全書遍閱之，考其年月不合與遺事錯見集中者，爲次第其甲乙，正其訛謬，中間所采先生詩文入之。譬諸錦渾沌以蛾眉，小加潤色云爾。

萬曆丁未夏五，武陵後學楊鶴識。

薛文清公年譜終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爲己任者寥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靜脩劉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皆終始大節、無可疵議、所謂道學之儒者是也。先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義有所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居樂

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者、其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録、續讀書録諸書、咸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章之陋。蓋其踐履精純、言與行相顧、匪若立異衒奇、高遠無實者所可倫也。或曰、從祀闕庭、凡立言行道、有功於聖門者皆取之。若静脩與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不變、可謂有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閱歷數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定者、要其極秉彝好德之

公烏能泯哉。今議者輒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傳，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爲小矣。以之侑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守故併著其說，以備論世者之采。稡是編者，河津王生鴻，娶於先生之孫，爲石灰山關大使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太原喬宇序。



薛文清公像

讚

見道分明，力行純正。成己成物，敦誠與敬。進禮退義，寵辱不驚。言詔末世，德充厥躬。翔鳳在郊，喬松在嶽。公輔之材，真儒之學。

監察御史甯杲拜讚。

薛文清公傳

鄭端簡公曉

公名瑄、字德溫、河津人。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深探密玩、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事山東。誨育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公、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

耶。振閹、憾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臺官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請逮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

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遊。乞召公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

上曰：内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説。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

僻之説。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録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黄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説，未知可伯仲否。言官屢乞進公從祀，嘉靖二十三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文清公傳

彭韶

公諱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為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謁見、遂生公。年十二、能作詩賦。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性理諸書、嘆曰、此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學。舉鄉試第一、永樂辛丑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暇日、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其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遷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賈楚。正統間、楊文貞

公薦為大理右少卿、既至、轉左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當權、聞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邀拜其門、公曰、安有授爵公朝、而拜恩私門邪。後遇諸途、公違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有民病死、三年、其妾欲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魘魅夫死。獄具、公辯其冤。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家人祈代死、得免、放歸田里。家居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已巳之變、給事中程信論薦為大理寺丞。景泰初、陞南

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有頃召回、為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召入內閣。尋轉左侍郎。居數月、議將遣使求御子於西番、公曰不可、不聽。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歸。從

學者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公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況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立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説。時呼爲薛夫子云。

贊曰：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

敭歷外憲，大棘之卿。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弼以承。豈實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楨。

文清公行狀

閻禹錫

先生諱瑄，字德温，世爲河津人。隋唐間，薛姓最顯，所謂河東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無以爲徵。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田縣教諭。齊氏一夕夢一朱衣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瞭五臟，皆露，家人以爲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洪大，力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素善卜，遂以生字推

之曰此兒必振吾宗矣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六七歲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為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以薛天才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為御史等官謫戍玉田先生禮延於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泛及釋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結為友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畧通大義洪武

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土官子弟喜先生幼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至晚、輒以小豚爲禮送之、日以爲常。作平雲南賦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依倚無虞。永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滎陽教諭。時先生年十五矣、諸生咸尊爲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滎、聞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既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謂異日必爲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改除鄢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戍，父貞固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庚子解元。明年，登辛丑曾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辭卻之。時父貞任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哀毀人所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吊，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吊，人以郭林宗、徐孺子

之事稱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思振風紀、擢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國、令
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其忝糾劾之任、無
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
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會差往監湖廣
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
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
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盈几、讀
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

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爲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人、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優歷之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爲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爲人爲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或

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後去之。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輒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送，徘徊不舍，爲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其不能進，盍舉之以代己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變通。

召至，遂爲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辯白錦衣衛

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悅，屢譖於太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公以下莫不行跪禮。學士楊士奇、曹鼐知振慊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生以時勢所在。且曰：先生此召，雖某薦之，彼亦素聞其名，盍同已往謝其門。先生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耶。會有百户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事校尉，遂欲娶之。妻賀氏執以服未滿，不從。校尉唆其妾誣妻魘魅夫死。錦衣衛成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數辯其冤，敗問者八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洪

躬察其事、果寃。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經該官吏。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馬順譖於王振。振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古非今、輒辯已成大獄。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律、大辟待决。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偉素與振善、亦聞公論不愜、乃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寃、若决此人、皆謂不能容賢。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時學士劉球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生赴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大臣

爲申救於中，遂放回爲民。正統八年正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鄰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弟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十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性理、

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勘定禍亂。時欲取諸王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虜懸軍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命將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謂都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爲檄布諭諸苗、示以禍福順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夷、當羈縻之、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

竭矣、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留

内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害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冤獄、積年不明、先生為洗雪其冤、人皆稱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

時大監興安衷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大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興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興安

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為吾屈耶。遇端午節、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大理寺卿。草

煬火患、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爲辯其寃。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鮮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寃。文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辯寃獲咎、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亙上章辯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戍。其平反極多、人有録戍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英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其
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脉短脉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脉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
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
約相賀先生、先生遽稱腹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
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
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

尋命爲會試考官。先生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某平生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及太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以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

如即不留，我爲先生啓

上，請勑書，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

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勑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勑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日也，居閣纔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

昔温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温公不答。其亦此意也。積為讀書續錄，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緘成束，置於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粘壁間。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為之具奏於

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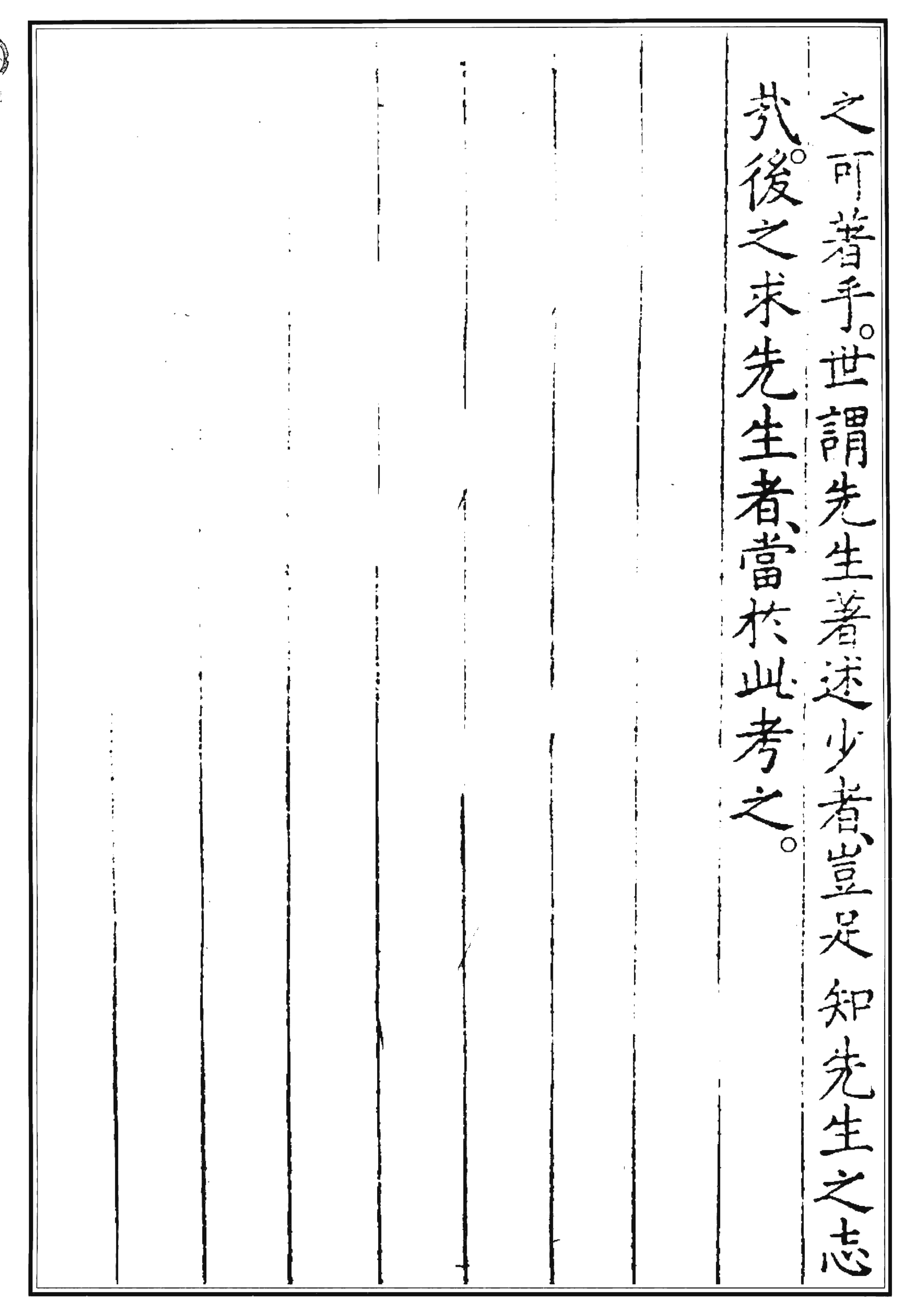
詔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生入從祀，當

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之時、各售功利之説、而不知仁義之道爲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没、而仁義之道爲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

衰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學豈容再贊一辭。但至宋末文弊、為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溯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心學也。⑥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錄

御製⑦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著讀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

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爲道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曾參之一唯。王安石王雱⑧之著書萬言，踰於顔回之四勿矣。善乎，程子有曰，荀揚不識性，更説甚道。龜山楊氏亦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堯舜文武之道統，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學，豈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



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悦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按其徒前國子監丞閻禹錫狀，爲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温，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爲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爲氏。曾祖常、祖仲義皆

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為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滎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鄢陵，公慮任將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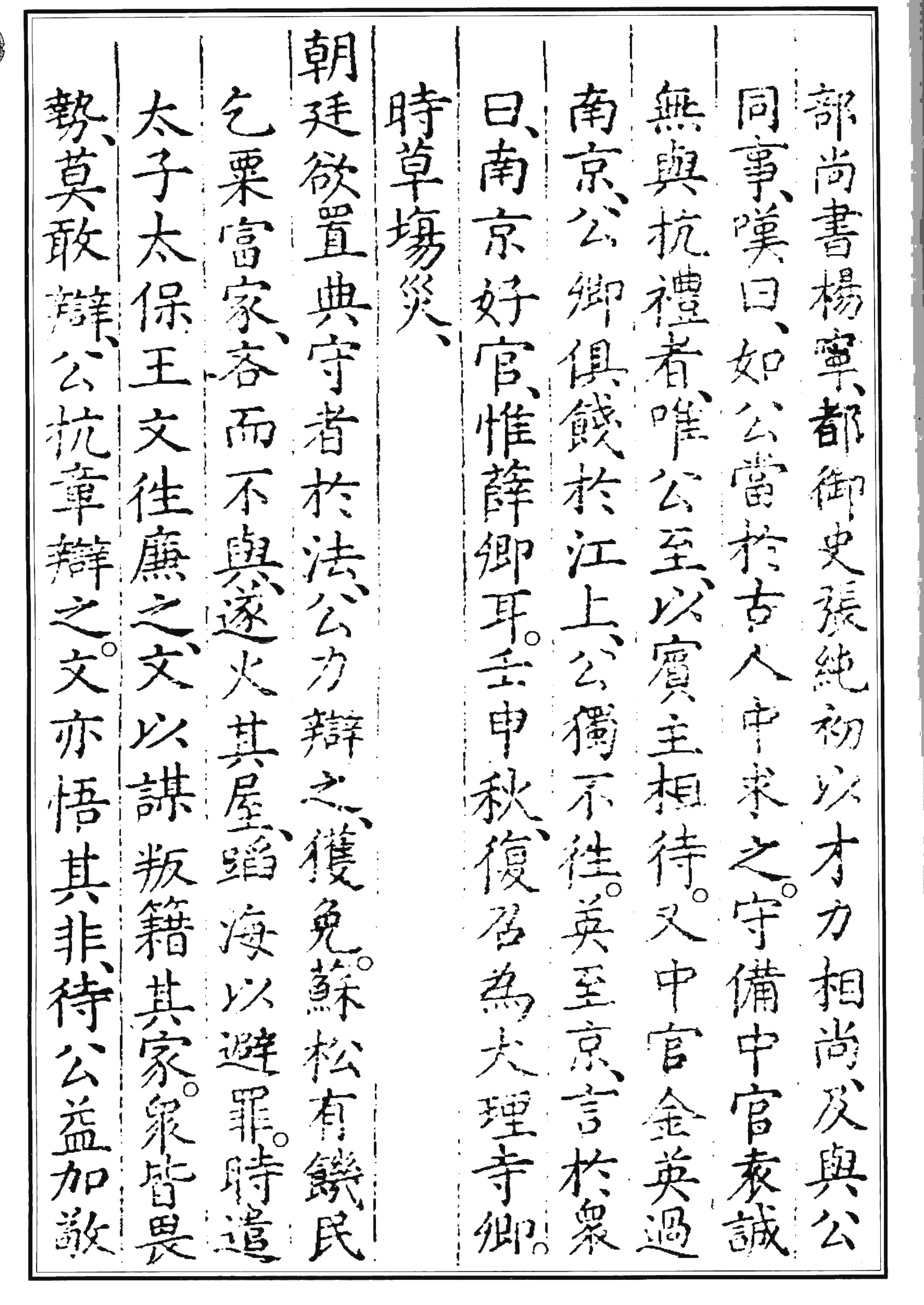
尚之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父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録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嗜而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

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不事犢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為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

易，讀誦不輟。將决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與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害人命者，獄久不决，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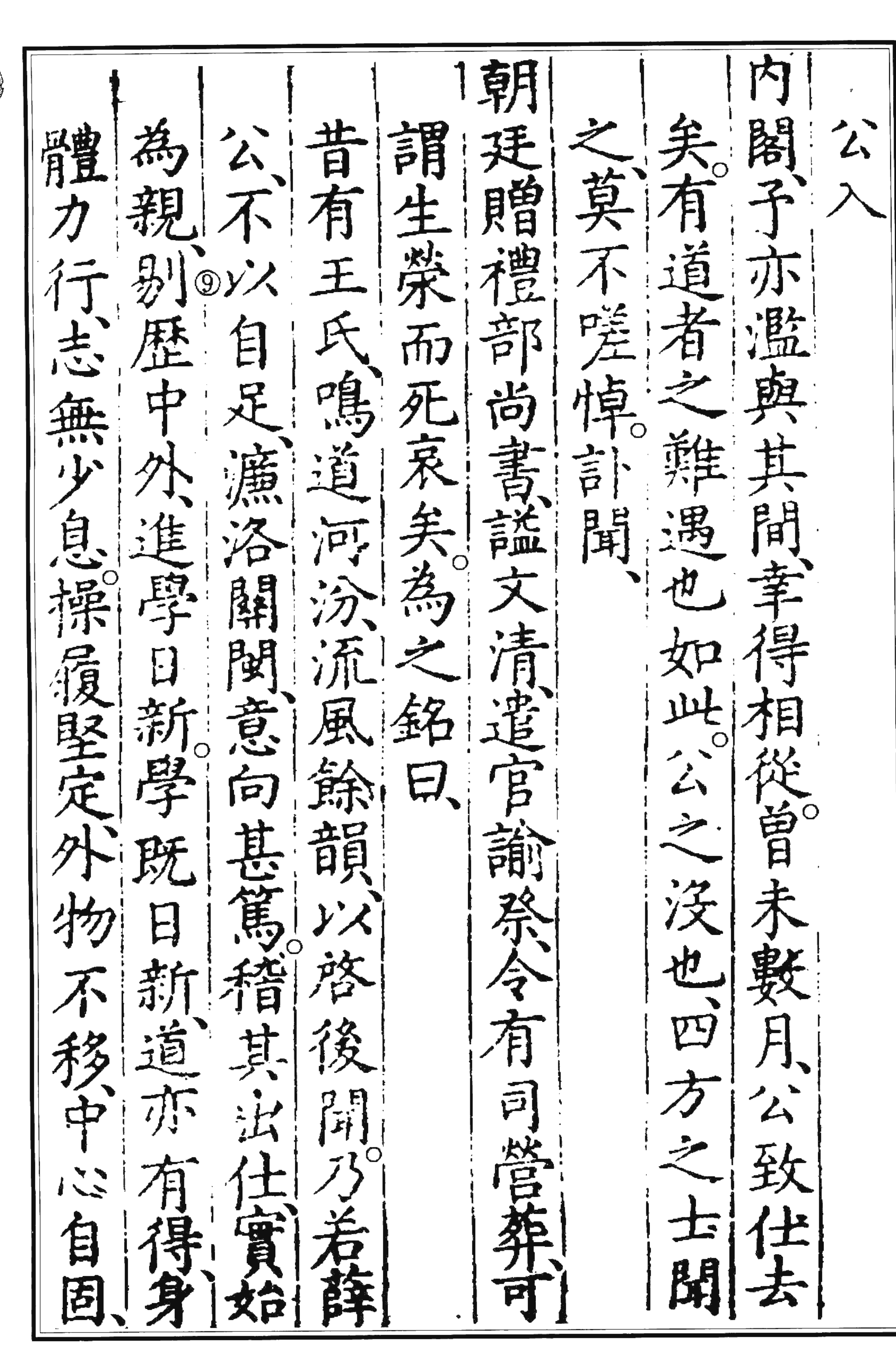

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袁誠無與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御耳。壬申秋、復召為大理寺卿。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

馬。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内閣、知
制誥。尋
命為會試官、事竣為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

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
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
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齊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
次曰濬、爲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褉、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
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
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
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
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

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説。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初，



公入
内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
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没也、四方之士聞
之、莫不嗟悼。訃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可
謂生榮而死哀矣。爲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開。乃若薛
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稽其出仕、實始
爲親、⑨別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
體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

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曷有歆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勒銘於石、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禮部侍郎高陵呂柟撰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河津南街，東面。粵自弘治九年之夏，給事有奏（禮科楊廉），禮部具題，勅下省邑鼎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月臨。爾乃草創之初，規制隘陋，久且傾頹。嘉靖五年三月，山西按察副使王公（武陽先），按部河津，奮然興懷，欲於本道贓罰米石，量除百金，爲增脩具，遂告諸巡撫都御史江公（貴溪潮），巡按御史馬公（信陽錄）、儲公（襄陽良材）、初公（潛江杲），咸嘉所舉，有褒揚辭。馬公又發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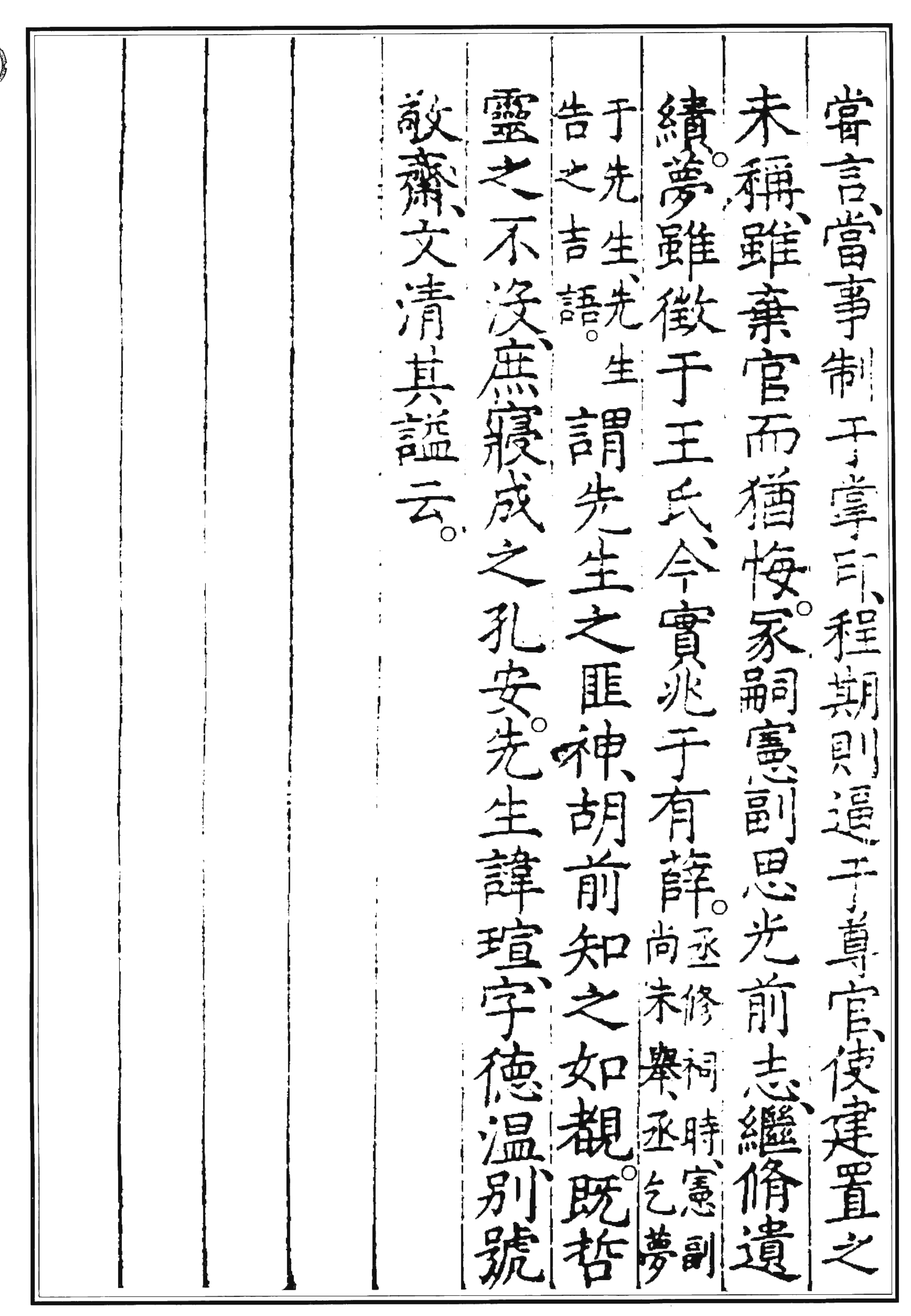
五十，改建舊坊。尚書坊。初公亦爲祠事，先降十金。於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琦、猗氏知縣張翼董其事。乃買民地、僧院，增拓厥基，建廟五楹，廟廡重門，鳥革翬飛。謂褠嘗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生之生也，紫衣兆母齊之夢，母將就館，夢紫衣人來。帝聲動祖義之卜。先生生有異質，家人乃欲棄，祖聞哭聲，止。五臟露如水晶，其清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鄰神。方垂髫年，縣議欲請見而不往。謂李宗問。既娶法豕，師保求識面而不得。楊文貞士奇。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先爲大理少卿，後爲大理丞。

義如難從、於權勢矣顧。謂抗詩責王田諭戍皆元之耆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先生年方十五六、隨父在王田。諸御史謫者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父請之教先生、諸君皆以友處。金陵鎮守、皆時之巨璫也、不敢以勢自處、雖郤扇而不怒。太監興安表誠於端午送扇、先生辭曰、賜扇乃天子事、不敢受。疏講學以禦侮、虜既入而遽退。己巳之變布恩信以撫苗、檄方馳而蠻平。語貴州都師辯寃獲咎、逆師保而不悔。蘇松饑民乞粟富家、放火逃海上、遣少保王文往勘事。懲姦伸法、雖豪右之罔赦。在南京大理寺或雪夜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謂辯忤王文、馬順、王振。志在仁人、一磬士之必錄。提學山東、將退王。法若可伸、於軍妻

之必辯。謂校尉通百戶之妾，誣其妻賀氏魘魅其夫事。既受爵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爲大理寺少卿時對楊士奇、曹鼐時語。王振擅權，公御屈事。欲傳道於來學，豈對科舉之旁問，稱病出閣。寧犯手吉祥。謂諸公拜賀曹吉祥。慷慨就獄，思比於劉球。學士劉球先忤王振死獄中。英廟易服以見，若昔汲黯之必冠。時上小帽短衣，聞先生至，變長衣。石亨請勑與歸，則比許衡之懸車。時亨又請勑與先生教鄉里生徒，先生舉魯齋故事。見幾而行，於醴酒不設之時。見石亨弄威福柄。得書而毘於居洛不答之老。謂得李賢諸公書。守車輪戶牖之志，監銀場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足以方其清也。

謂都御史尚書之壽。倪、為菽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性理、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謂文定定之、文達賢。故蹇、夏、三楊勳矣、人或議其節。忠定義、忠靖元吉、文貞士奇、文敏榮、文定溥。張、許、劉、周節矣、人或議其幾。冢宰純、修撰觀、學士球、紀善士修。吳、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同。翰德與弼、檢討獻章、修撰倫、敬齋居敎。黃、李、王、于有以身徇國之勇、蓋精微恐不逮。忠宣福、祭酒時勉、司馬紘、肅愍謙。若乃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或曰今夫子、山東及四方士子稱

或曰真鐵漢、通政李錫稱或曰好官一人、太監金英稱或曰不愧往哲、冢宰何文淵稱薦欲代己、時方提學。或曰躬行實踐、學士江淵稱、且薦入閣。或曰日本朝理學一人、太學士李賢稱或曰學已至手樂地。都御史張鼎稱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殁、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工部侍郎姚鏌奏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布政許瓚奏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冢宰喬宇序其未祀者、蓋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頹風而警後學、廣德意而顯前哲、豈為泰乎。且是祠、王公之父嵩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修者也。丞



嘗言、當事制于掌印、程期則逞于尊官、使建置之未稱、雖棄官而猶悔。冢嗣憲副思光前志、繼脩遺績、夢雖徵于王氏、今實兆于有薛。丞修祠時、憲副尚未舉、丞乞夢于先生、先生告之吉語。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覩。既哲靈之不沒、庶寢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溫、別號敬齋、文清其謚云。

禮部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題。臣聞之、昌隆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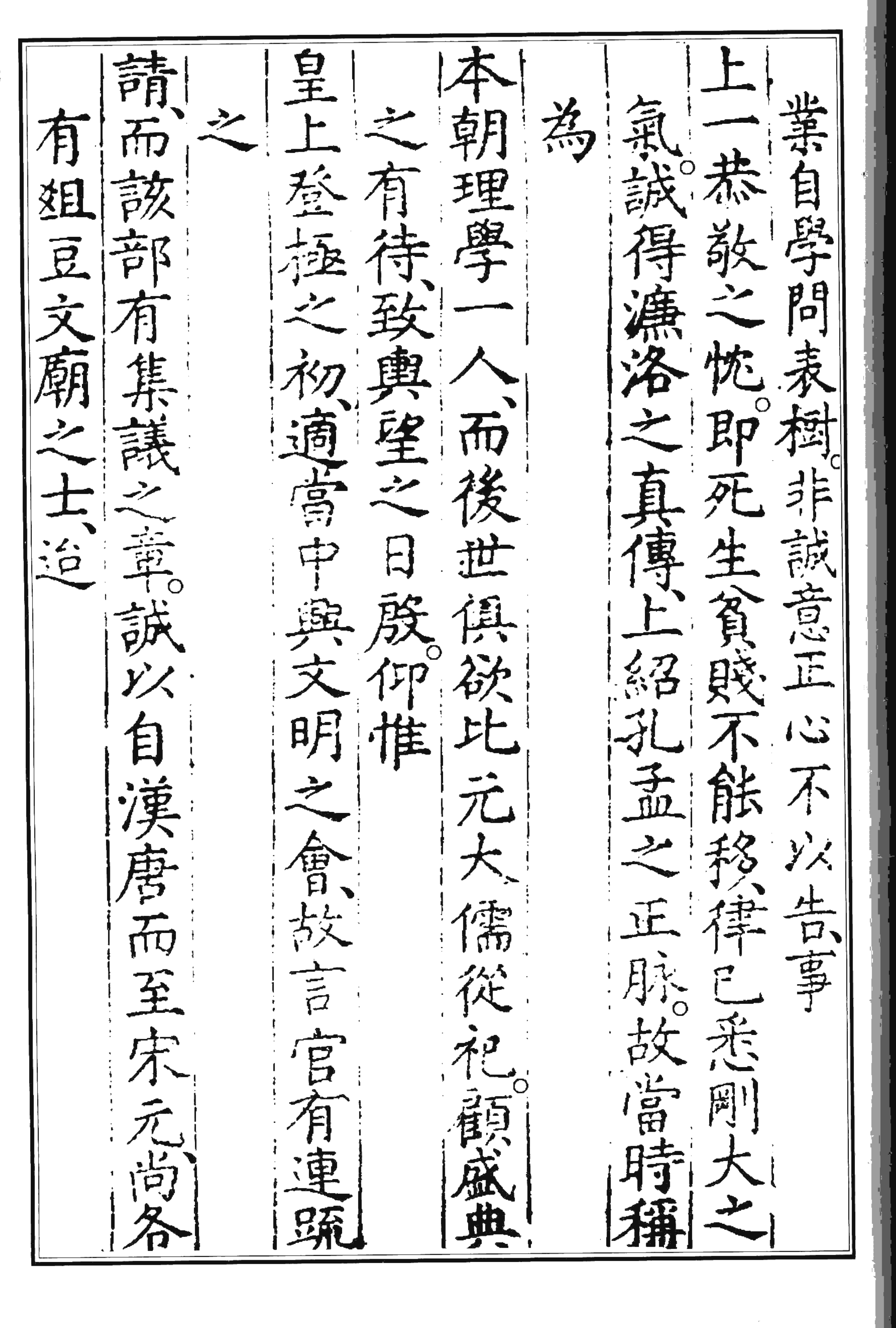
必有名儒、聖哲之君、務脩正祀。竊見前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篤生

明時、獨契正學。踐履純粹、行合聖賢、造詣高明、心同

造化。讀書二錄、垂體驗之格言。河汾一集、攄性情

之自得。法姦直枉、風裁由定見彌真。却虜平夷、事


業自學問表樹。非誠意正心不以告。事
上一恭敬之忱。即死生貧賤不能移。律己悉剛大之
氣。誠得濂洛之真傳。上紹孔孟之正脉。故當時稱
為
本朝理學一人。而後世俱欲比元大儒從祀。顧盛典
之有待。致輿望之日殷。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適當中興文明之會。故言官有連疏
之
請。而該部有集議之章。誠以自漢唐而至宋元。尚各
有俎豆文廟之士。迨

明興二百餘載、顧獨無侑食孔庭之人。觀之今茲、大屬缺典、傳之後代、殊非美談。乃銜奇者務異其端、而飾僞者更紛其舉、執筆之彥心多不然、應祀之臣議亦旋罷。此非所以光鉅典而彰

聖化、持公道而厭衆心也。臣等聞之、名儒必孚衆而後眞、公論必積年而後定。瑄之生也、則名公鉅卿靡不稱服。瑄之歿也、則端人正士靡不頌思。彭韶大書於名臣、而楊濂首紀於理學。直請從祀者不下累十餘奏、獻議從祀者亦有累十餘札。即論列之不同、實誦法之無間。臣等嘗謂、

聖世固多振起之士，薛瑄尤為論定之儒。從祀之典

匪輕，非真人不可輒與。真儒所係甚大，當其時亦

難稽延。伏請

勅下禮部，刻期廷議，果臣等所奏實可舉行，將薛瑄

特賜從祀孔廟。俾天下萬世咸知

昭代固有真儒，而學士經生亦皆進脩之有定志，斯

文之幸，無疆之聞也。且

皇上臨御以來，褒表名德，崇禮逸遺，徵任耆賢，延納

忠讜。

天心助順，雨暘應期，萬國綏寧，烝黎樂業，四夷懷畏，

獻捷貢琛。興道致治之功，考之今古，斯爲烈矣。則崇儒右文之典，酌之時勢，可獨後耶。此臣等所以惓惓再以瀆請也。惟

皇上留神聽察焉。臣等不勝悚息懇乞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左給事中雒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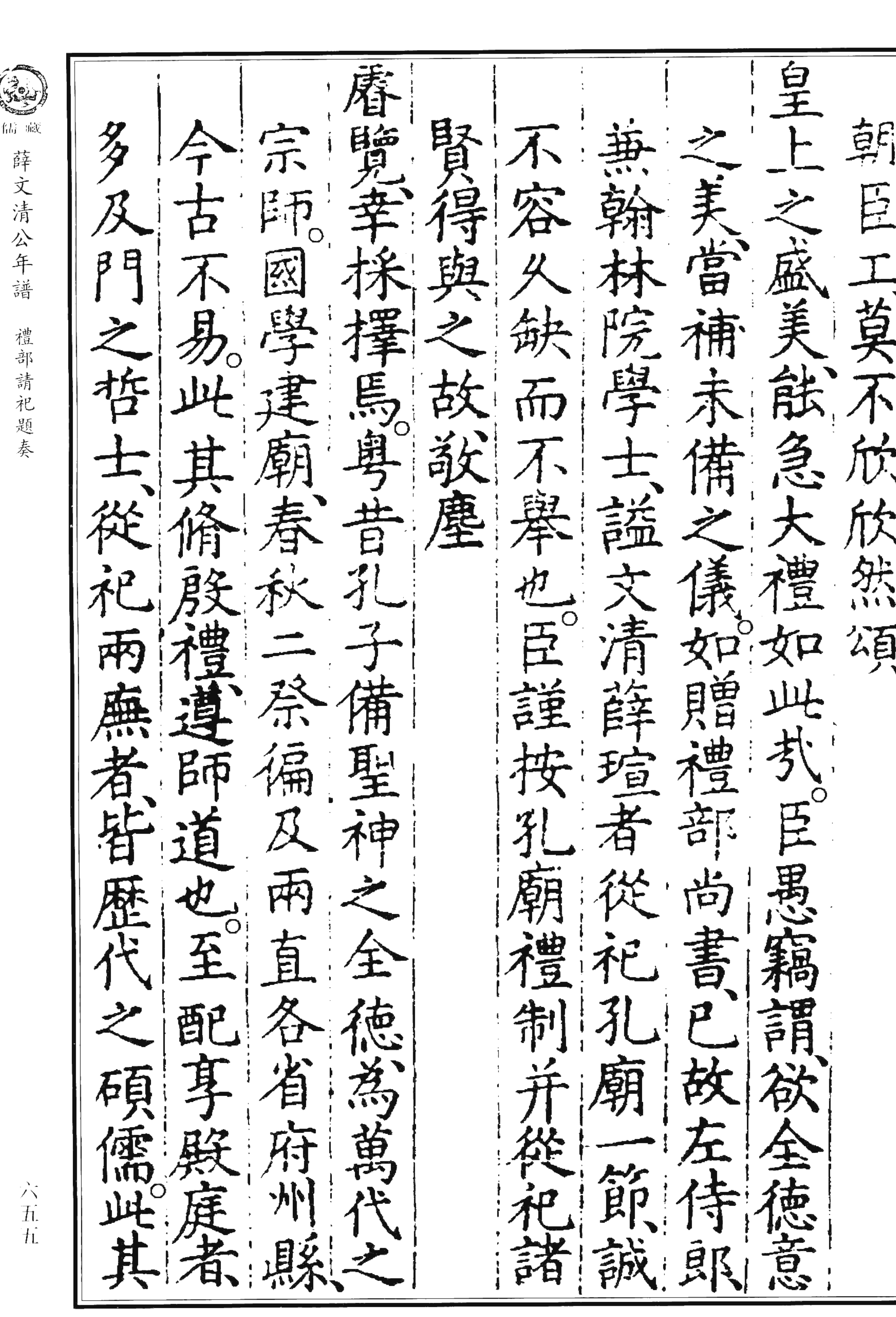
題爲懇乞

聖明特録儒臣，從祀孔廟，以全

聖美，以端世風事。近於本月初七日早，該臣導

駕侍議。時天方大兩，伏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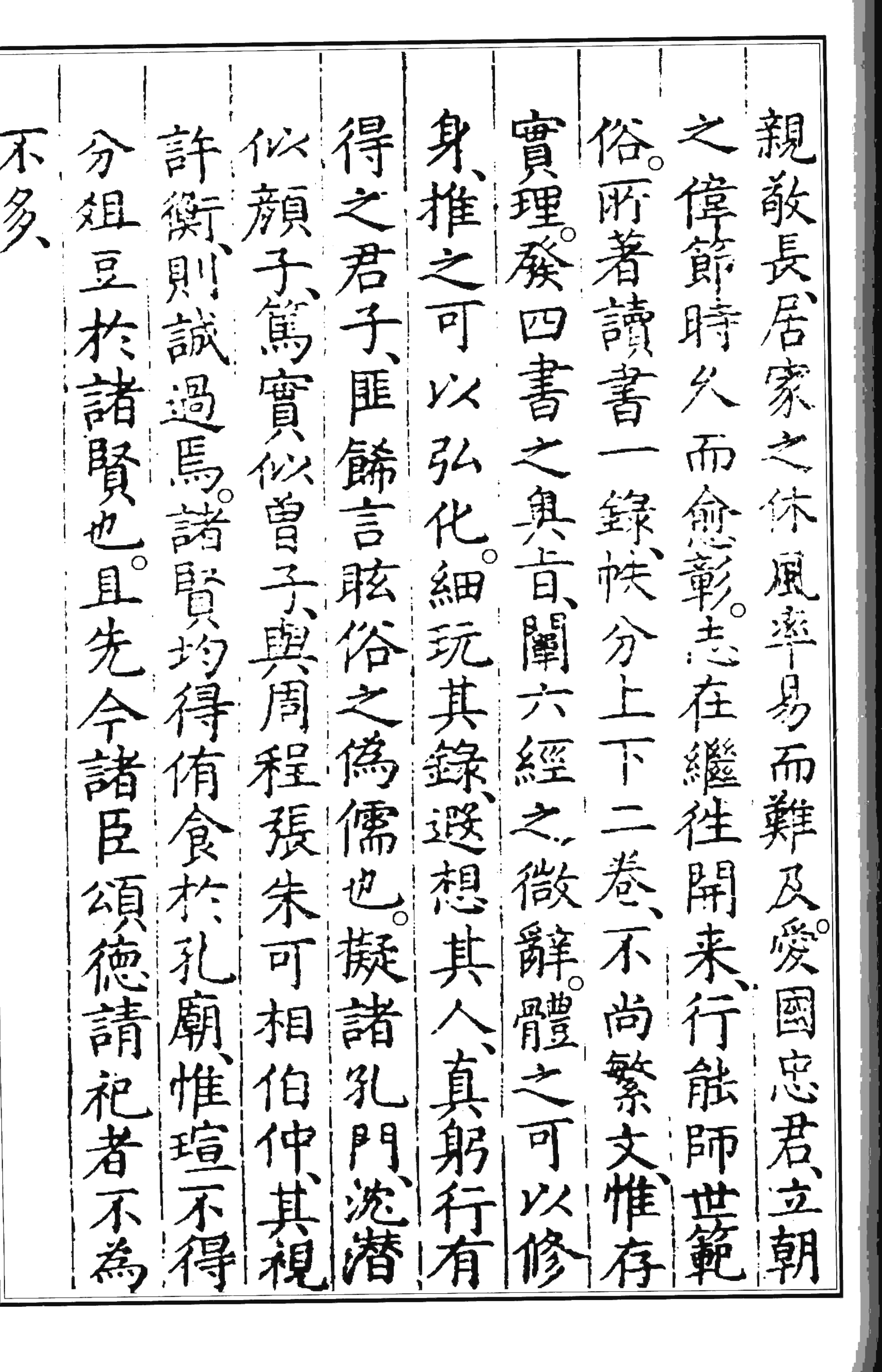
皇上早御宸極，傳制遣官祀先師孔子，不以兩阻擧。


朝臣工、莫不欣欣然頌
皇上之盛美、能急大禮如此哉。臣愚竊謂、欲全德意
之美、當補未備之儀。如贈禮部尚書、已故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者從祀孔廟一節、誠
不容久缺而不舉也。臣謹按孔廟禮制并從祀諸
賢得與之故、敬塵
睿覽、幸採擇焉。粤昔孔子備聖神之全德、爲萬代之
宗師。國學建廟、春秋二祭、徧及兩直各省府州縣、
今古不易。此其脩殷禮、遵師道也。至配享殿庭者、
多及門之哲士、從祀兩廡者、皆歷代之碩儒。此其

榮先進、廣教術也。然得從祀之賢、惟取懿行真可以淑世、著述真可以訓俗、而徒尚奇騁詞者不與焉。自漢及唐及宋、下至於元、每代必有其人、庸顯文教之盛。况我

皇明政治教化、遠過漢唐宋、至從祀孔廟、不令一人與之、是示後世以我

朝果無真儒也。誠有之、何以不與從祀也。洪武迄今、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士以大儒名臣稱者固多其人、然極純不雜、公議久定者、獨薛瑄其最焉。初生已具清姿、稍長即知正學。耻譚佛老、專師孔顏。孝



親敬長、居家之休風、率易而難及。愛國忠君、立朝之偉節、時久而愈彰。志在繼往開来、行能師世範俗。所著讀書一錄、帙分上下二卷、不尚繁文、惟存實理。發四書之奥旨、闡六經之微辭。體之可以修身、推之可以弘化。細玩其錄、遐想其人、真躬行有得之君子、匪餙言眩俗之偽儒也。擬諸孔門、沈潛似顏子、篤實似曾子、與周程張朱可相伯仲、其視許衡、則誠過焉。諸賢均得侑食於孔廟、惟瑄不得分俎豆於諸賢也。且先令諸臣頌德請祀者不為不多、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又爲切至。若猶延緩、不使薛瑄
早與從祀、其何以宣
聖明之美意、而備
昭代之大禮哉。況表章先儒於既往、即可以激勸臣
庶於將來。此與一行傳之遠邇、載之史冊、誠爲盛
事、可寧久稽而不舉也。如蒙
勅下禮部、採久定之公議、辟久闕之鉅典、覆請
上裁、央意擇吉日、特將薛瑄錄入孔廟、得與從祀之
列、則
德意昭宣、而士紳增輝矣。臣下情無任敬仰之至。等

因。奏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
監察御史馬三樂等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昭
聖化、以振士風事。臣等聞之、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
之道本於學。古先聖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者、未有
不尊尚儒術、崇祀賢哲、以倡道學而端治源也。先
師孔子固當世享不易矣、雖漢唐宋元莫不有從
祀諸賢、亦各有以鳴一代之盛。恭惟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於再造、復日月於重光、上接堯

彝之傳。我

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真、昭明理學、頒布性理諸書於

天下、人文宣朗、道化益新。

列聖相承、有隆無替、二百載之間、治熈教洽。獨無一真儒足以從祀孔庭者、豈非盛世之缺典乎。臣等查得前故禮部左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契洙泗之真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此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而夷考其平生、則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惓惓乎致

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

昭代理學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視先儒董仲舒、王通、胡瑗殆相伯仲、使在孔門、當不在四科下。而祀典未舉、表章未至。雖屢經言官連章上請、而議者或謂其少著述之功、竟從罷議。臣等竊惜之。夫儒者之術、顧躬行心得何如耳。今觀薛瑄所著讀書錄、體驗真切、發明精確、足以羽翼六經、與衛四子。視枝言無當、徒切⑩虛名者、何啻天淵。然則瑄之實學、賢於著述亦已多矣。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

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衛道，而實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昭懿行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誠計之得也。恭惟
皇上懋建皇極，作民君師，治道之隆，有光千古，顧鉅典豈宜久曠。臣等愚昧，伏望
聖明勅下禮部集議，特將薛瑄從祀先師孔子廟庭，列於諸儒之內。使萬世之後，咸知我
明有真儒，無愧宋程，可以配享聖廟。且使世之爲儒

者知所儀刑軌範、不蹈於異端曲學之弊。庶大道昭明而儒風丕振、其於世教、非小補云。臣等無任恐懼懇乞之至。等因。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内、該禮科給事中趙軏直祀瑄[11]、著為令典、永遠遵行、庶幾為稱。如其縣小、不足於建祠之費、或僻左無以昭示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尤便、然立祠祀瑄、各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祠然。惟後有為瑄之學者、舉以配食可也。臣聞其讀書錄嘗鏤梓於山東章丘縣、乞

勑有司取其板本於國子監，俾陸館諸坐皆得摹印觀覽。蓋自京師而達之天下亦易。剏南京國子監，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悉數。今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議論固在朱熹、張栻之間，若安石不過文人之文，置瑄之書於其間，夫何慊乎哉。此外，仍以印本發下福建書坊翻刻市鬻，務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瑄，而又廣布其書，則人皆知本朝亦有爲此學者，豈不有所興起者乎。又安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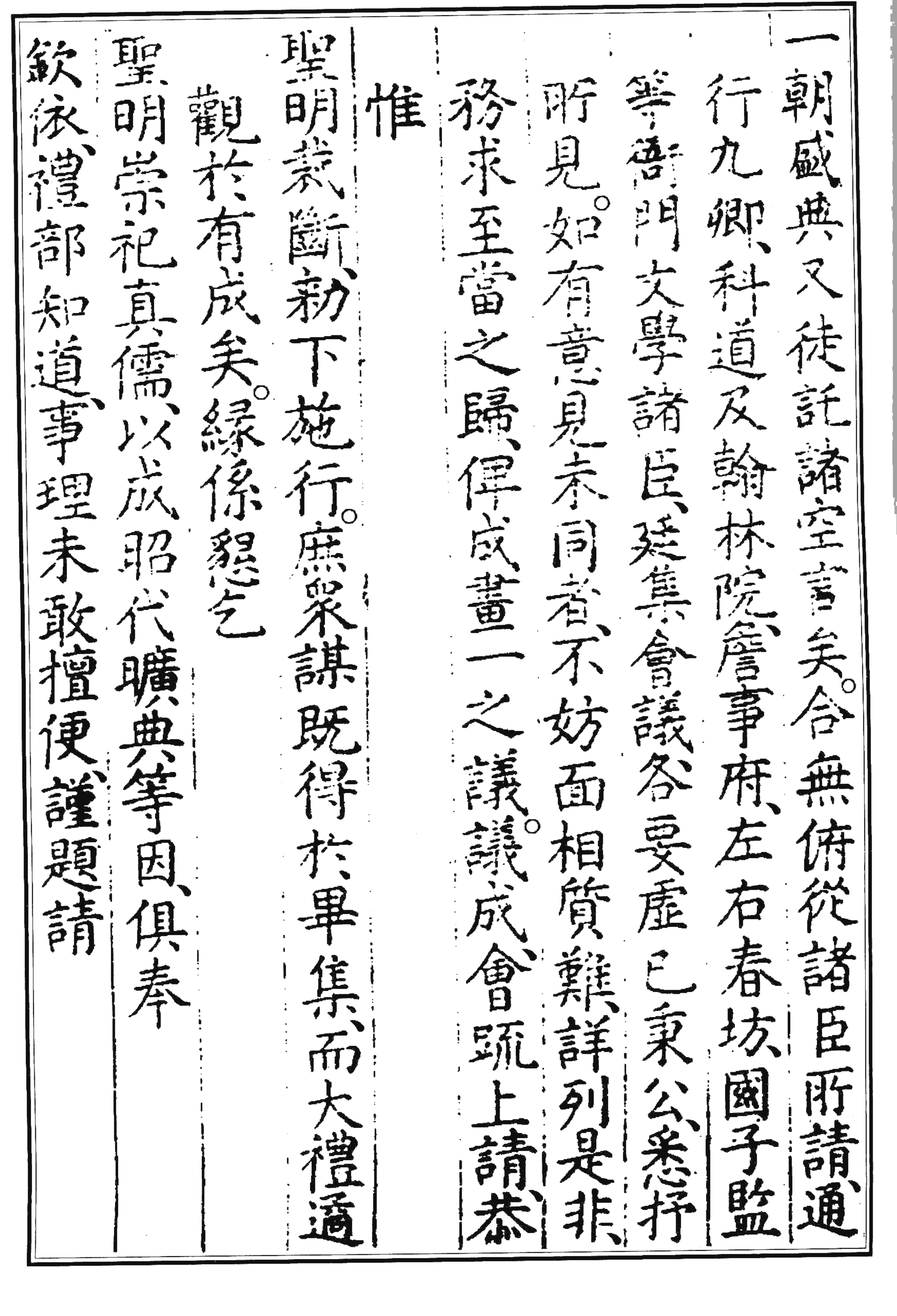
有由瑄上泝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臨事之節至死生榮辱，略無少動。⑫其心迹雖未須於事功，而或出或處，咸有裨於名教。志雖不專於著述，而一言一字，悉有功於聖門。稽之我

朝理學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師傳，獨契正學，上接孔門不絶之續，以爲百世後學之依歸，則實薛瑄爲之首倡矣。是以當時心悦誠服者既衆口一詞，而後來躋入從祀者亦累牘不置。

在嘉靖年間，曾下儒臣詳議，各自

奏進、其與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協者、亦以禮宜慎重、姑俟將來。至於瑄之人品、未有或訾之者也。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言官累
請、部議累下、至今尚未有定者、蓋緣疏中所及者衆、輿論難同、至於瑄之應祀、則未有間然者也。今都給事中韓楫等、監察御史馬三樂等復交章以
請、且欲刻期廷議、無非欲及時舉行以光昭
聖治之意。若復仍拘往例再行各衙門議、誠恐作舍道傍、久延歲月、至使



一朝盛典又徒託諸空言矣。合無俯從諸臣所請，通行九卿、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廷集會議，各要虛己秉公，悉抒所見。如有意見未同者，不妨面相質難，詳列是非，務求至當之歸，俾成畫一之議。議成會疏上請，恭惟

聖明裁斷，勅下施行。庶衆謀既得於畢集，而大禮適觀於有成矣。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昭代曠典等因，俱奏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潘晟等
謹
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禮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科左給
事中雒遵、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馬
三樂等各具題乞將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
廟緣由。該禮部覆題稱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也。同前
疏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禮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李純
朴　題為懇乞
聖明廣、祀典以彰
聖化事、乞早將薛瑄從祀孔庭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國子監、科道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管理兵部事楊博等、恭於闕左門集議。臣等同議得、崇尚理學、帝王盛美之圖。秩祀名儒、國家隆重之典。在昔先師孔子道全德備、刪述六經、其垂教萬世

者無窮，故廟食萬世者亦無窮，宜矣。乃如四科之哲配享廟庭，七十子之徒從祀兩廡，蓋以親炙聖門，光大聖教，一體崇報，亦禮所當然也。其後自漢以迄宋元名儒碩彥得與從祀之列者代不乏人。以今考之，雖造詣有淺深，學問有醇駁，然或究極性命之原，或發明經傳之旨，或懿行足以範俗，或流風足以感人，均之羽翼斯文，興起來學，有不容執一論者矣。逮於我

朝治化休明，德教淪浹，名賢輩出，輝映後先。乃其力任斯道，卓然為一代理學之冠者，則惟故禮部侍

郎薛瑄爲最焉。謹按薛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即嘆曰，此學道大脉也。遂棄去詞賦，專心於是。其學以復性爲的，以居敬窮理爲功，以反躬踐履爲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之純，超然自得。此其學問之大原可考也。平生言動舉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律偏剛直，足以廉頑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畧可稽也。所著有讀書録，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爲事，而隻簡片言，皆可師法，微詞奥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

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可窺也。至於立朝行己之際、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於貴近、不攝志於臨刑、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此其樹立之大節可紀也。故一時信從者有河東夫子之稱、而後之追尊者有一代真儒之許、此豈可以偶獲而倖致者哉。以瑄從祀、真可以接聖門統緒之傳、而開後學向往之路者。前後建議及此者蓋累十餘疏、而盛典久虛、群情日切。今言官有交章之陳、而禮臣有會議之請、及時舉行、誠有所不容後者。查得先年間有異同

之論、或以瑄少所著述。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誠未可以是而少之。又或以宋時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祀、即我

朝理學諸臣亦多有應祀者。不知講求於大明之後者為功易、興起於絕學之後者為力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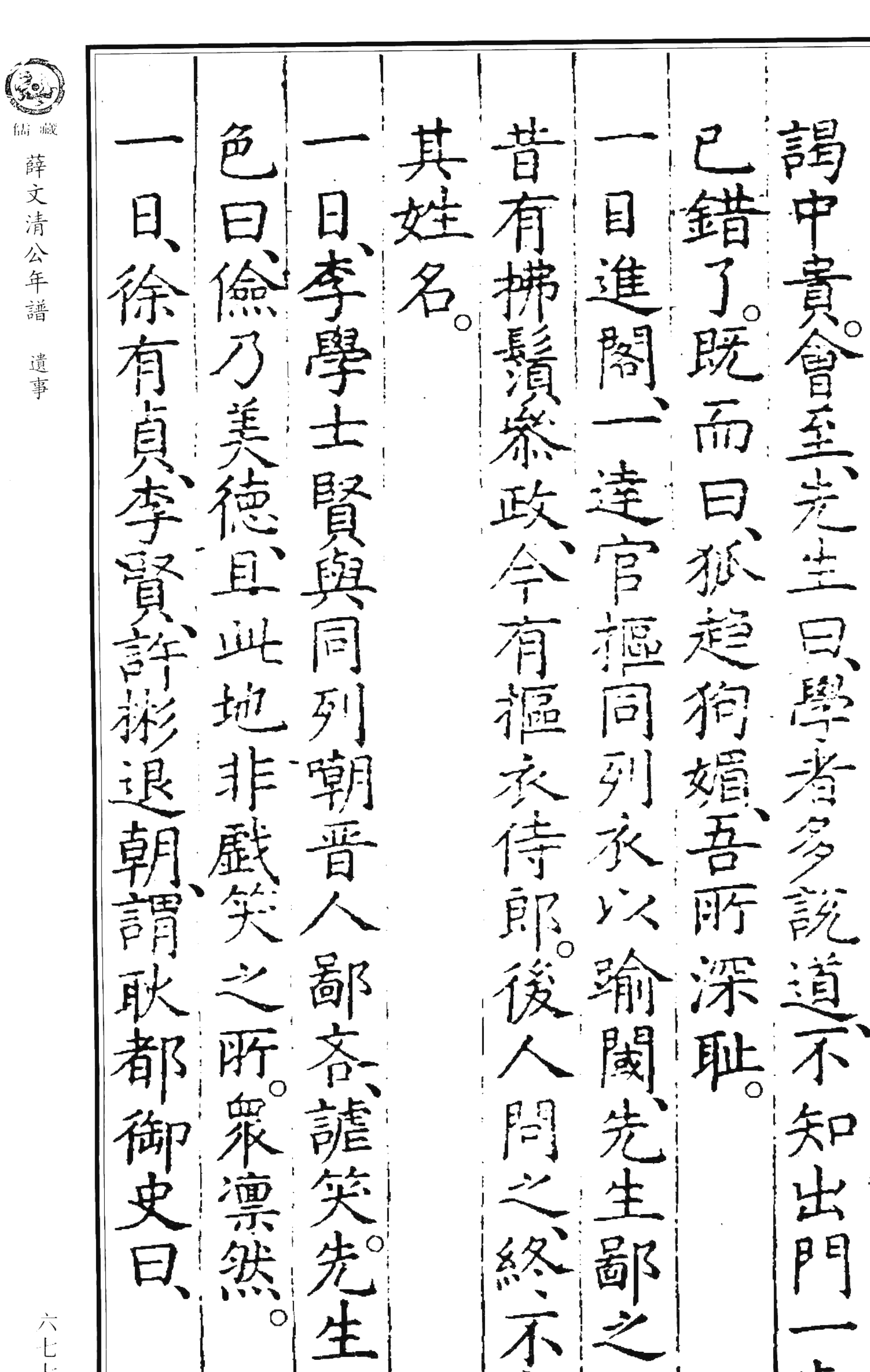
國朝倡明此學者則惟瑄為首、是又未可因是而泥之也。臣等寡昧、惟是重大之典何敢輕議、謹摭采瑄之遺事炳然在人覩聞者、質之輿論、考之祭法、及參詳諸臣奏

進與該部覆議始末竊以舉瑄從祀爲當。仰惟
皇上道備明聖、
天作君師酌古今禮法之中爲綱常仁義之主。伏乞
俯賜裁斷、
特勅該部進瑄從祀孔子廟庭使二百年之曠典肇
稱、而千萬人之積仰斯慰。其與世教士風、信非小
補、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隆慶五年九月初七日會題、初九日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



遺事

先生一日在内閣，忽不見同列，問左右曰：何往？曰：謁中貴。會至，先生曰：學者多說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而曰：狐趨狗媚，吾所深耻。

一日進閣，一達官樞同列衣以諭閫，先生鄙之曰：昔有拂鬚叅政，今有樞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其姓名。

一日，李學士賢與同列朝晉人，鄙吝，謔笑。先生正色曰：偸乃美德，且此地非戲笑之所。衆凜然。

一日，徐有貞、李賢、許彬退朝，謂耿都御史曰：

上厭石亨、盍令御史劾之。先生曰、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既而嘆曰、釁端從此始矣。後果致敗。

先生將歸、岳正初入閣、曰、何以教我。先生曰、凡事且緩。又曰、英氣太露、害事。正不久得貶、嘆曰、某薛公之罪人也。

先生致仕歸、行至直沽道中、遇風雨、舟不能前、糧乏、日中猶未食、吟詠自若。子淳有愠言。先生聞之、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

閻禹錫問、李賢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

熟、只少立於義、有些富貴氣象。

或問閻禹錫、白良輔、先生曰、洛陽似此兩生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耳。許彬與徐有貞草詰辯、有曰、治水東部、纘禹成功。先生曰、擬人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

上果不悅、卒以此敗、衆以先生為知言。

門人問、人稱楊榮有王佐之才。先生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先生在山東時、憲使黃翰善書能詩、一日、以詩請和、先生援筆答之。少刻益以數首、先生即以十餘

首答之。翰不復能，乃謂衆曰，薛先生書厨，隨取隨有。翰乞見也，旋去尋討。

先生書似晦翁，體甚遒勁。

先生山東提學時，有一生實聰敏，因貧欲退，故試不中。生孫與教官關節，同言曰，此生果不堪。先生曰，生二癸掌何事。曰，擊磬。先生曰，磬在八音，難和也，彼能和之，亦可用。卒不聽，其去後，其人登科，自言其事。

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絶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先生氣象莊嚴，鬚鬢甚脩，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温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屏伏。

校記

①櫬：當作「櫬」。
②光山：當作「山光」，見《敬軒文集》卷一五。
③之之：衍一「之」字，見《敬軒文集》卷二四。
④「是」下當脫一「年」字。
⑤祝：當作「祀」，見《明史》卷二八二《薛瑄傳》。
⑥宋末：《年譜》引作「元末」，是。
⑦禦：當作「御。」
⑧王雩：當作「王雱」。
⑨剔：當作「敭」。
⑩切：當作「竊」。
⑪此處上下文意不接，疑有訛脫。
⑫同⑪。

明薛文清公年譜

清·楊希閔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劉　琳 二審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明薛文清公年譜》一卷，清楊希閔編撰。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薛瑄（一三八九—一四六四）事蹟，見前楊鶴、楊嗣昌《薛文清公年譜》提要。

本譜爲清人楊希閔所編。希閔字臥雲，號鐵傭，清新城人。以明經隱居不仕，撰述自娱。其著述頗富，而尤慕先代名賢，爲撰年譜約二十家，此譜乃其一也。本譜以文集所載楊鶴譜頗多缺憾，故以薛瑄文集爲主要依據，參以《讀書録》、《續録》、《理學宗傳》、《明儒學案》、《明史》、《癸巳存稿》諸書，釐爲此譜，以補前譜之不足。重在敘述薛瑄出處進退、學術思想，文字簡明，且每條均注明出處，頗便覈查。卷首有自序一篇，概言編纂緣起及爲瑄辨謗數事。卷末有薛祈齡跋語，敘楊希閔事蹟及其所編諸譜之刊刻流傳情況。



明薛文清公年譜序

薛文清公讀書録、明代儒家第一等書也。獨其集世少見、張清恪正誼堂彙書①刻十卷亦未全。今爲年譜、且據以爲柢、緯以學案各書、讀書録之粹者亦節附于後。文清爲學立身、居官臨政、粹然儒者、人無間然、獨明儒學案載崔後渠之言、若微有不足者。閲細求之、未盡然也。崔之言曰、公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之事、公固爭之矣。爭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䓁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③、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云云。以上三事、疑有曲折。佐大理雖王振引之、然固將以君命、初未必知爲振引、第應君命、不知其

他、亦無害於義。抗而得禍、何能豫知他日有指揮妾之獄耶。爭于忠肅之事、不得即去、近於氣矜、必致召禍、④於事仍無益、徒沽一己之名、君子何必出此。徐徐去之、未始非處君臣大倫之道也。劉念臺曰、文清不久去位、以爲曹石之故、非也。只于忠肅事、已不能安其位矣。斯言信哉。追出疾生廉米、或是託辭有疾、廢學虛靡、借以懲儆、皆未可知。文清非谿刻不近人情者、林畢所言殆未深究。觀其累歲之言、則廢學虛靡近之矣。總之、此等事須合平日觀之、平日行事不如此、忽有如此者、必有曲折、且當存疑也。

光緒丁丑十一月二十日、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

考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八、有引張鼎、楊鶴薛文清年譜語、是原集有年譜也、而正誼堂所刻集乃去之、甚矣其陋也。今且存此、俟他日拾得原譜、再考正。

明薛文清公年譜引用書目

敬軒集　讀書錄　讀書續錄

明史

黄氏潭浦集

孫氏理學宗傳

黄氏明儒學案

陸氏問學錄

張氏正誼堂集

俞氏癸巳存稿

明薛文清公年譜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公生。

公薛姓、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縣教諭、尋改鄢陵。母齊氏。公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乃舉育之。自幼書史⑤目輒成誦、日記千百言、端重不爲兒嬉。參理學宗傳、明儒學案。

閔案、明史本傳云、母齊夢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與右所載異、當兩存之。

二十三年庚午、二歲。

二十四年辛未、三歲。



二十五年壬申、四歲。

二十六年癸酉、五歲。

二十七年甲戌、六歲。

二十八年乙亥、七歲。

祖仲義教以小學四書、雖千百言、過目成誦。張伯行所作傳。

二十九年丙子、八歲。

三十年丁丑、九歲。

三十一年戊寅、十歲。

惠帝建文元年己卯、十一歲。

二年庚辰、十二歲。

父貞改任滎陽、先官元氏、後改任。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史傳。

三年辛巳、十三歲。

四年壬午、十四歲。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十五歲。

公侍親滎陽、年甫十五、諸生咸尊爲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滎、聞名、就見、覘其言動不苟、知異日必爲大儒、將以奇童薦。公自以年未壯、學未成、固辭。張伯行所作傳。

二年甲申、十六歲。

三年乙酉、十七歲。

是年、教諭公改鄢陵、公遂補鄢陵學生。故事、生徒無舉者、教官論戍、故以公補學生。張伯行所作傳。

四年丙戌、十八歲。

五年丁亥、十九歲。

六年戊子、二十歲。

七年己丑、二十一歲。

是年、教諭改玉田學。　元儒魏希文、范汝舟諸公謫戍玉田、教諭公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也。⑥是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行、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理學宗傳。

閔案公集有魏純傳、即希文也。公父官玉田在永樂七年、故得與諸公游從。理學宗傳作十二則在建文二年矣。或是字誤倒。明史本傳緊接任滎陽説下、亦太簡略不分明。　又案、公集有送李太亨序、謂往歲侍先君子游玉田、玉田多四方賢豪士、予皆與之交、而親且厚者則濟南王君素亨、大梁范君

汝舟、東萊魏君希文、永嘉徐君藴夫、安陽范君仲仁及海昌李君太亨而已。云云。然則魏乃東萊人、范乃大梁人也。

八年庚寅、二十二歲。

九年辛卯、二十三歲。

十年壬辰、二十四歲。

十一年癸巳、二十五歲。

十二年甲午、二十六歲。

十三年乙未、二十七歲。

十四年丙申、二十八歲。

十五年丁酉、二十九歲。

十六年戊戌、三十歲。

十七年己亥、三十一歲。

十八年庚子、三十二歲。

舉河南鄉試第一。

十九年辛丑、三十三歲。

是年成進士。　大學士楊文貞公延訓子弟、不赴、以省親歸。

二十年壬寅、三十四歲。

家居。

二十一年癸卯、三十五歲。

家居。

二十二年甲辰、三十六歲。

家居。　請就教職、以卒所學。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三十七歲。

三月、丁父教諭公憂。享年七十有一。見公自作汾陰阡表。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三十八歲。

居憂。

二年丁未、三十九歲。

有與楊秀才書云、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内時、先曾與生相識、於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内、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没世、舊有別業在滎陽、因往治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壖尤

甚、生泥行三十里、木行十餘里、跋涉艮苦、而略無愠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西山下、流涕爲別。大事訖、瑄來滎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惟人之所急、惟利與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殷勤稠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爲義而好衆人之不好者、能爾邪。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爲意、因略陳其固陋、以爲生勗。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篤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

諷誦日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澂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卽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麤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値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

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於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勞愈難。縱使得之、亦何益於人已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毋以斯言爲迂而虚用其勤。幸甚。

閲案、此書教誨秀才甚切、有益來學、故録之。玩大故之後未省老母、又云方將上京師、知此書在是年服除之後也。

是年服除、擢授監察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

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至則疏罷沅州銀課、黜貪墨、正風俗。潛心性理之書、冬夜雪深、每有所得、燈下書之、遂積爲讀書録。參史傳、張傳。

三年戊申、四十歲。

在湖廣。

四年己酉、四十一歲。

在湖廣。　有辰州府退思亭記。

五年庚戌、四十二歲。

在湖廣。　是年夏、有端州拱北軒記。　至冬、又有溆浦南軒記。

六年辛亥、四十三歲。

是年反京師。　有車窗記。中云、官御史五年、始買小屋兩間于京師。苦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窗、乃取廢鹿車上輮、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御史之拙于生事乃至乎此。云云。

七年壬子、四十四歲。

丁繼母憂。

八年癸丑、四十五歲。

居憂。

九年甲寅、四十六歲。

居憂。

十年乙卯、四十七歲。

是年服除、除雲南道御史。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四十八歲。

初設各省提學、用吏部尚書郭璡薦、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朱子白鹿洞學規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按臨所至、必先考躬行而後及藝文、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⑦者。以公對、召爲大理少卿。三楊以召用出振意、欲公詣謝。既不謝、而振又先餉公、又却之。尋又改公爲大理卿、不謝如前。李賢語之、公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公獨屹立。振趨揖之、公亦無加禮。自是銜公。

二年丁巳、四十九歲。

家居。官大理。

三年戊午、五十歲。

家居。官大理。

四年己未、五十一歲。

官大理。

閱案、公集是年有魏希文祭文、自稱山東按察司僉事。

五年庚申、五十二歲。

官大理。

六年辛酉、五十三歲。

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君⑧。下都察院

訊、已誣服。公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公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公等受賄、並下獄、論公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繫獄待決。公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楊偉亦申救、乃免、得放歸。參史傳、張傳。

七年壬戌、五十四歲。

家居。

八年癸亥、五十五歲。

家居。

九年甲子、五十六歲。



家居。

十年乙丑、五十七歲。

家居。

十一年丙寅、五十八歲。

家居。

十二年丁卯、五十九歲。

家居。

十三年戊辰、六十歲。

家居七年、雖鄉里罕見其面。江陜諸賢來學者日衆、公令從事小學以及大學、自灑埽應對進退以至精義入神、居敬以立本、由經以求道、不事語言文⑨而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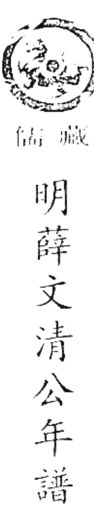
責諸躬行。有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衣冠危坐、如對神明。張伯行所作傳。

十四年己巳、六十一歲。

用言官陳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欲避其鋒、公曰、敵軍深入、勢必不久。已而果夜遁。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公督餉。公曾都帥先爲檄諭示以禍福、然後耀武威之。帥從其言、諸苗悉平。張伯行所作傳。

景帝景泰元年庚午、六十二歲。

是年九月、有游成都草堂記、蓋督餉所經也。　公與李太亨書云、去年九月、驛使到門、催迎上路。十月七日、蒙恩擢官大理。供職以來、無毫髮報答。方將上章懇返初服、曾未遂所圖、復有川蜀滇南督餉之行、於今年二月奔馳上道。北山勒移、能無厚顏。　又云、僕自前歸鄉里、喪弟四子、子婦三人、孫二人、是皆命也。⑩



二十年辛未、六十三歲。

督餉事竣歸朝、即乞休、戶部侍郎江淵留之。旋升南京大理寺卿。　有富豪殘虐民命、獄久不決、或欲貸之。公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⑪大監興安袁誠鎮守南京、無與抗禮、獨公至、必降階迎接、曰、是嘗忤王振者、豈可屈乎。午節餽扇、公曰、賜扇乃朝廷之禮、卻之。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送之郭外、公弗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蘇松有饑民貸富人粟不得、火其屋、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謀反、衆莫敢言。公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文大恨曰、此老崛强猶昔。御史劉孜以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參理學宗傳及張傳。

三年壬申、六十四歲。
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乞致仕、不允。
四年癸酉、六十五歲。
官大理。
五年甲戌、六十六歲。
官大理。
六年乙亥、六十七歲。
官大理。
七年丙子、六十八歲。
官大理。

八年
天順元年　丁丑、六十九歲。

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公力言於上。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公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上心重公、微嫌其老、乃許之歸。史傳。　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卽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　太監生辰、同列約賀、公遽稱腹痛而出。尋爲會試

考官、轉左侍郎。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日不召。會遣使往西番徵獅、公諫不聽、而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公曰、醴酒不設、穆生可以去矣。遂稱疾累辭。石亨素敬公、謂曰、既不可留、爲請敕書、即家塾訓子弟、以資其養。公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書教人、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衆。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愈也。亨歎服。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樂。子惇愠見、公謂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張伯行所作傳。

二年戊寅、七十歲。

家居。

三年己卯、七十一歲。

家居。

四年庚辰、七十二歲。

家居。

五年辛巳、七十三歲。

家居。

六年壬午、七十四歲。

家居。

七年癸未、七十五歲。

家居。

八年甲申、七十六歲。

家居。　八年、從學者甚衆。公隨其所寓、圖書箴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

與、必準諸義、一毫不苟。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參理學宗傳。

六月、忽遘疾。彌留之際、精神不亂、衣冠危坐。俄而風雷震屋、白氣上升。十五日、卒於正寢。朝廷遣官諭祭、爲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六年辛未、從祀孔庭。參理學宗傳及張伯行所作傳。

公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⑫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逐、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史傳

讀書錄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少欲覺身輕。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旣知律己、又可治人。　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旣覺、神氣淸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蓋欲少則氣定、心淸理明、其妙難以語人。　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常沈靜則含畜義理而應事有力。　少言沈默最妙。　無欲則所行自簡。　主靜以立其本、愼動以審其幾。　心常主靜、物來應之。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

覺其差而心即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讀書以防簡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著。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理明則心定。順理都無一事。

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平。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雜慮少則漸近道。 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習氣。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道理、何救於亂亡。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卻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輕言則納侮。 德進

則言自簡。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其「甚？」邪。　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犯而不校最省事。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甯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狹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常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日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門人關西張鼎序公集曰、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雲集川匯。鼎方

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學。大抵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己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雖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爲人法。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沖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於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讀者自當得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誨諭、不可及也。

黄石齋曰、仁人無死地、向令高足不起廚間、公其危乎。徐有功之掩扉熟寐、薛文清之手不輟經、皆可謂知命矣。吳子傳以石亨之薦力辭不受、公亦飄然、介不終日。二公同時、而言論不著、要其質行、默相師表。嗣後子傳多負世譏、而德溫巍然、世爲素相、豈其進退視履觀生亦有不盡相侔者乎。

孫夏峰理學宗傳曰、文清之學端亮嚴峻、俗士不敢入、邪說不得亂、居然一代之宗。

陸清獻問學錄云、崔子鍾謂、景皇帝之易儲、或譏薛文清之隨。正德戊辰、銑與修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正統己巳起丞大理、督餉於滇、景泰辛未歸朝、旋升南大理卿、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此亦誦法文清者不可不知。

俞氏正燮癸巳存稿卷八于謙獄論云、觀張鼎、楊鶴薛文清年譜、文清救謙之力

竭矣。至六月、猶以謙黨殺蔣琳、至戚范廣家。明史邱濬傳云、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斥之。則英宗時議論可知、文清亦不幸當其時入閣也。

程純公薛文清公年譜跋

有清一代，著述家輒好爲年譜，見諸清史稿藝文志者凡六十有四家。其中以新城楊希閔氏所作尤多，豫章先賢九家年譜九卷、四朝先賢六家年譜七卷，皆楊氏撰也。楊氏字臥雲，自號鐵傭，以明經隱居不仕，撰述自娛。有餘師録前集十四卷、後集十卷、續集八卷、榕陰日課十卷、永⑬經注匯校四十卷及各家年譜若干卷。同光間主講臺陽海東書院有年，故所著書多刊自福州。其先賢各譜均於光緒四年刊行，合稱先賢十五家年譜。迄今五十餘年，藝林重之，幾謂楊氏年譜之作蓋止此矣。去秋，張亮丞氏携來楊氏所著年譜稿本十一册，係張溥泉氏購自金陵，願與燕京大學圖書館選刊，以廣其傳。乃見其中更有韓文公、程純公、朱子、薛文清公年譜各一卷，爲福州所未刊。餘則陸宣公、歐陽文忠公、曾文定公、王文公、

黃文節公、陸文安公已刊入十五家。但刊本較詳、大抵付梓時有所增補、或遺稿有所散佚也。韓、程、朱、薛四譜既已具稿、胡爲未刊。韓、朱均有譜行世、且作者不一、楊氏之作自謂私心取益、是猶可不必刊也。若程固無譜、薛曾有譜、而正誼堂不爲刊傳、楊氏此稿正以補前人所未及、是則不可不亟刊也。且程、薛爲宋明粹然儒者、論學立身、居官臨政、皆可爲天下後世法、法其一言一行以致治平而有餘。純公嘗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又曰、介甫性很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文清公嘗差監湖廣銀塲、疏罷沅州銀課、黜貪墨、正風俗、至今沅人士猶葺景薛軒以識遺愛。予嘗過沅、爲之低回不置。今者國事糾紛、民生憔悴、未

有甚於此時者也。倘秉國者能法純公之言、牧民者能法文清之行、詎猶不足以釋紛亂而解倒懸也、其誰信乎。二公言行、雖史傳、語錄、學案諸書不少概見、然芬散未合於一、讀者每苦搜求、不足盡其生平。楊氏作譜、於程則以伊川所作行狀爲綱、緯以宋史、學案各書。於薛則以讀書錄爲柢、緯以明史、學案各書各爲一卷。於是二公之學術事業、燦然明備、得此可攬擷其原委而資觀感。楊氏當更慎重作此、故將十五家先爲一集、特留此二稿、再加考証搜討、以期精密。此其所以遲遲未刊也與。惟楊氏刊行十五家時年已七十、雖自序有云、他日力可及者仍作之、功可加者仍述之。然年事既衰、功力亦難於强勉。程稿多所點竄、譌舛較少、而薛稿序之正誼堂全書誤爲鬱書、譜之公薛姓下脫公名。似此顯而易見之脫誤、固爲鈔胥之粗心、抑亦楊氏之功力有所未及加也、得毋引爲缺憾。今幸此稿歸

張溥泉氏而不以自私、又幸洪煨蓮、馬季明、田洪都三氏見之、亟謀梓入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以竟楊氏志而闡程薛宗傳。鏤板既竣、予欣然爲之覆校、作校勘表附諸卷末、略遂平生景仰先哲之懷。更望有維繫治術人心之責者、各手一編焉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益陽薛祈齡瀛伯識於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

校記

①鬱：當作「全」。

②縻：當作「縻費」，見《明儒學案》卷一。

③「償納」下，右引書有「之苦」二字。

④禍：當作「禍」。

⑤「日」上當有「過」字，見《明儒學案》卷一、清孫逢奇《中州人物考》卷一。

⑥「是」上當有「自」字，見《中州人物考》卷一。

⑦鄧：當作「卿」，見《明史》卷二八二《薛瑄傳》。

⑧君：當作「夫」，見右引書。

⑨「文」下脫「字」字，見《正誼堂全書》本《薛敬軒先生文集》張伯行所作傳。

⑩弟：當作「第」，見《敬軒文集》卷一二。

⑪大監：當作「太監」。《中州人物考》卷一作「中官」。

⑫兗：當作「充」，見《明史・薛瑄傳》。

⑬永：當作「水」。

邱文莊公年譜

清・王國棟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光緒二十四年刊本

《邱文莊公年譜》一卷，清王國棟編撰。清光緒二十四年瓊山研經書院刊本。

邱濬（一四二一—一四九五），字仲深，號深庵，學者稱瓊臺先生，明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景泰五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充經筵講官，升侍講學士，擢國子祭酒，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進文淵閣大學士、少保。弘治八年卒於官，年七十五。平生著述甚富，嘗參與編修《寰宇通志》、《天下一統志》、《英宗實録》、《續修宋元通鑑綱目》等書，著有《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及《瓊臺吟稿》、《瓊臺類稿》。

王國棟，字堯雲，廣東瓊山人。是譜據正史、神道碑、家譜、文集、詩話、方志等文獻編成，紀事詳盡，徵引廣博，如凡所涉人物均以小字略記字號、行實，詩文序跋亦一一載録。側重於載録譜主著述，除於每年後標署其當年所撰詩文篇目外，於譜後又列有撰著目録，可供讀者參閲，頗爲便捷。然紀事疏於去取，諸多資料不加删節，收録過寬，如景泰五年條全數記載是年登科者數百人名姓，弘治五年條叙述歷代藏書之制，不無冗長之嫌；宣德十六年以後各條，全文收録蔣冕與譜主四封長書，雖其表崇敬之意已盡，然大多泛泛虚語，讀之味同嚼蠟。又編者好抒發己見，往往於考辨中對譜主多加回護，如成化十一年條及此後辨其不沮止陳獻章（白沙），弘治六年條辨其不參與太醫劉文泰彈劾王恕事，俱煞費心力，以諛美鄉賢，亦非年譜之體所當爲。



邱文莊公年譜

鄉後學王國棟堯雲輯

公名濬、字仲深、號深菴、學者稱瓊臺先生。案蔣文定湘皐集金臺別意圖詩序云、瓊山邱君再成、宗伯深菴先生從子也。是深菴爲公號。瓊臺詩稾序云、先生官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天下之士不稱其官而稱爲瓊臺先生。·案蔣文定名冕、字敬之、公門人、官至大學士、諡文定、粤西桂林府臨桂人、明史有傳、箸湘皐集二十五卷。公曾祖均祿、字朝章、號碩菴、元帥府奏差之廣東瓊山、遂家焉。系出福建晉江縣德元廉訪照磨之後。均祿生晉、字思誥、爲臨高醫學訓科。晉生傳、是爲公父。配李氏。生子二、長源、次即公。公父早卒、母年二十八、矢志食貧、顧復教誨、

有孟母風。天順丁丑旌表於朝。後以公貴、三代贈如其官、母封一品太夫人。案、太夫人爲澄邁縣李奐周女、其貞志苦節、詳後彭時碑銘。居瓊城之西一里許下田都、公後名爲學士莊。案、公有下田詩、學士莊記。

明永樂十九年辛丑十一月初十日、公生。

二十年壬寅、二歲。

二十一年癸卯、三歲。

二十二年甲辰、四歲。

洪熙元年乙巳、五歲。

宣德元年丙午、六歲。

案、公自幼穎異、讀書過目成誦。甫六歲、作五指山詩、矢口成章、复異絶倫、識者知爲國器。見邱氏家譜與焦氏映漢公傳。案、映漢關中人、乾隆初雷瓊兵備道、府志有傳。瓊臺詩話云、先生少時曾作瓊臺八景詩。其首一章五指參天詩云、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其盥摘探弄等字、及玉筍見於空中、明珠懸於掌上等句、皆自指字中來、而撐起炎荒、伸臂數中原二語、意見於言外、非但詠山也。蓋以先生今日所至言之、尤足徵云。案、瓊臺詩話、蔣文定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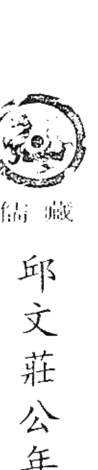
詳註於後。

二年丁未、七歲。

綮願豐軒記云、七歲入小學。九月二十一日、公父卒。家譜綮公可繼堂記云、洪熙改元、先祖思訥公以臨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爲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於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十歲、濬七歲。又藏書石室記云、予生七歲而孤。

三年戊申、八歲。

瓊臺詩話云、七八歲時、從大父往鄉閭、過道旁學舘、適教者以鵓鴿爲題命學子作詩、因屬先生作。先生



即口占以答之、其中一聯云、應與鳳皇爲近侍、敢同鸚鵡鬥聰明。教者驚曰、是兒年少如此、而能作此詩、他日所就、其可量乎。遂加禮待之、且每向人稱歎不已。

四年己酉、九歲。

瓊臺詩話云、先生八九歲時、社學師命作東坡祠詩、中一聯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晃叩其全篇、則曰、歲久不復記憶。

五年庚戌、十歲。

六年辛亥、十一歲。

七年壬子、十二歲。

瓊臺詩話云、年甫十二、即偶成唐律一首云、絕島窮荒面面牆、偶從窗隙得餘光。浮雲斂盡天還碧、斗柄初昏夜未央。燕語鶯啼春在在、鳶飛魚躍景洋洋。收來一擔都擔着、肯厭人間歲月長。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末二句十四字之間。案詩話云、溷海歌十餘歲時作、謂瓊臺藁中不存。今會藁有此詩、蓋鄭篁溪編刻會藁時、據詩話所載以補入。詳見下。

八年癸丑、十三歲。

九年甲寅、十四歲。

是年郡垣大祲、饑殍徧原野、公祖普捨地爲義塚瘞

枯骼爲①。第一水橋等處封塋纍纍、凡百餘所、每遇清明、必酒飯設奠幽明。壽享期頤、論者咸謂陰德之報。據公家譜。雜志遺事亦云、邱普之掩骨、至孫位極人臣、陰德有後之說、豈無驗歟。詳瓊山縣志卷三十。

十年乙卯、十五歲。

正統元年丙辰、十六歲。

是年、公思詒祖②卒。　案可繼堂記云、兄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棄世、時正統丙辰歲也。

二年丁巳、十七歲。

公始習舉子業、落筆爲文、數千言立就、夐出倫輩。牛志。

案、牛天宿、山東人、康熙七年知瓊州府事、始續修瓊州府志十卷。

三年戊午、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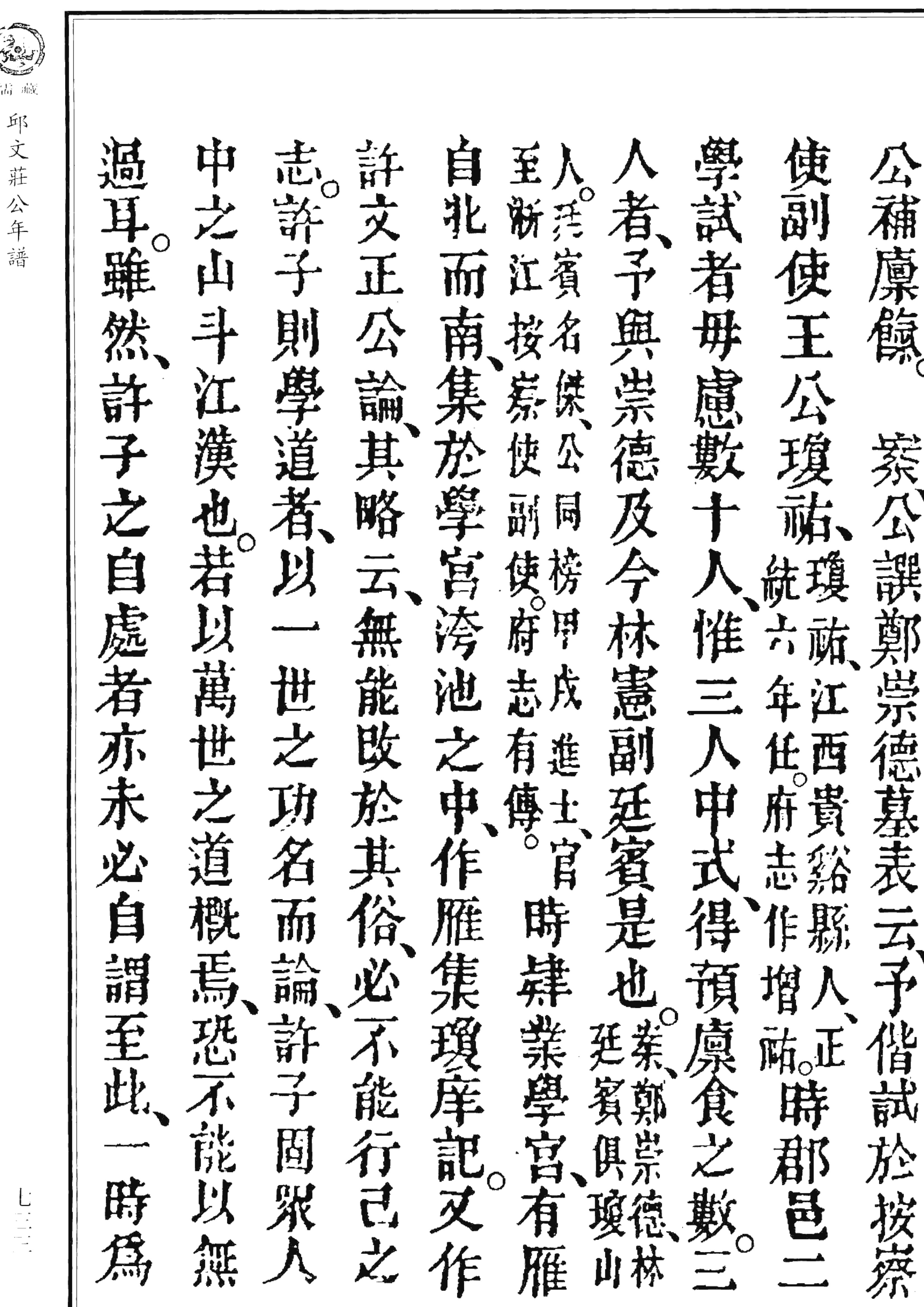
四年己未、十九歲。

公補郡庠弟子員。其時按察副使童貞拔取公文冠一郡。案、貞浙江仁和人、正統元年任。貞、府志通志俱作正。公文集作貞。當以文集爲是。可繼堂記云、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藏書石室記云、歲已未、補郡庠弟子員。願豐軒記云、十九補庠生。

五年庚申、二十歲。

六年辛酉、二十一歲。

七年壬戌、二十二歲。



公補廩餼。　案、公譔鄭崇德墓表云、予嘗試於按察使副使王公瓊祐、瓊祐、江西貴谿縣人、正統六年任。府志作增祐。時郡邑二學試者毋慮數十人、惟三人中式得預廩食之數。三人者、予與崇德及今林憲副廷賓是也。案、鄭崇德、林廷賓俱瓊山人。廷賓名傑、公同榜甲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副使。府志有傳。時肄業學宮、有雁自北而南、集於學宮洿池之中、作雁集瓊庠記。又作許文正公論、其略云、無能改於其俗、必不能行己之志。許子則學道者、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囿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概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爲

門人者尊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尋不能已於言也。案、公之論出、聞者駭愕。然考元儒學案云、文正請罷中書教國子、時劉靜脩亦以欺世自免譏之。虞邵菴云、文正没後、隨聲附影者謂脩辭申義爲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3]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然亦是魯齋所見只俱粗迹、故一世靡而從之也。據此、則公之所論亦有所本。

八年癸亥、二十三歲。

九年甲子、二十四歲。

公領鄉薦第一、主試爲舒宗辰、王來、録其五策、傳誦當時。案、黄宗羲明貢舉考略、甲子科廣東主試舒宗長、徽州歙縣人。題目首義子張問仁章、次義知



斯三者節、三藝江漢以灑之二句。又攷公送王侍御赴江西僉憲詩云、予昔在場屋時、感故大司空慈谿王公鑒識於衆人中、屈指今三十三年矣。公既捐館舍、幸與公冢子御史綸同朝。今有僉憲江西之命、於其行也、追和公舊所賜詩韻以送之。公詩并識於此。五十人中第一人、才華惟子獨超倫。經明禮樂行文健、策對圖書究理真。春榜英才期角勝、夜窗燈火莫辭頻。從來顯達由稽古、事業輝煌在此辰。慈谿王公名來、字原之、慈谿人、宣德二年以會試乙榜授新建教諭、累官至工部尚書。明史有傳。貢舉考略但載舒宗長王試、而缺其一、據公詩序、知慈谿王公可爲甲子主試、擢公第一、足補貢舉考略之缺。

繼堂記云、甲子領鄉闈首薦。藏書石室記云、甲子領鄉賢書。願豐軒記云、年二十有四、領鄉解。瓊甲子科鄉試題名錄、邱濬、許野亭、鄭溟、曾潤、葉溥、蘇慶科、梁全、張珪、盧榮、曾賢、盧瑞、周鼎、張勛、萬璋、曾麟、李文舉、馮晃、陳中、周敏、邵輝、鍾觀、尹灝、邱斌、蔣濬、白瑩、鄭文、蒙正、陳斌、鄧琛、潘本恭、羅庸、李真、林端、楊顯嘉、蔣淵、李靖、蘇光、

吳崇、曾英、周昇、彭悌、陳瑄、陳紀、林義、彭郁、梁直、歐陽麟、王璉、梁彙、許倫、劉芳。案廣東中式五十人，通志所載是科定額外加一人。

十年乙丑，二十五歲。

十一年丙寅，二十六歲。

是年，公娶崖州金百戶桂公之女。案公悼亡詩云：「結髮六星霜，歡會恰半歲。」又云：「同牢未周歲。」據此詩作於三十一歲，公二十七歲赴試春官，不第，留讀太學，至景泰二年再試不第，歸省親，遂有金夫人之喪。詩云「結髮六星霜，歡會恰半歲」，以時考之，是年娶金夫人無疑。又案公家譜，金夫人生卒失考，此據公詩以補之。

十二年丁卯、二十七歲。

是年、公赴試禮闈、過梅關、有初過梅關詩、題張丞相廟詩、舟過鄱陽遥望鞋山因憶解學士弔李白詩、戲作一首、過采石弔李白諸作。

十三年戊辰、二十八歲。

是年試春官、名在乙榜、得校官、不就、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之。　案公尙約先生集序云、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於太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奬勵。案、西昌今屬江西吉安府泰和縣。蕭鎡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自號尙絅居士。　又案是年陳文恭公會試禮部中副榜、亦告入國子監讀書。詳見公乞終養疏。

十四年己巳、二十九歲。

是年、留讀太學。　案瓊臺詩話云、先生自少有大志、故雖未登仕版、而忠君愛國之情、已略見於詩詞間。正統己巳、車駕北狩、先生作擣衣曲以寄意。詩見二十弓。又擬古作選詩四首。見十九弓。

景泰元年庚午、三十歲。

案夜宿江館詩序云、歲庚午、歸至今陵④、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人周明老龜山迴文詩、命予兩和其韻、以夜宿江館爲題。明老詩云、潮隨暗浪雪山傾、



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水連天碧、藹藹紅霞映日晴。遥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點數鷗輕。瓊臺詩話亦詳載之。吉案、萬元丁卯舉人、官任巴縣知縣。周明老名知微、官晉州縣尉、時有詩名、詳見古今詩話。又攷此詩乃東坡金山迴文、載在魏慶之詩人玉屑第二卷。國朝查他山已補入蘇詩五十五卷中。其句微有不同。迢迢綠水連天碧、作迢迢綠樹江天曉、下句映日作晚日結霞、四郊作四邊。前此采公文集、未及考正、今特詳註諸中、疑以傳疑、以待後之攷正者。有客中重九一首。

二年辛未、三十一歲。

是年再試禮部不第、告歸省親、所與厚者咸贈以詩、編修岳正序而送之。案、岳正字秀方、號蒙泉、正統戊辰進士第三、嘗爲興化知府。又

左謫南荒。嘉靖中追贈太常寺卿、諡文肅。有博類稾⑤十卷、附錄二卷。有一笑詩三首、辛未歲過揚州懷古一首、辛未下第還至今陵寄友一首、和李太白寄題金陵諸作。過石門作貪泉對。是年公金夫人卒、悼亡詩云、我行逾四載、之子哲幽閒。又云、嗟汝止一弟、情義深以長。汝沒僅閱月、汝弟亦繼亡。祭妻弟金鼎文云、姊兮既亡、弟也隨沒。是此年悼亡無疑、有悼亡詩五言古十首、五律三首、集句五首。桐墩記。林弁宗敬字說。案、林弁南海人、景泰庚午舉人、官瓊州府同知。又案、是年陳文恭公禮部下第。

三年壬申、三十二歲。

四年癸酉、三十三歲。

是年、三赴試禮部。有歲癸酉赴京至羊城有感一首、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啟一首。

五年甲戌、三十四歲。

是年登進士。主試爲禮部學士商輅、洗馬李紹、閱卷至論策、意出濬手、及榜既放、果然、衆服二公之鑑。商輅字宏載、淳安人、鄉會殿試俱第一、官至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毅。李紹字克述、安成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廷試刑部尚書劉雲菴爲讀卷官、得公所對策冠之舉首、詳見公作雲菴集序。因策中微觸時諱、置二甲弟一、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李紹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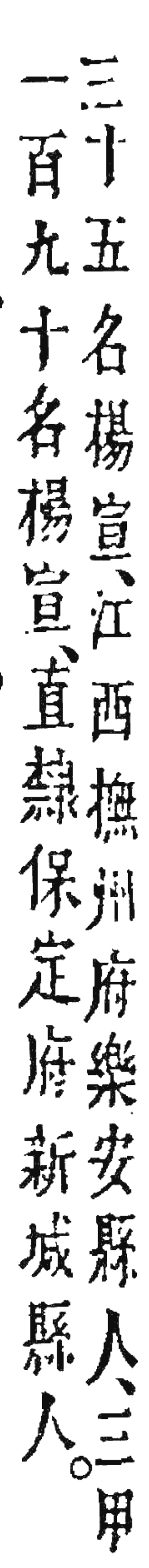
生長名邦、兼奉庭訓、固宜浩博。○予海外孤生、安所師友乃如是。○案、劉定之、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官禮部侍郎、卒謚文安。案公藏書石室記云、甲戌成進士。○可繼堂記云、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明貢舉考略、此科題目首䇿予在川上章、次䇿忠恕違道不遠節、三䇿請野九一三節。○孝此科得人最盛、入相四人、徐溥、彭華、尹直與公。○彭華字彥實、安福人、會元、謚文思。○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榜眼、謚文靖。○又此科狀元爲孫賢、字舜卿、杞縣人、官太常、謚襄毅。○俱爲名臣。○尋被命同修寰宇通志。○案公史館進書詩序云、濬入翰林、凡四預纂修、此其一也。○

公僦居京師、得十數楹於禁城之東偏、可一畝許、因闢一室爲修藏之所、名曰槐陰書屋。○有記以紀其事。○

有初入翰詩、初讀書中秘預脩天下志書諸作。○

卌甲戌科題名碑錄、一甲三名、孫賢、徐溥、徐鎋。二甲
一百二十九名、邱濬、易貴、程景雲、胡榮、陳琳、康麒、王
鉉、黃謹、謝綬、李清、王朝遠、高崇永、嚴端、孔公恂、史璲、
張寔、耿裕、徐鑾、劉洪、孫輝、彭華、劉釬、陳龍、杜宥、張驍、
黃隆、張饋、張祚、謝士元、顧瑾、章瑄、盧秩、曾會、浦鏞、朱
倫、黎永明、閻本、黃顯、魏銘、程錢、王轂、歐康、蔣淑、陳璧、
李芳、劉瑄、楊集、王齊、宋榮、范鏞、許闇、牛綸、林思承、孟
勳、何琮、費廣、伍方、卓天錫、黃會、吳誼、何喬新、莊敬、魯
能、隊瑄、楊緯、蕭青、曾唯、陳雲鵬、趙文博、王衛、邵鋼、黃
紀、吳節、陳雲、侯璜、曾崇志、郁文博、馬進、李日良、謝省、
高舉、呂益、賈爽、黃紳、嚴淦、塗淮、沈宣、趙昌、楊璣、董琳、
葉萱、宋有文、桂琛、尹直、鄭珪、焦顯、桂讀、屈銓、林時讓、
劉溥、鄭瑛、李宗學、吳顯、周瑛、劉倫正、陳貴、傑韶、袁禎、
楊恕、趙博、范文、郭仲珣、江蕭、汪霖、草昂、豊載、龍晉、顏
正、徐海、楊金、周琦、劉永道、鄭文奎、李木、鍾瑊、劉璧、唐
彬、李敏、錢源。三甲二百一十三名、崔忠、潘侯、胡禮、徐
毅、王棠、李袞、徐宗、熊俊、錢俊、張浩、王臣、陳政、劉顯、李
益、甫珍、王森明、德盛、曾清、翟政、方達、錢進、鄭華、夏璣、
胡寬、蔣昂、鄭同、王紀、勞鉞、鄭岑、鄭永昌、林雅、孔鏞、王
鑑、劉恕、上泰、梁矩、馬聽、劉珂、孫璠、顏夔、王滎、翁經、滕

佐、沈聲、孟進、部綸、黃讓、湯浩、蔣瑄、林孔仁、劉謨、黎康、羅淮、王積、于琇、李璿、章律、楊瑄、王重、金澤、王用、謝瑤、許顯、王崇、劉濟、林宗、李崇、朱紳、李溥、馮謨、周正、桂茂之、鄒廷瓚、聯讓、李稷、吳瑀、李巽、楊紹、劉寅之、阮勳、何玘、呂恕、左源、蔣敞、楊璧、李景孟、秦玘、曹隆、彭盛、馮定、何淵、吳讓、史珍、孫忱、水桓、張岐、董淵、吳中、丁慈、康驥、王欽、孫敬、王珪、王瓘、李田、聶元、林保、趙敬、張奎、于坦、王稽、毛保、李麟、玉昇、洪晃、曹泰、田濟、劉餘、徐觀、畢亨、趙相、戴珙、李稔、劉李清、徐紳、李嗣、鄭瑞、裴夷、李璵、夏忠、王盧、郭舒、楊宣、陳孟成、楊琛、史蘭、茂彪、張綱、張億、龍霖、武齊、劉瑄、王璘、吳玘、劉清、劉孜、冉晳、吳庚、劉岌、羅明、田景賜、伍驥、魏瀚、程泰、社庠、葉頤、金紳、李岳、鄭安、吳節、黃甄、程永、趙忠、袁愷、葉琪、李述、張贊、毛吉、蕭性昌、段堅、宋澄、呂洪、楊懋、樊英、自倪、汪振、謝康、徐宗那簡、趙章、劉蔭、婁壇、王寬、俞璟、何經、施奇、張述古、毛倫、孫珂、楊宣、高亮、李昂、劉克、李文、周鼐、金純、金禮、孫洪、方聴、王聰、夏時、程萬鍾、閻鼐、陳儀、劉瑜、李志綱、熊惠、韓殷、周晟、周一清、王度、王部、王上鄰。　案此科同名有二、二甲四十六名劉瑄、順天府昌平縣人、三甲一百四十二名劉瑄、直隸真定府深州人。三甲一百


三十五名楊宣、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人。三甲一百九十名楊宣、直隸保定府新城縣人。

六年乙亥、三十五歲。

春二月、瓊州府黄瓚言、瓊山縣知縣陳用已詳請公母李太夫人咨部旌表。案、瓚言江西臨川人、用已湖廣茶陵人。是年同脩撰宇通志。有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公作延祥寺浮圖記云、夫佛之教以寂滅爲宗、固無有所謂身、爲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所謂寺宇像設、烏有所謂浮圖。固無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所不取焉。案、公論浮圖直闢其無有、吾儒勿道、其學術之正、於

此可見。

七年丙子、三十六歲。

五月、寀字通志成、上之、大學士高穀晉少保、陳循以下皆加兼官、公授編修。秦、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累官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内閣、贈太保、謚文義。明史有傳。陳循字德遵、官華蓋殿大學士。有送邢侍御克寬歸詩後序、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天順元年丁丑、三十七歲。

是年、憲臣奏公母李太夫人苦節、禮部請如例表其門曰貞節。公譔説舟贈林宗敬、其略云、方其在學校也、固嘗博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今之變、印正

之以明師、積累之以歲月。其制作也、惟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强記以待問也、惟恐一理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既由其道、其用也又適其時、君可以得志矣。及其舉試有司也、有利有不利。其利也固若舟之遇風、一日千里、直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行者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學之无也。雖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吾材之不良、制之不合度、器用之不素具、檣之非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其能行乎哉。舟譬則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

有風而無舟、將何以行之哉。公論學之說不一、俱勉人讀書窮理、順時安命。有送陳緝熙脩讓使高麗詩、雨中有懷、攷隸送⑥張正夫。

二年戊寅、三十八歲。

八月、詔脩一統志、命李賢等爲總裁官、公與纂脩。案、沈文聖君國政志稱、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爲大明志。其書不傳。後成祖採天下郡縣圖經、命儒臣纂輯爲一書、亦未及成而中輟。至此乃命賢等重編。攷一統志總裁李賢、彭時、呂原、副總裁林文、劉定之、錢溥、纂脩萬安、李泰、孫賢、劉珝、陳鑑、劉吉、童緣、黎淳、王與、戚瀾、徐溥、李本、邱濬、彭華、尹直、徐瓊、陳秉中、楊守陳、邢讓、張業二十一人、俱翰林。又蔡公凡四預纂脩、此其二也。是年有筠記⑦、送陳廷玉教桂平序、送瓊郡葉知府序、

大司寇劉公哀辭。
三年己卯，三十九歲。
有松軒記、筠莊記、送雲南傳參議序。
四年庚辰，四十歲。
三月，公爲會試同考官。大總裁學士呂原、字介軒、秀水人。少卿柯潛。字孟時、莆田人。公閱卷得陳選，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案：此科題曰首莊君子之於天下也節，次莊知風之自二句，三莊或勞心四句。選、浙江臨海人，官至廣東布政使，正德中追謚恭愍。事詳明史本傳。是年長子敦生，吳夫人出。公初娶金夫人，早卒。繼娶吳夫人，生長子敦。吳夫人娶年失攷。
有李布政題旌異卷詩、南海亭岡黄氏祠堂記、偏涼亭記、送鄭鈞

州序、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送張城中書使朝鮮國。

五年辛巳、四十一歲。

四月十六、一統志成、奏進、御製序文冠其首。案、一統志九十卷。御製序云、朕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天下、薄海內外、悉入版圖。蓋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以來、一統之盛、蔑以加矣。顧惟覆載之內、古今已然之蹟、精粗巨細、皆所當知。雖歷代地志具存、可考、然其間簡或脫略、詳或冗複、甚至得此失彼、舛譌脩雜、往往不能無遺憾也。肆我太宗文皇帝慨然有志於是、遂遣使徧采天下郡邑圖籍、特命儒臣大加脩纂、以欲成書、貽謀子孫、以嘉惠天下後世。惜乎書未就緒、而龍馭上賓。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謹當繼述、乃命文學之臣、重加編輯、俾繁簡適宜、去取惟當、務臻精要。用底全書。庶可繼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而泛求約取、參極群書、三閱寒暑、乃克成編、名



日天下一統志、著其實也。朕於萬幾之暇、試覽閱之、則海宇之廣、古今之跡、了然盡在胸中矣。旣藏之祕府、復命工鋟梓以傳。嗚呼、是書之傳也、不獨使我子孫世世相承者、知祖宗開創之功廣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惟謹。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求古今故實、增其聞見、廣其知識、有所感發興起、出爲世用、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相與維持我國家一統之盛于無窮、與天地同其久長可也。于是乎序。 有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六年壬午、四十二歲。

有題藍關圖跋、 別知已賦、 贈廣西按察使江君詩序、 贈新興賀知州序、 贈韓敬夫序、 送錢學士使交南、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七年癸未、四十三歲。

朱子學的成、其自序略云、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必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偏、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弟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

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其弟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　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

十篇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

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高安朱吾弼序云、瓊山邱文莊采文公朱先生之言、次之爲學的、授先生之九世孫訓導禎、禎之子經歷燔受而藏之、乃請于婺令郭濂、因爲之梓、藏于家。歲久漶漫、版幾盡廢。燔之曾孫諸生崇沭以錄先生語類、近思錄、及全集、楚詞注、家禮、韓文考異諸書之暇、旁及于采先生言若經濟文衡者、而并錄是集。余因得以竊觀焉。善乎邱文莊之言先生也、曰學以聖人爲的。先生于中和位育、推而言曰、此萬物之本原、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如射者之的、行者之家。然則由下學而上達、先生之的也。窺的在目、至的在力、中的在巧。夷以清爲的、尹以任爲的、惠以和爲的、孔以



時爲的、而孟子皆曰之日聖人。先生之學、蓋以孔孟爲的者也。的在是、學在是、故夫析之有以極其精者、先生之所爲發矣、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者。先生之所爲中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道所爲一貫也。先生之學不求直截、必由下學以至上達。其言近而可遵、恪而可據。株守于章句、固有所不爲、馳驟于元虛、則有所不敢。理必析諸聖人、教必軌乎成法、博文約禮、循循先後、用力一原、收功百倍、而終之以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則先生之所爲終身彀率者、即先生所爲萬世標的。欲學聖人而不于先生成法是守、是猶不能決拾而欲舍矢如破也、不可幾矣。先生之學未嘗窺勤一家、知楊王諸人而散見于六經語孟庸學諸編、文莊準論語而集之、微情深意、見于跋述。其用心之勤、蓋以已之得于先生者而欲後人皆有以知先生。并知先生也、知聖人之學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則知學、知先生之學則知聖人。然則覩是編者其亦有志彀之思也夫。昔萬歷丙午冬月。　儀封張伯行序云、自考亭朱子倡明絶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説未熾也、而文莊邱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言、次爲學

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于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即文莊之所得力者、故督學先生昭示來茲、或原或委、若此其深切著明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于道德之要。又豈節以制科之帖括、爚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爲乎、其不達于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與。夫欲工于射、而閉其目、雖羿之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借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括于度、以從事于是編、精于思而不惑、純于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脩齊治平而無所不得。其道之行、至于化俗。其教之成、至于動衆、則朱子之的、亦籍此是以粗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學的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由是以造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操弓挾矢、命中于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鋟而爲之序。康熙己丑年二月。

謂此海南衛單苦遠調、是年公奏免專防海黎賊寇、上嘉納之。至今瓊南軍衛尸祝焉。 有送廣東夏廉憲詩一首、聞人說海北事有感二首、 題謝氏先人手書。

八年甲申、四十四歲。

八月二日、上首開經筵、公充講官。 案、公經筵進講詩序云、天順八年八月二日、今上首開經筵、時知經筵官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少保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濬於是時叨充講官。 尋朝廷進大學生於內廷羣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師儒之職、

分教天下府州縣學。公時充考官。見送鄭司訓序。 詔脩英宗實録、公爲纂脩官。案、公四與纂脩、此其三也。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誣蓍、濬曰、已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明史本傳。有秋興詩、送尙寶凌卿使交南。

成化元年乙酉、四十五歲。

是年、公擢升侍講、主試應天。 案、公應天府鄉試録序云、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于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詔告中外。又云、上以命侍講臣濬、編脩臣華等。是此年爲應天大考官。 六月、上雨賡用

兵事宜書與大學士李賢云、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採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獻之於朝、詔錄示諸將。 又言兩廣備禦猺寇事宜。案明史本傳及明紀、明通鑑俱云、編脩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云云、似誤。公應天鄉試錄序明云侍講臣濬、是已升侍講而非編脩、當以公序文爲是。 有醫耕亭記。

二年丙戌、四十六歲。

官侍講。 有贈瓊郡林同知序、 毛宗吉傳、 學拙先生傳。是年陳文恭公本監擬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

三年丁亥、四十七歲。

八月二十四、英宗實錄成、案、實錄三百六十一卷。 升侍講學士。

有史館進書詩。奉天侍宴。有詩紀事。公母李太夫人奉
旨建坊、大學士彭時爲銘。彭時字純道、安福人、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其銘
序云、景泰乙亥春二月丁丑、瓊州府臣黃瓚言、瓊山
縣知縣臣陳用已上所部士民邱傳妻李氏年二十
有八孀居守節、其事甚備。案李氏本澄邁縣富家女、
克自儉約、嫻女工。歸傳、執婦道彌謹。傳遘疾、昕夕左
右、目不睫者八閱月。傳疾殆、以老親稚子爲託、李泣
而受命。既卒、殯殮撫棺哀號、幾絶者數。喪畢、遂垢不
飾、甘苦辛以終身、示無他志。舅姑生養死葬、必以禮。
撫育其子、教之誨之、必於成立。長子源、克紹祖業、以爲
醫學訓科。次子濬、首鄉薦、第進士、入翰林、爲編修、以爲
文學名。而李氏貞節顯白、自少壯至老如一日、尤爲
鄉里所欽服。跡其所能、當與古貞女節婦媲美。伏惟
聖朝敦治、恒重綱常。若李氏者、宜加旌褒、以厲風俗。
臣昧死上請。事下禮部、移文憲臣覈實。又明年爲天
順丁丑、憲臣奏如瓚言、禮部請如故事、表其門日貞
節、彰示無窮。制日可。成化丁亥、濬進官侍講學士、請
爲之銘。銘日、兩儀肇分、綱常爲大。治道攸關、天經所



在世降俗移，人僞日滋。遭罹變故，鮮或不衒。猗歟夫人，資稟特異，孝友温純。惟勵厥志，厥初在家，恭儉是敦。乃及于行，克嫓德門。有斐君子，而弗偕老。敬愛遺命，耄嬰之保。號天自誓，勤勵以居。氷清玉潔，守志弗渝。下撫上承，克慈克孝。舅姑令終，子有成效。伯任鄉邑，仲顯朝廷。厥家再振，里閈增榮。烈貞節孝，慈嚴兼美。從古迄今，孰盛與比。郡侯列奏，上感聖明。錫恩旌表，以樹風聲。奕奕高閎，前題貞節。勒銘石陰，昭示無極。有同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四年戊子，四十八歲。

官侍講學士。有石鍾山賦、德馨堂銘、贈廉州邢知府序、陳莊靖公哀辭、霸州廟學記、東莞縣儒學記。

五年己丑，四十九歲。

三月十五日，叨⑧充殿試讀卷官，得狀元張昇、字啓昭，江西南

城人、官至少師、謚文僖。二名丁濂、字原敬、華亭人、官編脩。三名董越。字尚矩、江西寧都人、官至尚書、謚文僖。又於館閣羣書中手鈔曲江武溪集、作懷鄉賦、贈曲靖蔡知府序、送徐庶子歸省序、壽占藤兩傳先生序。

是年、丁李太夫人憂。案公曲江集序云、歲己丑、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鈔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歸。又野花亭記云、歲己丑、聞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

六年庚寅、五十歲。

在家守制。

七年辛卯，五十一歲。

二月，憲宗遣瓊州府諭祭太夫人。案：成化七年歲次辛卯二月甲辰⑨，越七日庚戌，遣瓊州府知府吳琛諭祭翰林院侍講學士邱濬母太孺人李氏曰：守節教子，婦人所難。兼致旌褒，惟爾所獨。生有足尚，死可悼傷。爰超常典，特賜以祭。爾靈不昧，尚克享之。

八年壬辰，五十二歲。

八月，作南海縣學記。　送張方伯入覲序。案：序云：予家瓊海，去會府三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且筆之簡。據此，公免喪始作文。

九年癸巳、五十三歲。

有癸巳初度詞、瓊州府學祭器記、瓊山縣學記、崖州學記、學士莊記、野花亭記。是年、公創建石室落成、藏書其中、以培後學、作藏書石室記以紀其事。封川縣修城記。案、此記瓊臺會稿不載、見肇慶府志中。武溪集序、曲江集序。

十年甲午、五十四歲。

是年、家禮儀節成。案、公讀禮家居、采取諸儒之說、成家禮儀節二卷、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案、近儒吳氏榮光輯吾學錄、多采家禮儀節之說。姚氏際恒古今僞書考以爲非瓊山所輯、非是。入京供原職。

案、公祭先兄源文有處家四年之語、計公自六年奔喪、至此年入京供職、正合處家四年。是年、按察司副使涂棐築表賢亭於城西、為多士矜式、以公與薛尚書遠、邢總憲宥、林侍御傑為四賢、提學胡榮為記。案、副使號伯輔、豐城人。尚書瓊山人。總憲文昌人、府志明史俱有傳。侍御瓊山人、府志有傳。提學新喻人。有甲午歲舟中偶書、重過新河有感、題古康三洲巖諸作、甲午除夕詩五首。　梧州府縣學宮記。

十一年乙未、五十五歲。

三月、充會試副總裁、拔取王鏊冠南宮、字濟之、吳縣人、官至內閣大學士、謚文恪。謝遷狀元、字于喬、餘姚人、官至內閣大學士、謚文正。時稱得人。案、公會試錄序云、今茲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

官請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之語。是公爲副總裁。攷明貢舉考略云、初命彭華爲考官、華以從子入場、疏辭、遂改命邱濬。是公爲總裁因彭華疏辭、方有此命。公本傳不載、據此足補其缺。　其會試發策云、古者道德一、風俗同。秦漢而下、武帝表章六經、世之所謂儒者咸知尊孔氏、黜百家。及觀其於立論行事之間、則有不同焉者。其大略有三、工文辭者則有司馬遷之徒、論政事者則有劉向之輩、談理道者則有董生之流。其後精于文者有韓愈氏、有歐陽修氏。達于治者有陸贄氏、范仲淹氏。深于道者有二程子、朱子焉。之

數子者，其於前諸子果若是班乎，其于孔子之道亦有所合乎。我朝崇儒重道，教人取士，一惟經術是用，道德可謂一矣。然至於今，風俗猶有未盡同者，何也。曩時文章之士固多渾厚和平之作，近或厭其淺易，而肆爲艱深怪奇之辭，韓歐之文果若是乎。議政之臣固多救時濟世之策，近或厭其循常，而過爲閎濶矯激之論，陸范之見果若是乎。至若講學明道，學者分內事也，近或大言濶視，以求獨異於一世之人，程朱之學果若是乎。伊欲操觚染翰者，主于明理而不在于騁辭，封章投匭者，志於匡時而不在于立名，講

學明道者有此實功而不立此門戶、不厭常而喜新、各矯偏而歸正、必使風俗同而道德一、以復古昔之盛焉。案、策中所發三略于治道學術般般以復古相期、欲救當時學者之失。後之論者謂發策有意託諷陳文恭、是以迹疑之、亦未即策而深思之耳。策中言講學明道、欲人以程朱爲法、此正公之一生得力處、必執此以疑公、則前二問爲文爲政者果何所指乎。是不得不爲公辨其誣也。又攷雙槐歲鈔云、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案黄廷美去公未遠、

欲爲公辨白其事、其說仍未深考。公主試發策時、文恭尚未至京、安有託諷之意。及攷文恭祭公文、有足不至先生之門之語、文詳於後。則廷美謂與談不合者亦無其事。後之疑公沮文恭者、其誣不待辨而已明也。案、黃瑜字廷美、香山人、由舉人官長樂知縣、著雙槐歲鈔十卷。作左右箴銘、其序曰、人苦不安分、汲汲然常有不足之念、迨其老也、猶不息心。予今年五十有五矣、忝以文字爲職業、然往往用於空言、平生所學、竟不得一施爲者。人或予惜、然不知此予分也。況駸駸老境、雖或見用、而亦氣衰志惰、不能以有爲矣。間於宴息小窗之中、倣古人揭箴

銘以自警。左箴曰安分，右銘曰息心。夫箴銘體製必爲韻語，庶其可成誦以自警也。予不能文，其所謂箴銘，惟用一言，不敢多及。所以然者，取其簡徑不費辭而易領會也。遇有事焉，或相知者之相慰藉，則隨所寓以自解云。其左箴曰命，其右銘曰罷。蔣文定云：嗟乎，世之希求苟合之士，蘧篨感施，以俯仰權貴，逶迤勢利，以闚闞爲精神，以偩背爲得失。見先生此言，其不嗤且笑者寡矣。豈知先生之心乎？誠使世人皆安於當然之分，息其求足之心，而以先生此心爲心，吾知奔競之風自此而息，廉恥之節於是乎崇，以培國家元氣於無窮，將必有賴於斯矣。昆得先生此文於遺棄舊稿中，愛之不能釋手，因備錄其文於此，而竊附己意於後，非徒示人，亦以自警。且古人箴銘皆無一字者，先生此作，抑又可以爲文中之一體云。

題文公手迹後。其略云：始獲見其手澤之遺，於易簀

二百七十九年之後、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案、文公卒於南宋寧宗六年三月、至成化十一年、恰合二百七十九年之數、是題後作於此年。

十二年丙申、五十六歲。

是年五月、公兄源卒。案、公先兄臨高縣醫學訓科。公壙誌云、正統己巳、有司以通醫薦起、繼祖職爲臨高醫學訓科。成化乙未、始致其事。公歷官二十三年、卒家居奉親、涖任者僅四之一。致仕之明年丙申五月十六日、終于家。

十一月初九、纂脩續脩通鑑綱目成。案、公在翰林四預纂脩、此其四也。內閣大學士商輅爲總裁、有上表。案表云、伏以經以載道闡萬世

之文明。史以輔經、昭累朝之鑒戒。東魯大聖刪述於前、考亭大儒祖述于後。此春秋為經中之史、而綱目實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並作、著宋史者詎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或雜於遼金而昧正統之歸、或成于草率而失繁簡之制、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弗公。況其前後牴牾、予奪乖謬、衆說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有待於今日也。天啟皇明、誕膺景運。我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既表章乎經書、獨未遑于史鑑。恭惟皇帝陛下睿知聰明、聖神文武。重華協帝、於昭不顯之誠。五福錫民、建用惟皇之極。咨詢治道、而御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並行不悖。[10]綱目傳舊而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校讐、之命。錢之文梓、賜諸廷臣。嘉惠及于萬年、文教敷于四海。乃者載發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衰、注儒先之袞鉞。大開兩局、筆札給自尚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抉、存其信而傳其疑。討論研磨、詳其大而略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刱業、積而為慶歷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馴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于江左、竟訖籙于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條、



民生休戚之關、大書特書、成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真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膚割據于鄰壤、亦為采撫其事、附見于嘗時。若胡元之王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數。第已成混一之勢、娟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可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末⑪紀天兵之征討、寶彰帝業之煒煌、汎埽腥擅之風、後還禮樂之俗。謨邇三年鬼方之伐、威加六月玁狁之師。此我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脩人紀、巍巍功德、高五帝而冠百王若也。臣轄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宜、學不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備竭微勞、已見星霜之再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萃成二十七卷之書、上徹經幃、少塵睿覽。伏願正大綱、舉萬几、隆世道于亨嘉、興教化、淑人心、保鴻圖于悠久。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又案纂修商輅為首、其餘萬安、劉珝、王獻、彭華、邱濬、黎淳、謝一夔、劉健、汪諧、程敏政、鄭環、羅璟、陸簡、林瀚十五人同纂修。又自出己意撰

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宗、然秦隋之末有不可

遼夐、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有裨世道。案、世史正綱三十二卷、四庫著錄其書、不傳于世、偏訪藏書家亦未得。其序載會稾中、不言作時年月。黃道志連書于脩綱目下、似爲有據、從之。有甬中待朝偶成、茅山復古堂記、可繼堂記。

十三年丁酉、五十七歲。

是年升國子監祭酒。時經生文士爲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讀。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怪詞險語必痛斥之、怨誹不恤。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文體乃復渾厚。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

細微則文忠公不及。　有太學私試策三首、丁酉春偶書詩、　會通河土橋石牐記。

十四年戊戌、五十八歲。

官國子監祭酒。是年粵西蔣冕來學。案、蔣文定金臺別意圖詩序云、憶歲戊戌、辱游先生之門。公與冕論學曰、小子知夫聖賢之學乎。所謂聖賢之學無他焉、曰心而已矣。其所以求心之要、亦無他焉、曰靜而已矣。靜以學焉、學以求諸心而無所放焉、學之道得矣。今夫靜者、非處夫窮山深谷者也、非杜絕人事而不與之交接者也。使必處窮山深谷杜絕人事而後學焉、則通都大道之中無一日

可學也、無一人能學也、則學終不可爲哉。是故學不在外而在內、靜不在境而在心。心在乎內、則雖日處塵寰可也、雖日接人事可也。由是於易書詩春秋禮樂之經、左氏公穀孔鄭諸子之傳、濂洛關閩諸儒之書、遷固而降以及勝國之史、董賈韓柳歐蘇而降以及當代名人才士之文、皆於是乎含英而咀華、大肆其力焉。凡夫所謂身心體認之實者、使皆有以得之、爲聖賢之學在是矣。小子勉之。案、詳見蔣文定湘皋集中、錄之、以見公論學之正。公子崑殤。案、公送蔣生歸省序云、歲戊戌、予年五十有八矣、離禮老而傳之歲僅十有二年焉耳、適

有子喪之戚。又案公謨牧菴記云、寻嘗延振明教幼子崑、不幸殤亡。振明俞姓、名大有、盱江人。哭子崑詩四首中有句云、汗血謾誇千里驥、與元亦似九齡烏之句、蓋用揚雄子童烏之事。由詩意推之、崑年不過十歲無疑。公家譜不載崑生卒、以其生在京師未及成人、故略而不書、未可知也。 有除夕詩、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軏詩序。

十五年己亥、五十九歲。

正月十日、大祀郊、奉旨分獻中鎮。有詩紀事、詳集中。 案公郊祀議云、臣按分祀天地之説、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

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竝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竝祭天地、則以爲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

廢。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祭。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臣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

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禮、況五六哉。本朝惟於大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案、此議載陳氏子壯昭代經濟言四卷、外有蜡祭議、銓選議、皆文集所不載、因公祀郊附錄之。其蔣晃敬之字辭云、聖賢之業幾于敬之一言、尚其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云云。案、公爲君



敬窮理之學，宗法朱子，其於門人命字，猶諄諄誨之。文定後傳公學爲一代名臣，皆身體力行公之所教。是年，始輯大學衍義補。謹案，公大學衍義補自序云：「既而出教大學，暇日因采取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始成此書。」考大學衍義補在二十三年十一月進呈御覽，是纂輯始於此年。又有元旦試筆、己亥初度詞、偶成雜感詩四首。

十六年庚子，六十歲。

公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是年，長子敦來京省公。詳後金臺別意圖序中。有瀛洲橋記、天妃宮碑、口占鷓鴣天詞。

十七年辛丑、六十一歲。

五月、門人蔣晃輯公遺詩、爲瓊臺詩話二卷。蔣序云、歲戊戌、晃來京師、拜瓊臺先生於館下、懇求學焉。辱先父之舊、不以晃爲不肖、而棄之、俾占籍爲弟子、循循敎誨、以性命道德之懿、文章學問之要、政治理亂之端、修爲涵養之方、委曲指示、務欲晃大有所造詣而已。晃雖不肖、何其幸歟。又三年辛丑、會試不利、將南歸省母。因慮平日之所聞、久則不能無遺忘也、著爲詩話二卷、總若干則。凡生先[12]之鄉人暨當世之士夫談詩論有及於此者、或聞之、亦謹錄於其間。竊惟晃之所聞於先生者、非一端、他日尚當更有論著、以爲一書、如程朱門人之錄其師說者然。然未敢必其能成否也、謹書以俟、倘遂此志、則甚幸甚幸矣。是書所論著止於詩詞、故謂之詩話云。觀者幸勿曰小兒強作解事者。

又上公書。

書云、瓊臺先生執事、晃竊聞孔門諸子於夫子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鄉黨諸篇所載是已。至於近代皆程朱之門人、亦嘗錄其師說以爲遺書、語類諸篇。今



世後生小子得以讀其書於千百載之下而想見其師弟子之誼於千百載之上豈非幸歟。慨夫聖賢既沒道晦言湮師弟子之誼苟且決裂於天下非一日矣。或爲隙相或爲遂冢忍心害義至於如此先生所以深爲之借而致意於晁者也。晁以故曠定省廢甘吉三四年間居逆旅中于于然怡怡然如食大應之珍羞如飲大官之醇酎如獲黃鍾大呂商鼎夏彝人不吾識而吾獨有以自樂者此也。晁之見知於先生者如此豈不謂之幸哉。雖然先生致意於晁者非私晁蓋將欲任其遠者大者如古之所謂三不朽者豈止欲拘拘敝敝如一庸眾人而已哉。是以妄不自料每欲竊取孔門諸子之意傚程朱之門人尼平日耳聆先生之言目覩先生之行是以傳遠貽後若著爲一書。使後之觀其書者知我師弟子之誼焉。雖人品之高下造道之淺深歷時之近遠不能不異然師弟子之誼千百載之下者固無以異於千百載之上也。然而性質蠹愚兼以氣體匪羸不能觸類而長有所奮發是以雖聞見於先生者不爲不多而心則不能以盡識也。況又方且留意於章句對偶之支以求知於主司以求合於繩墨以求獲升斗之祿是以雖有

此志而不能以遠遂焉。今既不售、援例畢姻、得以還鄉省母。此心之樂、殆不滅於前日。時維仲夏、坐逆旅中、偶記憶先生之詩、輒朗吟數過。或景觸於目而意融於心、即伸紙揮毫、論著數篇。一月之閒、積成一帙、總若干則、分爲二卷、題曰瓊臺先生詩話。嗟乎、先生之所以致意於晃、晃之所以感知於先生者、豈止詩云乎哉。故嘗欲以獻之左右而未敢也。今行車既駕、將自北之南、獲侍左右者不數日矣、故敢稽首百拜以獻焉。其中所論著者未知是否、惟有以教之、幸甚。

七月十八日、公得蔣晃上書。

書云、伏惟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天下宗師、尤汲汲以引拔人才爲己任。士苟有善、必稱揚之、使有聞於世。故雖以晃之不才、亦辱不棄、進之門下。義重而恩厚、心誠而意美、此非古之人不能、而今人則罕見也、晃實深愧焉。謁告[13]歸省、又辱寵以教言、而以大賢君子之望於其徒者、是望、教育之至、無以爲踰。弟所懼者不能如所望、譬猶以數斛之舟、乘百車之貨、以泛於海、其不至於覆溺也者幾希。雖然、苟堅其檣桅、因其維纜、備其樓櫓、僥倖無風濤之患、則豈終覆溺也哉。而晃也不敢不勉矣。六月四日、自潞河發舟、晃



侍兄側、幸得無恙。但其舟甚小、行李書冊外、雖餘無長物、亦無所容。日中抱膝而坐、不敢仰觀。又天氣熱甚、目或昏赤、不能細視。欲求與筆札相親而不可得、賴有鄉友數人、朝夕清談、以終日而已。舟至臨清、同舟者稍稍徙之他舟、居一日、同舟者盡去、乃求快船而徙之。雖其行稍速、亡恐、然計其所費、亦已甚鉅矣。且人眾不能遂所欲為。自念窮窘貧困、至於如此、亦可悲也已。既而自解曰、顧予操簞與瓢、以居陋巷、終其身不改其樂。古之聖賢、有以樂諸其心、其身雖困、亦有所不暇顧也。龍蛇不得水、處於尋常之間、見困於泥沙、見侮於魚鱉、其身雖窮、而其騰高舉遠之志、不窮、卒然雲騰而雨降、雷鳴而風生、出於淵而升於天不難也。士苟有以樂諸其心、則雖窮窘貧困、亦何損於己耶。晃雖不才、得先生焉而為其徒、則亦足以有所恃而樂諸其心矣、奚以悲為。使苟一時之幸、羨衣服、盛車騎、揚揚然過閭里、傲小夫賤隸歆慕企想、以為不可及。雖無窮窘貧困之悲、亦何以易此樂也哉。先生之教育期望乎晃者、固不在此、晃之所以感先生者、亦豈在此耶。今學業荒蕪、誠不可言、時有所疑、欲就先生質問、忽驚相去已數千里、仰首望門庭、

如九地之於九天，不可得至也。況茲南歸，去先生之庭日益遠，埃塵俗之態日益繁，使其心又以憂先衣食之亂，則所以務學之日少，而外慕之日多。安得如先生所教，靜觀至理，冥心一勿外慕也哉。此晃所以深爲之愧且懼也。沿途未嘗一遇便人，心懸懸而不得上通。七月十有一日，始至南畿，南歸之期，度不出此月。寓艱後負笈重來，以勉求其或有所成，晃之志也，亦慈母大兄之所欲也，而豈敢後時。貴邑張舉人將北上京師，偶邂逅於新河逆旅，因敬作此拜上，不宣。二十五日，公得蔣晃再上書。書云：先生之教晃，晃之見教於先生，天下皆知之。先生之所以教晃，晃之所以見教于先生，雖暴之于天下，皆可以無愧。先生探索古初，洞達幽隱，細析元微，大包荒穢，天下之士，莫不以先生爲知言，皆彈冠相慶，願爲先生之門生學子，而有不可得者。蓋先生之于士，才者取之，不才者俯而教之，皆因其質之所近，初未嘗必其同己。以固[14]士之才者，願在所取，而不才者亦願在所教。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凡可以衣、可以食、可以用者，苟種之，無或不生。惟荒蕪斥鹵之地，爾目所望，皆黃茅白葦。先生之于士，小大



畢取、而未嘗必其同己、其亦猶地之美者之生物然。晃雖不才、亦在所教、其爲幸甚矣。此所以日夜一圖報稱其萬一、而未能焉。昔者陶淵明乞食于人、得一食則至欲以冥謝。今晃之所得于先生者、夫豈直一食、其所以感激奮發以圖報稱其萬一者、宜何如哉。自拜別來凡六十日、不見道德之光日遠、而鄙吝之萌日生。晃也者乃今日之晃、非昔日之晃也。假令先生見之、且晃必棄之不暇、尚望見教其一之二耶。雖然人苦無志、苟有志、不患不能立。晃之駑鈍固不足言、而心之所志未必遽下于人。他日北上京師、復拜先生之門、以希見教其一二、是其所以進德脩業者、尚及時也、豈終見棄也耶。若然則所以感激奮發以圖報稱其萬一者、將于是乎有在矣。而晃也又何感焉。章方伯在敝處極辱照拂寒家、今聞其如京師、又辱爲晃帶書、寓如是也。其惠愛深矣。夫以公卿大人而每有惠愛于一窮布衣者、豈非以先生見教之故、而然歟。漸遠不能時聞教益也。每懷道德之懿、十月既望、得訓誨之言、則或有如樞適于左右云耳。

蔣晃三上書。書云、晃九月二十一日抵家、遠託雲庇、幸慈母康強無恙、晃與兄昇亦苟安如

昔。華姻之期、擇在明歲二月間。其家素尚禮義、諸有所爲、無不從者。晃今茲家事雖云匆冗、然幸辱教誨、有而心亦頗無所累。苟天假之無疾病以叢身、則亦未必不足以有爲也。來秋決負笈重往門下以求益矣、感戴盛德、無以爲報。然報不報亦豈先生所掛意哉。⑮傳汝礪行、特此脩敬、不敢多言、以瀆尊聽、聊發一二、以致感戴不勝之意云耳。有辛丑初度詩、歲暮書懷、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送瓊州知府彭公赴任序、送國子監司業費先生歸榮序、送陳秉和南歸詩序、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十八年壬寅、六十二歲。

正月十日、得門人蔣晃四上書。晃昔者辱游先生之門、竊讀先生之書、見先生所輯家禮儀節。鄙心甚喜、以謂文公家禮一書、天下家傳人誦之矣、然行之者尚少。數百年後、何幸



得先生爲解釋、使凡普天下、若都若郡、若邑若鄉若黨、在在處處有大德厚望者一二人焉、舉行之、以爲之倡率、則此禮之行、庶幾遍天下矣乎。晃生湖南九郡之極、地、去中州特遠、風俗素薄、昏姻用鼓樂、喪葬用浮屠、責成人者無定儀、祭祖考者無定時。過不自料、恒思欲變之、而德薄才謝、無足以爲鄉人矜式。蓋嘗風俗之弊、雖未易驟變、然吾身之所行、則保其決不隨流俗也。十二而孤、亦既冠矣、其於冠喪二禮已不逮爲。然猶未娶也、至若昏祭二禮、則尚或可以躬行之歟。去年得告南歸、將娶于陳氏、意以陳氏者吾郡之故家鉅姓者也、而世有大德厚望之人焉、其能行昏禮無疑矣。乃遣人爲之一一言之、而彼家之所謂大德厚望者、方且惑於流俗、膠固執泥、以爲不可。於是宛轉使人委曲開示、謂之曰、古禮簡徑、何若不行。至再至三、彼不得已、然後勉從親迎之一節、君夫次月而後見舅姑、三日而後見宗廟者、一切不從。然親迎之期尚遠、至期亦未知其果從與否也。初晃之欲行此禮、匪獨彼家以爲不可、雖吾之母與夫宗族之尊長亦皆以爲不可、以故不忍拂親之意、而不能盡如鄙心之所喜而行之也。且夫鄙心所喜、非欲立異以

爲高、邁情以干譽也。蓋以古禮日湮、流俗日弊、果能變流俗、行古禮、庶幾天下人人得見古人之手采。然古人者亦人耳、豈與今人異哉。古人能行之之于古、今人乃不能行之于今、亦獨向歟。大抵凡人之情、可以與之言今、不可以與之言古。孫昌允慨古冠禮之不復、獨發憤行之、而見譏于鄭叔、見一笑于外廷。伊川程正公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僅有一二人家化之耳。以此見流俗之弊、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而聖賢所爲、未必不爲流俗所譏笑、特賴百年論定、然後見知于後世耳。然知不知亦豈吾所當挂齒牙哉。吾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美、反見譏笑、其責在乎人、吾何與焉。使必世知美之、吾然後行、則吾之所以待乎已者輕、而務乎外者重矣、不已獲乎。伯牙鼓琴、惟鍾子期能知其音、子期死、伯牙遂不復鼓琴。嗚呼、向使無子期、伯牙之琴其終不一鼓耶。是其待乎已者輕、務乎外者重、由君子之言無足取也。見辱游先生之門、竊有見乎此、是以毅然欲行昏禮、不復顧流俗。然不忍拂親之意、卒不克行、而終焉與世涪湛、俯仰、爲流俗之歸、淺闇疎陋、以至於此、固不足惜。所兢業者、恐傷文公著書垂教之盛心、與先生輔翼文公之勤



意、而反見譏笑于流俗焉耳。王臣來、蒙賜教言、敬已拜納。寒家自毋兒以下、無不歡欣踴躍。嗟乎、自聖賢道否之後、世之爲師弟子者不爲不多、然朝離書帷、至夕視之、已有若秦人視越人肥瘠、怒然不一動念焉者。矧相去萬里、而肯不倦教誨、諄諄懇切之如此哉。先生之德及兒者深矣、兒之感先生也其將何以爲報耶。臣今北向、謹此拜復、詞語喋喋、上瀆尊聽、不勝戰慄之至。　孟冬、上祭大廟、公與祀、有大廟齋居諸詩、以紀其事。歲暮偶書、明故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十九年癸卯、六十三歲。

是年推恩、贈公先祖爲通議大夫、禮部侍郎。　書十八學士圖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金侍郎傳。

案、是年三月三十、陳文恭公到京、五月二十五日吏部考試了、量擬職事。九月乞歸。初廣東布政使彭韶、

總督朱英交章薦公、乞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翰院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據此、則文恭公召試時吏部尚書爲尹旻、與公禮部侍郎無涉。當時不用聘而用召、亦出於尹旻、通鑑特筆書之、昭然可據。文恭公之乞歸、實由於是、而與公更無涉、後之論者謂公阻之、其誣公可知也。

二十年甲辰、六十四歲。

有甲辰初度詩。

二十一年乙巳、六十五歲。

有乙巳初度詩。　是年、再成姪來京省公、鄉試報罷、⑯授例卒業南雍、未幾南歸、諸名流賦詩贈之、爲繪金臺別意圖、蔣文定爲之序。序云、瓊山邱君再成、宗伯深菴先生從子也。年甫十



七八、即奮志於學、與先生冢子一成自相師友。讀書勤甚、夜每宿火寢室、雞初號輒起、挾冊就鐙下、聲琅琅達旦、終日弗肯休、卒以爲常。雖祁寒盛暑、不少怠。再成既失怙、先生又遠宦于朝、衆咸謂其生長富貴中、不由父兄督迫、乃能卓卓自樹立、何生質之美、賢于人遠哉。其後入鄉校爲弟子員、游場屋、從之弗得志、不獲已爲有司勸駕、應貢上京師。既延試、拔例卒業南雍、不久將歸覲其親。予于是有不能已于情者。憶歲戊戌辱游先生之門、時再成兄弟皆家居、聞其賢、亟欲一聚首而不可得、因寄書約爲異姓兄弟。後二年、一成來展省、予適見黜南宮、朝夕先生館下、同其講習者三年。又三年、而再成始來、方喜其來、握手聚語相慰藉、會未幾時、遽爾別去、未知重來又在何日。百年瞬息、更不能得幾聚首耶。然又有告焉。君子之相與、苟使德誼日進、學業日儕、雖萬里睽違、數年契濶、亦何足惜。不然、朝夕跬步相追逐、尚奚益哉。予雖非忘情者、而再成之志、又渙能卓卓自樹立。今之別也、進德儕業、將歲異而月不同、固無儔于予言、亦非予言所能增益。所有瀆告之者、君子相與之道當然也。士大夫繪金臺別意圖送再成行、各賦詩道別、

余因首書于圖之上方，以爲序。詩自編修涂君而下總若干首，皆吾嶺南之士云。案，再成名陶公伯見源長子，儋州歲貢生。

二十二年丙午，六十六歲。

成《平定交南錄》一卷。案，錄中云王以正統己巳没于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以時考之，是作于是年無疑。

有《蕭閣先生贊》。

二十三年丁未，六十七歲。

十一月，《大學衍義補》成，一百六十卷。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脩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采經子史有及治平者以補之，附以己案語於每條之下。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

有一。曰國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邊方、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以成天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爲一卷。其目有四、曰謹理欲之初分、審事幾之萌動、防姦萌之漸長、炳治亂之幾先。著論發明慎獨、內省真切、有先儒所未及者、蓋其獨得之見也。值孝宗嗣位、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云、卿所纂書、考據

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賚金幣、命所司刊行其書。至萬歷重刊、御製敘冠其首。敘曰、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爲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正脩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爲大學衍義、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脩齊、而治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大學士邱濬乃繼續引伸、廣取未備、爲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親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情。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爲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于廡壁、累朝列聖寘之經筵、肅宗聽講之餘、賦勸學詩以紀之。朕將紬繹玩味、見諸施行、上溯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爲之敘。

案宏治元年

進呈題請刊行諸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周洪謨、右侍郎倪岳、張悅、祠祭清吏司郎中王沂、員外郎王臬、主事丁鏻、歷事監生程恩。有奏大學衍義補表。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又上漕運議云、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原注、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原注、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濬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

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原注：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邨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明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

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⑬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攷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入皆生長勝國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海、曰河。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卒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

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爲臨事之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兑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正戌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别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原注：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

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猝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

則塞、可回避則回避。晝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説、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即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時通番航海之人、原注、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即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舡式樣、造運舟

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于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現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爲造一千石舟，許其

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運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爲其筧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

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絶。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海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于運河窄淺，船艫擠塞，腳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貨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說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

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疏上、帝不納。案、公上漕運議見御選明臣奏議、會亭不載、補錄於此。是年、門人蔣冕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有丁未偶書、梁父吟諸作。

宏治元年戊申、六十八歲。

二月丁未、帝耕耤田、公擬賀耕耤田表、皇上躬耕耤



田詩。命脩憲宗實錄、公充副總裁。鳳洲筆記、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監脩、少傅劉吉、尚書徐溥、侍郎劉健總裁、尚書邱濬、少詹事汪諧爲副總裁。公次子京生、側室唐夫人所出、蔭中書舍人。京字峻成、性仁愛、重義樂施。瓊州經二大征後、白骨偏野、盡收而瘞之。時疫大行、施良劑以救活者甚衆。府志有傳。有戊申歲次韻諸作、即事詩、尚約先生集序、送董尚矩庶子頒詔朝鮮、馮氏族譜序、余肅敏傳。

二年己酉、六十九歲。

是年、公子敦與門人蔣冕編公瓊臺類稿五十二卷、吟稿十二卷。程敏政、何喬新、蔣冕有序。蔣序、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大而經綸天下、康濟生民、至于言語文字之間、皆足以師表當時、垂示後世。是皆其才之得于天者、未嘗

限量、而變化不測、又豈拘拘于一才者所可擬哉。譬諸水然、升則爲雨、止則爲淵、流則爲川、會則爲海、初未嘗擇地而後施、而其所施各隨所在無不可者。蓋父不能傳之于子、臣不能得之于君、而爲師者亦不能語之弟子、此豈偶然也耶。瓊臺先生邱公以豪傑之士、生于國家明盛之時、歷官翰林、掌教國學、爲天下文章道德之宗師。其經綸康濟之具、雖未盡見於施行、而著之言語文字者、一時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不知而信之、固足以垂示後世無疑矣。凡所謂言語文字、悉光明正大、俊偉絜白、類其爲人。如饑之必食、食必五穀、如渴之必飲、飲必湯水、如寒之必衣、衣必布帛。蓋其得于天才、自有不得不然者。雖游戲諧謔、嗤笑唾罵、必也歸于有用、而非虛誕無益之空言。冕辱從先生遊、于茲數年、竊觀先生之詩、擬李而似李、擬杜而似杜、擬韋柳而似韋柳、遇有所爲、無不各臻其妙。此豈偶得意而爲之、若世之能爲乎此、而不能爲乎彼、拘拘于一才者哉。蓋其得于天才者、變化莫測故也。先生之讀謀在朝廷、議論在天下、事業在著述、固不待詩而後見也。然欲知先生之爲人者、抑或於詩而可以見焉。先生官禮部尙書、掌國子監事、

天下之士不稱其官、而稱爲瓊臺先生、表其所生之地、以寓仰重之意也、故詩集因以名云。案、會稟不載此序、故補錄于此。　有己酉秋思詩、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壽致仕廉憲張公年七十詩序、孔侍郎傳。

三年庚戌、七十歲。

三月、廷試、充讀卷官。　案、公賜進士題名記云、太歲上章閹茂、是爲大明宏治三年。是年開進士、皇上奉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既賜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是公爲廷試讀卷官。

三次上疏陳情、乞恩休致、未蒙允許、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

是年、長子敦卒。敦字一成、號必齋、性簡默。公遭喪、留敦在家、乃盡讀所藏書、非有事足跡不涉公府、對人如木偶、不出一語。會高雷開有故河遺跡、有司開通以便往瓊舟楫。敦寄公家書併及。謂疏治失宜、恐先貽害、元人治河、因之召亂、往事可鑒。公得書、始知其不凡。屢書趣還京邸、以廕錄爲太學生、挾春秋藉試京闈、下第、遂屏舉業、研究經史百家、絕無進取之意。其學以積思自悟爲主、終日凝然無言、繼以通夕不寐。有所得、發而爲文、多不起草、落筆如飛。酷嗜素問、若醫史、其運氣表、三因說、言皆有補於世。見李廣輩將復成化故事、作發冢論以攻宦者。蓋取莊子詩書發冢之義、設爲甲乙辨詰之辭。蔣覓爲序其書以行世。因思母嬰疾、卒於京邸、年三十一。素好儉約、自奉如寒士。見利思義、辭受無大小必謹。有瓊守遺訟者餽五百金使爲解紛、斥之去。方伯陳選因其北行、臨白金二鋌、遣人致辭曰、選生平不饒遺人、徒以老門生之故、君其勿郤。亦不肯受。其廉介如此。崇祀鄉賢。府志有傳。

四年辛亥、七十一歲。

八月二十四日、憲宗實錄成進呈、有表、憲宗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加太子太保。十月二十四日、進陞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二十五日、公具表辭入閣云、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省、尚不敢受此重任。況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超陞、進之密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云云。奉旨、卿歷任年深、兹特擢用、不允所辭。二十來捌日、再三表辭云、一言失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以爲無窮之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書畫細瑣、有非

老人心志摧頹、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已自揣、而冒昧以嘗試之、則是爲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耿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使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設使真有益於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決無所補、恐有負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爲期、不敢祗受云云。奉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當勉圖報稱、不允固辭。公於是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奉⑲

下内閣議行之、報可。有入閣謝恩表、初入閣詩、思歸偶書、修撰費宏子允告病南歸臨行書此爲別、辛亥除夕、鳳翔府重脩儒學記。

五年壬子、七十二歲。

公以目疾、再上疏乞致仕。奉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不允所請。

三月二十三、上乞嚴禁自宫人犯奏。四月十日、因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公上論釐革時政奏、其略云、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百

六次⑳。比年彗見天津、而地震無虚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震莫大震在京師、邊防尤急。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書彗孛三、地震五、飛禽二、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今疊見二十五六年之内、變不虚生、甚可畏也。陛下啟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庶可回天變、消物異。因擬二十二事、曰佛教道教可延福祚、曰脩煉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

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咒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祕術、曰祀神可福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賙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閒田爲己業、曰差官於外織造指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襍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注。皆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公先發著疏幾萬餘言。上雖嘉納、未能行也。　五月十二奏

請訪求遺書云、高皇帝當至正丙午之歲、始肇帝業、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祕冊、又廣購民間、一時所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集儒臣纂永樂大典、以備攷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烏可使經籍廢墜。夫庶民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儲藏、即儲藏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邃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富、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㉑壞者有修補之工、散佚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致廢壞闕失。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近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

考核，在外未聞購求，及今失之，恐遂放佚。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國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文淵閣書籍。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僅掌累朝頒降之書及舊鋟書板而已。今請敕內閣所藏書籍，令學士以下督典籍官彙若干冊，冊若干卷，撿其有副本者，分貯一冊于兩京國子監。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乞敕禮部行天下提學官，榜示購訪，俾所在有司校錄呈送。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曰內閣，曰國子監；一在南京，曰國子監。使一

書而存數本、一本而藏三所。每歲三伏時、令翰林院僚屬同赴閣監曝書、畢事扃鑰。廷臣有事欲稽攷者、奏請詣閣、以爲常規、則于文治有裨焉。疏入、上嘉納之、遂下詔求遺書。案、宋書王儉傳稱明帝置東觀祭酒。晉志稱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唐志稱龍朔二年、改祕書省曰蘭臺、則宋亦有東觀。魏、唐亦有蘭臺、不獨漢也。通典稱漢延熹二年置祕書監、唐志稱東宮官崇文館學士二人、唐六典注稱魏有崇文館、則祕書監非始于唐、崇文館亦非始于宋也。宋志稱祕書郎掌集賢院圖籍、則宋亦有集賢院、不獨唐也。唐宋皆設祕書省、其官皆稱曰監、亦非唐謂之監、而宋謂之省也。疏中所言、特臨文偶舉耳。是年、公內弟李思學來京省公。案、蔣文定送李君思學序云、此澄邁李君思學所以兆來也。君太夫人之猶子、于先生爲內弟。去年之秋、自以不見先生也久、論言將北上、或以道遠危其行、君慨然曰云云。上請建儲

三表、慶成宴偶成、內閣晚歸口號、二月偶成、四月有感、九月偶書、十月望雪、閒中書懷、頒秝日有感、除夕偶書、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六年癸丑、七十三歲。

正月、言于上曰、唐虞三載攷績、三攷黜陟。今有居官未及一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敕吏部、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令復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亦勿黜。蓋用公言也。 二月、賜內宴。 四月、太醫院院

判劉文泰劾吏部尚書王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案、此事當時未攷顛末、竟誣疏稿出公手、是不得不辨其誣者。史明言文泰自爲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之、則疏出文泰與禎之手、於公無與。恕竟謂有老于文學多陰謀者主之、誣公以陰使。其宜辨者一也。王世貞云、案縉紳之論、皆以文泰此舉出自邱公。然三原止合略辨其事、力求歸休、不當疏請廷鞫。又以老學陰謀、肆加詆斥、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道、惜乎無爲三原謀者。蓋公北人、伉直少文之故、而憲章實錄爲

賢者諱，亦似未攷其事之顛末也。據此，則當日事情非出自公，鳳洲早已知之。史臣回護三原，以此誣公，後之論者往往過爲苛刻，不略迹以原心，所賴鳳洲爲持平之論，不爲羣言所惑，其宜辨者二也。黄氏雙槐歲鈔云，及入閣，與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變法變選，以所刻傳封進内，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沽名，致仕去。人以此議公，公實不知也。夫以公不知之事而責以爲主使，誣公實甚，其宜辨者三也。三原里居之日，作傳鏤板以行，公謂其沽直謗君，最

二月，賜内宴事。嘖有煩言，會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

中其失、人臣罷政退閒、自宜杜門靜守、不談時事。恕乃不出於此、故公以此議之、原不爲過。史明言文泰心動、乃自爲奏章、是文泰自爲而自奏之。細玩心動乃自爲數字、不特非公所不知、亦非公所及料。其宜辨者四也。三載黜陟、公以未及三載者俱令復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最爲得體。三原與之力爭、自可不必。夫黜陟自以三載爲定制、公於二千人調占留之者九十餘人、大抵在任未滿三載而未有貪暴之實迹者、若果實迹昭然、三原據公所奏以爭之、公亦無辭以對。則知當日三原之爭、亦爭之

無可爭也。觀葉臺山云、鄭端簡稱公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其風概如此。今政歸六曹、權操臺省、輔臣緘默充位而已、不能半語。則當日公所爭論、正一朝之治法所關、不使政歸六曹、權操臺省、是何等措置。論者因三原故誣公以不相能、其宜辨者五也。又案祁順傳、尋轉江西布政使按、撫交章特薦、王恕在吏部、亦疏引之、內閣邱濬、劉健皆薦順、順辭甚力。據此則三原所疏薦者、公未嘗不引用、則知公所調留者、非爲私也。其宜辨者六也。案、祁順爲白沙弟子、事詳門人考中。公於白沙弟子且薦用之、何阻

白沙之有、疑公者可釋然矣。癸丑科傳臚侍班口占、首夏偶書、内閣晚歸口號諸作。道南書院記。

七年甲寅、七十四歲。

上請昧爽視朝奏。公復三上疏乞致仕、不允。八月、進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復以疾辭、温旨慰留。有進秩偶書、受一品封諸作。甲寅初度、感懷。

八年乙卯、七十五歲。

正月、有京師元夕月圓詩。二月初四、卒于官。上聞嗟悼、輟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遣禮部尚書倪岳諭祭曰、惟卿早擢高科、歷事累朝、博學能文、名聞尤昭。

簡在朕心、置卿近密、入告謀猷、每多裨益。胡爲嬰疾、竟爾告終。爰念往勞、深惻予衷。特頒卹典、有贈有謚、給驛還喪、並賜葬祭。君臣義篤、終始克全、卿靈如在、其歆鑒焉。 十二日、特贈謚。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贊斡化機、必資考壽、訏謨治道、須藉博聞。故既優其請老之期、而復厚以卹終之典。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邱濬、海邦間氣、翰苑名流、績學羣經、留心庶務、久居清祕、晚佐鈞衡。官八轉而至三孤、於今爲重、壽七旬而加五歲、在古尤稀。方深倚任之懷、弗聽歸休之請、踰年賜

告、一旦云亡。天不慭遺、朕殊傷悼。兹特贈太傅、進左柱國、謚文莊。於戲、朝以爵、鄉以年、並繫一時之望。官有贈、行有謚、永貽百世之榮。不朽者存、尚其祇服。二十四日、遣禮部左侍郎徐瓊諭祭曰、卿以文學、擢居重任。方切倚毗、遽云長逝、中心悼傷、其何能已。兹臨三七、特用遣祭、卿靈不昧、庶其歆享。命行人宋愷護喪南歸、行裝自欽賜白金綺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賜御塋于郡城西八里水頭都五龍池之原、賜建專祠祀于鄉。

其匶歸羊城時、陳文恭公爲文祭之曰、於乎、先生之

志見于行事、先生之言存乎著述。既大顯于當時、必有聞于異代。某一病當年、老于林下、足不至先生之門、目不睹先生之書。比歲得遺瓊臺吟稾纔一編而已、而何足以知先生之大全哉。於乎、有言依乎教、有行概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沒而有知、尙鑒斯言。

案後之疑公與 文恭公不合者、觀此可釋其疑。

正德初、武宗素知其名、遣禮部尙書劉春特命賜扁曰仰止堂、御祭文曰、文章炳燿、學問淵源、氣節凌霜、經綸彌天。並賜額曰景賢祠、配宋學士蘇文忠、以風示天下。文臣恩眷之隆、近世未之有也。

何喬新公神道碑云、宏治八年春、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邱公以疾卧家、連章乞致仕、優詔不允、遣醫賜藥、中官問疾、賜食物。是歲二月戊午、薨於城東私第。訃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謚文莊、命禮部尚書倪岳、左侍郎徐瓊諭祭。葬及祥禫、亦皆有祭、遣官次弟行之、工部差官造墳、及官其孫當尚寶司丞、仍命行人宋愷護其喪歸。將以丙辰年十二月乙酉日葬於五龍池之原。時喬新致仕家居、嘗遣使、以公門生翰林院編修蔣冕所述行狀求玄堂之銘、且致其祖母

夫人之言曰、公治命也、幸毋辭。予憶在朝時、公暇輒與公相過從、論古今事得失、公嘗語予曰、予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後死者銘之、予曰、諾哉。意公言直戲耳。別去四五年、公猶不忘前言、乃知非戲也。嗚呼、方今作者如林、予何人、敢銘公墓。然欲固辭、又負公久要之言、乃敘而銘之。公諱濬、字仲深、其先世家泉之晉江、元季有官於瓊者、遭亂不能歸、遂占籍瓊山。曾祖諱均祿、隱居不仕。祖諱普、臨高醫學訓科。考諱傳、賢而早卒。及公貴、曾祖考皆贈官同于公。曾祖妣李氏、祖妣柯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

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書成、擢翰林院編修。憲宗皇帝即位、初開經筵、以公充講官、有白金文綺之賜。成化元年、以九載秩滿陞侍講。脩英宗皇帝實錄成、陞侍講學士。丁母夫人憂、解官歸。服闋詣京、復舊職。奉命修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十三年、陞國子監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二十三年冬、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皇帝實錄、公充副總裁。宏治四年八月、實錄成、加太子太保、職如故。是歲十月、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司制誥、典機務。公三上章辭、上不允。久之、乃就

職。七年、陞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兼太子太保。自始仕至今四十有二年矣。公少孤力學、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得行已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見其論、初甚疑之、已而又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舉於鄉、爲廣東鄉試第一名。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先生鎡深器重之、爲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泰甲戌復試於禮部、名在前列、廷試爲第二甲第一名。及選爲庶吉士、讀書秘閣、自六經諸史九流箋疏之書、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

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探究、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碣銘志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已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兩廣用兵、公上書李文達公、且陳平寇方畧、文達上之、詔以策付總師。其後例平、用公策爲多。時經生文士爲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讀、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怪詞險語、必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㉒凡尤諄諄爲學者言之、

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爲險異之行以邀名、因考會試發策言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爲至、詭異不足貴也。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不及。嘗謂朱氏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疏畧、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傳註語錄、學者卒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眞氏大學

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今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致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尚書、且命錄其副、書坊刊行。憲廟實錄成、賜白金八十兩、羅緞八表裏、仍遷宮保。踰月、遂有入閣之命、蓋簡在上心久矣。公雖辭、皆溫詔勉飭、不允所辭。公在位、務以寬大啟上心、忠愛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

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輙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官未半歲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三代之法、亦非祖宗舊例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一考未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蓋用公之言也。醫官有療疾往來公家者、以失職怨冢宰王公、奏訐其短、衆疑奏

出公科道以爲言、上察其誣、待公益厚。公性剛直、與大臣論議所未安、必反覆辯論、言官論事必以是非詰之、不肯婞婀取悅。公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上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接於門、文臣承恩眷未有如公者。先娶金氏、繼娶吳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男四、長曰敦、吳夫人出、以蔭補國子生、博學工文章、先公五年卒。次崑、次崙、皆殤亡。季曰京、側室唐氏出。女二、適馮顒、岑英。孫男二、長當、次甸。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吟稾、瓊臺類稾、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行於世。又作莊子直解、未成。公博極



羣書，凡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某篇，退取書閲之，良是。尤熟本朝典故，樂爲學者道之，纚纚如目前事。公今已矣，世豈復斯人哉。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於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見於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可見矣。朱子學的一書，其爲理學亦可知矣。理學經濟兼而有之，使得久其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可及哉。銘曰，嶺南之陬，靈氣充塞。挺生偉人，翊我皇極。其人伊何，曰惟文莊。酯懿内實，英華外彰。乃官詞林，乃登延閣。乃侍經筵，乃典國

學穹碑厚碣、輝映四方。緗篇青簡、百世有光。皇帝咨汝、其代予言。服休迓衡、時惟汝賢。公拜稽首、臣老勿克。寵命荐臨、公乃就職。公之在位、調濡均平。百吏奉法、百度惟貞。文爲國華、位居保傅。天之生公、奪之何遽。立言則多、蓄未盡施。方策所存、百世之師。石麟峩峩、南海之隩。文莊之墳、過者必肅。案、公文集、家譜、府縣志俱不載、補入。

名臣錄云、邱文莊公穎悟絶倫、無書不讀、其爲己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于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己之嚴、學問之博、著作之富、無有出其

右者。

雙槐歲鈔云、邱公生平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不爲近倖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年、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終始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亹亹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理爲要。嘗面責主事陳晟衣繡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又嘗勸其門人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理、毋狎飲廢事。至面檢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

黄逗志云、務以寛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許自昌云、先生南海偉人也、以經術文章顯于昭代。所著述有朱子學的、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一時嶺嶠數千里、莫不仰先生爲鉅儒。然先生官憲孝二朝、歷仕中秘、胄學者三十餘年。暨乎一旦響用、而先生固已耄老、捐賓客逝矣。生平學業、百不酬一、可勝惜哉。當漢初六經未盡出、孔壁、𣸣賈董猶以明經著聲。元虛敗晉、聲律變唐、而王通韓昌黎輩、居然以經術尸祝大成廡下。及我明建國二百餘年、三尺童子誰

不執經談道、而理學未一二數、寓遽乏人至是。當時所名理學、屬之明心致良知輩。先生學術明體適用、山斗萬世、祇得一星散錢詣耳、奚怪乎從祀之寥寥也。先生博雅若宋濳溪、守己若胡餘干、通達若羅一峰、事業若楊文貞、名理若薛文清、乃議者獨謂言行表表一世、錄之名臣。是仲舒不得相江都、昌黎不得詆佛骨、驅鱷魚也。赫赫孔廟、宋胡諸君子藉手經傳俎豆其間。先生豈愧其人、而當事議從祀、不列之判牘之末。余嘗起先生九原問之、雖然、先生之學令一攝風雲、則汪李之紛紜、不在憲廟之際、孝廟十八

年德化彪炳，必有進于宏治者，寧令人嘖嘖侈譚學術也。先生不以相業著，而以學術名，非先生之心，尤非斯世斯民之幸已。許自昌長洲人，萬秝戊戌年作。

彭鵬云：公先明一代文臣之宗也，相孝宗紹烈祖，致太平，博洽古今，箸述甚富，皆有裨於世教。而衍義補一書，目譾幾微至成功化，本末内外，罔不畢該，可以接聖賢之傳，可以贊帝王之治，實與西山真氏同爲大學功臣。乃僅準鄉先生社祭之義，從坡公共祀景賢，豈非闕典。彭鵬，閩人，國朝廣東巡撫。

明紀云：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



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
明史贊曰、邱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爲
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
察、史言公論好矯激、議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
恢復、秦檜有功再造。以公詩文證之、亦當時誣公者
之言。公會試發策、達于治者于唐專稱陸宣公、于宋
專稱范文正、推挹甚至、以救當時厭常過激之舉、欲
人師法陸范二公。則謂爲議多事者、非公之言可知
也。題岳廟詞歎武穆能恢復、而害於奸相、慷慨激昂、
聲淚俱下。而大學衍義補嚴武備類、引岳飛之言不

一。又謂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與漢之霍去病、唐之張巡並稱、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惟此三人。其推挹亦爲極至。則謂飛未能恢復、檜有功再造者、更非公之言可知也。夫公修英宗實錄、直白于忠肅公之誣、豈有宋之武穆寃獄相同、又經前人辨白、而豈肯誣之乎。稍有識者不爲此言、而謂公爲之乎。公之著作俱在、並與此二事相乖、其爲人之誣公、昭然可見也。後之學者於公之著作未窺其一二、反拾取無稽之言以論公、故特爲辨別其誣、俾誣公者無可置喙矣。

寀、公平生纂脩自著之書、其本傳多闕略。今據公集、明史經籍志及各家所載、編存其目以備參攷。

纂修書目

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見明史蓺文志。

天下一統志九十卷。見明史蓺文志。

英宗實錄三百六十一卷。見明史蓺文志。

續修宋元通鑑綱目二十七卷。見明史蓺文志。

憲宗實錄二百九十三卷。見明史蓺文志。

自著書目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四庫著錄。

家禮儀節八卷。四庫著錄。

射禮儀節一卷。見黃通志。

世史正綱三十卷。四庫著錄。

史畧。見黃通志。

鹽法考略一卷。見黃通志、瓊州府志。

錢法纂要一卷。見黃通志、瓊州府志。

平定交南錄一卷。見嶺南遺書。

朱子學的二卷。四庫著錄、正誼堂全書。

瓊臺吟稾十二卷。見淵皋集。

瓊臺類稾五十二卷。四庫著錄。

瓊臺詩話二卷。　門人蔣冕輯。

又案、公有經說、尚書傳說、三禮義疏、皆引之本傳、無言及公注經者、故坿記於後、以俟異日重輯。

校記

①爲：疑作「焉」。

②公思貽祖：疑作「公祖思詒」。

③俱：疑作「具」。

④今陵：當作「金陵」，見邱濬《重編瓊臺稿》卷六。辛未二年條「還至今陵」，亦當作「金陵」。

⑤博類稾：當作「類博稾」，見《明史》卷九九《藝文志》四、《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⑥送送：衍一「送」字，見《重編瓊臺稿》卷二二。

⑦筠記：當作「雪筠記」，見《重編瓊臺稿》卷一九。

⑧「叨」字疑誤或衍。

⑨「甲辰」下當有「朔」字。

⑩據下句文例，「並行」下當脱「而」字。

⑪後：疑作「復」。

⑫生先：當作「先生」。

⑬竭告：當作「謁告」。

⑭固：當作「故」。

⑮傳：疑作「傅」。
⑯授：當作「援」，見下頁注文。
⑰所有：疑作「所以」。
⑱「十三」下當有一「年」字，見《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⑲「奉」下疑有一「旨」字。
⑳五百六次：據下文所述，當作「五六次」。
㉑攘：當作「壞」，見《重編瓊臺稿》卷七。
㉒凡：當爲衍文，見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三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7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49
页数=849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2
SS号=12365584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17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7.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